

火符

第一章 狙击

日头挂在在正空，却没有一点热力，热力已经被深秋的那抹肃煞吞噬了，已经被深秋的阵阵冷瑟层封了，洒落满山满地的阳光，却清冷得只似一片晶幕——一片明亮但毫无暖意的晶幕。

苍穹晴朗，几朵白云随风飘移，风却吹拂得野草倾翻舞荡，有如一波波起伏的浪涛，然而浪涛是枯黄色的，浪涛浮沉在这片荒凉的高地平原上。

闪映着森森寒芒的那对虎头钩抛坠入齐胫的野草之中，这条结棍汉子的一蓬鲜血便赤滴滴的喷溅向空，猩红的血水水凝结成一幅不规则的图案，又在瞬息间幻灭，正如汉子喉中一声短促狂号的休止。

天高地阔，莽莽草原，在这样恢宏的背境陪衬下，一条生命的殒落是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尽管生命的成长并不容易，尽管活到那汉子的年龄需要很长的辰光……

黑巾黑衣黑靴的谷喉魂冷漠的站在那四个人中间，苍白瘦削的面庞上未带丝毫表情，他的黑色大氅不时随风飞扬，在氅沿拂扬的须臾里，紧握于右手上的双叉斧蓝光隐闪，宛若魔鬼的无声诅咒！

包围谷喉魂的四个人，脸色已像那翻舞的野草一般枯黄，他们早知道这是一次死亡任务，尽管他们也有过侥幸的想法，如今却已明白，欲求侥幸便如同期盼日从西起，竟是恁般断不可能了。

行动之前，他们都领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银子，算是酬劳，是安家费，更是准备身后的铺排；他们在领钱的时候，各有其复杂的心绪，然而有一桩却是相同的，他们很恐惧、很紧张，因为他们待要狙杀的对象是谷喉魂，“血手无情”谷喉魂，“大虎头会”最最狠辣的几员骁将之一！

风吹着，带起嚎哭似的呼啸声，四个人开始围绕着谷喉魂慢慢旋转，他们的兵刃以迥异角度指向谷喉魂——皆是最适宜攻击的直接角度；谷喉魂挺立不动，目光平视，非常专注的凝聚于一个焦点，好像那一点里包含有大千世界，有红尘无限……

四个人突然一齐动作，四件兵刃挥映着冷锐的寒电交互穿织，光束结成罗网，猎物就是谷喉魂。

黑色的大氅蓦地抖起一度半弧，宛如猝然飞展出一朵黑云，这朵黑云却其硬如钢，其疾似飚，“呛啷”两响合为一声下，一柄三尖两刃刀，一条豹尾鞭被震得横抛向天，当大氅的影像犹在人们眸瞳中凝聚未散，谷喉魂已鬼魅般飘过另两件兵器的隙缝，双侧形如弯月般的斧刃斜扬反落，两条躯体便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倒跌而出，滚热的鲜血喷向晴空，仿佛染赤了那一抹青碧。

人的身体内并没有多少血液储存，因此也就经不起这样的流损，换句话说，一旦从人体内喷出如此大量的鲜血，人的生命之泉即已枯竭。

生死的间隔只此一线，存亡的道理这等浅显，谷喉魂明白，他的对手也一样明白，他们全知道，九泉之下，又凭添冤魂二缕了……

仅存的那两位原已枯黄晦黯的面孔，现在更泛死灰，他们惊窒欲绝的往后倒退，不由自主的剧烈颤抖，从他们的神色、从他们的眼底，可以明确读到他们对生命的眷恋，对灭绝的恐惧——所谓心胆皆裂，约莫就是这两位如今的写照了。

两个人手上的家伙已被谷喉魂飞旋的大氅震落，此际只留得空拳四手，

而兵器在握犹难为敌，单凭两手肉掌，又到哪里求胜？这二位眼前的形态，早已失去杀手的悍气，倒似一双待宰的羔羊，好不可怜见的。

野草又在风中翻倾，风仍在呼啸，一股酷厉的韵息益加浓重，浓重得透着血的腥膻，浓重得在谷喉魂的瞳仁中凝形……

两个人猛的朝左右狂蹿——真个好默契；谷喉魂似乎早有预料，他的动作迅捷如电，倏弹空中九尺，人往对方左右奔逃的中心点下落，斧刃的光芒便向两侧流射掣闪，像煞极西的蛇火猝映又敛，当分射的冷焰隐没，两颗斗大脑袋业已滚入草丛深处了。

谷喉魂没有再多看一眼，他将披肩的黑氅拢紧，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生命的殒落，在他而言，是太平淡也太不足为奇了，他活着的环境就是这么一个环境，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在阴阳界上争存亡的环境，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喘着这口气，只是为了应该喘着气才能延续生命罢了。

晴空依旧澄净如洗，蔚蓝的天，淡渺的云，显得这般明朗高远，展示着如此不可变易的永恒，五条人命的消逝，丝毫不曾影响什么，在雄浑辽阔的大自然里，五具血淋淋的尸体，又何尝点缀得出些微的异象？

荒村野店，一灯如豆。

谷喉魂独自坐在这张白木桌前，独自喝着一壶酒。

酒是极烈的烧刀子，他喝起来宛如喝水，一口一盅，眉头都不皱一下。

桌上没有任何下酒菜，连几粒花生米，甚至一碟大葱白都没有，他就是这么干喝着，瘦削的面容上，依然不带丁点表情。

这个客房实在简陋，不但简陋，而且阴潮，房中浮漾着一股腐湿的霉味，竹榻上的被褥看上去都已灰塌塌的透着污斑，泥土地面有些沾粘，连屋顶的横梁也难负荷般朝下弯曲了，只这么间野窝子，住一宿还得两吊钱哩。

谷喉魂好似不觉得他置身之处的肮脏与霉秽，他坐在那里喝着酒，光景像是他只为了坐在这儿喝酒才到来的。

于是，轻轻的叩门声响起，声音轻得如果不仔细去倾听，便根本听不出来。谷喉魂的形色平静，没有半抹除了平静之外的反应，他的视线望着面前的粗瓷酒杯，望着杯中刚刚斟满的透白酒液，嗓调低沉的开了口：“进来。”

门扉悄然推启一缝，一条人影迅速闪入，才一进房，又将门儿掩紧，然后，冲着谷喉魂哑声一笑，趋前拱手：

“果然是谷兄驾临，我那两个小兄弟还算有眼力，只是一瞥，即已认出谷兄身底，年余未见，谷兄近来可好？”

进房的这人身材高大，满脸横肉，尤其一双招子尖锐如鹰，从面相上看，显然是个精明老辣的角色；谷喉魂也未还礼，更无乍遇故人的喜悦之情，他淡淡望着对方，淡淡的道：

“皮九波，你怎么会来这里？”

那皮九波又是憋着喉咙干笑：

“原也叫巧，明天有票生意要做，我先派下两个小兄弟打前站，约好今晚在这间荒店聚晤碰头，谷兄进店的时候，恰被他们看到，我一来就暗里得了知会，赶紧过屋向谷兄致意问安……”

谷喉魂管自举杯喝酒，咂了咂唇：

“你那两个小兄弟，他们以前见过我？”

皮九波忙道：

“人的名，树的影不是？没吃过羊肉也曾见羊在满山跑，他们虽说无福

拜识谷兄，但有关谷兄形象的描述却听得多了，是以才一入眼，便认出谷兄的身份；‘血手无情’威扬天下，名慑武林，要掩藏可是大不容易啊……”

谷喉魂用手背抹去嘴角酒渍，无动于衷的道：

“我知道今晚上必定有人前来，却未料到是你。”

皮九波搓着一双大手道：

“冒失冒失，谷兄，寅夜造访，买乃缅怀旧交，渴念故友，若有唐突之处，务请谷兄包涵则个——”

谷喉魂轻旋酒杯，闲闲的道：

“开始你的劝诱程序吧，皮九波，你必是早就想耍一套说词的，嗯？”

皮九波的表情僵窒了一下，故作镇定的道：

“谷兄，什么劝诱程序？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又替自己斟满酒杯，谷喉魂不带笑意的一笑：

“他们硬的玩不成，如今玩起软的来了？皮九波，你一进门的架势，就明摆明显是个做说客的，其实不必绕圈子，更犯不着套我的话，开门见山交待清楚，你的差事了结，我也好摊铺睡觉！”

皮九波尴尬的打了个哈哈，讪讪的道：

“谷兄，你怎能如此肯定我是做说客来的？”

谷喉魂道：

“不但肯定你是做说客来的，而且我还知道是谁托你来的，我们老窑里的二当家，是么？”

连连摆手，皮九波噤若寒蝉：

“不，不，谷兄，我算老几？‘大虎头会’的二当家怎有可能找上我办差？我皮某人便再多生上一张脸，也没有这么的盘儿蒙受雪樵公的青睐，这次相逢，实是巧遇……”

谷喉魂抿了口酒，道：

“在我不耐烦之前，最好停止你的连篇鬼话，皮九波，我们也结识了好些年，虽然来往并不密切，到底亦称得上是朋友，你想说什么尽管说，不听在我，再要扯淡，就是你自找难看了！”

愣了半晌，皮九波才干笑着道：

“好吧，谷兄，还是你精到高明，我是孙悟空，你就是如来佛，任我七十二变，也变不出你的手掌心，对你，我可真叫服了！”

谷喉魂冷冷的道：

“少废话，朝正事上谈！”

皮九波清了清嗓子，中规中矩的道：

“事情是这样的，今日下午，我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人，委请我跑一趟与谷兄你见个面，劝说谷兄认清利害，明识大体，千万别朝牛角尖钻，否则误人误己，对谁都没有好处……”

谷喉魂道：

“那个人是谁？”

皮九波苦笑着道：

“谷兄，此人是谁，恕我不能奉告，然则我斗胆前来，却是一番好意，亦是為了谷兄往后的处境设想，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风向变了就该转舵收帆，不作兴闷头瞎干，忠心义胆，也得看在什么光景下对什么人来表——”

谷喉魂笑得十分萧索：“皮九波，你是‘大虎头会’圈子外的人，当然不明

白‘大虎头会’圈子里的事，这并非转舵收帆的问题，而是一个人良心良知的问题；我分得清利害，辨得明形势，不愿弃的却是忠义二字，为此二字，刀山油锅可往，粉身碎骨不惜，将来的处境会越发艰难，这个我清楚，艰难不足惧，唯一死以服而已！”皮九波的一脸苦笑不但苦，更且僵凝在横肉的皱褶间：“谷兄，据闻贵组合老当家端木前辈现已病危？”点点头，谷喉魂黯然道：“三年前就中风不起，半身瘫痪，近时来更乃病情转剧，每下愈况，端木爷老了，风烛残年，受不得恁般折磨……”皮九波小心的问：“听说端木老当家连神智都不清了？”啜一口酒，谷喉魂道：“这是谎言，端木爷神智清灵，内心明白。”

皮九波连声致歉：

“恐怕是有人讹传了，谷兄请勿见怪。”

哼了哼，谷喉魂道：

“不是讹传，乃是有意散布谣言，借此混乱人心，加强那一帮别存异谋者的声势，皮九波，我四天之前才辞别端木爷，岂有不知他老人家病情深浅之理？”皮九波陪着笑道：“说得是，谷兄说得是，不过，谷兄曾否考虑到眼下待办的这档子事，或许有很多人以为不然？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谷喉魂沉重的道：“你讲的这种情况，打三年前端木爷中风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形成，然而这不但有欠公平、违背传统，尤其端木爷决不苟同；皮九波，‘大虎头会’的江山是端木爷出生入死领头打下，‘大虎头会’之所以有今天的气势和根基，亦俱赖端木爷的苦心经营，我姓谷的追随端木爷一十三载，甘苦与共，生死相从，由一个浪荡江湖的狐魂野鬼承端木爷拉把为‘大虎头会’的‘黑旗堂’堂主，知遇之恩，如山似海，端木爷的亲口谕令，虽有万难，亦必贯彻到底！”

皮九波垂下视线，道：

“谷兄，只怕你独木撑不住倾厦。”

谷喉魂阴冷的道：

“我不是独木，‘大虎头会’的现况亦未达倾厦之险，皮九波，吾道不孤，‘大虎头会’尚有天良未混之辈！”

顿了顿，他又神情严酷的道：

“不错，那些人结党成帮，在组合里扩充势力，暗为羽翼，业已有了气候，然则彼此都不要将结论下得太早，鹿死谁手，仍在未定之天！”

皮九波迟疑的道：

“委请我的那人，还交待得另外有话，要我说予谷兄知晓——”

谷喉魂缓缓的道：

“想是许我好处了？”

脸上一热，皮九波赶紧道：

“他说，如果谷兄对此事抽手，不再坚持原意，除了奉送谷兄黄金六万两，明珠十斗之外，贵组合‘黑旗堂’所经营的一切买卖、包括原有码头，完全割交谷兄自行掌握，不必再听命于‘大虎头会’。”

寒森森的一笑，谷喉魂道：

“条件倒是十分优厚，居然还容许我脱帮自主——皮九波，你可以回答他们，我不能接受！”

窒噎片刻，皮九波又轻声道：

“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再做决定？谷兄，我是替你打算，那端木子厚有什么好？扶不起的阿斗一个，你又何苦为他出这种力，卖这种命？”

闭闭眼，谷喉魂低沉的道：

“少主也没有什么不好，忠厚、踏实，再挑剔也只不过缺了点心眼而已，最重要的是，他是端木爷元配夫人的嫡亲骨肉，端木爷的长子，端木爷手创的基业应该由他继承！”

叹了口气，皮九波道：

“谷兄，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只要把那枚‘火云符令’交出来，富贵名利便都是你的了，十辈子八辈子也不愁吃穿，谷兄，唾手可得的荣华，为什么弃若敝屣？你这样岂不是太傻了？”

谷喉魂冷漠的道：

“人活一世，求的是个心安理得，不仅是求个吃穿而已。”

在房中踱了几步，皮九波仍然不肯放弃他此来目的：

“假如你答允考虑，我想条件方面尚可再要他们提高。”

谷喉魂兴味索然的道：

“皮九波，话说到这里，已算到了尽头，你我相识相交一场，你守了受托的本份，我也卖了你人情，可别不知好歹，撕破颜面大家全不好看！”

皮九波窘迫的佯笑着：

“言重了，谷兄，你万万不要动怒，就是冲着我们之间的交情，我才敢前来向你忠言进谏，否则，我又不是嫌命长，谁不好招惹，偏偏捋你的虎须？谷兄，我的动机绝对属于善意……”

一仰脖子干了杯中酒，谷喉魂道：

“夜深了，你且早请。”

暗里咬咬牙，皮九波试图再做最后努力：

“谷兄，你可曾想到，他们不会允许你安抵‘妙香山’？更不会允许你将‘火云符令’交到端木子厚手中，高迎他回来接掌‘大虎头会’？”

谷喉魂神态木然：

“我当然想得到，不但想得到，而且也有人给我证实过了，他们的意图我非常明白，症结在于他们的盘算是一回事，能否达成目的又是一回事，皮九波，不是猛龙不渡江，要摆平姓谷的，还得多费点手脚才行！”

张口想说什么，皮九波又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他重重抱拳，出声艰涩：

“多保重，谷兄。”

谷喉魂不再回答，没有起身，甚至连目光都未曾移动；关门的声音轻轻传来，他眼角的肌肉微微抽搐，脸色更显得苍白冷硬，一股无形的杀气，再次凝聚于他幽邃的眸瞳深处。

谷喉魂知道自己被人追踪着，一直就被人追踪着，大草原上的狙击事件，皮九波的突兀出现，在在证明追踪者的经验老练，行藏隐密，消息传递异常灵活，是个一流的行家，或者，不止一个一流的行家；他尽量提高警觉，加强观察，却仍未发现追踪者的任何形迹。

此刻，他感到又被人家缀上了，虽然他看不到对方的身影，不能确定追踪者的正确方位，却能肯定有人在监视他，隐藏于暗处的那一双眼，甚至好几双眼，好像芒刺一样盯得他浑身不自在，宛如人走夜路，总觉得背后有什么异物飘飘忽忽的跟随，猛然回头，又一无所见，可是现在的情况和走夜路不同，谷喉魂明白如影随形般蹑于后的决不是什么异物，乃是人，同他一样

活生生的人。

这是一条山路，偏僻又崎岖的山路，谷喉魂不徐不缓的往前迈步，风拂衣鬓，咄咄有声，周遭却是一片寂静，出奇的寂静。

一阵沙哑苍老的山歌声就这么骤而响起，像一把破锯刮着锈铁，也切开这凝窒的寂静，恁般令人毛发悚然的传扬过来——好难听的噪调。

谷喉魂望向歌声来处，于是，在斜坡上的枯疏林木间，走出来一个须眉花白，牛山濯濯的老樵夫，老樵夫肩扛柴薪，腰插板斧，手上还牵着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神情悠然的顺着坡脊走将下来。

荒山砍柴，笑对群峰，不但解决了日常所需，亦未尝不是一种生活情趣，老樵夫归途唱山歌，是一桩很平凡也很朴雅的事，谷喉魂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然而，他却有意避开，甚至未朝老樵夫那边多看一眼。

就在他加快脚步，刚刚越过老樵夫的前路，山歌顿止，换上一声苍劲中透着热络的招呼：

“小哥，小哥，且请慢走一步，老汉有点事儿与你商量……”

谷喉魂停步回身，目注老樵夫领着那半大孩子走下坡来，看快近了，他才冷冷木木的道：

“是你在叫我？”

老樵夫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笑呵呵的道：

“不错，小哥，是我在叫你。”

谷喉魂道：

“我年纪不小了，老丈，这声‘小哥’的称呼，十年前倒还承当得起。”

老樵夫又粗犷的一笑：“比起我老汉的岁数来，小哥你只能算个孩子，你瞧瞧，我这小孙子也有十二带零啦，叫一声小哥，错不到哪里。”谷喉魂似笑非笑的道：“老丈有什么事要和我商量？”指了指谷喉魂腰悬的羊皮水壶囊，老樵夫喘了口气：“今早出来匆忙，竟忘了携带水罐，附近又没有山泉，砍了大半天柴火，嘴里干得慌，我老头子熬得，小孙子可熬不得，小哥，借口水喝如何？”谷喉魂并没有即时摘取水囊，他静静的道：“老丈，我外有大氅掩遮，老丈怎会知晓我腰悬水囊？”老樵夫不慌不忙的道：“风吹氅飞，老远就看得清白，我还对小孙子说啦，我说小兔崽子别嚷嚷，前头不是来了位送水的大叔么？这就赶下来央你喽。”谷喉魂缓缓解下水囊，递给那圆脸大眼，脸色黝黑，看上去仿佛傻呼呼的孩童，边道：“老丈约莫不甚口渴吧？”咽着唾沫，老樵夫道：“也够呛的，大半天没喝一口水了。”谷喉魂道：“倒是兴致挺好，嘴干成那样，老丈还有力气唱山歌。”老樵夫嘿嘿笑道：“这是怕你走远了，早吆喝又担心惊着你，所以哼唱几句引你注意罢了，唱得不好，尚请包涵，人的年纪一大，嗓眼也起老茧啦！”

孩子仰着脖颈咕噜噜的喝够了水，顺手又把水囊交给了他爷爷，老樵夫也不客气，连囊嘴都不抹，凑进嘴里便灌了个饱。

谷喉魂稳立不动，安详的看着这一对祖孙饮水，表面上他似乎毫无戒心，实则全身真力贯足，劲气充斥流循，四肢百骸强韧愈恒，有若一个饱满的圆球，只要轻轻一触，就会立时弹跳。

交还了水囊，老樵夫道过谢，领着他的小孙子往来路走去，一路走，又扯开那沙哑如锈刀刮锅底般的声调唱将起来。

没有事故发生，仅仅是一对祖孙借口水喝而已，多么平淡的遭遇。

等老樵夫与那半大小子走远了，谷喉魂一扬手抛掉拎着的羊皮水囊，匆

匆埋头赶路——他不是嫌水囊脏，而是防备受了污染，江湖道上千奇百怪，什么花样都有，此情此境，他可不能冒险。

秋光萧索，山色除了凄冷寒瑟，实也无什么可观，他一心盘算早早出了山区，赶到下一个站头打尖休歇，如果再赶几程，能够设计擒拿或歼杀跟踪的人，就该弄乘坐骑，也好慰劳慰劳自己足下，直放那阳关大道了。

心里想着事，行走的速度便越来越快，谷喉魂刚顺着山路翻过一道岭脊，已觉得有点燥热，正待扯开襟领透透气，忽然感到腰肋间起了一阵尖锐的疼痒，如同被红头蚂蚁叮咬一口似的，他停下脚步，赶紧扯开衣衫察看，这一看，却令他全身汗毛倒竖，心腔子猛然收缩——大约有七八条其色墨黑，细若花针般的寸长小虫，正在往他肌肉里钻咬，这些小虫的前半部已经在墨黑中隐透褚赤，显然是吸吮血液后的反应，小虫在颤蠕钻动，通体茸毛流波似的起伏，形状有点像……有点像蛆虫附骨！唯一的区别，只在颜色是黑色，不过它令人作呕的憎厌程度，却毫无二致的。

谷喉魂将衬襟扯下一块，垫着手把叮附于肋肉间的黑色小虫逐一拈起，小心捻死，然后用衬包好置妥，接着，他狠狠以双手十指之力挤压那些斑斑细微的伤口四周，待挤出些许血迹后，又敷上一包解毒散，大踏步沿岭而下。

大氅飘拂在冷索的北风里，谷喉魂的身影隐现于四起的烟风中，他顶着风往前走，雾似的风气浮沉在他眼底，他表情僵硬，面色青白如石，冥寂里似闻魂唳，又不知下一刻是谁要唳谁之魂？

第二章 刀客

林边有一条清溪，溪水清冽澄澈，傍着溪侧，是一片废弃的茅屋，环境相当幽僻宁静，现在，已近黄昏。

深秋的黄昏有一股特异的美，美得苍凉，美得冷清，美得出尘脱俗，不带一点凡器的烟火气息；黄昏象征的是结束，也是凋零，然而，黄昏也暗示出轮回的循环，衔接了明朝的再生，黄昏的景致往往绚丽璀璨，世上事物，不是亦有很多凄艳的终结么？谷喉魂面向黄昏，默立溪边，他在寻思——自己是否也将临到一个终结的时序了？

他感到身上在一阵热一阵冷的交替下肌肉不停的痉挛，体内的腑脏亦随着肌肉的痉挛时时收缩翻涌，想吐又吐不出来，连吸一口长气都能引发那种里外持续的抽搐，他晓得黑虫的叮咬已起了反应，敌人的计谋见效了，他果然是中了毒！

从外表看，很难看出谷喉魂此刻的痛苦，他仍然这么平静，这么深沉，这冷硬如石，他站在那儿，倒像是颇有闲情般的欣赏黄昏，告别黄昏。

谷喉魂的谨慎并没有错，错的是他还不够谨慎，问题当然是出在那老樵夫与他的小孙子身上，他们用什么手法如此技巧的将几条毒虫转栽于谷喉魂？这些毒虫的毒性如何？又属于哪一类别的毒物？这若干疑点，全是谷喉魂苦苦推判而目前又显然难以解答的。

来到此地之后，谷喉魂才兴起不适，他断然决定不再向前赶路，他明白对方仍在暗中监视他、跟踪他，只等他毒发就戮，他不会那么顺服，即使要死，死的场所也该由他来挑拣！

于是，他就挑拣了这里，有树有水，多好。

说到树，树林里飘然出现了三条人影，就宛似三片随风零落的叶子，悄无声息的翩飞到谷喉魂的身侧。

三个人的岁数俱在中年，其中二位生相酷肖，同样的断眉尖鼻，同样的身材干瘦，更一个瞎了左眼，一个缺了右眼，连招子的搭配都合宜；站在他们二位之前的，是个黄袍加身，五官端正的白面人物，这人本来应该长得十分体面，只为了那道齐颊过唇的褚赤刀疤，便将整个形象完全破坏了，变得何其丑恶、又何其阴狠。

谷喉魂望着这三个原在意中的不速之客，神态冷峻，双目如刃。

黄袍人也静静凝视着谷喉魂，好一会，他才打破沉寂，用一种沉缓的腔调道：

“你在等我们，一直都在等我们，是吗？”

谷喉魂平淡的道：

“不错，我在想，你们也该来了，还有什么可延宕的呢？”

黄袍人笑了笑：

“愿不愿意知道我们的身份？我认为你应该有这项权利。”

冷冽的目光微闪，谷喉魂道：

“如果你们不担心往后会有牵连，我并不反对这个提议，至少，我也该知道死在我手下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黄袍人摇摇头，道：

“今天你决无希望，谷喉魂，你几乎没有丝毫胜算，所以我乐于告诉你我们的底细，这也等于向你明说了，你已同个死人无异，因此你有权利知

道取你性命的都是哪些人，祖宗的传统，不作兴叫人做冤死鬼。”

谷喉魂道：

“很可爱的一点小慈悲。”

轻拂袍袖，黄袍人道：

“我是金经魁，可能你不熟悉金经魁是何许人，又或者你曾听过‘金八刀’这个名号！”

谷喉魂的达练世故，早已具有七情不上面，喜怒不形于色的火候，眼前这个人一报万儿，他即知遇上扎手货了；“金八刀”是江湖上最负盛名的职业杀手之一，由于本事大，心地狠，在他这门行道中俨然有巨擘之尊，相传他的“屠龙八刀”凌厉无匹，刀展刃现，可使天云变色，鬼哭神嚎，自闯道以来，从来没有人能在八刀之内留得命在，故而“金八刀”的响亮倒盖过了他的本名金经魁，如果他不说明，连谷喉魂都不清楚眼前的金经魁便是大名鼎鼎的金八刀！

善于观颜察色的金经魁却看不出谷喉魂内心的震荡，他哧哧一笑，不愠不恼的接着道：

“对我这号人物，你好像十分陌生？到底我们混的圈子小，码头窄，没有贵组合‘大虎头会’的气势煊赫，主大奴大！”

谷喉魂冷冷的道：

“金经魁，嘴皮子尖酸刻薄，并不能替你带来任何尊荣；‘大虎头会’的局面盛衰与你无关，主大奴大的威风也不是靠你撑台，空有八刀，其奈我何？！”

想不到金经魁吃了这一番抢白，居然喝了声彩：

“好，姓谷的果然是条硬汉，在我面前，极少有人胆敢如此放肆，你‘血手无情’却直来直往，毫无顾忌，只这股傲气，便不愧‘大虎头会’首席堂主的担当！”

谷喉魂漠然道：

“用不着来这套翻云覆雨，金经魁，今天碰上你，不是我冤，实是你屈！”

微微一怔，金经魁道：

“此话怎说？”

谷喉魂道：

“凭你金八刀在黑道上的身份，在你们那一行当中的威望，岂是为人提鞋拎袍的三流混子？不料你这位有头有脸，鹰睨一方的人物，却也甘替‘大虎头会’某些野心角儿跑腿当差，效那马前之卒，金经魁，血肉江湖数十年，你说你屈不屈？”

金经魁笑得非常开心：

“说得好，谷喉魂，你能这么了解我，我实在高兴，你讲得对，我是不该降尊纡贵，为人家去打前锋顶头阵，不过呢，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般委屈的承担下这份差事，当然有条件，而且还是相当高的条件，报酬之优厚，恐怕连你也难以想像；他们亦是看人行赏的，我金经魁比上不足，比下却还有余，一旦这趟差事了结，后半辈子吃穿不愁了……”

谷喉魂喃喃的道：

“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金经魁大声道：

“一点都不错，谷喉魂，原是这么一个世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否

则求的又是什么？”

忽然他又放低了腔调，竟显得有些伤感：

“你知道，谷喉魂，杀人索酬的这门行当，越做越难做了，凭我的名头，钱少不屑接，多了雇主付不起，一朝接下生意，尚得安排细节，盯梢对象，决定下手的时机地点，有时千里奔波，劳累不堪，设若对方本身也是个大来头，就更费煞周章，且后患无穷，忙忙碌碌所得不多，唉，我委实觉得乏了……”

谷喉魂生硬的道：

“这趟差事，不也是你的老本行？”

金经魁眉飞色舞的道：

“老本行没有错，但酬劳却大大不同于往昔，谷喉魂，横竖是杀人，杀一个能获得杀一百个一千个的代价，何乐而不为？我刚才已告诉过你，我近几年来是真累真腻了，杀完你这一个，我便洗手不干，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舒舒服服渡过后半生，每一想到这里，我就迫不及待的要取你性命！”

笑意中似搀着一把寒霜，谷喉魂道：

“杀我这一个，大概不像你以前杀那一百一千个般的轻松，你得琢磨着搭配点什么，别估计得太完美了！”

大名鼎鼎的“金八刀”脸色一下转为阴暗，更叹了口气：

“我明白，但人在收取代价之前，总该付出代价，要不别人找你干什么？现下就临到我先付代价的辰光了，谷喉魂，生活真苦，是不是？”

谷喉魂颌首道：

“是的，生活真苦。”

金经魁指了指后面那两位面貌肖似的朋友，道：

“‘飞猴’聂灵，‘闪猴’聂巧，都是追随我多年的老伴当，你可听说过他们？”

谷喉魂面无表情的道：

“不曾耳闻。”

望了望慢慢沉暗下来的天色，金经魁又诡异的笑了：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动手，却和你扯了这一段闲篇的道理？”

谷喉魂也笑了，同样笑得诡异：

“我知道，知道的程度就如同你知道的一样，金经魁，你早晓得我受了毒伤，只是想多耗一会等我毒发不支，省点手脚？”一拍手，金经魁赞道：

“聪明，的确聪明，不但聪明，更且机巧，谷喉魂，我忍不住喜欢上你了！”谷喉魂道：“不敢当，你还是把情感放在那大票银子上吧。”金经魁戚戚然：

“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我，我就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了！谷喉魂，虽说你是这么一个值得交往的人！”倒挺像那么回事呢，谷喉魂淡淡的道：“这并未出我意料；金经魁，现在你们还等什么？”金经魁坦白的道：“老实说，你此刻的体能状况如何？可已感到不适？”这一次，谷喉魂才算真的笑了：

“你猜猜，金八刀，你们都猜猜。”细细端详着谷喉魂的形色，金经魁却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征兆，他现下眼中的谷喉魂，和他刚碰面时的谷喉魂是同一个样子——冷漠，平静，苍白如石，没有一丝痛苦忧惶的神态。低喟的一声，这位“金八刀”道：“我只能说，你的韧力超越常人，相当受得住折磨。”

谷喉魂不动声色的道：“这是你的判断，金经魁，对与不对，你都要为你的

判断后果负责！”金经魁目注谷喉魂，头也不回的道：“聂灵、聂巧，你两个看看，是不是火候够了？”“飞猴”聂灵干咳一声，显得颇为犹豫的道：“不敢说，姓谷的撑头大，叫人看不出虚实……”“闪猴”聂巧也小心的道：“金哥，我的意思是再等片刻，等到十捏八攒的光景再下手！”两个人的意见，说了等于白说，金经魁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毒樵子’潘白的玩意不可能不灵，他的伙计‘鬼娃子’杨小妙更是刁钻，两个人加在一起怎会失手？我看姓谷的是在楞挺着唬老杆！”

聂灵、聂巧兄弟俩俱未吭声，反正奉命行事，好歹全看金经魁的号令，天塌下来自有长人扛着，他们何苦去担责任？

谷喉魂一派安闲自若的道：

“其实不必那么麻烦，金经魁，要确知我体内的毒性是否已经发作，只要一动上手不就真象大白了？”

金经魁道：

“既然迟早要动手，你为什么先攻击我们？”

谷喉魂微笑着道：

“强宾不压主，这是礼貌，再说，我越沉得住气，三位就越费猜疑，摸不清我的深浅——想发横财，免不了得多伤点脑筋。”

流溪的另一边，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山歌声，声似锈刀刮锅底，好不难听；金经魁朝地下吐了唾沫，恶狠狠的道：

“这老不死的，竟磨蹭到现在才来！”

一闻山歌，谷喉魂就知道是谁来了，这伙人可真叫稳当持重，把他姓谷的估得如此之高，里外狠夹，双管齐下，是打谱一劳永逸的架势！

于是，曾经相遇在山道上的那个老樵夫出现了，仍然领着个半大孩子，仍然腰插板斧，少了的只是肩头上的那困柴薪。

金经魁走两步，扯开嗓门吆喝：

“潘白，你死到哪里去了？怎的搞到如今才来？你看看天色，这是什么辰光啦？”

叫潘白的老樵夫隔溪站定，沙沙哑哑的答腔：

“金老大，别这么吹胡子瞪眼，我们晚来一步，是叫你有时间消消停停的拿人下刀，拱手让你一个头功，一片好心，金老大你怎的当做了牛肝肺？”

嘿嘿冷笑，金经魁一指渊停岳峙的谷喉魂，口气透出火爆：“消消停停拿人下刀，让我一个头功？潘白，看不出你除了会唱山歌，还懂得讲风凉话，你睁眼看仔细了，姓谷的活蹦乱跳挺在那里，连口粗气都不喘，想要成事，除了来硬的也只剩下硬来；我却问你，你那番手脚动到谁身上去了？”

“毒樵子”潘白早就看到了谷喉魂，他打了个哈哈，从容不迫的道：

“这是金老大过于小心了，姓谷的如今是外强中干，楞挺着充壳子，他那份难受法，叫做瞎子吃汤面，只有他自己肚里有数；金老大，你也不想，我潘某人终生玩毒，日夜与毒物为伍，什么时候失过手、栽过筋头？若是不信，大家并肩子上，试试姓谷的能撑几个回合？”

金经魁半信半疑的道：

“你真有这个把握？”

潘白隔溪开腔，唱作俱佳：“唉，我的金老大，所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要没有几下子，敢伸手接那白花花的银两？当然我有把握，姓谷的绝对

是强弩之末，离着倒地就差那么一线；金老大，我饲养的‘精灵虫’，有什么特性我比谁都清楚，那玩意看着不起眼，却端得要人命，姓谷的不是大罗金仙，一朝挨虫咬，还往何处超生？好戏快开喽，包管错不了！”

金经魁沉着脸道：

“姓潘的，大梁我来扛，你也别只闲着看戏，好歹帮着照应点，别忘了你得的份子并不比我少！”

潘白一拍胸膛：

“放心，金老大，咱们是一根丝线栓两个蚂蚱，要蹦要飞，定规连在一起！”

暗暗骂了一声，金经魁身躯微侧，几乎不易察觉的向后面聂家兄弟点了点头，然后，他猛烈回旋，正面向着谷喉魂。

动手攻击的却不是金经魁自己，他甫始旋至正面，“飞猴”聂灵已闪电般跃扑至谷喉魂头顶，一抹寒光倏分为二，和他的身形同时泻落，过程之快，难以言喻！

谷喉魂纹丝不动，双刃斧猝现指天，在两次石火般的颤移下稳竖如柱——由于斧刃颤移的速度不及为人眼追摄，看上去就好像根本不曾有所动作，自上扑下的“飞猴”聂灵却怪叫一声，随着那两道散乱的光焰急翻而出。

“闪猴”聂巧便在此时暴躁向前，一柄锋利削薄的大弯刀贴地狠斩，谷喉魂突兀原地拔升两寸，仅仅两寸，踏落的关节竟拿捏得如此准确，弯刀空斩过他脚底的一刹，他的软靴已“呛”声踩住刀面，而斧闪如矢芒，聂巧溜地斜滚，左颊一大片皮肉连着一只耳朵业已血淋淋的和他脸孔分了家！

也只是刚刚站稳回身的聂灵，一见兄弟披红挂彩，不由瞠目切齿，狂吼中又待再度扑击，金经魁却在此刻猛一挥手，断叱道：

“且慢！”

聂灵硬生生煞住势子，眼似喷火般毒视着谷喉魂，谷喉魂却恍如不觉，大马金刀的立于原位，正在用手指轻抹斧刃上的血迹。

金经魁脸上的那道齐颊过唇的疤痕透着赤光，像是一条粗大的蚯蚓般扭曲着，他的眼睛越过谷喉魂，直瞪溪流另一边的潘白，开口似响雷：

“老不死的，你看明白了？姓谷的这等身手可像外强中干、像强弩之末？像离着倒地只差一线？你是在搞什么鬼？拿着我们的血肉空糟塌？”

搔了搔自己光秃的头顶，潘白也是满面迷惘，他呐呐的道：

“娘的，真叫出了邪啦，这是怎么回子事？莫不成谷喉魂是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可以百毒不侵？否则，我那‘精灵虫’的毒性应该早已发作，十个活人也摆平啦！”

金经魁愤怒的道：

“潘老白，丑话我先说在前面，所谓无功不受禄，受禄必有功，你可别打谱合稀泥，银子到了手不办事；眼下的逆变如果你没有个解释，正主儿怎么编排你我不管，从我这里就第一个掉转刀把子对付你！”

潘白连连跺着脚：

“唉，唉，金老大，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我要没有在姓谷的身上施手脚，便算是你操出来的，若不信，你问小妙子——”

一直站在潘白身边的那个半大孩子，这时开了口，声音却是与他外形绝对不衬的粗哑：

“没有错，那‘精灵虫’的虫茧还是我趁潘老白与姓谷的说话空隙，悄

悄弹到他腰褶缝里的，我并且暗中检视过，稳妥得很……”

金经魁大声道：

“然则人却不倒，倒的反而是我的手下，你们说，这是怎么一个道理？”

这半大孩子摇摇头道：

“所以我们也在奇怪，这是从来未曾有过的事……”

潘日苦着一张老脸道：

“金老大，我潘某人年逾花甲，这一辈子也没办过半调子事，我敢保证姓谷的一定着了道、中了毒，问题的在于他怎能撑到如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不得其解，好不好再试上一试？”

金经魁重重的道：

“再试什么？”

潘白呵着腰道：

“我是说，再对姓谷的攻杀一次——”

金经魁忽然阴恻恻的笑了，他伸手指着潘白，声调骤转狠厉：

“好主意，潘白，好主意，我们已经上过头一阵，这第二阵，且看你与杨小妙的表现，尽管放心大胆的上，我们好歹一边帮衬着二位便是！”

潘白呆了一下，面有难色：

“金老大，你是知道的，施毒我是行家，任何人亦不遑多让，这动手抡家伙，恐怕就比不上金老大你们几位的火候了，我看，还是我和小妙子掠阵较为合宜……”

其实，谷喉魂现在的情况，已到了非常糟糕的程度，身上的冷热交替，次数越来越频敏，内腑的收缩翻涌也一次比一次剧烈，甚至视觉亦会有突起的短暂模糊，他已开始流汗，这种冷瑟的天气，他居然在流汗！

金经魁正待给隔溪的潘白一个大难堪，目光瞥处，已察觉到谷喉魂的异状，他心中窃喜，临时改口道：

“去去去，去你娘的那条腿，人人像你这样白手捞鱼，谁都横财发满了，也罢，算我们倒霉，偏偏同你配成搭档那头的潘白急忙陪着笑道：

“金老大你辛苦，这份情我潘某人领受了……”

冷冷一哼，金经魁侧着脸叱呼：

“聂灵、聂巧，两头抄上，看我的进退行事！”

“飞猴”聂灵、“闪猴”聂巧两个人默无声息的从左右缓缓逼近谷喉魂；这一阵里，聂巧已经用一条撕下的衣襟缚扎颊面，血渍浸透了襟布，赤红斑斑的瞧着好不吓人。

金经魁居中昂立，他又仔细观察了谷喉魂一会，才沉沉笑将起来：

“真是能撑，谷喉魂，也实在难为你了！”

徐徐透出一口气，谷喉魂尽量保持镇定，保持心绪的平静，不使身体的任何部位遭到不必要的牵扯或震动，他极轻极轻的道：

“你认为猜对了么？”

金经魁大笑道：

“谷喉魂，你的名头果非虚得，就凭这股子耐力，已不是一般台面上的人物能以望其项背，我佩服你，虽然你也有穿帮的时候！”

斯斯文文的一笑，谷喉魂道：

“金经魁，你的看法，是否认为我已快到毒发不支的地步了？”

金经魁肯定的道：

“其实你体内的毒性早已发作，只是你咬得住牙，硬撑到眼前罢了，谷喉魂，我敢跟你打赌，你绝对抵挡不了我们的第二次攻击！”

谷喉魂垂下目光，低缓的道：

“你也算是个很有经验的杀手，因此，你愿不愿听我几句忠告？”金经魁戒备的道：

“什么忠告？”

谷喉魂叹喟一声：

“杀人的过程并不繁杂，仅是瞬息间事，但这瞬息之间，却包涵了太多机运、巧合，以及命相的因素，是而生死的决定，往往并非顺理成章，尤其当一个具有这等功力的角色，在倾之余勇作必死反扑的当口，威势很可能是极其惊人的，那种变化经常超乎意料，结果也就十分惨烈了，金经魁，你明白我的意思？”

面色是僵凝又沉重的，金经魁当然明白谷喉魂的意思，他是过来人，对于谷喉魂的所言有着亲身的经验与体会，他知道姓谷的不是在唬他，不错，生死大多决于机缘，在于命运，没有那么些顺理成章，其异变之玄奥难以逆料，而一个置之死地的人，一朝奋力反扑，那种只求玉石俱焚的残酷之情，自更不言可喻了……

黄昏，烟霭，夜幕渐垂。

流溪两边的六个人相互对峙，宛若六尊表情各异的石雕塑像。

第三章 博命

终于，金经魁从黄袍掩遮着的后腰带上拔出了他的刀，那是一把又粗又短的方头刀，刀刃泛着暗蓝的光，削薄而锋利，刃口的薄利与刀背的钝厚铸成适度的对比，这把刀显然是把道地的杀人刀，令人瞧着就会兴起一种裂肌入骨的颤栗。

谷喉魂却恍同不见，他的双刃斧倒拄于地，脸色平静，呼吸均匀，宛如这片刻前后，他自己毒性压制下去了。

金经魁踏前一步，仅仅一步，便像懂得缩地术一般到了谷喉魂面前，方头刀居中猛斩，看似招拙力笨，却隐带风雷之声！

仍然挺立不动，谷喉魂晓得对方这一刀难以硬接，但非沾衣触体的时候决不能大意闪避，因为这一刀只是起式，杀着便蕴藏在起式之后，那才是追魂夺命的真玩意！

方头刀正面砍落，果然在距离谷喉魂脑门三寸左右的光景猝弹两侧，两刀中间连成一道无懈可击的刃带，不见光华、不见寒芒，却将目标四周的退路封了个死！

突起的削锐劲力，刮得谷喉魂发飞衣扬，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刻，他照样能干须臾间分辨细微——刀刃急密并出，看似不差先后，但因为发力的惯性使然，右侧刀稍稍突前，他的双刃斧便骤起右截，硬生生的骤起右截！

星点喷溅似明灭的鬼火，金铁的撞击声已跟不上动作的流程，谷喉魂身形暴翻丈外，才传来那呛啞的一响！

对于谷喉魂使用这样的方法化解刀式，金经魁不禁颇觉意外，他却没有丝毫迟疑，随影而上，眼看方头刀甫始上扬，竟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于下盘，刀锋参差仰逆，倒若一张早已候着的狮口。

正处于血气翻涌情况中的谷喉魂，在身躯下落的一刹双刃斧凌空施抡，只一转，人已借着斧旋之力斜掠九尺，沾地之前，斧锋反挥，仿佛流焰闪掣，逼得再度追到的金经魁匆忙躲让，大骂不绝。

是的，金八刀素以八刀称胜，八刀之下不存活口，眼前已经施展了四刀，四刀以后，谷喉魂尚毫发未损，依旧好汉一条。

这一次足尖触地，谷喉魂几乎就待呕出了五脏六腑，他已不能再加掩隐，无法继续撑持，他身子痛苦的佝偻着，四肢都在痉挛，他张大嘴巴，一声一声粗厉的喘息，双刃斧拄在泥面，不停抖动，模样就像一个酩酊大醉的酒徒！

金经魁在一怔之后豁然大笑：

“好身手，好本领，谷喉魂，但任你如何剽悍，今天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哈哈，不是不倒，时辰未到，现在，你的吉时临头了！”

谷喉魂在喘，在抽搐，躯体就似差点扭成了一团，他没有回话，也没有精力回话，在恁般磨煞人的煎熬下，他只想着金经魁的剩余四刀待要如何展现！

隔溪的“毒樵子”潘白更是兴奋，一边高声喝彩，边得意洋洋的叫着：

“金老大，我可没有诳你吧？姓潘的手段高是不高、妙是不妙？我早说过啦，天下哪来的金刚不坏之身？谷喉魂这下死定了哇！”

金经魁眼皮子也不撩，只冷冷回应了两句：

“少在那里鸡毛子喊叫，你要行，怎么不过来松散松散？”

潘白干笑着不敢再拿言语，其实他表面陪笑，心里却恨不能也在金经魁

身上布施几条毒虫，宣泄一口他娘的怨气！

堵在左侧的“飞猴”聂灵，认为时机不可轻失，他压着嗓门低呼：

“金哥，我们动作得快，此刻下手，姓谷的必无幸理，若叫他缓过劲来，只怕又要大费周章——”

金经魁泰山笃定的道：

“他这一辈子别想缓过劲来，‘精灵虫’的毒性一旦发作，便蔓延极快，循着血脉侵腑蚀心，不用多久，姓谷的就会全身发痹，四肢僵硬，连口气都喘不动啦。”聂灵谨慎的道：

“金哥可有绝对把握？”金经魁笑了笑：

“潘白那点小玩意，我清楚得很，且在用材施料之前，他早已向我做了说明，这‘精灵虫’的功效不错，对付谷喉魂，最叫合宜，你等着瞧吧，我们就这么干耗着，亦足可耗死姓谷的！”

聂灵咬着牙道：

“不，金哥，我要亲手杀他！”

另一头的聂巧也双目血赤的道：

“金哥，我脸上的这一记不能白挨，让姓谷的自行挺尸，岂不是便宜了他？”

金经魁略一沉吟，点了点头：

“好吧，你两个便琢磨着下手，可得多加小心，伤虎反噬，最是凶暴难防！”

以谷喉魂现下的情形来说，聂氏兄弟心目中根本已不把他当做一头伤虎，而是以一头死虎视之，虎虽凶暴，乃是反映活着的时候，对一头快要死去的老虎，只要挑地方下刀就行，何畏之有？

聂灵猝然一个旋转到了谷喉魂近前，双手飞挥，那一对鱼肠短剑冷电闪缩，映现着不规则又双化幻奇的光束，从七个不同的角度聚射向谷喉魂的躯体，聂巧更是刀芒赛雪，搂头盖顶正对谷喉魂劈落。

双刃斧突兀抖起一蓬光雨，当缤纷又密集的光雨喷洒于瞬息，那种鬼泣也似的呼啸声便割裂空气，在人们的耳鼓间激荡，聂灵与聂巧兄弟的三件兵器刹时颤弹歪斜，失去准头，但两个人却半步不退，双双奋起再扑，下死命的攻击谷喉魂身上要害，剑如蛇信吞吐，刀若弦月翩飞！

金经魁神色倏变，大吼一声：

“快退——”

就在这两个字的进跳过程中，谷喉魂身形猛的打横平翻，躲开了短剑原来所指的肝脏与小腹部位，也躲开了大弯刀待要斩切的颈喉要害，当然他亦难以全身而退，短剑没有刺心脏及小腹，却在他的腰肋间划破两道血槽，大弯刀不曾切上颈喉，便削起他肩头一块人肉，可是如此的血肉牺牲，并非没有代价，代价还十分可观，当他肌绽血溅的同时，他的左肘抬撞双刃斧的斧杆，斧面便出人意表的斜扬而起，快得不可言喻的斜扬而起，就丈量得如此准确，刚好切入聂灵的胸膛，然后斧刃暴弹，蓝芒溜泻中又倏然斩进聂巧的头颅，斧刃的冷焰只是闪映了一次，却在一次不及人们瞬目的短促空间里夺去了两条性命——谷喉魂脱身六尺之外，聂家兄弟那两声不似人声的惨号才迸裂而出，更透着恁般怖厉凄怨的韵味！

这一刹间，金经魁人已到了谷喉魂上空，方头刀翩舞而下，有如千百双蝙蝠的翼影，流旋穿织，漫空飞掠，眼底所见，全是那浮沉涌合的薄利刀锋！

这一遭，谷喉魂竟然不退不躲，他的双刃斧暴挥猛抡，劲风呼呼中带起芒彩如虹，硬是强接对方招招落实，刀刀力猛的攻击！

火花在进射，金铁的碰撞声铿锵绵密，金经魁凌虚的身形起落不定，谷喉魂却被震得抛空翻滚，直甩两丈之外！

两丈之外的谷喉魂坠向地下，可是触地的俄顷又抛空而起，这次的身形流奔却更远更疾，悬虚一旋，竟到了五丈的间距方头下脚上的蹿入林丛之内。

正在喘息吁吁，却暗里得意的金经魁，刚待打谱观赏谷喉魂坠地后的辗转惨状，万没料到人家被他的力道反震，居然震出了这么老远，几乎震到南天门去啦！

隔溪掠阵的潘白，忍不住失声大叫：

“不得了，姓谷的跑了个丈人的啦！”

金经魁一愣之后怪吼如雷：

“你们两个算是干什么吃的？光在这里乘风凉，看把戏？老子手下已经折了一双，你们却连堵个半死的人都堵不住，不叫窝囊废又叫什么？！”

那潘白不愠不火，怡然自若的道：

“金老大，你且息雷霆，正如你所说，谷喉魂已是一个半死的人，还能逃得多远？咱们不用急，消消停停的追上去，包管追得上！”

又是消消停停！金经魁气涌如山，一边往前追，边回头咆哮：

“潘白，你再磨几句嘴皮子，便一个带盖王八也早钻不见了！”

半大孩子般的杨小妙也忙道：

“潘老白，这不是玩笑之事，咱们得赶紧帮着抄上去，一朝走了活人，可就大大不妙了！”

于是，三个人分做三个方向，急急忙忙扑进林中；这片林子相当疏散，阔幅不大，借着沉暗的天光，亦大略看得清内中情景——林木萧萧，夜风徐徐，却哪来谷喉魂的身影？

鸿飞冥冥，不错，就是这句话了。

金经魁犹不死心，绕着树林里外又搜了一次，结果仍是鸿飞冥冥；他站在林边，呆呆望着四周飘浮的烟蔼，暮色聚拢，他脸上的表情比诸暮色更要灰沉。

潘白与杨小妙在林子里碰上头，当然知道煮熟的鸭子生了翅膀，两个人躲得老远，不敢过来和金经魁搭腔，他们的心情与金经魁同样的惶悚不安，充满懊恼——纵虎易，擒虎难，更麻烦的是，如何向背后拿钱办事的主儿交待？

神情悒窒的目注金经魁扛着两具尸体去远，潘白又愣了好一阵，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他的伴当“鬼娃子”杨小妙在后跟随，也是一副垂头丧气，活脱死了亲娘的德性。

天色幽暗，远近一片黝黑，走着走着，杨小妙到底憋不住了，哑着腔调出声道：

“潘老白，这件事，咱们该怎么办？”

潘白没有回话之前，先是一声长叹：

“怎么办？老金方才不是把话摆明了么，他先去见过那位出钱的主儿，表明始末，然后再拿言语，期限三天，叫我们到‘榆林镇’、‘客安老栈’听回信……”

杨小妙愣愣的道：

“那么，我们去是不去？”

潘白嗤了一声：

“小妙子，你只是先天得了侏儒症，看上去才像个半大孩子，实则你也年近四十，老大不小的啦，闯道混世亦有了年数，怎么论起事来却真像个稚童？去不去？你敢不去还是我敢不去？慢说背后那个活祖宗我们惹不起，金八刀又何尝惹得起？眼下的光景，好比势成骑虎，抽不得腿啦！”

杨小妙抹了把脸，闷着声道：

“金八刀一朝与那位主儿见上面，包管没有好话讲，十成十会把责任往我们头上推，潘老白，却得好生想套说词，别到时候叫姓金的扣顶黑锅。”

一脚踢飞了一块石头，潘白悻悻的道：

“姓金的生了一张嘴，我们倒有两张，还怕说不过他？而且事实俱在，我们该办的都办了，并无漏失疏忽之处，情况起了突变，是低估了人家能耐，这笔帐怎能算在我们身上？”

杨小妙愁苦着脸的道：

“出钱的那一位杀人不眨眼，我们的申辩他要听得入耳还好，若是听不入耳，麻烦可就大了，他要一横心，潘老白，我哥俩性命难保！”

踢踢踏踏的走着路，潘白焦躁的道：

“便有这层顾忌，莫不成爽约不去？”

杨小妙低声道：

“我正有这个意思，反正银子业已到手，我们拼上尾数不要，来个三十六着，走为上招，远飘高飞，自有逍遥日子可过，其他一切，去他娘那条腿！”潘白形色微变，急急吁了一声，边紧张的向四周探视，嘴里埋怨着：“小妙子，你他娘嗓门放低一点，不要口没遮拦，胡说八道，当心隔墙有耳，万一把这几句话传扬出去，你我两人才真正性命难保！”嘿嘿一笑，杨小妙道：

“荒郊僻野，一片坦荡，休说是人，鬼影也不见一条又有谁来听我们壁脚？潘老白，窝囊亦不是这般窝囊法，我看你是叫人家吓破胆啰！”哼了哼，潘白阻着面孔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像你这样出言无忌，信口扯淡，迟早会出纰漏，你他娘活腻味了，我还嫌阳寿不足，漂不起你这份视死如归！”两个人又往前赶了一程，杨小妙才继续接话，这一次，腔调果然压低了不少：

“我说，潘老白，我们是否真得去‘榆林镇’‘客安老栈’？”潘白沉沉的道：“当然要去，去了至多吃顿排头，不见得有性命之危，若是不去，就坐实了罪名，你也清楚道上规矩，背信毁诺会有什么后果？尤其更是冲着那么一个对象，他要一发雷霆，我两个就笃定完啦！”

杨小妙不服的道：

“潘老白，道理不是这样讲，我们不错每人拿了他一万五千两银子，并留着尾数五千两事成后补，但当初谈妥是下毒夺命便算交待，下毒是我们的工作，夺命可就是金八刀的任务了，我们的这一段业已功德圆满，宰个了姓谷的乃是金八刀的无能，最多我们尾数不要，还能怎的？”

潘白凝重的道：

“话是照这么说，事实上我们也依约履行过了，问题是人没有死，姓谷的仍然活着，下毒夺命是连在一起的勾当，因为毒下得不够利落，金八刀才未能夺命，责任都沾得有，我们亦不能算是交待清楚，交待不清就拿了银子走人，你想他们咽得下这口气？届时再加上金八刀旁边一扇火，我们哥俩乐子包管大了！”

杨小妙翻动着一双眼珠子道：

“潘老白，你是怎么啦？竟像帮着那些人在说话？”

咽了口气，潘白道：

“不是我帮着他们说话，只是我不愿自己骗自己，净编些理由为自己辩护，小妙子，你有你的一套，人家有人家的定规，立场不同，观点互异，要是我们到了现场，还有个说词，若是避不见面，错固是错，对也变成错了……天地这等广阔，我可不甘过那种躲躲藏藏的日子！”

杨小妙沉默了一会，方道：

“你是决定要去‘榆林镇’了？”

潘白颌首道：

“除此之外，更无妙策，而且，我劝你也一同去。”

僵寂了好半晌，杨小妙才恨声道：

“我们是一条丝线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也跳不了我，你待往虎穴里钻，我又能朝哪里走去？不过，潘老白，我姓杨的有言在先，如果此去之后，形势直转急下，我一旦赔上性命，到了西天极乐亦不会与你甘休！”

潘白打了个哈哈：

“小妙子，你想得挺美，假如我两个真要挺了尸，八成是到不了西天极乐之境，阴曹地狱却怕早留着我们的铺位了。”

吐了口唾沫，杨小妙怒道：

“你才要下地狱，休想拖上我垫背——”

黑暗中，风声拂动，树影摇晃，一个艰涩又虚弱的声音传了过来：

“二位不用客气，一根丝线拴着两个蚂蚱不是？哥俩这么好，索兴一遭跳进阿鼻地狱吧！”

潘白与杨小妙闻声之下，先是齐齐一怔，四眼互觑，又同时面色骤变，杨小妙蓦地一哆嗦，立时舌头发直：

“这这这……这腔调……是是……是……是……谷……”

“谷”字下面的话却噎在嗓眼，再也挤不出声来，潘白亦是不由自主的浑身颤抖，唇角连连抽搐，他目光四转，缩着脑袋，不像一只蚂蚱，倒似一只带盖乌龟：

“是……是谷喉魂……我的亲娘……可不……正是谷喉魂的口音！”

杨小妙一边东张西望，边急着伸手拔取家伙，心慌手颤，却是连拔几次都不曾拔出，于是，暗影里，谷喉魂缓步出现，踏地无声，模样仿佛是一个待报仇索命的厉魄幽灵！

潘白与杨小妙两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泥塑木雕似的僵立当场，两个人心里全急着想跑，奈何，双腿重逾千斤，偏生拖拉不动，他们目瞪口呆的看着谷喉魂来到面前，惊恐得连声音都窒哑了。

谷喉魂的形状也实在怕人，头发披散，脸色在死灰中透着暗青，双眼流闪着恶毒的赤光，全身上下血渍斑斑，那情景，要说他不是个追魂慑魄的鬼魅，其谁能信！

沿着背脊升起一股寒意，寒意又扩展到潘白的四肢百骸，他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冰窖，里外都冻麻了，打谱开口，颈喉间的肌肉却恁般僵硬，扯动之余如此艰辛，竟逼不出半句后来！

杨小妙却在喘着粗气，呼吸一声紧似一声，宛如拉起风箱，又若犯了喘病，那声音听在人耳里，不得不替他担心，担心他会猛一下断了气。

站在三步之外，谷喉魂笑了，展露出一口惨白泛着瓷光的牙齿，声调幽渺，仿如来自阴冥九泉：

“二位仁兄，真个是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相连，只这一日之间，我们又第三度朝面了，这也叫做有缘，可不是？”

骤而打了个寒噤，潘白这才算还过魂来，他脸上的五官都在扭曲，嗓音跳颤有点弹琵琶的韵味：

“你……你你……谷喉魂……你真是个……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啊！”

谷喉魂的眼神锐利而冷酷，与他屠弱衰惫的外形绝不相称，肉体的折磨与煎熬，似乎并未影响他坚定求存的意志；微微向前踏近半步，他阴沉的道：

“潘白，走夜路会遇上鬼，缀了你们这一程，我这介于人鬼之间的异体可得现身了，你猜猜我跟着二位是有什么目的？”

潘白舌头打结：

“姓谷的……你，你欲待何为？”谷喉魂镇静的道：

“按说，你们算害过我，意图置我于死地，眼下堵上了你们，除了要取你两条狗命外，根本别无选择，以牙还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

听出弦外有音，潘白急切的道：

“姓谷的——不，谷朋友，以你的说法，我哥俩还另有一条路走？”又笑了，谷喉魂道：

“老猴崽子，倒是精滑得紧；不错，我尚留了一条路给你们走，走得通，你们来日方长，子孙满堂，走不通，现在的一对活人，只需眨眨眼就变成尸骸两具，端等二位的挑拣了。”

潘白提心吊胆的道：

“却是说说看，只要我们办得到，总会尽力顺从谷朋友你的心意。”谷喉魂徐徐的道：

“很简单，你们帮我一个忙，我就放二位远走高飞。”潘白与杨小妙差不多同时出声：

“帮你什么忙？！”

抬头望着墨黑的天色，谷喉魂道：

“解铃还需系铃人。”

潘白和杨小妙都呆了一呆，潘白嘴里解哑谜似的念叨着：

“解铃还需系铃人？解铃还需系铃人……”

杨小妙这一次脑筋转得倒快，他暗里碰了潘白一下，低声道：

“潘老白，姓谷——呃，谷朋友的意思很明显，他中的虫毒，要我们给他化解！”

心腔子蹦了蹦，潘白面孔发绿：

“这……这却如何使得？这不是明着和那位主儿作对了么？我们原是受托要谷某人的命，如今竟反过来救他的命，若是叫那一位知道了，我兄弟两个还朝何处找生路去？”

杨小妙也哭丧着一张孩儿脸道：

“说得是呀……”

听得一清二楚的谷喉魂，好整以暇的道：

“二位，你们最好把事情想清楚，我身中剧毒，原是被二位所害，换句话说，你们就是我杀身的不世之仇，假设我要因此而死，岂会饶过二位性命？你们不帮我，此刻就得死，咱们好歹结伴上路，如若相助，只待我毒性祛除，

二位仍留得寿限绵长，月圆花好，至于那幕后指使的王八蛋待要如何对付你们，则不知是若干年后的事了，很可能他永远也找不着你们亦未可言；二位，惹不起，莫非连躲都不会？”

杨小妙轻轻扯动着潘白的衣角，附嘴近耳：

“潘老白，这档子交易，你怎么说？”

潘白左右为难，急得直搓手：

“我能怎么说？不从这头死，从了那头死，两边都是招惹不起的三世皇亲，我又有什么法子？”

于是，谷喉魂冷凄凄的一笑：

“差别只在于一个早死，一个晚死，更在于一个绝对死，一个大有可能会死，二位仁兄，你们多用点脑筋琢磨琢磨吧！”

潘白额头冒汗，喘息粗浊，拼命寻思着主意，杨小妙又凑在他耳边道：

“潘老白，你看我们要不要冒一次险？”

把眼睛盯着杨小妙看，潘白是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的神情。

杨小妙的声音更低了，几若蚊呐：

“我看姓谷的说不定是虚张声势，故意吓唬我们，他这模样，业已透着油干灯尽的味道，八成是撑持不下去了，咱们再耗他一阵，等姓谷的体能反应稍一溃散，我两个一齐出手，大有制服他的希望——”

大大的摇头，潘白也不得不将嘴巴凑进杨小妙的耳朵上：

“这法子乃是个下下之策，是个自行找死的法子，亏你这个豆腐渣脑袋怎么想得出来，他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也不考虑一下咱们这几子把式够不够看？连金八刀和他的‘天地猴’都占不着姓谷的便宜，我们又如何靠得上边？别看姓谷的此际要死不活，奄奄一息的那副德性，一旦动起手来，绝对是个要命的煞星，你我二人加起来亦抗不过他的三招……小妙子，你不想活只管去挑逗姓谷的，我还打谱活个月圆花好，寿限绵长！”

杨小妙不满的道：

“我是在与你商量，要怎么办大家步调一致，求个两全其美，你老是把后果责任朝我身上推，未免太过自私！”

潘白大声道：

“不管怎么说，你的法子决不能用！”

谷喉魂接口道：

“那么，我的法子应是可行了？”

干咳一声，潘白呵着腰道：

“谷朋友，不是我们不帮你这个忙，实在是有所碍难，万一叫背后的那位主儿得了消息，我兄弟二人就走投无路啦，还请你行行好，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

点点头，谷喉魂微笑道：

“成，我眼下就能行好为善，一并超渡你们。”

说着话，黑色的大氅轻翻，双刃斧寒光一闪，斜斜举起，谷喉魂脸上的微笑刹时凝结，变得狰狞如鬼！

双腿忽软，潘白一个踉跄几乎跪倒在地，他知道马虎眼是断断打不过去了，若不答应对方的要求，摆在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若是答应，后果固然堪忧，却乃未来的事了，远的不如近的，近的比不上现的，临头的灾祸最是煎心破胆，此刻设若不能保命，哪里还有未来可言？”

杨小妙反应更快，只见他重重抱拳，急切的道：

“谷朋友切莫误会，我们助你一臂便是！”

谷喉魂目注潘白，形容酷烈：

“你怎么说？”

潘白忙道：

“要不帮你，我们又去帮谁？谷朋友，祛除你身上积毒，我们算打了包票！”

收回家伙，谷喉魂突然一转头，低叱道：

“好，那就看你们的行动了！”

潘白和杨小妙本能的随着谷喉魂叱喝的方向望去，就在这一刹之间，两个人同时觉得腰眼微麻，呼吸顿阻，他们身子才只一晃，又通了气，二位仁兄瞠目结舌的瞪着谷喉魂，不知对方是在搞些什么花巧。

唇角噙着一抹狡黠的笑意，谷喉魂道：

“方才有瞬息间的呼吸不畅，是么？”

潘白和杨小妙愣呵呵的点了点头，谷喉魂接着道：

“很好，算是你们打过包票了。”

潘白疑惑的道：

“谷朋友，你的意思是？”

谷喉魂道：

“二位既是深具诚意，有心相助，便不会吝嗇付出保证；刚刚我已在二位身上施展了“封脉逆血功”，三十六个时辰之后，若不解除禁制，则筋脉遭血气逆冲，内腑爆裂，七孔流血而亡，二位受制之时，那短暂的呼吸窒息感，即乃真力入脉的反应，恐口无凭，这样的保证方称实惠，不知二位以为然否？”

以为然否？手脚已经动了，不以为然又管鸟用？潘白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悲愤，他沙哑的嗓门像在呻吟：

“谷朋友……这，这不是活摆么？我们允诺相助，便必然出力，你又何苦来上这一手？事到如今，莫非你还信不过我们？”

谷喉魂冷漠的道：

“信任是毒药，潘白。”

杨小妙也凄凄哀哀的道：

“谷朋友，如果，呃，如果万一治不好你的毒伤……我哥俩岂不要陪葬？”

亢烈的一笑，谷喉魂道：

“你们害死了我，还怕替我垫棺材底？为了你们自己好，务劳多费心力，而且，我认为越早动手越好，现在是一条丝线拴着三只蚂蚱了！”

潘白又拭了拭脑门上的汗水，呐呐的道：

“谷喉魂，你狠，还是你狠……”杨小妙焦惶的道：“得快点动手解毒了，潘老白，谷朋友说得不错，越早治疗越妙，一待毒侵腑脏，只怕大罗金仙也救不回人来潘白怒道：“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你他娘紧张个什么劲？”双眉挑起，杨小妙也发了火：“我和你的两条性命攥在朋友的手上，如何不急？怎么着，只这片刻，你又变成视死如归的好汉啦？”两臂环胸，谷喉魂气定神闲的道：“你们尽管吵吧，一待我毒发不支，我倒要看看你们二位是否死得比我痛快！”潘白铁青着一张脸，长长吸了口气：“在人屋檐下，不

得不低头——算我们走背运，白白叫你拣了便宜，时辰不早，我们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动手祛毒。”左手拇指朝北方一点，谷喉魂道：“过去半电路，有座山洞，约莫以前被什么猎户樵子发现过，洞里还留有蜡烛火石，洞外有泉水流经，取用十分方便，二位，咱们启驾吧。”潘白傻了一会，才嘀咕道：“倒是蛮仔细周全的，连疗毒的所在都早找好了！”谷喉魂道：“命是自己的，且只有一条，自己不保重，谁替你保重？二位，请啦！”

三个人以谷喉魂为首，往那座山洞的方向行去，一路上，谷喉魂硬是强撑着，步履稳定，举止从容，由外表看，谁也不相信他几乎已接近晕厥的程度了！

一座小山，半山腰上果然有个石洞，相当干净清爽的石洞，一条山泉流经洞侧，没有错，取水也很方便。

杨小妙先在洞里点亮烛光，又找着半片粗瓷钵舀了半钵子泉水，潘白则从衣袍内取出一只扁皮匣，启开皮匣，一边并排扣列着针镊钩剪，棉布软带，另一边则是瓶瓶罐罐的膏丹丸散，别看麻雀虽小，却是五脏俱全，有了这套家伙，足可以悬壶济世了。

谷喉魂斜倚在洞壁上，脸色更形灰败枯槁，呼吸也逐渐低弱，他却大睁双眼，似笑非笑的道：

“潘白，我有一种飘飘忽忽，腾云驾雾的感觉，眼睛望出去一片晕黑，身子似乎在往下沉，我好累，好困，大概快要晕迷过去了……”

潘白熟练的挑拣着他的工具和需用药材，边面无表情的道：

“你放心困上一觉吧，反正我们奈何不了你，更不得不像侍候祖宗一样将你调治周到，正如你所说，性命只有一条，自己不保重，谁替你保重？”

谷喉魂的眼皮往下垂落，声如梦呓：

“对……何况是一根丝线……拴着三只……三只蚂蚱杨小妙望着谷喉魂，低声道：

“潘老白，姓谷的晕过去了！”

潘白拿着用具药材来到谷喉魂身前，端详着谷喉魂灰白沉静的面容，咬牙切齿的道：

“娘的皮，真恨不能咬下他一块肉来！”

背着手的杨小妙不耐烦的道：

“你敢么？咬下他一块肉，赔上你我两条命，你舍得我还舍不得；我说潘老白，别充狠啦，赶快动手疗毒是正经，姓谷的要一咽气，我们两个除了喊天，也只剩喊天的份了！”

回头怒瞪了杨小妙一眼，潘白咆哮着：

“我操你个舅大爷，你倒有闲，在那里踱方步，还不快把水钵子端过来，烛火掌近，蘸湿两块棉布，听我吩咐行事！”

杨小妙没有吭声，匆匆开始工作，瞧他取物执件的动作为自然利落，显见是充当潘白的下手充习惯了……。

第四章 敌友

等到谷喉魂悠悠醒转，第一个感觉就是无比的舒爽，体内的滞郁、沉翳，那种裂肝摧肠般的翻涌已全部消失，腑脏之间有着极致的顺畅与平静，不但身上轻快，连外伤的痛楚也几近于无形，这股子熨贴劲，简直就甭提了。

洞外，阳光明媚，徐风吹送，人便觉得格外神清气朗，打眼一望，自己的双刃斧便斜支于石壁一角，似乎还经过一番擦拭，看上去闪亮生辉，蓝芒隐炫，如同它的主人一样光彩焕发，神采奕奕。

手撑着壁沿，谷喉魂尝试着慢慢站起，嗯，虽有些手脚发软、上重下轻的虚浮感，但好歹是站起来了，他又试着移步，居然亦无甚大碍，心中这一高兴，几乎就要大大喝一声彩，由衷赞颂那潘白的医术奇妙！

于是，洞口人影一晃，杨小妙匆匆进入，他骤见谷喉魂竟已起身行动，不禁微吃一惊，赶紧抢前几步，扶着谷喉魂坐下，边埋怨着道：

“也只是毒性才消，你就急着活胳膊拿腿啦？现在你身子还虚，体力仍弱，调养将息最是要紧，谷朋友，且好生歇着，此时可不宜耗伤本元……”

谷喉魂盘膝坐好，含笑问道：

“我这一阵晕迷，倒是睡过去多久？”

杨小妙侧立一边，垂手哈腰，模样挺像个听差小役：

“整整两天两夜哪，我和潘老白轮班护守，按时给你喂汤换药，就算侍候亲娘老子吧，亦不曾这么个尽心尽力法，天可怜见，谷朋友你已死里脱生，重睹天日，却险险乎把我和潘老白折腾垮了！”

摸了摸下颌丛生的髭茬，谷喉魂形态安详的道：

“了不起，潘白手段真是了不起！”

杨小妙忙道：

“俗话说得好，鲜花虽美，还得绿叶扶衬，潘老白的医道虽然不差，却也少不了我这打杂跑腿的帮场，离了我，他怕没那么得心应手，谷朋友，不是我杨小妙在你面前邀功，你这个内毒外伤，可是极其严重，潘老白若是没有我应合着里外打点，他如何治理得这般顺当？你又如何痊愈得如此快速？这全是两边搭配好了，才有这样的神效！”

谷喉魂笑道：

“二位我是一并多谢，解铃果是系铃人。”咽了口唾液，杨小妙搓着手道：

“谷朋友，呃，有件事，得先提醒你一下——”

谷喉魂道：

“请说。”杨小妙凄凄哀哀的道：

“你施在我与潘老白身上的那个禁制，叫什么‘封脉逆血功’，超过三十六个时辰就会发作，如今已有了二十多个时辰啦，是不是请你慈悲一下，替我们解除这个隐忧？你不知道，这两天，我和潘老白总觉得胸口作闷，血脉不畅，稍微使劲就感到心跳气喘，四脚透麻……谷朋友，许是那道禁制将要发作前的先兆吧？再一想起，不由叫人背脊泛凉，冷汗直冒……”

“嗯”了一声，谷喉魂道：

“不必担心，我说到做到，一定不会难为二位，你们救了我的命，我又怎能恩将仇报？”

打了个哈哈，杨小妙连连点头：

“说得是呀，谷朋友，我们答应你的，全部依言做了，半点折扣来曾打不说，更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啦，生怕侍候不周，照顾欠妥，那等巴结，活脱扮的就是一对孝子贤孙，你总不忍狠下心肠作我们吧？”

谷喉魂道：

“当然不忍，当然不忍。”

凑近一点，杨小妙谄笑道：

“是不是觉得饿？还是有些儿口干舌燥？我早弄了两只红泥小火炉来，一个炉子煨着一罐冰糖莲子粥，另一个炉口上炖有一只原汁老母鸡，鸡汤里加得有参丝、火腿薄片、冬菇、笋片，都用温火熬着，业已熬了好几个时辰啦，你要吃，我这就去替你端……”

不觉吞了口口水，谷喉魂赞许着道：

“荒山野地，真难为你怎么办得如此周全，杨小妙，你倒是个有心人！”

嘿嘿一笑，杨小妙得意的道：

“侍候病家，我是第一等手，什么疾患需要进什么补，哪些伤痛者在康复后喜欢吃些什么，我全部了然于心，而你——谷朋友，更是特殊病号，超级伤患，无论再费手脚，也要侍候周到，只要你赏识，就是我们的运道啦！”

谷喉魂若有所思的道：

“若是能再有壶茶——”

杨小妙胁肩向前：

“茶早沏好了，谷朋友，地道的雨前毛尖，给你沏得又酽又浓，正拿棉套子温着呢，你是现在喝，还是吃完了再喝？”

几乎就要拍一拍杨小妙的肩膀再香他一下孩儿脸了；谷喉魂十分满意的夸许着：

“好，好，杨小妙，你真正是妙，不止小妙，更是大妙，现在，且先弄杯茶来我喝，嗓眼里干涩涩的，正该润上一润！”

杨小妙躬着子：

“这就来。”

片刻后，杨小妙已左手托着一只青瓷釉描着白荷叶的茶壶，右手拈着一个褐陶杯转了回来，置杯于地，倾壶斟茶，唔，好香的清郁之气，还腾冒着淡淡的雾氲哩。

谷喉魂拿起杯子，先是凑着杯沿深深一嗅，然后才浅啜一口，待温爽浓醇的茶液入喉，他长长吁了口气，喃喃的道：“好茶……好茶，……小妙亦妙……”杨小妙立时再为擎壶斟满，边陪笑自谦：“不敢不敢。”谷喉魂目光四转，问道：“咦？潘白怎的不见？他人到哪里去啦？”杨小妙赶快解释着：“谷朋友千万不要多心，潘老白一条性命还捏在你的手里，又敢往哪儿瞎跑？缘是他今晨在后边山腰上，发现几株罕见草药，这会儿正在采撷，不出片刻就要回来……”

又喝了口茶，谷喉魂道：

“姓潘的行事，倒是无时无地不离本行，又能施毒，又能解毒，一朝遇上这两宗相克的玩意，难免见猎心喜，多多益善，只不过下一遭挨坑的人，就未必会有我这样的好运气了……”

杨小妙却老老实实的道：

“不是你的运气好，而是你的手段高，若非吃你盯牢拴稳，潘老白与我难以推卸，谷朋友，现在你早就不能坐在这儿喝茶，谁晓得躺到哪个窝里去

啦。”

谷喉魂笑道：

“这是实话，所以套住你们没有错；人在江湖上混，总得活用脑筋，随时寻求保命的法子，为了想多耗几年粮食，手段方面便往往不甚讲求了……”

咧开嘴，杨小妙有些尴尬的道：“你的确厉害，文才武略全有一手，我和潘老白不敢说是三头六臂的人物，至少还算得上是两个老混子，道上什么阵仗没见过、什么花巧没经过？却硬是玩不赢你，双双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谷喉魂闲闲的道：“咱们明说了吧，杨小妙，凭你与潘白二位的道行，在我手下栽跟斗不算丢人，比你们更高明的角色，一样钻过我的裤裆底，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杨小妙叹喟的道：“这是从你的立场来评论，潘老白与我的感受又自不同，人嘛，谁都希望光头净面，脸上飞金，哪一个愿意抹一鼻子灰土？”放下手中的茶杯，谷喉魂相当友善的道：

“基于这次二位的协助——且不管是否属于自愿——我有一句忠言奉赠，事过之后，二位务必赶紧设法逃命，因为你们背后那个主儿，迟早会找上门来，与你们清结这笔滥帐！”

杨小妙脸色微变，表情颇为痛苦：

“打叫你拖下这道浑水开始，我业已定了逃之夭夭的主意，然而说不定也有转机，只要谷朋友你不拆穿点明，我们再来个死不认帐，对方拿不出实证，未必然就会有什么凶险……”

谷喉魂皮里阳秋的一笑：

“你要这么想，杨小妙，乐子就大了，你以为只有你聪明、你灵巧？人家的脑筋就不会转弯？老实告诉你吧，那一位的城府之深，机谋之足，恐怕不是你和潘白两个能以比较；一个有胆有心篡帮夺权的枭雄之属，其计谋手段，自然老辣精到，用人行事，几近算无遗策，更有一项你要注意，人家只要一旦起疑，求证与否根本不在必须考虑之列，他有的是法子对付二位——我这趟得以生出，他顺着纹路情理推断下来，你们蒙嫌最重，他火气一升，催命帖子随手抛下，二位便则休矣！”

杨小妙呼吸不禁急促起来，说话像在呻吟：

“经你一提，我是下定决心不求侥幸了，人是非走不可，万一落到那个主儿手里，还有我的活路？唉，真是自作孽啊！”

谷喉魂淡淡的道：

“放出息点，杨小妙，对方再是难惹难缠，到底不算陆地神仙，没有那么法力无边，看你这副德性，也不嫌窝囊？”

杨小妙哭丧着面孔道：

“谷朋友，这可是追魂夺命的事情，一个弄不巧，几十年辰光算是白替人活了，生死攸关，叫我如何豁达得起来？”

瘦削的脸庞上浮起一层萧索的傲气，谷喉魂沉缓的道：

“看看我，杨小妙，我的处境比你们危险得多、也艰难得多，我的肩上还负着担子，承着嘱托，若是我也和你一样失了斗志、挫了锐气，我的任务如何完成、个人生命怎堪延续？且不论更累及多少无辜、又得凭白挥洒若干鲜血了……杨小妙，路是人走出来的，局面是汉子闯出来的！”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杨小妙苦笑着道：“人比人气死人不是？谷朋友，我们哪能和你比？三尺童子看八尺昂藏，觉得是个高不可攀的巨人，但在丈二金刚的眼里，那八尺之躯却算得了什么？你的本领、智谋、胆识，我们哪一样能够相提并论？”

不只是差一截，简直差远去啦，所以你是谷喉魂，我就成了杨小妙，所以你临危不乱，死里求生，我到了关节上便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了……”

谷喉魂同情的望着这位小妙子，低吁一声：

“或许情况的演变，不至于这么糟亦未可言，你们不用惊惶，只须谨慎，逃得活命的机会仍然很大——”

杨小妙急切的道：

“谷朋友，你的意思是说？”

谷喉魂道：

“他们主要对付的人是我，因之筹划配置的重点也就摆在我身上，只要我的行动加快，踪迹尽量隐密，极易引发他们更大的惊疑不安，那时，他们便不得不调集越多的人手来追堵我、搜寻我，场面一乱，对方的注意力自则转移，恐怕就不一定有心情或有余力来触你们二位的霉头了！”

一拍手，杨小妙禁不住嘻笑颜开：

“妙着！谷朋友，你的话有道理，待到那干牛鬼蛇神外加杀千刀被你引得团团打转，四处奔命的时节，决没有功夫再来找我哥儿的麻烦，等他们回思猛醒，我与潘老白早就鸿飞冥冥，鸟影不见啦！”谷喉魂静静的道：“我的意思是这样，但除了你们二位得配合好，也需要几分运气才行，风向对了，吹着二位扶摇千里，吹得那些人眼迷心慌，二位逃出生天的机会就大啰！”杨小妙连连点头：“放心，谷朋友，你可以大大的放心，我哥儿俩不与你配合还去和谁配合？事到如今，能够调虎离山，救我们出困境的人，也就只有你一个，难得你这么替我哥俩打算，你要怎么交待，我们包管怎么听从！”洞口人影闪晃，潘白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手上提着几把不知名的草药，草药上还沾着水露，留着泥须；他闻及杨小妙的后一句话，不禁发声问道：“小妙子，你在和谁说话，又待听从谁呀？”杨小妙嘿嘿笑道：“谷朋友醒过来啦，精神好得很哩，他正在替咱们设计一套逃命的妙法，咱们当然就要照他的指示去做，能不能朝下活，端靠他了！”将手中草药丢在壁脚，潘白抹了把油亮的脑门，仔细端详了谷喉魂一阵，才眯着眼道：“嗯，不错，气象挺好；谷朋友，我们总算言而有信吧？”谷喉魂笑了笑：“很领情，所以才希望你们吉祥如意，福寿双全。”

干咳一声，潘白做出一副且我们十分期盼的模样：“小妙子说，你有方法帮助我们渡此劫难？”

谷喉魂道：

“法子也说不上如何周全，简单一个原则，就是昼由我来移转对方的注意力，好叫你们二位乘隙脱走，当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大家商讨商讨。”

潘白忙道：

“有什么要我兄弟做的，你只管明讲，我们总是依你吩咐行事便是！”

略一沉吟，谷喉魂道：

“首先，你们逃走的路线，决不可和我的目的方向雷同，你们要挑一个相反的方位走，其次，二位要易容换装，掩隐你们的日常特征，不能叫人家一眼就辨认出来，第三，行踪切记秘密，多留意四周人物环境，二位大概知道，这一路上来，都有暗桩子随时缀吊着监视我吧？”

杨小妙突然跳了起来，面色发青：

“该死，潘老白，我们真该死，怎么就会忘了这一层？后头那位主儿不是曾经说过么？说谷朋友一定跑不掉，只要他行脚所至，随时随地都有三到

五个追踪好手暗吊着他，一行一动，全逃不过这些眼线——”

形色恐惧的朝洞外张望，潘白的额头上又透了油汗：

“老天爷，我们可不是一头钻进死胡同了？只怕如今人家业已张好天罗地网，布下奇门八卦，端等我们撞正大板，瓮中捉鳖啦！”

杨小妙颤索索的一声呻吟：

“惨了哇……”谷喉魂注视着眼前这两个自己吓唬自己的仁兄，好像在观赏一幕不怎么有趣的闹剧；他摇摇头，兴味缺缺的道：“二位也真叫可怜，看来委实是被那个出钱作孽的主儿吓破胆了，这等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法，将来却如何从容逃命？二位亦算老江湖了，老江湖亦是这么个夹生窝囊，几十年草莽岁月，莫非全活到狗肚子里去啦？”杨小妙坐立不安，惴惴的陪着笑：“谷朋友，慢说是骂，你就是要打，我哥俩也应承着把腮子凑上，不过眼下你且包涵，生死关头，迫在眉睫，却得先想个法子，救救我哥俩才好……”

潘白也气急败坏的道：

“你不知道，谷朋友，他们可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星啊，一个个高来高去，神龙见首不见尾，难保什么时候，早就挖好坑等着埋活人啦，说不定此际业已跟踪而至，在这附近设下埋伏要一个个将我们五花大绑，剥皮抽筋……”

“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谷喉魂用力抿了抿嘴唇：

“潘白，你他娘是紧张过度了，如果情况真有你二位想象的这样危险，我还会两眼一闭，放心大胆的让你们替我治伤疗毒？这不是等于把性命晾在虎背上么？而且我们在山洞里也呆了这么老大一阵子，设若对方早已探悉我们行迹、派了杀手赶至，早就觑准时机扑进来宰人了，却猴在外面干鸟？你们用用脑筋，稍稍琢磨一下，便明白是杞人忧天，自己拿着自己当孙子吓唬，不但可怜，更犹可笑！”

潘白与杨小妙互望一眼，杨小妙呐呐的道：

“谷朋友，你是说，呃，我们现在并无危险？”

谷喉魂道：

“是的，‘现在’并无危险，不过，只是‘现在’而已。”

潘白也急姥姥的道：

“现在没有事就行了，此关过去，往后我兄弟二人脚底抹油，远飘千里，往哪个角落一窝，就算他们打着灯笼，也寻不到半丝痕迹！”

杨小妙却多少有点心机，他迟疑着道：

“但是……谷朋友，你怎么能够确定人家没有派人暗中缀着我们？”

谷喉魂闲闲的道：

“有当然有，只不过在我力抗金八刀他们三个，窜入树林中之后，业已将隐藏在暗处的几名眼线摆脱了，这几个人不曾料到我会突然冲出战圈，尤其夜色已浓，林木阴郁，正是一种绝好的掩护；我伏倒在一片杂树丛里，定下心来和他们比耐性，结果是他们比不过我，终于一个个现了原形，又一个一个的分向四边追去，直等他们走远，我才又巴巴撵上二位……”

吁了口气，杨小妙如释重负：

“这就没有错了，谷朋友，还是你行！”

谷喉魂道：

“不是我行，是他们内心的压力太重，我可以沉住气往下挺，他们不成，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潜伏在附近，他们却不敢肯定我仍在树林之中，辰光耗久

了，万一他们的判断错误，恐怕回去交不了差……”潘白手抚着胸口道：“却是好一场虚惊，谷朋友，你有这么一番神机妙算，不由叫人不服，我们全听你的，完完全全照你的意思去做！”谷喉魂把嗓调放低了：“除了前面我所说的几项要则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必须晓得这趟在幕后指挥行动的人是谁！”潘白骤而打了个寒颤，表情悻悻的望向杨小妙，杨小妙也立时变得僵滞起来，形色十分不自然的咧了咧嘴，两个人都没有吭声。

谷喉魂缓缓的道：

“我之所以有此一回，自有其意义存在，我要明白是谁在暗地调度运筹，从而可得悉他一贯行事的方法，策略习性，对于趋吉避凶的设计，便有事半功倍之效，这是为了你们好，也是为了我自己好！”

杨小妙挤出了一丝比哭还难看的苦笑，嗫嚅着道：

“是这样的，谷朋友，盗嘛亦有盗，我哥俩一次窝里反，虽说已违背了和人家的约定，到底为形势所逼，论起来还算有情可原，如果……如果再将人家雇主的底细泄漏了，就怎么讲都讲不过去啦，这一点，你务必谅解……”

潘白接着的道：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是难以反顾，然则我兄弟那份惶恐忧虑，委实不可言喻，谷朋友，心上便仿佛笼罩着一层阴霾，拨不开，消不去，打眼朝外看，光天化日都变得一片愁云惨雾了，夜间是一场接连一场的噩梦，惊醒过来，面前还好像浮现着那等凄怖的血腥影像，总觉得脖颈透寒，头皮发麻，精神都快崩溃了……”

沉默了片刻，谷喉魂颇为同情的道：

“有些人天生就心里担不得事，一旦逆境当前，便越发惶恐无主起来，我不怪你们，我另有法子把幕后那个主儿找出来！”

杨小妙迷惘的道：

“我哥俩如果不说，你还有什么法子找出那个人？”

伸了个懒腰，谷喉魂漫不经心的道：

“照我这次连串遭遇到的狙击、与如此紧密且软硬兼施的手法来说，背后那个主使者不会是我们二当家任雪樵，亦不可能是总堂口‘天龙队’的伙计，我想，‘白旗堂’的翁悦三没有这么细腻，‘青旗堂’的花昭不会如此狠毒，算来算去，惯于玩弄这种把戏的，倒是‘紫旗堂’的严渡最为切宜拿手——”

潘白与杨小妙一听到“严渡”的名字，两张面孔齐齐一变，变得扭曲、变得震荡、变得一片青白，这样的反应落入谷喉魂眼里，已和亲耳所闻毫无二致，他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不管是他们当中哪一个，我迟早总会找得出痕迹来，只要他们再和我接触两次，是谁在背后阴着使坏，就能把他的章法缕出——自己要对付自己人，难处就在这里，大家在一起凑合久了，彼此的斤两全都心里有底，谁吃几碗大米饭也清清楚楚，想骗想瞒，哪似抖漏外人般容易？”

杨小妙努力使自己的神态恢复正常，边打着哈哈道：

“说的是，谷朋友说的是啊，便烦你费心自加揣摸，别硬逼我哥俩拿鸭子上架……”

谷喉魂颌首道：

“二位宽怀，我姓谷的不是这种不上道的人，我们之间，业已恩怨两抵，

互不相欠，我又如何忍心迫使你们行那难行之事？我说过，我会另想法子。”

舐了舐嘴唇，潘白露出一脸强笑：

“谷朋友，呃，你这趟的目的，可是往‘妙香山’去？”

谷喉魂坦然道：

“是往‘妙香山’去，所以，你们逃走的方向不要与我弄重了！”

顿了顿，他又道：

“我们在这山洞里已留住了两天两夜，预料二位和你们雇主在‘榆林镇’‘客安老栈’约会的时间还有一整天的功夫，换句话说，你们便有一整天的功夫奔避，等对方发觉形势有异，二位早已出去上百里地了；天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只要时时留意，处处小心，他们找着二位的机会亦并不很多！”

杨小妙赶紧搭上一句：

“何况还有谷朋友引移他们的注意力——”

淡淡一笑，谷喉魂道：“不错，还有我在引移他们的注意力。”潘白连连打躬作揖：“全靠谷朋友帮忙，全赖谷朋友周全了……”谷喉魂忽然咽了口唾沫，目视杨小妙：

“我记得你在外面曾燃起两只红泥子火炉，一只炉口上熬着一罐冰糖莲子粥，另一只炉口上炖有一锅原汁老母鸡，现在大概粥已熬稠，鸡也炖烂了吧？我此刻不但口干，更则腹饥，能不能麻烦你把东西端进来，大家都润润喉，解解馋？”

杨小妙一叠声的答应着，边拍了拍自家脑门：

“看我这记性，只顾着和你说话，把这等进补疗饥的大事都忘啦，谷朋友，且请宽坐，潘老白先与你合计一下替我哥俩解除禁制的问题，我到外头去拿吃的——”

谷喉魂好整以暇的道：

“什么解除禁制的问题？有什么禁制要解除？”

刚待转身挪步的杨小妙，闻言之下如中雷殛，身子一僵，几乎哭出声来：

“谷朋友，谷朋友，那什么‘封脉逆血功’呀，你不是把这种要命的手法施加在我们的身上了么？那玩意三十六个时辰后即将发作，眼下业已过了一多半辰光啦，谷朋友，我们可是早先定规好的，你不能在我们救了你的命以后便弃我兄弟于不顾，我们的性命都得靠你保全啊……”

潘白更是越老越怕死，脸上两团颊肉都抖动起来：

“谷朋友，这可不是玩笑得的，请你务发慈悲，救救我们……”

挥了挥手，谷喉魂形色安详的道：

“老实告诉你们吧，我根本没有在你们身上施加什么‘封脉逆血功’，那只是个小小的障眼骗术而已，当时只是拂沾了一下二位的软麻穴，并透入一丝真力，才会使你们产生些微不适的感觉，增强了逼真效果，我呢，要的是个保证，二位也便心存忌惮，不得不替我尽力除毒疗伤，此乃各得所需，两全其美的事，想二位不会据以见责吧？”

见责什么呢？潘白和杨小妙哪一个胆敢虎口持须？能够捡回老命，已是上上大吉了；两个人四只眼齐盯着谷喉魂瞧，杨小妙疑虑不安的问：

“谷朋友，此话当真？性命交关的事，可打不得诳语啊……”

谷喉魂严肃的道：

“千真万确，绝对没有欺瞒你们；试想，我为什么要二位的性命？一个人做一件事，总该有其动机，我杀害你们，则动机何在？”

两个人暗里思忖，觉得谷喉魂所言不差，此情此境，谷喉魂若要下他们的手，早就可以下了，又何须费事耗时，留下这么一个尾巴？

杨小妙犹不放心，凄凄哀哀的道：

“谷朋友，是好是歹，我们哥儿俩条命全捏在你手里……你，你可得发善心啊……”

谷喉魂笑了：

“二位释念吧，有问题的话，阴曹地府你们能不找我打官司？”

等杨小妙趑趄趑趄的出去了，潘白还在呆呆的想一若万一有了问题，他们固然到得阴曹地府，却又如何在哪个所在找得着谷喉魂？

第五章 云诡

天高云淡，秋日的风虽然萧索，但却清爽，拂在人身上，有股子特别的洒脱意味，感觉到那真是风的实质，撩得人心都舒坦。

一棵大槐树下，那位白衣姑娘便静静的凝视着谷喉魂由远而近。

这是个非常秀丽盈巧的少女，看上去形质淡雅，气韵高华，一袭纯白衣裙，越发衬托得她明眸皓齿，脱尘超凡，宛如是天上的一片云彩幻化成她，在飘然的灵逸里散扩出一种不可言传的幽蒙之美；她孤伶伶的仁立在这棵树下，竟有些失落般的怜人意味，好不楚楚情怯。

谷喉魂当然也早就发现了这个少女，但他却丝毫不觉得对方有什么怜人意味，更不愿去体会散发自少女形质问的飘灵气韵，他看惯了许多表里决不一致的人物，男人女人都一样，外貌和心性往往是有着极大差距的，大善士不一定生得容颜慈祥，刽子手也未见得必然形象狰狞，人这玩意，就这么透着千变万化、玄不可测，尤其在他目前的处境下，量人度事，就更不能以常情去衡断了。

当谷喉魂走近，白衣少女已面向他微微一笑，更莲步轻移，姿态极其优雅的施之一礼，连音调也是那么柔婉甜美的启声道：“谷壮士，一路辛苦，我总算是把谷壮士等着了。”立身站定，谷喉魂冷冷的道：“只要你在等，就一定会等着我，这个世界原本狭窄，如果是早经量妥了路线，便更显得狭窄了。”白衣少女双目垂落，轻声道：“谷壮士不想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在此地恭候壮士、以及为何如此清楚谷壮士行踪的原因？”谷喉魂笑得十分僵硬：“假设你愿意说，说了也无妨，其实此行并无若干神秘，更没有多少玄机，相反的，只是暴露了严渡的失算和无能，他要有本事，六天之前就堵着我，六天之后在这里圈合上毫不稀奇；从‘甘洛道’往‘妙香山’，仅有三条通路，在三条通路的隘口派人把守，瞎猫都能碰到死老鼠，再说，在这六天里，严渡已经失去许多他原不该失去的机会了……”

白衣少女的双眸间掠过一抹惊讶的神色，但她却极快的镇静下来，态度仍然和顺平淡、从容不迫：

“谷壮士，你以什么根据，确定我是某人派来的？”

谷喉魂的面容在经过多年风尘侵蚀下变得粗糙而冷木，然而便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犷野与狠酷气息，他的眼尾唇角有着深刻的皱纹，皮肤的毛孔斑凸，肤色光泽暗淡，现在，他就以这张深悉人情世故，饱受铁血锤炼的阴沉脸庞面对着白衣少女，锐利的目光如刃，仿佛要透过白衣少女的形体，直刺入对方的心底。

白衣少女并没有畏缩退却，她勇敢的迎接着谷喉魂那两道凛烈森寒的视线，微侧着头，还是一副等候回话的模样。

谷喉魂轻轻吁了一口气，双眉皱结：

“姑娘，不要以你的思想来忖度我的思想，更不要用你的断事法则来衡量我的行为方针，否则，你就会犯下大错，让我们不必再在这个令人厌烦的老题目上绕圈子，严渡有他的小聪明，却还不至于聪明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地步，这些把戏，他尚不曾玩腻味么？”

白衣少女安详的道：

“谷壮士，你的观察力很敏锐，而且思虑细密，反应迅捷，正如严堂主对你的夸赞，说你是个闯道混世的一把好手，是一个最适宜做朋友最忌讳成

仇敌的厉害角色，看来严堂主的评论十分中肯，谷壮士，你像是这样的一个人！”

谷喉魂不带一点笑味的笑了笑：

“老严是明褒暗贬，心口不一，这些表面文章做过不止一次了，姑娘你——”

白衣少女很快的接口道：

“我叫席双慧。”

点点头，谷喉魂接着道：

“席姑娘，既然你已承认是受严渡之命而来，我也早就断定他是你的幕后指使者，大家便打开天窗说亮话，犯不着再猜哑谜，严渡叫你来，又想要什么花巧、施什么阴谋？”

席双慧微笑道：

“在回答你的问题前，谷壮士，有关我个人的立场必须澄清，那就是：严堂主不能指使我，亦无权派遣我，他只是委托我或者说敦请我，希望我能替他传达一个口信给你，我就是为了这个口信来的。”

谷喉魂道：

“倒是挺简单，不过办这种事，老严手下有的是人，却为何小题大做，舍近求远，搬出你这么一座女太尊来？”

席双慧捂嘴笑道：

“我不似你想像中那样凶横，你该看得出，我是非常通情识礼的；谷壮士，因为严堂主的手下，你大多认得，他怕你性子急，火气暴，在如今的形势之下见了面就动粗，这样一来就坏事了，所以要我来转达他的口信，至少你不会冲着个初识的女性三句话不对就挥斧吧？”

哼了哼，谷喉魂道：

“随你怎么说都行，老严好歹总要找出个人来传话，尽管他可以找到许多人办这件事，挑上你也没什么不对，只是，我怀疑老严和我之间，还有什么口信值得传递？”

席双慧轻柔的道：

“严堂主希望你和我见一面，大家彻底谈一谈，他说，这样对双方都好……”

谷喉魂唇角一撇，道：

“恐怕对双方都不好，席姑娘，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和老严的关系，我们争执的是什么问题，以及彼此间的立场，如果你能清楚了解内中的症结，必然就不会以为空谈有益了，老严不可能改变他的原则，我更坚持个人的操守，为了这一点观念上的不同，已经用不少条人命与鲜血来揭证是非，杀戒既开，唯有坚持到底，动嘴皮子，决非解决之道！”

席双慧并不气馁，她依旧淡淡的笑着：

“谷壮士，我既然接受了严堂主的委托，当然明白我此行任务的底蕴，江湖上打滚的人，哪敢有这种迷糊含混的奢侈？不知首尾、不知真情的事，贸然承诺下来便等于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还年轻，并不想和自己的生命开这样的玩笑！”

谷喉魂道：

“在你清楚我与严渡之间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你仍认为我会和他见面谈判？席姑娘，你不要天真，我与老严设若要谈，早就谈了；十几年都谈不拢

的问题，在眼前的境况下又如何做得成相同的结论？”

席双慧道：

“就算做不成相同的结论，见次面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谷壮士，莫非你害怕严堂主设下陷阱而不敢前去？”

望着这张清雅脱俗却决不稚气的面庞，谷喉魂的答复居然是顺水推舟：

“不错，严渡一向老谋深算，且心狠手辣，只要他想达到某项目的，往往不择手段，任什么卑鄙龌龊的法子都使得出来，这一路上他多次打我的埋伏，却总有时间地点方面难以拿捏的顾虑，不易把持得十分准确，假如我到 he 那里去，情形便大有不同，他可以早早布置，慎密安排，而我的危险性亦就相对增加，席姑娘，姑不论你的激将法过于古老，为了生命设想，我也受不得这个激！”

席双慧忙道：

“谷壮士，你是过虑了，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保证严堂主不会在当场不利于你，请你相信我——”

哧哧一笑，谷喉魂道：

“很抱歉，席姑娘，你什么都不能保证，我也不敢相信你，实话实说，还请见谅，人要往下活，不是易事，自己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比较稳靠！”

席双慧低声道：

“严堂主尚有话转告——皮九波代传的那些允诺，仍然有效，如果你不满意，价码可以再加，就算你通通不答应，严堂主说还有另外的折衷方法……”

谷喉魂重重的道：

“老严不要看错了人，把我姓谷的当做他那一窝子狼心狗肺了，他的允诺？去他娘那条腿！”

席双慧很有耐性的道：

“你不接受没有关系，严堂主表示还另有解决的法子——”

谷喉魂道：

“什么法子？”

轻拂额前的一络刘海，席双慧道：

“他要亲自和你谈。”

谷喉魂沉默片刻，突然道：

“也罢，但地方不能由他决定，我来挑拣见面的所在，此外，只能他一个人来！”

席双慧道：

“可以，不过他不是一个人来，是两个人来，加上我！”

谷喉魂诧异的道：

“你？你是个局外人，且本份已尽，为何尚跟着趟这湾浑水？”

席双慧狡黠的笑道：

“大概是严堂主特别看得起我，器重我的原因吧。”

一丝带着绮色的疑虑浮起在谷喉魂的脑际，他慢吞吞的道：

“席姑娘，我与严渡同在一个帮口有十多年，从不知道他有您这么一位红粉知己，甚至在这一趟我出来之前都不曾听过这方面的任何传闻，我先离开老窑，严渡大约后脚就跟着缀了上来，算一算，日子很近，你们彼此的关

系未免建立得太快了吧？”

席双慧不忸怩，更不气愤，却大大方方的道：

“你误解了，谷壮士，我和严堂主之间绝对未涉及男女之私，更无情感上的瓜葛，一个男人看重一个女人，不见得全是基于暧昧的根由，女人的才华、机谋，或某一桩特殊的本领，也有权力得到这样的推崇，就算不提这些，我要找对象亦有我的理想人选，恐怕还不至于排上严堂主这位半百老翁！”

谷喉魂拱拱手：

“恕我多疑，你不曾看上严渡那老绝物，真是可喜可贺，否则，一入苦海，回头无边，那就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了！”

忍住笑，席双慧道：

“请告诉我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好回去转报严堂主。”

略一寻思，谷喉魂道：

“距离此地十里，靠东去有座三层塔，叫做百善塔，塔身已经半坍，四处荒烟蔓草，这都不去管它，就在第一级石阶右数第三块麻石之下，我会预留一张纸条，你们找着那张纸条，就知道我在何处相候！”

席双慧眉心微蹙：

“何必这么转弯抹角？岂不是太麻烦了……”

谷喉魂道：

“还是麻烦点好，我可不愿意叫严渡事先得悉见面的地点，预做布署，大家单挑单会，公平交易，谁也占不了便宜去！”

席双慧道：

“我们什么时候去取纸条？”

谷喉魂道：

“今晚起更以前，席姑娘，记着只许你们两个人来，万一有什么不对，一切后果俱由二位负责！”

无声的叹了口气，席双慧道：

“你向来都是这样的么？永远不信任别人？”

“信任就是毒药，席姑娘。”

抛下这一句话，谷喉魂扬长而去，黑色的大氅随风飘拂，瘦削的身躯宛若乘风飞荡，只是须臾，业已消失于林幽路折之间，空留下席双慧还独自站着发怔。

夜深了。

是睡觉的时候，该睡的人们也早就沉入黑甜之乡，但有的人却不能睡，比如谷喉魂，他正在闷着头赶路，双脚如飞般急急赶路。

百善塔前的石阶底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纸条，他连去也不曾去，至于和严渡的约会，当然更是扯淡，无论席双慧说得多么婉转，多么动听，他都不可能去涉这无端之险，尤其重要的是，他绝对不相信与严渡晤面之后会达成任何协议，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严渡本人具此诚意，亦做不了主，严渡上面还有人压着，真正发号施令的主儿不是严渡，严渡只是个仰承主子鼻息的代表罢了。

这样的约会，他怎么肯去？

天上有星无月，幽寂的荒野笼罩在一片萧煞的黑暗里，由于空中仍缀疏星数点，黑暗并不是一黑如墨，尚有那么几丝微光蒙胧，对谷喉魂而言，有这朦胧的微光反映，已足够他认清路线，迈向目的。

前面，是一座木桥，拱形的木桥，桥的两端有树有很诗意的样子，叫人看了，油然兴起一种亭间小坐，观风赏月的情怀。

谷喉魂眼下自是兴不起这等闲情逸致，但是，他疾走的脚步却突兀缓慢下来，近似僵滞——并非他改变了主意，或者走累走乏了，因为他不得不慢下来，拱形木桥的头上，正站着两个横拦去路也像在恭候着他的人。

两个人一个高大槐梧，一个稍矮窈窕；二位不速之客，谷喉魂全不陌生，那高大槐梧，脸如红枣的人物，便是“大虎头会”“紫旗堂”的堂主严渡，他的老同僚，稍矮窈窕的一位，不是别个，正是白天与他订约的席双慧。

此时此景，在这不该见面的地方见了面，谷喉魂不免多少有几分尴尬，但人家业已站在跟前，自己莫不成还能落荒而去？

暗淡的星光下，严渡满面推欢，一副热情洋溢的德性，真若老友重逢，他乡遇故知，好不亲切感人，席双慧则眉梢微挑，似笑非笑的瞅着谷喉魂，揶揄嘲弄之意，尽在不言中。

在两人前面六步之处站定，谷喉魂用衣袖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渍，低声吁了口气，还不待他开口，席双慧已如同白昼初次相见的情形一样，先是姿态优雅的见过礼，才轻轻柔柔的启声道：

“谷壮士，一路辛苦，我们总算是把谷壮士等着了。”

娘的，这开口说话，居然也和第一次见面时的遣词用句完全一样，只多加了一个“们”字，可不是么？这一遭，恰好添了一个严渡！

咽了口唾沫，谷喉魂干笑着道：

“席姑娘，巧遇，真是巧遇——”

席双慧淡淡一笑：

“谷壮士，我好像不记得你约见的所在是这个地方，百善塔前，我们准时到了，在你指定的石阶底下却没有发现任何字纸，我们费了好一番思量，想到谷壮士可能是希望在这拱桥之前晤面，因此我们就急忙赶来了，谷壮士，你可是确然这么思量过？”

心里在咒骂着，谷喉魂表面上却打着哈哈：

“呃，席姑娘真是兰质慧心，善体人意，难怪芳名双慧，这等的冰雪聪明，玲珑剔透，便不服人也愣叫人服了！”

席双慧眸底浮起一丝古怪的神色，语气闲逸：

“谷壮士谬奖，只要能见上面就好，免得严堂主责我怠忽轻纵……”

这时，严渡踏前一步，一躬身，右腿微屈抱拳，洪钟大吕般出声：

“严渡见过黑旗谷首座！”

“黑旗堂”是“大虎头会”六堂中的首席堂口，谷喉魂身为“黑旗堂”堂主，地位自在“紫旗堂”的严渡之上，无论如何形势变异，相互立场不同，在没有破帮分裂之前，表面上还是一个组合，还是一家人，场面上的形象既然仍须维持，严渡自当以上属的身份见礼，至于骨子里有什么打算，心中又是哪一种想法，则是另一码事了。

谷喉魂草草回礼之后，皮笑肉不动的道：

“老严，你出老窑几天啦？记得我走的时候还看见你窝在古麻子船屋里喝酒，只一眨眼，你竟跑到了我前头，真是好滑溜的一双腿！”

严渡居然并不支吾含糊，更相当坦率的道：

“首座，你前脚走，我后脚就上了来，首座明白实乃上命所差，个人作不得主，这一路来，乃是为了劝阻首座误入歧途，慎谏首座体念大局，要

替整个组合，上万兄弟安身立命着想——”

点了点头，谷喉魂轻松的道：

“你已经用了不少方法劝谏过我了，怎么着，还不死心？”

严渡的神情非常诚恳，话也说得极其婉转：

“首座，回想在总坛之中，我们曾经做过无数次洽谈，大势所趋，天意所归，并非单靠几个人的微薄力量可以扭转，首座高瞻远瞩，见微知著，亦必然明白组合内部的改易难以避免，领导人的接替也成定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座何苦端持己见，一意孤行，造成组合的分裂内斗，害人复又害己？”

谷喉魂形态转为深沉，双目中光芒森寒：

“传统、道义、情感；严渡，我以这六个字做为答复，够是不够？”

严渡也凝重的道：

“首座，这六字真言，固然不错，但却需灵活运用，通权达变；老爷子油枯灯尽，危在旦夕，里外全靠二夫人照应支撑，‘大虎头会’不可一日无主，正如国之不可一日无君，早立继承，预定嗣主，才是全帮之幸，万众之福；二少主端木子刚英发有为，年少志豪，勇毅聪敏，文武双全，正是承接大统的适当人选，无论血缘、才器、品格，皆是上上之属，实不应做第二人想——”

谷喉魂面无表情的道：

“你说得都不错，二少主的确英发有为，年少志豪，勇毅聪敏，文武双全，各方面的条件全合适，我也一向不曾轻视过他。”

一阵兴奋上了严渡的脸孔，他急切的道：

“首座，你如此认为？”

谷喉魂冷冷的道：

“但是，你忘了一件事，二少主上面还有一位大少主，他尚有个同父异母的老哥在头上顶着；大少主端木子厚心性仁和，温廉识礼，明忠义之道，知孝悌之伦，老实本份，胸襟宽阔，他一未犯法，二未触罪，且有老爷子煌煌上谕，指定将‘火云符令’交付大少主接承‘大虎头会’魁首之位，各位却横加阻挠，心存异志，这不是叛乱造反，罪该万死么？”

一时语塞的严渡悻然色变，却在一瞬之间又将自己按捺下来，他强颜笑道：

“通情达变，事贵从权，首座，天下事并非一定要泥于成规，毫不变易，总该权衡全局，判清利害，才可运用灵活，臻于圆满，如今形势有利于二少主，大少主虽无过失，也只有让贤一途……”

谷喉魂蓦然暴烈的道：

“胡说，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仗势欺人！严渡，你们这样罔顾伦常传统，灭绝道义忠信，我第一个不能苟同，若是你们硬要横刀逼宫，行，我谷喉魂的顶上人头得先摘了去！”

第六章 冤家

严渡神色不变，颇能沉得住气，他微微躬身，态度仍极恭顺：

“首座不必动怒，我们是就事论事，理性为重，感性为副，何况眼前就教于首座的问题，关系着全帮盛衰，众家兄弟将来安身立命的大计，更甚者，恐怕还牵连着无数条人命，尚请首座冷静思考，切莫因情感之昧，坏了大局！”

谷喉魂深深吸了口气，将大氅往肩上斜搭，语调也缓和了些：

“老严，国有国法，帮有帮规，到现在为止，老爷子仍是‘大虎头会’的龙头把子，他的话，他的意志，即代表了‘大虎头会’的规律，老爷子在中风以后，便立下遗嘱，决定大少主端木子厚继承当家的，并亲令我于适当时机将组合信物‘火云符令’面交大少主，如今老爷子大限已近，才责令我立即赶往‘妙香山’先递信物，再迎回大少主准备传位，你们这批人却竟阳奉阴违，暗生异心，妄图废除大少主，另立二少主接掌门户，这不是明着要叛帮抗令、明着要篡位夺权么？大逆不道，莫此为甚，叫我与你们一起同流合污，我是万万不能！”

先陪上一声笑，严渡才慢条斯理的道：

“自古以来，争江山便不合讲传规，论情义，首座，荣华富贵是现实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快意，情感道统只能挂在嘴皮子上吆喝，可是半文钱不值，人能端靠情感道统过活么？再说老爷子中风以后才立下遗嘱，那时老爷子怕已神智不清，思维不明了，因此么，只可称作乱命，乱命之下，所属得以下受，组合里除了老爷子地位最为崇高，次而就算二夫人及二当家了，由他们作主取消乱命，再颁新谕，谁曰不当？首座若是执意不从，那才叫叛帮抗令，才叫大逆不道！”

严渡这一张嘴果然厉害，翻云覆雨、上天下海全让他一个人用两片皮包涵了，谷喉魂一转眼竟由原告打成了被告，可恨的是对方一番歪理谬论，听上去尚且振振有词，黑白混淆之处，说得就和真的一样，还好他深悉内情，换了个不明就里的人，这一闻言之下，他姓谷的岂不成了别具用心、混水摸鱼的角儿啦？

居然还能微微一笑，谷喉魂竟是出奇的平静：

“老严，你前面一段话，算是实话，后面这一段，就是睁着眼胡扯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谎言，老爷子虽然中风瘫痪，只是行动不便，脑筋却清明细密如旧，他一点也不迷糊、一点也不懵懂，他甚至比以前更要反应敏锐，你们瞒着他搞这些名堂，以为老爷子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太明白，才有这些果断的措施，不叫你们阴谋得逞；老严，忠心为主是我们江湖帮口兄弟的起码条件，连这一桩都做不到，再要往下混，怕就难了……”

严渡无动于衷的道：

“成者为主，败者为寇，这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如果我们成就了大事，首座，不怕我们不能扬眉吐气，威震八方，那时节，首座你要往下混才叫难了；我今天且不与首座在这个无谓的题目上争议——老实说，我们的观念看法南辕北辙，就算争议上三十年亦无法归纳一致，我只想在实际形势上对首座有以劝告……”

谷喉魂厌倦的道：

“你提出的那些个好处，我没有兴趣，我也不想再听！”

额头上的青筋浮起，严渡用一声笑来散火：

“首座，那么，‘大虎头会’的码头进益，分你一半如何？甚至连同意跟你的人你都可以带走，换一个称呼，你拥有的就是‘大虎头会’的半壁江山！”

谷喉魂咧嘴笑道：

“奇怪了，我哪来的这么沉的份量、这么高的身价？老严，你们把我姓谷的枉抬了，我仅仅掌管‘大虎头会’的一旗而已，各位实在无须如此看重，你们想干什么尽可自便，犯不着来笼络我这个二流角色！”

严渡的喉咙吁吁有声，宛如拉起风箱：

“这个条件，你，你还不接受？”

谷喉魂容颜倏冷，生硬的道：

“‘大虎头会’的人力财资，‘大虎头会’的声望基业，是属于老爷子，是属于全帮万众所有，不是你们一小撮人可以当作私产瓜分的，老严，你为何物？竟敢以组合的完整来与我谈斤论两，以帮口的存亡来图谋贪欲？要行贿，你还不够那个资格！”沉默了一下，严渡萧索的道：“看样子，首座，我们是谈不拢了？”谷喉魂淡漠的道：“你早该知道会是这样的结论，要是谈得拢，前一两年就谈拢了，何须拖到现在？以前的我是我，如今的我仍是我，所以，你们不会在我身上有任何收获！”抬头看天，严渡似在数着夜空中的点点星芒，语调十分遗憾：“首座，我总算尽了心力，对得起你了……”谷喉魂凛烈的道：“我不领情！”一直在旁边不曾插嘴的席双慧，这时起了一声幽幽的轻叹：“人间世上，还真少见这样固执又刚烈的汉子，不爱钱，不要势，执着的却是那虚无飘渺的情义，这是傻、是痴，抑或叫我们重温了血性的铁香？”

觉得话不对头，严渡冷峻的道：

“席姑娘——”

席双慧阴郁的笑笑：

“不必多疑，严堂主，我只是说出我心中的感受而已，想到的说出来，就不会闷得慌，银子我仍是要的，谷喉魂看得透，我还看不透！”

严渡重重说道：

“你能想到银子，那就好！”

席双慧洒脱的扬眉扬眉梢，不再说话。

谷喉魂深深的看了这位外貌清丽脱俗的少女一眼，心中不禁有着惋惜，就凭这么一个气质馨雅，举止端淑的姑娘，竟也侧身江湖，与污淖同染，实在糟塌了上天赋予她的诸多美好条件，如果她不是混在这龌龊肮脏的环境里，尽有其幸福的一面，尽有其绮丽的未来，而她似乎颇具见地，灵慧自生，如此兰质冰心，却偏偏与虎狼为伍，借刁泉厮合，也不知是境遇所逼，还是甘于沦逐此道。

重枣般的面孔已经僵凝成一片杀气，严渡以一种令人皮肤起疙瘩的冰冷语声道：

“首座，事情既然不能以谈判解决，接着来的决断方式相信首座必然心里有数，形势所逼，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尚祈首座包涵——”

谷喉魂稳峙如山，形色不变：

“不必多做解释，严渡，这一套程序我比你更要熟悉，只不过，动手的人如果仅有你们二位，恐怕二位成功的希望并不很大。”

严渡阴鸷的笑笑：

“首座向来知道，我很少做没有把握的事，打没有把握的仗……”

目光四转，谷喉魂看到的却只是一片黑暗，一片迷漾着魅异气氛的黑暗；他镇定如恒，丝毫不显紧张：

“我并没有发现什么，但我相信你会预做安排；老严，假如你们确定能在此地拦截我，便很可能事先布下伏兵——”

严渡颌首道：

“首座的推测十分合理，明白的说，也十分正确，我们两个自己估估份量，怕压不过首座的虎威，不得已，只有多找几个人帮场，冒犯之处，还请首座惠加怒宥。”

谷喉魂道：

“你像是极有把握，十捏八攥了？”

严渡坦白的道：

“此去‘妙香山’，距离已经越来越远，大少主在山上隐居习武的所在又极为幽密，更有老癩和尚那个凶僧护卫着，我们搜山也不是，与凶僧厮杀亦有顾忌，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拦阻首座前往，首座接近‘妙香山’一步，我们将来的困难便大一分，所以，必须掌握这益见稀少的机会，将首座留置下来！”

谷喉魂道：

“或是当场格杀！”

严渡笑得非常难看的道：

“首座英明——福祸无门，唯人自招，首座现在答应妥协，时犹未晚。”

冷叱一声，谷喉魂道：

“决不可能的事，就无须徒费口舌了；老严，你会算计，会出点子，我亦不是个白痴，越近‘妙香山’，我的戒心越高，咱们彼此间的想法正好相悖，你们打谱对付我，我更随时随地防着你们，天下没有泰山笃定的买卖，你与我，全隔着十捏八攥远着呢……”严渡轻拂衣袖，故作从容的道：“首座的勇武机敏，我们向来深知，亦极钦服，但就如首座所言，目前谁也不敢断论成败，唯求尽力施为罢了；‘妙香山’似近实远，还望首座珍重。”谷喉魂笑了：“你倒会替我泄气，老严，你也一起上么？”

面颊的肌肉骤然抽动，严渡肃穆的道：“组合尚存，形势未裂，首座仍是我严某的上司，严某不敢造次。”

谷喉魂尖刻的道：

“一朝壁垒分明，对峙成局，大约你就毫不顾虑要以血刃相向了，老严，你早已祈盼着这一天来临，是么？”

严渡缓缓的道：

“若到那时，自又是另一种说法，然而首座伦执至此，我实在不敢想象是否还有我严某唐突的机会！”

哈哈一笑，谷喉魂大声道：

“你个阴着损人，唇箭舌枪的下作东西，也罢，老严，不用在嘴皮子上表功夫，咱们玩真的，叫你那些伙计侍候着啦！”

严渡却并不急切动手，他正色道：

“在双方交锋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请教首座，务盼首座以实情相示。”

心里立刻想到严渡要问的可能是什么事，谷喉魂表面上却流露着一片疑惑：

“且说来听听，难得也有你想不透的事。”

轻咳几声，严渡道：

“首座曾经蒙受毒伤，这毒伤，不知是谁给首座治愈的？”

手指指天，谷喉魂笑得诡异：

“就算老天爷给我治的吧，你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吉人自有天相？”

嘴唇扁陷下去，严渡强忍着心头愤怒：

“首座是不肯见告了？”

谷喉魂轻描淡写的道：

“老实说，我讲的乃是真情，这亦是一个极为寻常，所谓天道循环，善恶有报的古旧故事——我受了毒伤以后，晕卧田野，巧遇一位精解百毒的异人路过，经他将我救起，悉心诊治下药，终将毒性祛除，我也就痊愈如常，活蹦乱跳像现在一样了……”

吸了口气，严渡又道：

“那么，‘毒樵子’潘白、‘鬼娃子’杨小妙二人又何在？”

脸上浮起惊讶的神情，谷喉魂道：

“这两个天打雷劈、阴险狡诈的邪盖王八，不是你雇来向我下毒的凶手么？我恨不能拎住二人出来，啃他们的骨，吃他们的肉，你居然问我他们人在哪里？我若是知晓他们身在何处，早就把这一对杂碎生吞活剥了，岂能留着两个人自在逍遥？老严，你倒是告诉我，以你的臆测他们如今会藏在哪个鳖洞里？”

严渡生硬的道：

“首座大概又在编排故事，一个古旧的故事，假如首座认为我会相信这个故事，未免就太天真了。”

眯着眼，谷喉魂道：

“你认为我讲的不是实情，老严，则你肯定的实情又是什么？”

严渡冷着声道：

“我们判断替你解毒的人，亦就是向你下毒的人——潘白与杨小妙；他们在你的胁迫之下不得不俯首听命，然后，你杀了他们并加以掩埋，这就是你为什么中毒而后痊愈，潘白和杨小妙又失去踪迹的原因！”

谷喉魂闲闲的道：

“老严，你的联想力越来越丰富了，我请问你，在我突出金八刀他们的重围之后，已是精疲力竭，强弩之末，又如何再去胁迫姓潘的及姓杨的？我好不容易捡回这条老命，岂有绕回头再冒风险的道理？”

严渡深沉的道：

“首座，你正会这样做，你的个性刚强，为人果断，有着异于常人的韧劲与耐力，在那生死相关的一刻，你能极快的而且明确的为生命的延续做下最佳的选择，我承认那样的选择在过程上十分艰苦，行动上颇为凶险，但你不会迟疑，你会即决即行，因为那是你活下去的唯一途径，首座，显然你又做对了！”

谷喉魂耸耸肩道：

“没有错，我又做对了，吃我们这行饭的，可经不起失误，有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差异，也足以付出严酷的代价，我自来很小心，很谨慎，你是知道我的，我极少犯错，所以我还能活到现在……”

严渡紧迫的道：

“如此，你是承认我的推测正确了？”

这是个好机会，谷喉魂心想，便大发慈悲，放那潘白及杨小妙一马吧，姓严的已经替这两位仁兄的下落做成定论，铺排好了结局，自己又何乐不来上一段顺水人情，送佛索性送上天？他故意僵默了一会，才口气牵强的道：

“也罢，算是你猜对了，老严，我不得不赞你一句，这几年来，有关量事度人方面，你是大有长进啦！”

高帽子人人爱戴，妙在不落痕迹，才能叫人欢心；严渡自是暗中得意，表面上却一派凛然：

“怎么比，还是比首座差上一头——再请问，你把他二人的尸骸弃置何处？”

谷喉魂道：“你问这个干啥？莫非是想找回这两付臭皮囊盛殓厚葬，再给他们做一场招魂法事？”严渡摇头道：

“这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其生其死本无足论，然则他们的确切结果却需有佐证，俾便上报，首座了解，我对任何事物的衍变必有交待！”

谷喉魂笑笑：

“说你有长进，你是越发有长进了；老严，就在金八刀他们狙袭我的所在，后头有一片山峦层峰，你可知道那个地方？”

寻思着，严渡道：

“大略的位置我晓得……”

谷喉魂接道：

“那里有一座形似笠帽的山峰，上头长满杂木林子，就在后山腰的断崖下，你可以找到潘白及杨小妙的遗体，不过，怕已发烂发臭了！”

山的形状，大多如同笠帽，都是一盘上尖的格局，而且，哪座山上不长杂木林子？可是经谷喉魂言词上这么一描述，严渡不免有了错觉，认为乃是一座外貌特殊的山峰，寻找起来自则不难，重要的是，他相信谷喉魂没有欺骗他的必要，这两个人的死活，对谷喉魂而言，实在不关痛痒，更何况谷喉魂有足够的理由宰杀他们！

拱一拱手，严渡道：

“多谢首座明示，一旦找着那两具尸体，这段公案即可了结，也免得有人闲言闲语，批评我们对那些跑腿当差的朋友过于漠不关心，连个生死都不问不闻……”

谷喉魂语含讽刺的道：

“找着尸体以后，你就算有了交待，大可振振有词的对外放出言语，人是我姓谷的所杀，尸是我姓谷的所弃，一推六二五之余，这笔帐又记在我头上啦！”严渡一本正经的道：

“这可也是实话，首座。”谷喉魂感慨的道：

“只可怜那两位替人卖命的伙计，为了万把两万银子的区区之数，就白白把那后半辈子赔上了，人命真不值钱哪！”

面孔微扬，严渡形色冷峻的道：

“天下有许多种人，便也分了许多种层次，有的人是天生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主子，有些人便天生是供效驱使、劳碌奔波的奴才，像潘白和杨小妙这类角儿，能利用自不必客气，他们亦正好赖此赚几文糊口维生，各取所需，没有什么不对，办不成事反送了命，那是他们本事不济，活该如此，难

得首座这般悲天悯人，倒是颇出我的意料。”

谷喉魂注视着严渡，十分平静的道：

“很好，老严，闯道混世，尤其像我们专在黑路上讨生活的朋友，原该心硬血冷才对，这一项上，你比我可不遑多让；现在你的问题业已得到解答，你这项特长，大概就要发挥在我身上了？”

退后一步，严渡又微微躬身：

“冒犯首座，势非得已，不是我不予首座有所圆转，而是首座固执成见，不肯赏脸，事到如今，除了深感遗憾，实已无话可说……”

谷喉魂一笑道：

“各为其主，各行其义，你也无须客气了。”

不待严渡再有表示，谷喉魂扭头冲着席双慧扬起一边眉毛：

“交锋之前，还有一事请教席姑娘，尚烦能以明示。”

席双慧大方的道：

“谷壮士亦无须客气，有什么话，尽管直说，但凡我能够回答的，便一定详细回陈。”

谷喉魂道：

“请问你们何以能够随我踪迹而来？你们是用什么法子缀着我的？”

席双慧嫣然一笑：

“我料想谷壮士待要问的也是这一桩事，其实说穿了并没有什么玄虚，只是一种味觉与嗅觉方面的延伸利用而已说着，她瞅了严渡一眼，严渡点了点头：

“但说无妨。”

席双慧接着道：

“就在那棵榆树之下，我靠近同你交谈的当儿，随着指甲轻弹，一小撮麝香末儿已经沾到你的衣衫上，那是一种特别调治的麝香的粉末，只有极淡的一点灰白色，而且几乎无味，不过呢，人的嗅觉虽然不易闻到，这种特制的麝香粉末对于一种名叫‘循香狸’的稀罕小野兽却有着奇异及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有风吹拂的地方，它就能闻到这股香味，从而循香趋往，百无一失；你走后不久，我们便放出这只‘循香狸’随后跟踪，更抢到了你的前面——谷壮士，听起来并不神秘吧？”

谷喉魂怔了一会，才道：

“这样说来，你们并没有真正去过那‘百善塔’？”

席双慧又掩唇笑了：

“你行走的方向不是往‘百善塔’，我们为什么要去？”

咽了口唾沫，谷喉魂喃喃的道：

“天下之大，还真多稀奇古怪的事物，这一阵子，又偏偏叫我遇上了两遭，简直匪夷所思，岂有此理！”

席双慧形色里带着几分同情：

“不在一门，就难知奥妙，隔行有如隔山，这点小手法、小玩意，并算不了什么，如果有兴趣、有师承，稍加研习，必有心得，甚至触类旁通，翻新花样，另创奇巧妙用，谷壮士艺业超群，却对此类旁门左道略欠涉猎，当然是不明其特性所在……”

谷喉魂苦笑道：

“如今想要见识，却又为时已晚，既然吃你们堵上，除了拼命，也只剩

拼命了！”

席双慧道：

“很抱歉使得谷壮士落入这样艰困的境遇中，正如谷壮士所言，各为其主，各行其义，这里面，要讲是非就不容易了……”

谷喉魂坦率的道：

“我不怪你，席姑娘，人总要依照各种不同的路数与方式生活下去，此中自有沿传，或有苦衷，而敌对者亦并非全属面目可憎、见而生厌之辈，有的仇家，还蛮亲切可爱的呢，譬如你。”席双慧轻声道：“谷壮士高看，多谢了。”一侧，严渡冷冰冰的道：“你可不要上他的道，席姑娘，我们首座就有这个能耐，任凭他嘴里说得如糖似蜜，慈祥和蔼，一朝动起手来，却端往要命的地方做，半点余路不留，若是你以为他对你另眼相看而心存侥幸，那就是你可悲了！”席双慧恬静的道：“我还不致于天真到这个程度，严堂主，你放心好了。”谷喉魂不禁笑了起来：“老严，到底是多少年的老弟兄，你可真了解我呀！”

叹了口气，严渡道：

“我说过，首座，你是个很坏的敌人，我们都不愿与你对立为敌，可是你……唉，顽石不点头，又叫我们怎么办？”

谷喉魂道：

“你已经知道怎么办，而且也准备怎么办了，不是么？”

严渡默然片刻，才双手合拍，发出三声清脆的击掌声，当第三声响落，从桥底阴暗处，两边林影下，静如鬼魅般出现了六条人影，他们的行动那么轻悄，身形如此幽忽，就宛若自空气中凝形，由冥府中冒升，明明是人，却不带丝毫人味，六个人当地一站，竟泛着鬼气森森。

谷喉魂眯着双眼，朝这六位不速之客逐一打量，乖乖，居然是一样的六个瘦高挑，一样的长马脸，一样的死眉死眼，更穿着一样的灰褐色麻衣，设若每个人手里塞上一根哭丧棒，再戴上一顶‘对我生财’的尖顶帽，不用再打扮，便活脱六个如假包换的白无常现世——真他娘的，阳间居然也有这等的稀罕货！

摇摇头，谷喉魂道：

“如果不是我的胆量大，信心强，这一下还真不知到了哪个世界啦，老严，你好本事，竟吃你搜罗到这么一票牛头马面！”

严渡却一派肃穆的道：

“首座，我一旦说出这六位朋友的出身来历，恐怕你就不会觉得好笑了；川边有一座‘九幽山’，山上有个‘阴泉洞’，洞里住着一些苦行参玄，与幽冥通灵的修士，知道他们的人都称呼他们是‘两界行者’，现在首座你看到的六位，就是‘两界行者’中的领导人——‘六生长老’。”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及什么场合，谷喉魂似乎听说过这“两界行者”及“六生长老”的事迹，但却相当模糊，记不清确了，因此他不但仍然笑得出，还笑得十分有趣：

“像这种苦行参玄，沟通两界的修士，你又是怎样请来的？老严，莫非你也给他们大把银子，拿白花花的钱财去炫惑他们的黑眼珠？”

严渡正色道：

“不，他们不要钱，以他们道行之高，修悟之深，早已不须用金钱来垫衬生活，他们甚至少食人间烟火，一缸水，一枚果，即是长寿延年的根本。”

又笑了笑，谷喉魂道：

“看样子这几位倒真似长寿延年的德性，不过既能沟通阴阳，脚踏两世，长不长寿不大要紧，至多横跨一步，早下幽冥早投胎，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啦！”

严渡竟略显紧张之态：

“首座，你休要触怒他们六位长老，否则与你大有不便！”

谷喉魂道：

“这六个牛头马面在此亮相，十有八成是冲着我来，原本便没安好心，触怒他们与否对我而言并无两样，横竖他们是饶我不得，我不先讲几名熊话叫他六位难受难受，自己都觉得委屈！”

严渡沉缓的道：

“首座话是不错，然而首座却忽略了一点——”

谷喉魂道：

“哪一点？”

干咳一声，严渡道：

“一个人有许多种死法，要一个人的命也有各般不同的手段，假如看得顺眼，命便要得干脆，看不顺眼，殊多折磨，这一生一死之间，分个痛快与不痛快，首座，其中差别可大着哩！”

谷喉魂耸了耸肩：

“好歹一条命，哪来这么些讲究？照你的说法，设若这六个鬼气阴森的东西看我不顺眼，就会在取命之前横施凌辱？”

不等严渡回答，靠在拱桥左侧的一位麻衣朋友，已极冷极冷却吐字清晰圆正的出了声：

“你说对了，谷喉魂，我们正打算如此。”

谷喉魂淡淡的望着对方，淡淡的道：

“两界行者也好，六生长老亦罢，总该有个名姓，好朋友，且报个万儿过来听听。”

那个瘦长枯黄的面孔上展现的是一种毫无情趣的索落，一种不见天日的灰槁，声音宛如裹在一层寒冰里，宛如来自另一个遥渺的世界：

“我的法号叫‘生玄’，你高兴的话，可以称呼我生玄长老，你若不高兴，叫我生玄也没关系。”

谷喉魂道：

“你其实并不在乎我叫你什么，因为在你的想法里，任凭我如何称呼，也称呼不了多久啦，生玄，你是这么想的吧？”

生玄没有马上回答，他仰起脸，对着夜空中的点点疏星凝视，仿佛在等候穹幽深处的某一项启示。

第七章 善缘

谷魂可不管生玄是否自穹幽深处得到什么启示，他自有他个人一贯的行事法则——双刃斧的蓝芒如电，一闪之下，已斩向生玄的咽喉！

仰首上望的生玄，好像能借空气的波动与锐劲的流旋感触到攻势发起的角度，他蓦然吸一口气，人已浮空而起，却在浮起的刹那身形暴转，左手挥处，寒光似雪，就宛若炸开一团冰球般，无限晶莹透亮，挥洒而下！

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生玄的回应不但疾厉威猛，更且浑圆无瑕，如同一种本能的反射般，那等自然而顺畅，不落执意展示的痕迹——谷喉魂明白，这他娘的“两界行者”，果然不是省油之灯，眼前可算碰上麻烦了。

一个大侧滚，谷喉魂斜掠七步，生玄的身形立时硬生生的扭转向谷喉魂腾走的方位，抬手处，又是冷焰飞卷，破空似啸。

生玄的手中，不曾握着雷神的鸣杵，电母的光镜，他手里，只是一个拂尘，一个银丝蓬散，分如针雨，聚似团云的闪亮拂尘，然则这只拂尘经过他的运用，就完全不像个拂尘了，仿佛是一道奔腾的瀑布，一阵泛着星辉的狂飏、一条凝形的匹链！

谷喉魂不再移动躲避，当拂尘宛如芒矢，带着闪耀的寒光袭来，他黑色的大氅突然抡旋，双刃斧抖起一片斜映的弦弧，像是残月待沉，而残月犹在人们的眸瞳中浮现，斧刃却极其怪异的自相反的角度猝出，生玄身形急起，“呱”声巨响，一角麻衣已随着一溜血水扬飞！

于是，其他五位“两界行者”便毫不犹豫的一齐围上，五个人也和生玄一样，各使一只银华璀璨的拂尘，这五只拂尘合在一道，那等威力，就委实够瞧的了。

生玄受了点伤，他不但不气不恼，不吭不哼，表情之冷漠僵木，好似没这么回事一般，那飘舞的麻絮、溅散的鲜血，如同是发生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六生长老”这并肩子围杀，谷喉魂顿时感到压力骤增，招架不易，六只如云如雨、如飏如涛的银丝拂尘，配合得严密紧凑，涓滴不漏，于一波又一波的轮番挥展，交相掩护下，布成了一面天罗地网，罗网里锐风纵横，劲力尖削，银丝蓬收之间，只要挨上一记，便包管皮开肉绽，像撞上了铁刺猬！

谷喉魂在狭窄的空隙内做着快速却幅度极小的动作，他的双刃斧弹斩翻闪，往往一个招式就有几十段过程，看上去简单的一次身法，却由许多细碎的扭曲转折所组合，只有这样，他才能间不容发的闪过对方的凌厉攻势，才能十分艰苦的适度反击！

在旁冷眼观战的席双慧，竟没来由的感到一阵忧凄，一阵真正牵肠挂肚的忧凄，她虽然尽量掩隐住自己的情绪，但眼角眉梢，却仍有丝丝如怨如晦的黯惜神色映现，严渡精明老辣，自是看在目中，不觉心里顿生警惕，有意拿话点上一点：

“这一遭，席姑娘，我们的谷首座怕是撞正大板，在劫难逃了，人没有一辈子都拔头筹的，尤其不懂察色观风、明辨利害的人，倒霉就益发快啦，你说是也不是？”

席双慧笑得相当勉强；

“没有错，严堂主若是立下这一大功，将来事成之日。还怕不英雄列榜、披彩挂红？再待到江山笃定，论功行赏，堂主的风光自更不凡了！”

嘿嘿一笑，严渡皮肉不动的道：

“好说好说，这就譬如抬轿子，这轿子么，是要大伙来抬的，抬得起，都有好处，若是有人心怀异念，昧于私己情感的喜恶，一朝翻了轿，那后果就有瞧的喽。”

明知严渡是别有所指，别有所喻，席双慧却故做不解，顺着话把往下溜：

“大势如此，谁都看得清楚，人往高处爬嘛，有哪一个会迷了心窍、攀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边的轿子，我们是抬到底了。”

严渡正想再说什么，斗场中却已突然起了变化——意外又残酷的变化。

在“六生长老”围攻下的谷喉魂，终于使出了搏命的招术来求存，他非常明白要求保命的诀窍首在敢于冒死舍命，此刻，他正是豁上一死，不要命了；迎上三只卷来的拂尘，顺着那蓬飞的银丝翻滚，尽管仍有又起的丝络刺肉入肌，他恍同不觉，身形蓦弹下，双刃斧挥掠似来自远古的流光，“呱”的一声削掉了一位长老的大好头颅，当鲜血随着那颗头颅标起的一刹，缠在他身上的另两个拂尘已怪蛇般收紧，拂尘的丝芒锐利若刃，立时割开了谷喉魂的肌肤，纵横出数十条细微的血痕！

谷喉魂忍受着那种尖锐如火炙般的痛苦，大侧斜，在快不可言的去势中连人带斧又撞进了第二个长老的怀里，把这位长老直撞出寻丈之外，在一片血雨喷洒下一头栽落桥底！

于是，背后银辉暴现，一个拂尘须芒蓬张怒竖，宛如一束钢刺也似扎进谷喉魂的肋下，他半声不吭，原地回旋，双刃斧蓝焰闪动，这个握着拂尘的手臂便与它的主人分了家，而借着这股旋转的强猛力道，谷喉魂随斧势的冲带扑出两丈，再一腾蹿，人已隐入黑暗之中。

惊魂甫定的严渡，不禁又急又怒、连头皮都似发了炸，他狂喝一声，拔腿便追，一边扯起喉咙嘶声大叫：

“不能放他逃走，各位长老，万万不能再让他逃掉了哇……”

“六生长老”还剩下三个半，那半个亦是右臂齐肩削落，血似泉涌，眼看着已是奄奄一息，回天乏术了，活着的三位长老一字排跪在地下，口中喃喃一致的不知在念道些什么经咒，他们个个面目肃穆冷峻，随着经咒的腔调起伏比划着各种手式，光景似在超渡新魂，过界阴阳，只是气氛诡异有股子说不出的森怖意味。

当然，这些位长老不曾响应严渡的呼唤，协同前去追杀谷喉魂，他们好像全忘了先前的搏命情景，忘了造成如此惨烈结果的仇家，他们只是专心的原地进行他们的独特仪式，其他的事，似乎都不关紧要了。

席双慧在抿着嘴笑，偷偷的笑，却是笑得发自内心，笑得好开朗、好舒畅。

追出一段路的严渡，又垂头丧气的绕了回来，不知他是没追上还是不敢一个人放单去追，总之是空手而回，他目定定的瞧着三位进行仪式中的长老，脸孔上有一股想要掩遮又不能全然掩遮的悻悻之情。

破晓时分。

东方的天际，透出了一抹蒙蒙的惨白，秋风萧索，很冷。

谷喉魂盘膝坐在这道荒田田坎上搭建的小茅棚里，小茅棚顶露天光，四壁有隙，却是要比全无遮盖的空山旷野受用得更多；他上身打着赤膊，展现着他古铜色的结实肌肉，以及，呃，肌肉上条条交错的伤口。

那一条一条的伤痕非常细窄，但切入的深度却够呛，左肋下更是血糊糊

的一团，由于拂尘的尖丝成束戳刺，这一小点一小点原本细微的破孔，便汇集成了一片，看上去竟像拳大的创口，而血不是大量流淌，是慢慢向外沁出，谷喉魂正在用一条泛灰的汗巾沾印伤处，却是一沾一咧嘴，一印一咬牙。

似这样搏命拼杀的日子，他早已过惯过腻了，因此现在的感受就如同往常每一次类似情况下的感受一样，可以说没什么感受，他只是周而复始的做着相同的循环——豁斗、求生，求生、再豁斗，几十年的漫长岁月，大部份叫鲜血涂染，让锱铢炫花了，他已经不记得一般的生活该是个什么样子，就算眼前的环境，亦未能再给他任何刺激，日子要怎么过才算是过日子呢？印象里，仿佛全是一片灰沉、一片阴郁……

开始自己为自己敷抹金创药，药是好药，抹在身上的滋味却并不好受，他在想，人还是囫圄的好，哪怕再是破损一丝一隙，亦包管舒坦不起来，天冷，这一阵折腾，倒使他额头上见了汗。

一缕淡淡的，若有似无的幽香飘进了鼻腔，他先是怔了怔，又向空中用力吸嗅了几次，他绝对肯定自己身上发不出这样的香味，那么——猛然抬头，茅棚入口处，席双慧正轻倚在竹扎的门框边，对着他盈盈浅笑呢。

一下子脑门上的汗更多了，却全是冷汗，谷喉魂强持镇定，身不起、头不转，仍然盘坐不动，只拿一双眼静静的望定对方。

席双慧笑得十分温柔，十分亲切：

“自己在疗伤？要不要我帮忙？”

谷喉魂形容戒惕，腔调生硬：“多谢，我自己应付得了。”眉梢儿一扬，席双慧又道：“怎么？看你的样子，似乎不欢迎我来？”谷喉魂缓缓的道：“他们呢？想又将阵势排妥了？”席双慧双手环叉胸前，似笑非笑的道：“谁是他们、他们是谁？又将什么阵势排妥了？谷壮士，你得把话说明白点。”哼了哼，谷喉魂道：“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装孬扮熊不是我这号人物干的，横竖豁出去了，大伙不妨凑合着再拼一场，席姑娘，叫他们朝里冲吧！”摇摇头，席双慧平淡的道：“没有‘他们’，谷壮士，来这里的只有我一个人。”谷喉魂怀疑的道：“我不信！”席双慧走进小茅棚中，挨着谷喉魂坐下，她两手抱着膝盖，以一种颇为悠闲自若的语气道：“为什么我要骗你？谷壮士，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在对你撒谎吗？”不觉迷惘了，谷喉魂非但觉得迷惘，更且有点心绪紊乱，这是因为席双慧距离他太过接近的缘故，那阵若有似无的芬芳已转为浓郁，甚至他可以感受到席双慧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触及席双慧呼吸间的幽香，所谓亲承芳泽，约莫就是眼下的这等体验了吧。

审视着谷喉魂肌肤上的伤痕，席双慧关注的道：

“伤得不算轻，谷壮士，很痛是吧？等擦第二遍药，用我的这种，我的金创药效果极好，比一般的同类药物更见功效……”

舐了舐嘴唇，谷喉魂竟显得微带吃力的道：

“席姑娘，你独自跟上来，也不怕我对你有不利之举？”

席双慧神态安详的道：

“我当然不怕，你为什么要对我不利？你一定知道，表面上我们的立场虽说对立，实际的感情上我却比较同情你们，而且，我并没有直接伤害你，我也是为了尽我的本份才帮严渡他们办事，你了解这些，就不会记恨于我，我明白，你应该会了解的……”

谷喉魂不以为然的道：

“帮那群混灭天良的孽种办事，正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竟托言于尽

本份，席姑娘，你在尽的哪门子本份？”

叹了口气，席双慧道：

“我也要生活不是？拿了人家的报酬，如果不替人家卖力，怎么交待得过去？我所指的尽本份，只是单说这一桩。”

细细打量着席双慧，谷喉魂疑惑的道：

“你除了会调制各种稀奇古怪的药物，还有什么本事？看老严的模样，似乎对你尚称迁就，老严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他向来是以价量人，没有点真玩艺的，他绝对不邀不请，尤其不肯花大价钱请，看什么货他才开什么价，听你口气，老严在你身上颇费了几文。”

席双慧道：

“别说得这么难听，我是拿本事换钱，却讲什么在我身上颇费了几文？至于我有些什么能耐，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总之你是说对了——严渡果然是以价量人，有多少真才实学，他才给多少代价，换句话讲，有多少利用价值，他才给你多少回报——”

谷喉魂笑笑道：

“那么，老严是给了你多少回报呀？”

席双慧轻描淡写的道：

“比起他要给你的，差得不能以道里计了，可见你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我只是个帮衬角色，同你的价码相较，小鼻子小眼到今我羞于启齿啦！”

谷喉魂耸耸肩：

“你客气，席姑娘。”

将垂在颊边的一绺秀发撩回，席双慧的表情忽然变得庄严：

“说真的，谷壮士，你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打心底敬佩你。”

谷喉魂无精打采的道：

“敬佩我什么？一天到晚不是挨刀就是挨枪？敬佩我奔命江湖、吃得上顿不知吃不吃得到下顿？算了吧，我都对我自己烦透了！”

席双慧诚恳的道：

“不必妄自菲薄，谷壮士，你有你高洁的情操，坚贞的风格，不屈的意志，无畏的勇气，这些，世人能具有一两种的已经少之又少了，你却般般占全，而最使我惊异的，却是你竟舍下如此的诱惑，看得破那等的名利富贵……”

谷喉魂低吁看道：

“人活一生，不该全看在名利富贵上，世间事，也有比名利富贵更重要的，我不用向你说教，简单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但问题不愧于心也就是了！”

席双慧轻轻的道：

“可是那么一大笔财富，那么一大笔难以想像、足够子子孙孙享用不尽的财富，你竟也抛得掉、推得开，真是不可思议——想想看，有了这些钱，什么买不到，什么做不成？等于半壁江山都拥有了……”

脸上的神情相当淡漠，谷喉魂冷清的道：

“拥有了半壁江山，却失去了格、昧煞了心、迷走了自我，席姑娘，这半壁江山还有什么价值，活着又有多少意义？”

席双慧道：

“所以我才这么敬佩你，谷壮士，你是个真正的壮士！”

谷喉魂笑了：

“我身上的伤还在痛着呢，席姑娘，你一口一声壮士，却叫得我心里发麻，脸上无光，天底下哪有我这种落魄吃瘪的壮士？”

忍不住也笑了，席双慧道：“勿以成败论英雄，你是中了圈套，误入陷阱，才吃了这样的亏，俗话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呀！”

谷喉魂想起了什么，他放低了声音道：

“当我突围之后，似乎只看见老严一个人追过来，你们其余的几位怎么都不动？”

席双慧道：

“先说我，我是不愿动，打心底我就不想去追你，又何苦故作姿态？”

谷喉魂抹了把脸，道：

“那几位活脱白无常转世的长老呢？他们没有追来却是什么原因？我可以断言他们不会和你一样也是为了看得起我吧？”

捂着嘴轻笑了，席双慧道：

“这群‘九幽山’的修士，的确是些怪人，他们有其独异的玄思及与众不同的奇异教义；他们相信人在濒临死亡或甫始断气的时候，才是超渡新魂过往彼界的最佳时机，他们认为死亡的辰光拖得越久，魂魄的精气便将散失越多，所以他们来不及追你，只雇到赶紧替他们丧命的同伴举行超渡仪式去了……”

谷喉魂如释重负，极感侥幸的道：

“幸亏这群半人半鬼似的东西有这么一套怪诞的信仰，否则我又将狼奔豕突，吃不完，兜着走啦，真叫险！”

顿了顿，他想到另一个问题：

“老严呢？他不会怀疑到你的行迹么？你独自一个人溜了出来，极可能引起他的猜忌，这老小子一向就是疑心病重！”

席双慧从容的道：

“我这趟跟上来，就是严渡指派的，他叫我务必缀吊上你，且千万不要打草惊蛇，一旦发现你的踪迹，立即以信鸽飞报，他会尽速率人赶到……”

谷喉魂道：

“那你报了消息没有？”

席双慧一瞪眼：

“这个问题问得傻，你想我会做这种违背个人意愿的事吗？如果我真要与你周旋，岂可能用目前的态度待你？”

拱拱手，谷喉魂歉然道：

“不是不相信你，席姑娘，话说明了比较好；假如说我们两个正谈得投缘，双方刚建立起了解和融洽的基础，气氛才形美好之际，老严竟带人杀将进来，这却是多煞风景？”

席双慧哼了一声：

“谷壮士，我看你的疑心病也不轻，你同严渡，到底是一个堂口出身，连对事情的回应都是一般的章法！”

又拱了拱手，谷喉魂陪笑道：

“得罪得罪，席姑娘，身在江湖，过的是尔虞我诈的日子，舐刀头血，跨生死界，待要往下活命，便不得不慎重点，久而久之养成习惯，遇上什么状况都免不了疑神疑鬼啦！”

席双慧模样带几分委屈的道：

“也不怪你，都怨我自己招的，早知道你不领情，我就该放了信鸽，叫严渡来与你打一场烂仗，死活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正好乐得看热闹。”

知道这是气话，谷喉魂咧着嘴道：

“我已赔过不是，道过歉了，席姑娘，杀人不过头点地，莫非你硬要逼着我在自己身上捅几刀才能消气？”

席双慧恐怕谷喉魂真个下不了台来上这么一招，场面岂不尴尬？她赶忙按住谷喉魂的手背，把语声放得好柔和：

“说着玩的，谷壮士，你可别当了真，你果然自己弄上两刀，光景就是叫我去跳河了，这样一来，你于心何忍？再说，没有了我，往后谁来暗里帮你呀？”

那个触及手背的手好软好滑好细致，更似有一缕带着温馨的暖流透进肌肤，顺着血脉沁入心田，谷喉魂禁不住一阵迷荡、一阵飘浮——几十年铁血江湖，也曾有过如此的体验，然而却是太长久、太长久的往事了，这样的况味在这样并不适宜的环境里重新咀嚼，他不但觉得奇异和陌生，还有股子不可言喻的怔忡，老了么？至少在情感的开放上，怕是不算年轻了吧？

悄悄缩回自的手，席双慧不知怎的竟有些儿面红心跳，垂下目光，她掩饰什么似的提高了声音：

“谷壮士，你怎么不说话啦？还在怪我恼我？”

心头猛的一机伶，谷喉魂赶紧定下神智，收敛意识，边哈哈笑着：

“我的气量还不至于如此狭窄，再说，该恼的人是你，我赔小心都来不及，哪还敢给了鼻子长了脸？你是找台阶叫我下，我要再撑着，就算不识好歹了！”

席双慧的欣慰明显的透自她的双眸，要使一个铁铮铮的硬汉说几句顺贴的话，实在是不容易，尤其在他们这种微妙的情形之下，谷喉魂竟能顾着她，让她，若是心里不存几分意思，成么？

谷喉魂感受得到对方情绪上的喜悦，不知怎的，他自己亦兴起一股同样的快意，就像是被人接纳后的那种满足，他奇怪怎么会有这般的反应，而事实上他却的确是在回响着席双慧的脉脉馨柔。

暗中深深呼吸了几次，席双慧故作轻松的道：

“从昨晚到现在，大概你还饿着肚子，没吃东西吧？”

不提还好，席双慧这一提，谷喉魂禁不住腹饥如鸣，咕噜噜的发出响声来；他干涩涩的咽了口唾沫，更觉得连嘴里也泛了酸水：

“一点不错，你要不说，我还不曾想到，只顾着和你搭腔，把这大半天来粒米未进的事竟然忘了，如今经你一提，我才觉得真是饿了，饿得身子发虚，饿得前心贴后墙啦！”

席双慧笑道：

“哪有真饿得这么凄惨法儿的？也幸亏我早想到，顺便给你带了点吃食来，否则你可不饿瘫了？”

又咽了口唾沫，谷喉魂有些迫不及待的道：

“这敢情好，席姑娘，你不但心细如发、顾虑周详、更是我的救命活菩萨了！眼下伤倒不觉得痛，五脏庙造反却受不了，不知你带来什么吃的？且先凑合着填下去活命要紧。”

席双慧灵巧的站起身来，去到茅棚外打了一转，回来的时候，手上已多

出一个沉甸甸的棉布包裹，包裹透着热气，沁着油香，谷喉魂尚没看清内中包着的食物，业已馋虫蠢动，垂涎欲滴，急佬佬的模样宛似能连包着吃食的棉布也一遭吞了。

将包递了过去，席双慧眉梢眼角漾着那样的爱惜与体恤：

“不是什么好吃的，只有三套驴肉烧饼，外带五个菜肉大包，是我经过前面镇上的时候在一家早点铺里替你买的，我使棉布裹着保温，封藏在鞍囊中，约莫还是热的，你赶紧吃吧。”

解开棉布裹卷，谷喉魂一边剥着里层的油纸，一边略显手忙脚乱的道：

“人他娘饿急了，便地瓜薯叶也变成无上美味啦，何况还有驴肉烧饼、菜肉大包可吃！此情此景，不啻是珍馐佳肴，一等精饌，席姑娘，盛情存心，来日必有补报，你予我点滴、我回你涌泉——”

说着话，他拿起一只硕大雪白、油嫩腴腻的菜肉包子便待往嘴里塞，席双慧却突然伸手拦阻，将包子接了过来，不是浅尝，竟然深深咬了一口，这一口，连皮带馅都有了，咬过之后，她才将包子交还谷喉魂，闭嘴咀嚼间，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不住眨动，模样儿好不逗人。

谷喉魂自是明白席双慧先尝包子的用意，乃是剖白她的诚心，表明她的坦荡，证实包包里决无花样，而动作虽说稍嫌冒昧，其设想之周到，替人替己祛除猜疑之方式，却叫没得话说。

只是三下五除二，谷喉魂已将五只菜肉大包吃下肚里，三套驴肉烧饼跟着也一扫而光，在他狼吞虎咽之间，席双慧坐在对面，以手托腮，非常有兴趣更且非常关注的瞧着谷喉魂那副吃相，神态中，颇有几分新妇侍膳的味道。

吃饱了，谷喉魂一抹嘴，手抚肚腹而笑：

“人活着可真麻烦不是？从早到黑，又要吃喝，又要拉撒，晚上得困觉，白天要起床，冻不得饿不得，热不得撑不得，待般般周全，才能往下过日子，欠缺哪一样也难熬；席姑娘，你看我这一吃饱，不但精神来了，连体气都旺盛啦，多谢你的美食，好比雪中送炭，令人浑身温暖。”

席双慧倩笑如花：

“像是真吃饱了，因为话也多了，谷壮士，想不到你亦有风趣诙谐的一面。”

谷喉魂轻摸着颌下浓密的胡茬子，道：

“偶而松快一下，算是这种紧张生活中的些许调剂，不过却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光景之下以及对什么人才能表露，老实说，我不惯于嘻皮笑脸，插科打诨，大多数的场合，严肃与冷酷也算是一种武装，以我的立场而言，风趣得过了份，就有损威严了……”

点着头，席双慧道：

“说得也是，我至少亦明白了一点——你还不算讨厌我！”

谷喉魂坦白的道：

“别说不讨厌，席姑娘，我已经开始逐渐喜欢你了，你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而且明辨是非的女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你不仅具有男子汉的胆识与魄力，尤不失少女的妩媚同温柔，双美兼备，世间罕见！”

席双慧两颊飞红，形色羞赧，不由得低下头去：

“只是一个江湖上的女混混罢了，看你把我抬举到哪儿去了？谷壮士，你不觉得言重，我倒难以为情，怎么样也担当不起啊……”

谷喉魂正色道：

“你先前叫我不自菲薄，现在你自己竟不自菲薄起来了；席姑娘，人活一世，固然庸庸碌碌，大多平凡，唯其庸碌平凡中得见真性，能分正邪，方为不平凡，人与人比，差的就是这一点，而这一线之差，便是天壤之别，世间人，有几个得逢机缘，闯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所以但凭格节，坚持不昧于心者，即是美德，即是非常人！”

细细回想着谷喉魂的言谈，席双慧不禁动容道：

“今天我才知道，武林中不尽是些粗汉陋夫，亦不尽是些见利忘义之徒，谷壮士，很少有人同我谈这些道理，也很少有人在名利之外点明一些立身处世的法则，你的意思我明白，但你若不讲，我恐怕连做梦都不会去梦到……”

谷喉魂叹喟一声：

“知道凡事该怎么做的人太多了，问题是大家往往不肯这么去做，此中牵连到个人的利害，怯懦的天性，苟安的本质……像严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道：

“席姑娘，你找得到我，是否又是那‘闻香狸’的杰作？”

席双慧道。

“不错，你身上的饵味，要等三天之后，才能慢慢消散，换句话说，在这个时间之内，只人不超出这畜牲的嗅觉范围，它都能跟踪到你！”

谷喉魂道：

“老严有没有另外一头这玩意？”

微微一笑，席双慧道：

“放心，仅有我带的这一只，严渡必须要等我的信息，才知道该到哪儿截你。”

谷喉魂道：

“老严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这不比干等消息快当得多？”

席双慧道：

“他倒是一心一意打谱和我一起缀上来，麻烦出在‘九幽山’那几位长老身上，六个长老死了三位，按他们的规矩，遗体得连夜送回家乡封入山窖，一时半刻也耽搁不得，路途这么遥远，运送的又是三具尸骸，事情办起来就不简单了，加上人家是为了严渡的敦请才出山殒命，面子上严渡亦不得不陪着敷衍一番，因而难以分身，只好叫我单个儿先打前站……”

谷喉魂忍不住笑出声来：

“娘的，也叫他老严尝尝滋味——对了，席姑娘，老严是走哪条门路，用什么条件请来这批牛鬼蛇神的？记得老严告诉过我，说这些东西不要财帛？”

席双慧颌首道：

“不错，他们不要钱，只要人！”

怔了怔，谷喉魂疑惑的道：

“不要钱，只要人，这又是怎么说？”

席双慧轻缓的道：

“像他们这种自称为‘两界行者’的修士，有一套极为怪诞玄密的教理，许多稀奇古怪的仪式，无论在思想及行为上，执行起来十分严苛，过的生活也非常刻苦清贫，要不是具有特殊的毅力或者身不由己，谁愿意去受那等活罪？因之他们教内的人数日少，后继不继，而他们需要的新血又以童男为主，

这就更难了；严渡是早先认识其中一个修士，由那人穿针引线，才见到了六生长老，双方谈妥条件，事成之后，由严渡奉献童男五十名，充做他们的生徒，事若不成，折半送上，所以这些原本与世隔绝的怪人才允诺入世相助——”

谷喉魂忙问：

“席姑娘，你说的事成与否，指的是什么事？”

朝谷喉魂努努嘴，席双慧挑起眉儿：

“杀了你或生擒你，是谓事成，杀不了你或擒不住你，是谓事不成，指的就是这档子事！”

谷喉魂用力咬了咬牙，不由暗里赌上了咒：有朝一日，只要被他逮着机会，若不把那严渡身上的人肉片下半斤来当场生啖给姓严的看，他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第八章 巧遇

席双慧不可能以太多的时间与谷喉魂相处，虽然他们彼此内心里都希望找个理由延宕辰光，却谁也开不了口，事实上，这亦是一种奢求——形势所逼，各有重任在身，矛盾的乃是重任所负，竟是敌对的两个立场；席双慧要赶着回去编谎交差，谷喉魂更急着朝目的地撵，他们都没有法子耽搁，虽然他们全想耽搁下来。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征兆，无论它的意识是否允当，将来的展望如何，谷喉魂却很喜欢他和席双慧相处之时的感觉，说不上甜蜜，扯不上爱悦，但总是那么安详自然、那么熨贴温馨，令人心怀开畅，无所戒虑，多少年了，他不曾像这般松快过，如沐春风，约莫就是他面对席双慧那一阵子的触触吧？

再是春风、也难以永沐其中，再是相投，亦免不了因势分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是？谷喉魂送别了席双慧，这一会儿，正兼程往前趲赶。

身上搽着席双慧的独门金创药，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药性真的有效，谷喉魂不但觉得伤处痛楚大为减轻，体气精力犹有增长，走起路来，那股子带劲法，简直就甭提啦。

秋日的午后，秋风已经显得冷峭尖锐，有种砭肤透肌的寒意，谷喉魂紧了紧大氅的披边，加快了脚步，心里正衡量着该找匹马儿代步了，前面道路上蹄声骤传，赫然已出现了一乘毛色乌光油亮的骏马。

这匹马高大健壮，腿长腰细，鼻孔浑圆，鬃毛飞扬间奔走起来活脱一朵翻掠的黑云，通体乌油油的浑黑中就不见一根杂毛，简直英挺极了，但是，马儿眼前的情景却有点儿奇怪——它原本一阵风似的奔跑过来，却在接近谷喉魂的时候突然换成了小碎步，而且，鞍背上看不到骑士，正面对直望过去，似乎是一乘空骑！

空骑么？谁会舍得放弃这么一匹好马任其失主浪荡？谷喉魂偏出两步，疑惑的再做端详，这才发现果然不是空骑，只是那鞍上的仁兄完全俯贴在马背上，双手垂悬摇晃，人是一动也不动，老远看去，倒真似不见人影。

马儿来到谷喉魂身前，居然缓势停下，一边喷鼻一边轻刨前蹄，竟像遇到故识般的不肯走了，谷喉魂略微犹豫，只好凑将过去，伸手拍着马头，目光却停留在那个骑士脸上，骑士的面孔侧扭着，刚好对着谷喉魂；这张脸是张圆敦敦的胖脸，胖人的脸孔大多红润丰彩，然而这个胖人却面色惨白蜡黄，双眼紧闭，唇角滴血，俯在那里连一丝最细微的动作都没有，瞧着就和个死人差不多。

在谷喉魂眼里，死人与活人仍然是有区别的，即使是阴阳一线之隔，他也能够在直觉上感应出来，现在，他认为这个胖子还没有死，至少，眼前还没有。

靠近过去，他非常仔细的试探着对方的呼吸，不错，是有着极为微弱的鼻息，脉搏亦在跳动，不过跳动得十分零散就是了，有这些迹象，证明胖子尚留在着一口气在，而人能不能朝下活，差异全在这一口气哪。

谷喉魂迅速的考量了片刻，毅然挽起缰绳行向路侧的荒地，先寻了处堪可避风的土提，小心翼翼的将马背上的胖子抱了下来，这一抱，他才知道胖子的体重不轻，虽说是五短身材，却竟有恁般的份量！

将胖子平摆在地下，谷喉魂审视着对方的身体，却找不出外伤来，而胖子如此奄奄一息，显然是受了极重的内创，只不知是被哪一类功夫所伤。

呆呆注视着胖子，谷喉魂不禁有些怔忡，武术一门，浩瀚如海，内家功力，更是千奇百怪，效应迥异，各家各派皆有所长，或有独到之处，或是别创一格，若不明白就里，便难以下手调治，否则，很可能救人不成，倒往往把人害了；此刻，他正是碰到这种窒碍，有心想帮胖子一把，怕的是帮岔了路，则一番好心变做牛肝肺，岂不冤上了天？

背着手，他不停的思忖着救人的法子，正在越想越焦急的当口，平躺在那里的胖子忽然若有似无的呻吟了一声，嘴唇翕动着，游丝般吐露出一个字：

“水……水……”

谷喉魂一步抢到马儿旁边，将斜挂在马鞍前端判官头上的一只羊皮水囊摘了下来，然后，他半跪到胖子身前，左手托起胖子沉甸甸的脑袋，自己用牙齿咬开囊塞，再将囊嘴凑近胖子的口唇，慢慢喂了胖子些许清水。于是，胖子开始喘息起来，肥厚的眼泡颤搐了一会，终于艰涩的撑开了眼睛，所谓撑开，亦仅是那么一条缝隙而已，他先是茫茫然的望着谷喉魂，好半晌，才算恢复了神智，回到了现实，却又闭上眼，孱弱的喃喃自语：“光景是……我还没有死……”谷喉魂将胖子的脑袋搁平，淡淡的道：“不错，你还没死，但你受的内伤极重，如果不赶快延医调治，这生与死，也就是跨一步之事，朋友，仍险得很哩！”

胖子又吃力的张开双眼，定定的注视着谷喉魂：

“老兄……约莫……是你救了我？”

谷喉魂平静的道：

“只能说救了你一半，另一半尚得找个郎中来接手；朋友，你一定明白你自己是被哪一种内家功力所伤，心目中可有求医的对象或方法？”

吁了口气，胖子惨白透黄的面庞上竟浮起一丝得色，他挣扎着道：

“不瞒你说……老……老兄……你不止救了我……一半，一朝有你……在场，就等于……等于把我救到底啦……天……天可怜见，我，我是命不该绝啊……”

谷喉魂不解的道：

“此话怎说？我对医理乃是一窍不通，至多只知晓一点敷治外伤的皮毛而已，你的内创不轻，若是指望我来妙手回春，朋友，你便是把我高看了！”

胖子努力咧咧嘴巴，算是挤出一抹笑意：

“不……不急，老兄，不……急，我这样说……当……当然有我的……道理在，你放……心，我，我包管你……办得成这档事……权充一遭……华陀再生……”

谷喉魂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他摇摇头，未免忧形于色：

“你这脑筋，朋友，没有什么不妥吧？人家可曾敲打过你这尊头？”

胖子提着气，微微喘息：

“老兄……你无须怀疑……我，我只一解释，你就会恍然……大悟……我，我中的是一种……十分阴毒的劲力……类似棉掌柔功……肌肤未破……而内脏已伤……幸亏我移闪得时，心脉不曾……不曾震断……保住一口……一口气在，才能……不死……”

谷喉魂忙道：

“你慢慢说，我仔细听，朋友，千万别急躁，你眼下的光景，可激动不得，要是一下子截了气，那就不是玩笑的了！”

胖子依言歇息了一回，等调顺了呼吸，才又接着道：

“老实说，我本身……本身便对岐黄……之术颇为钻研……如何疗伤保元……不是难事，难的只在……重创之后……无力施为，但凡有个人……帮我一把，依我的指点……去做，则水到……自然渠成，我，我这条……老命，也就算保住……了！”

谷喉魂“哦”了一声，笑道：

“原来是这么一码事，我可不是‘恍然大悟’啦？好朋友，看你貌不惊人，气势平凡，想不到玩艺却是不少，行，我就听你的‘指点’，动手救你一命吧！”

胖子感激的情怀透自双瞳，却事不宜迟的开始发话：

“老……老兄，在我的左后腰……腰板带内，藏有一只青……青瓷小瓶……里面……装的是红色粉末……我的内襟暗囊中……另有一个檀木扁匣，匣子里共有四枚白色膏片，此……此外，坐骑鞍袋里还有……手指……粗细的一管……老参汁，烦老兄你通……通取出，准备好水……水囊，再去附近……附近荒地间，寻找一种泛青……青的叶梗或嫩苗……无论哪一种都行，只……只要是带点青绿色的……就能用……”

谷喉魂不再多说，动作迅捷的从胖子所指的几个所在找出了那些瓶罐扁匣，然后，立即四处找寻那种尚带着“青绿色”的草树，时值深秋，万物萧索，连他娘天地之间都透着一片灰黄，待要寻得一抹青翠，却是谈何容易？这冷的天气，直找得他一头大汗，才算在一方石隙深处寻到一株三寸幼苗，也不知是什么花草树木，只见嫩生生的青绿中浮现着几点斑褐，一副弱不禁风的可怜状，谷喉魂却没那么些悲天悯人的情趣，赶紧一把拔下，走了回来，兴冲冲的朝着胖子晃了晃：

“可算找着这青绿色的玩意了，他娘一小株野草荒苗，居然难似寻一株灵芝，朋友，时令不对哪，你出的这个题目差一点憋住了我！”

胖子憔悴的面孔上亦绽开一抹笑颜，他沙哑的道：

“多谢……真是多谢……”

谷喉魂拍着双手上的泥沙，边道：

“别客套了，咱们得加把劲进行，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做？”

艰涩的咽了口唾沫，胖子尽量提高声音，并保持使语句不致断落：

“把那青瓷小瓶的白色粉末儿弃倒一半……再将琉璃小管中的老参液倾入瓶内，使力摇晃几下，叫它混合……水囊里的水也只留一饭碗左右，把檀木匣内的四枚膏片捏碎了融进去……那株青嫩幼苗要先捣烂，一遭儿放入水囊中，记得一样要用劲摇晃……”

谷喉魂依序照办，一面动作一面问：

“你是先服用哪一桩？青瓷瓶里的药汁或是水囊中的东西？”

胖子神气又见萎靡不振，他裹弱的道：

“水囊先给我……那株青绿苗子乃是药引……”

谷喉魂业已把几味药物调合妥当，他急忙过去托起胖子后颈，将水囊的囊嘴塞进胖子口中，事情到了要命的关头，别看胖子要死不活的德性，反应却来得快当，只见他腮颊凹陷，喉头颤动，竟然长鲸汲水般三两下子便喝干了水囊中的药汁，犹不忘咂了咂嘴，接着示意谷喉魂递过青瓷水瓶，待瓶口近唇，他只是往上一凑，瓷瓶里的玩意已“咕噜”一声下了他的尊肚，真叫又快又利落。

让胖子四平八稳的躺好，谷喉魂抱着双膝坐在一边，相当专注的留心着

胖子的变化，而没有多久，变化就来了——胖子惨白蜡黄的面孔开始有了血色，更逐渐转为红润，是一般胖人大都具有的那种红润，呼吸也慢慢均匀顺畅，胸口的起伏不再急促失常，口鼻之间进气出气，甚至像打起唢呐，好不自在安详！

大概有一个时辰左右，胖子宛如借尸还魂般猛的睁开双眼，白多黑少却晶芒四射的两小粒黑亮瞳仁骨碌碌转动数次，上身一挺，乖乖，就如此剽悍的端坐起来，体气精力之旺朗，仿佛和个没事人一样，连谷喉魂同他相比，劲头都像差了一截！

胖子坐在那儿，上上下下打量了谷喉魂好一阵，正在谷喉魂怀疑这老小子是否患了失忆症或迷幻病的当口，胖子突兀重重抱拳，声似洪钟般开了口：

“救命之恩，德比天高，‘土儿遁’玄三冬叩谢了！”

谷喉魂拱手还礼，若有所思的道：

“不敢当——朋友，你莫非就是崆峒‘小七煞’之首，那位擅于钻墙挖洞、潜地伏土的‘土儿遁’玄三冬？”

玄三冬哈哈大笑，中气之足，恰似刚进了大补：

“正是在下；想不到寒山僻野出身，不登大雅的小名小号，居然也能传进中土，入听尊耳，真叫我玄某人又是荣幸、又是惶恐！”

荣幸当是不假，惶恐则然未必，玄三冬的形状自负而又桀骜，充满了一种刚烈与豪放的英锐之概，别看他五短身材，肥不弄冬，这一打鬼门关绕转，那股子气势，还相当逼人呢。

谷喉魂笑道：

“玄兄大名，我可是仰慕已久，只是无缘识荆，却怎么也设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此等情景之下得与玄兄遭逢，天下何其辽阔，又何其狭小！”

左手蓦然握拳击向右掌，玄三冬咬牙切齿的道：

“老天有眼，叫我遇着贵人，巴巴捡回性命，偏不让那般子黑肝的杀千刀得逞！他们想暗算我？老子硬能绝处逢生，避凶趋吉，而这一遭活下来，那群王八蛋的乐子就大了，朝后走着瞧，且看谁活得称心如意！”

谷喉魂颇有兴趣的道：

“听你这一说，玄兄，敢情你这险死还生，是遭了人家暗算？”

玄三冬恨声道：

“可不是！我姓玄的虽然不是大罗金仙、千手如来，要想明枪对阵的收拾我却那等容易，至少老子敌不过还跑得过，那些披着人皮却不干人事的邪盖王八知道我不易相与，竟阴着使坏，抽冷子算计我；你想想，老兄，原本是朋友么，大伙犹凑在一起干事，怎会料到他们猛古丁来这一手？最令我痛恨的是他们半点余地不留，一上来就施煞着，摆明了不要我活命，彼此无怨无仇，那干杂碎却毒到这步田地，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

谷喉魂道：

“既是朋友，又无怨隙，他们为什么这样容不得你？难道说你是无心开罪了他们而不自觉？”

一双亮灼灼的小眼暴睁，玄三冬愤怒的道：

“仅仅是处理事情的意见不同而已，想不到他们就心狠手辣的待拿我这条老命来做结束争执的手段；人与人之间哪有完全一致的思想观念？只是彼此作风上有了差异，莫不成就该用命来抵？老兄，这群东西你说有多么个歹毒！”

谷喉魂颌首道：

“的确是过份了些，但不知玄兄交的这干朋友都是哪一类朋友？既称朋友，他们的为人、心性、习惯等玄兄总该有底才对，早防着点，便吃不了这种亏！”

长长叹了口气，玄三冬道：

“救命恩人，不啻再生的父母，老兄，对你我也不必隐瞒什么，好歹全盘托出，亦消一消我心中的郁恨——道上有个专门以杀人舐血为营生的老杂种，名叫金经魁，又号‘金八刀’，这个人，个知老兄你听说过没有？”

心头一动，谷喉魂不动声色的道：

“有个耳闻。”

玄三冬接着道：

“金经魁以前和我有过数面之缘，大家认识，却相交不深，娘的皮，勉强也算做朋友吧；不晓得他从哪里听到消息，知道我已从崆峒来到中原，就住在‘榆林镇’上暂且落户，这老小子便带着两个人找上门来，名为探望，实则和我谈一笔生意，要我帮他先去掳劫一个老家伙，然后再去截杀那老家伙的儿子，代价是两万银子，我呢，一来闲着也是闲着，二来手头上正好不宽，有银子赚谁曰不宜？何况江湖人捞的就是这种偏财，有理无理，有道无道，一时也管不了那许多，而且帮朋友的忙嘛，两全其美的事，我亦就一口承诺下来……”谷喉魂专注的问：“姓金的叫你帮他去掳劫什么人？那人的儿子又是谁？”玄三冬直愣愣的道：“那老不死叫做谷朝旭，六十多近七十的年纪，瘦骨嶙峋的身架子，一把骨头却挺硬朗，相貌长得十分威严，脾气更来得个火爆，他娘别看这老小子不会武功，要带他走还颇费了一番手脚；最讨厌的是跟在他身边的一名仆从，看着不起眼，居然有一身好功夫，那等死缠活赖、拼命三郎似的阻拦法，越加叫人头痛，到未了，是我们四个一齐动手，才堪堪将那浑东西摆平！”谷喉魂的神色平静得出奇：

“死了？”

玄三冬腮帮子往上一吊：

“横竖不会动弹了，死没死我倒没闲心去管，只那姓谷的老家伙已够烦人，谁还顾得了其他的零碎角色？当时只在盘算如何解决第二个难题——姓谷的老家伙到手简单，要对付他那宝贝儿子却大大的棘手，老兄，你猜他的儿子是何许人？”谷喉魂笑了笑，道：“何许人？”胖胖的脸上流露出一股凛然之气，玄三冬一伸右手大拇指，端端正正的道：“谷喉魂，盛名煊赫的‘大虎头会’‘黑旗堂’首席堂主，威震天下的‘血手无情’谷喉魂！”耸耸肩，谷喉魂道：“谷喉魂是谷朝旭的独生儿子，可不是？”一拍手，玄三冬道：“半点不错，老兄一定听闻过这号人物吧？”谷喉魂道：

“听说过，只是他这做儿子的不孝，祸延老父，真正罪孽深重，活该打下十八层地狱，受那血池炮烙之苦！”

双手连摇，玄三冬忙道：

“不对不对，老兄这样说，可就冤枉那谷喉魂了；姓谷的是条汉子，是个铁铮铮的忠义之士，他是因为赤心护主，才与组合里别具异念的另一派弟兄发生了磨擦——夺权夺利的江湖恩怨，说来话长，总之姓谷的没有错，而他对他老爹的安置亦颇费心机，不但找了一处山明水秀的隐密所在让他老爹居住，还派了心腹手下随侍照应，一个如此忠肝义胆又事亲至孝的人，你能说他罪孽深重？他娘因时导势，姓谷的仅乃走了一步背运罢了，他的所行所

为，他老爹还颇引为傲哩！”

唇角抽搐了一下，谷喉魂仍能笑得出来：

“玄兄，那谷喉魂既然将他老父安置得这般隐密，则又是谁人泄底走水，被他的敌对者探悉了内蕴？”

玄三冬摇头道：

“这一层老金不曾提，我也不会傻到去问；金八刀敲的算盘是先掳劫老谷，再去截杀小谷，如果截杀得了自是上策，但有万一，则挟老谷迫使小谷就范，亦乃留一手杀手之铜，第一步么，算是行通了，那第二步尚未开始，我却险险乎替小谷顶了缸！”

谷喉魂暗自忖思，这条毒计，恐怕不是金经魁所定，而是严渡搞的鬼，然而在他如此缜密的安排下，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方式下获悉他老父的隐居之处？这一刻他的心绪很烦很乱，不愿再去推想，倒是先从玄三冬嘴里套出点端倪再说——

注视着谷喉魂，玄三冬略显迷惘的道：

“老兄，你脸色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言谈中有什么触犯之处？”

做了一次深呼吸，谷喉魂淡淡笑道：

“玄兄过虑了，我只是在想，玄兄为什么没有进行第二个步骤，以及因何险些替那谷喉魂顶了缸？”

用力抹了把脸，玄三冬的一腔怒火又被引燃，他愤愤的道：

“还不是为了谷朝旭那老头子；别看他年纪一大把，却拗执得厉害，一副豁出去的德性，尤其叫人受不了，金八刀在掳持他之后，不但加铐上绑，有时候老头子骂急了，还待动手用刑，是我他娘看不惯，一再阻止姓金的施暴，我说啦：老金哪，人家儿子和你有仇，做老子的可不曾得罪各位，掳劫人家老子来胁迫儿子，手段上业已有欠光明，如若再对老头子横加凌虐，就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了；姓金的对我这种态度，当然是不痛快，头一两次我出面劝阻，他还能忍耐着不发作，到末了一遭，谷老头为了姓金的言词不敬，当众立予呵责，姓金的一怒之下，扬手就打，我抢上去拦住了他，双方免不了又起争执，更差一点发生冲突，我还以为都是自己人，吵过算完，却做梦也想不到姓金的已对我兴了杀机，便在今天上午，姓金的故意诱我与他讲话，没讲上几句，他那伴当‘太阳掌’池通突然由我背后偷袭，连发三掌之下，我因猝不及防，倒结结实实挨了两记，在中掌的一刹，我就知道不妙，只觉天旋地转，双眼透黑，内腑亦像挪了位般的翻腾着，幸而我这匹宝马就在不远，当时也顾不得许多，一头冲到马上，没命的往外狂奔，这一颠一震，人竟晕死过去，要不是遇到你，老兄，我就惨了……”

一口气说到这里，玄三冬禁不住又带了喘，圆胖的面孔也涨得通红；谷喉魂强自忍住内心的愤恨，轻拍着玄三冬肥厚的肩膀：

“你的内伤也才刚刚有了起色，千万激动不得，玄兄，看开点，看淡些，不要气，只要记，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迟早碰得上，那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连本加利一齐结算，岂不强似自己干呕？”玄三冬自行调息了一回，待平静下来之后，方才悻悻的道：“老兄说得是，奈何我不提便罢，只要一提起这档驴事，我便又恼又恨，你倒评评理，人与人相处，意见不合乃是常情，牙齿与舌头都有咬着的时候，人的作风更哪来这多的融洽顺贴、严丝合缝？就为了行事的观念不同，便下这等毒手，是不是太也冷血、太也狠酷了些？”谷喉魂一笑道：“那是一群野兽，玄兄，野兽只有兽性，怎能以

人性相求？”怔了片歇，玄三冬喝了声彩：“真是一针见血，一言惊醒梦中人！奶奶个熊，那可不正是一群野兽？是人有这么寡绝无情的么？怪只怪我认识不清，觉悟太晚，活该受这等窝囊罪！”

谷喉魂缓缓的道：“玄兄，不算晚，一点也不晚，朝后的日子，尽是讨债的辰光，人家给了你什么，你大可奉还人家什么，能以保住性命，即是老天对你的应承了！”

凝视着谷喉魂好一阵，玄三冬蓦地伸出双手，神色挚诚的道：

“说得好，老兄，你这个朋友，我算是交定了——”

握住对方伸来的手，谷喉魂安详的道：

“但蒙不弃，就算我高攀玄兄吧。”玄三冬抽回手来，怫然不悦：“这是什么话？老兄是在阴损我么？”谷喉魂笑道：“喜怒不蕴于内，情绪诉诸颜色，正表示玄兄是直心直肠的爽快人，我生平最愿结交这等血性汉子，若有失言之处，亦请玄兄莫怪！”玄三冬立时转嗔为喜，咧开大嘴道：“这才够意思，哥俩有诚心，朋友才交得深契，交得长远，老兄——呃，笑话笑话，弄到现在，竟尚不知老兄尊姓大名，真正失敬之至，老兄的万儿，还请见示，往后称呼起来也较方便。”谷喉魂眨眨眼，道：“其实，我的姓名，玄兄早就知道了。”玄三冬微微一愣道：“我早就知道了？怪事，我怎会早就知道？”谷喉魂道：“没有错；我也姓谷，谷公朝旭老爷子，正巧是我家父。”猛的从地下跳将起来，玄三冬张口结舌，两颗小眼珠子几乎弹出眼眶：“你你们……你是……你是谷——”拱了拱手，谷喉魂从容的道：“在下谷喉魂。”

第九章 施计

目瞪口呆地望着谷喉魂半晌，玄三冬才骤然打了个寒噤，喃喃的道：“还真是让他说对了，这天下是何其辽阔、又何其狭小？相处在这等形势下的两个人，却竟鬼差神使的碰到一头，我的佛祖，莫不成果然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谷喉魂沉声道：

“是的，冥冥中自有定数，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玄兄，你出自善念，照应了家父，老天便叫他的儿子来回报你，良知不泯的人，总会后福无穷！”

吸了一口气，玄三冬苦笑道：

“谷老兄，你这份修养，可的确到家了，身逢如此大变，居然不惊不慌，和个没事人一样，要是换成了我，早他娘坐不稳啦！”

谷喉魂静静的道：

“焦躁恼恨，与事无补，反倒误了大事，其实我何尝不急不忧？但空自怨叹，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定下心来，筹思因应之策，方是谋求补救的道理。”

玄三冬有些窘迫的搓着一双手道：

“有关令尊大人的事，我感到非常抱歉，无论如何，还希望老兄恕过才是……”

谷喉魂和悦的道：

“我没有怪你，玄兄，在你与我毫无渊源情份的立场下，你能这样本诸良心，维持正义，发挥悲天悯人的胸怀，我已是感念不尽，却怎会如此不识好歹？”

玄三冬急切的道：

“谷老兄，我看咱们行动得快，第一要务，就是先把令尊大人救出来，否则他们拿老太爷来胁迫你，恐怕掣肘之处甚多！”

点点头，谷喉魂道：

“他们玩这一手实在是阴毒，我也必须在对方尚未找到我之前抢先相制，要不然，便将难以动弹了！”

玄三冬道：

“那干王八蛋预定囚禁老太爷的地方，是东去十八里处的‘白石岗’，岗顶向阳的所在有幢石屋，座落僻静又坚实，正是囚人的理想环境；眼下他们约莫也才抵达，趁机会潜入救人，最是适当不过！”

谷喉魂道：

“玄兄可曾到过‘白石岗’？”

玄三冬干笑道：

“没有去过，但既然知道地方，应该不难找，怕就怕他们临时变卦——”

沉吟着，谷喉魂道：

“变卦的可能性不大，金八刀他们在重创于你之后，或许认为你性命不保，或许判断你危在旦夕，却决不致想到你会有这么一段遇合，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便没有放弃原定计划的必要，我们待留神的乃是对方有些什么人监守家父？投鼠往往忌器，不能为了要救家父反而害了他老人家！”

玄三冬道：

“临守老爷子的人，我现在知道的只有三个——金经魁、池通，还有个杀千刀的陶云峰……”

皱皱眉，谷喉魂道：

“‘飞燕子’陶云峰？”

玄三冬道：

“正是这个狗娘养的，生得又瘦又小的一副身架，活脱晾在竹竿上的风干鸭子，走起路来却轻飘飘的脚不沾地，像是随时都能腾云驾雾浮向他奶奶的南天门去，好个姥姥不亲、舅子不爱的德性！”

谷喉魂慎重的道：

“此人号称‘飞燕子’，轻功之佳，堪为一绝，玄兄，一朝和他遭遇，务必要多加小心，这家伙不是容易相与的货！”

哼了哼，玄三冬道：

“除了能蹦能跳，我看他的能耐也有限，娘的，三根筋吊着个脖子，两枚卵蛋捣个鸟，阴阳怪气之外，没什么惊人之处——”

谷喉魂笑了：

“人不可以貌相，玄兄还是谨慎些好；这陶云峰除了轻功特佳，双手那一对转轮刀亦霸道十分，刀随形动，越见凌厉，别看金经魁一向人五人六，遇着陶云峰，大概也得让他一步。”

玄三冬道：

“对这陶云峰，老兄你似乎相当熟悉？”

一声叹喟，谷喉魂道：

“他和严渡交情不错，往常时而到堂口走动，有一次，严渡身边一名侍从不小心跌碎了严渡一尊极为珍爱的玉罗汉，老严在盛怒之下，抓起仅剩的半截雕像便摔掷过去，老严的内力深厚，出手劲势强浑，那半玉雕像如果砸到那小子身上，非要他的命不可，当时我正在厅门边的太师椅上和陶云峰并坐聊天，见状不妙，腾起飞拦，然而我的身形才起，陶云峰已经反掠回来，左手攥着半截玉罗汉，右手提着那名侍从衣领，眨眨眼便都送出了门外，你说，此人的提纵之术高是不高？我那时就曾想过，异日此人若能收为己用，乃是一个绝好帮手，反之，则又是一个祸患，如今看来，他果然已投向严渡阵营，对我方而言，不啻威胁更增……”

玄三冬舐舐嘴唇，道：

“这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姓陶的原本就和严渡有交情嘛，人要选择伴当，自是先挑情份深的的搭伙，理字义字往往便朝后摆了！”

谷喉魂默然片刻，才低沉的道：

“玄兄，我爹他老人家，会不会再受金经魁他们的折磨？”

玄三冬不安的搓着手道：

“老实说，这很难讲，有我在那里的时候，一定会阻止他们动粗，如今我不在场，情形怎么样便保不准了，令尊老爷子心性耿直，方正不阿，脾气也拗得很，是种宁折毋弯的个性，假如他老人家肯稍稍委屈一点，尚不致受什么苦，怕就怕他不愿凑合，不予颜色，那……那就麻烦了！”

冷森森的一笑，谷喉魂道：

“我爹如果麻烦了，金八刀他们便会有十倍于我爹的麻烦，全是一群无胆无识的卑鄙匪类，有种该冲着我来，却挟持这么一位连自保都无力的老人，算是哪一种称字道号的人物？真是可耻到了极处！”

玄三冬有些讷讷的道：

“老兄骂得好，但是和这干人熊，却谈不得道理，扯不上仁义，他们全是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东西，所以我才同他们搅合不下去……”

谷喉魂道：

“我不是影射你，玄兄，请勿误会。”

玄三冬忙道：

“我明白，我明白，只是心中歉疚，总要表达一、二抬头望望天色，谷喉魂道：

“玄兄此刻可已觉得身子顺畅了些？能否即时行动？”

伸臂抡舞一圈，玄三冬呵呵笑道：

“不是吹牛，我对医理自有一套，治人治己，妙手足可回春，别看我伤得重，要痊愈亦快当得很，药到即能病除，你瞧瞧我这模样，岂像个片歇之前犹奄奄一息的活死人。”

谷喉魂站起身来，将大氅斜披：

“如此，还要借重玄兄与玄兄坐骑的大力。”

又是一声大笑，玄三冬一骨碌爬将起来，几下子掸灰拂尘，旋身抬腿，显得意气昂扬，豪气干云，那等勇健之概，还真叫谷喉魂担心他会来上一阵仰天长啸哩。

“白石岗”果然名符其实，一条横向迤迳的半高山岗，尽是嵯峨嶙峋，姿态各异的灰白岩石，岩石凝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贸然望去，活似千百年来风化了的人兽飞禽，它们端着亘古不变的恣势，默默峙立在这一片幽僻之间，岗上岗下的冷寂僵漠，大约早也冻结了那些挣扎中的呜咽了岗上寸草不生，岗脚下亦仅有几丛单调的杂木材，这里的光景，十分空泛枯燥，挑着这个地方办事的人，也必然不会是有何情趣的角儿。

在远离“白石岗”里许之外，谷喉魂与玄三冬就下了马，拴好了马儿，两个人很快的潜行至岗下，眼瞅着那满岗横竖遍布的灰白色岩石，玄三冬不禁摇头叹气：

“我他娘号称‘土儿遁’，钻地挖洞最是在行，只是碰着这等鬼地方，就叫没辙了，到处都是坚岩硬石，便和铜墙铁壁差不多，再怎么‘遁’也‘遁’不出去，金八刀选择这处所在囚人，我怀疑这老小子莫不成是冲着我来？”

谷喉魂轻声道：“凑巧罢了，姓金的还没有恁玄的神机妙算，猜不到那么远去！”在灰黯的天光下，玄三冬的脸孔轮廓有些模糊，他压着嗓门低语：“向阳的方位是朝东，谷老兄，咱们朝东去找，包管找得着那幢石屋！”打量着山岗的形势，谷喉魂边道：“岗子方圆不大，目标不会难找，玄兄，我们行动之间却需加小心，金经魁的刀快，陶云峰的反应更为敏锐，可别叫他们有了准备，否则救起人来就棘手了！”玄三冬道：“我省得，投鼠忌器嘛。”

于是，两人悄然朝山岗上摸过去，在初垂的夜幕掩遮下，很快就找到了那幢向东的石屋，石屋不大，而且砌建得相当粗糙、但坚实性却无可置疑，拿这里来囚禁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石屋前面的一间，开有两扇小窗，现在，小窗里透着灯火，两方晕黄在夜色中微微摇晃，却予人一种森寒诡异的感觉。谨慎的往前接近了一段，谷喉魂目光闪烁，细语如丝：

“屋子没有后门，也没有后窗及侧窗，连屋顶也是由石片铺成，除了正面的窗门之外，并无其他出口，玄兄，这有点麻烦！”

玄三冬也在仔细观察着地形地物，一面看，嘴里一面咒骂：

“这干天打雷劈的孽种，却挑得好地方，石墙石瓦石壁，那扇前门也是厚实的栗木包铁角，老兄，你再瞧瞧两扇窗子，窗外还镶嵌着铁条，这等光

景，只怕一次袭击不易成功——”

谷喉魂探着双眉道：

“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一旦打草惊蛇，给了他们抵抗的余暇，即可将家父做为人质，反制我们俯首听命，情况假若演变成那样，就大大坏事了！”

咽了口唾沫，玄三冬呐呐的道：

“娘的，这却如何是好？”

半伏着的谷喉魂静寂不动，也没有回答玄三冬的话，过了许久，他才凑近到玄三冬耳边，悄声道：

“事到如今，说不得也只好冒他一次险，玄兄，还得偏劳于你，设法将对方诱骗出来！”

玄三冬困惑的道：

“只要老兄你吩咐一句，我他娘便赴汤蹈火，亦万不敢辞，问题是我拿什么计策把屋子里的人诱骗出来？他们一见到我，即知来意不善，新仇旧恨结成一遭，岂有不益加戒慎警惕的道理？”

谷喉魂小声道：

“说得不错，玄兄，但如何用计，则由我来相告，首先，你当然不能以这副没事人的姿态出现，你要将午前受创之后的情势延伸到此时，换句话说，此时的你，虽仍大难不死，却已气息奄奄，不管你是回头向他们求助或是误打误撞来到这里，造成他们初步的反应必然是疑惑迷惘，因为你扮的是个半死不活的人，可能不致引起对方太大的警惕，人性都有相似的弱点，对于一个并不十分构成威胁的对象，往往会掉以轻心，玄兄，我们要的就是这类疏忽，哪怕仅仅是瞬息间的疏忽也够了！”

仔细聆听着，逐渐的，玄三冬笑了：

“倒似一条好计，难为你怎么想得出来？只不过我有言在先，扮得像不像，可不敢给你老兄打包票！”

轻轻拍了拍玄三冬的肩头，谷喉魂恳切的道：

“想想我历经磨难的老父，想想他们是如何冷血寡情的暗害你？玄兄，你就一定会扮得像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不但会扮得像，还会扮得十二万分的像！”

胸膛一挺，玄三冬不由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怀：

“是，我一定会扮得像，一定会扮得十二万分的像，我非将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邪盖龟孙引出来不可！”

谷喉魂再一次打气：

“事成与否，但看玄兄的表演逼真到何等地步了！”

玄三冬却又起了犹豫：

“我……我他娘真的行么？办这种把戏，还是小姑娘上轿，头一遭哩……”

谷喉魂低沉的道：

“你绝对行，玄兄，不曾试，你怎知道不行？拿出信心来，包你马到成功！”

用力一点头，玄三冬咬着牙，一副慷慨赴难的悲壮情怀：

“好，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去，我他娘豁上了！”

是这样求真求似的迫切心绪感染着玄三冬，以至他一开始就爬着朝外走，爬行间，人在颤抖，在痉挛，喉头断续发出闷噪般的呻吟声，一时里，

谷喉魂不免怔忡，还以为玄三冬的旧创又犯了……

沉沉的夜暗中，玄三冬蠕蠕移动，逐渐接近石屋前门，他一副力竭神衰的模样，口中低弱的呼喊：

“救……命啊……有哪个……哪个好心的人……来救救……我……啊！”

骤然间，石屋内的灯火熄灭，但却只是灯火熄灭，没有任何其他反应，一片死寂立时在萧索索的夜风里笼罩四周，空气宛似僵凝了。

玄三冬粗浊的喘息着，拖着爬行的身子更见笨重，他抖生生的厮叫：“有谁来救救我……我……我快……快不成啦……请你……你们发发……慈悲……帮我……一把！”

石屋里依旧毫无动静，毫无声息，仿佛是一幢空屋。

身体蠕行在起伏横竖的岩石之中，玄三冬咬着牙任其滚跌翻撞，他一步一爬、一爬一喘：

“你们……不合见死……不救啊……求求你们……好……好歹帮我……这一遭……老天爷……老天爷啊……我快死了……这就快……快死了哇……”

凄哑悲凉的呼号在冷瑟的寒风中播散，飘浮于幽邃的黑夜间，嵯峨的山岩反荡着一声声的回响，那情景就益见绝望怆楚了。

蓦地，石屋那扇沉厚的栗木铁角门悄然后开，一条淡黄身影大步行出，在黯淡的光影下，来人面目依稀可辨——不是金八刀金经魁，又是何人？

金经魁才一出门，就机警的四处探视，等他确定没有危险了，目光方投注在玄三冬的身上，他那道齐颊过唇的褚紫色疤痕扭动着，声调又冷又硬：

“姓玄的，你可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这阵子又绕回来干什么？难不成想叫池通再补你几下？”

玄三多心里在咒骂金经魁的三代血亲，表面上却不得不装成痛苦十分、快要断气的形状，呼噜着嗓门低嚎：

“你……你总算……现身……身了……老金……救救我，请你无论如何……救救我……就算看在……往日……情面上……你，你也不能如此……寡情！”

重重向地下“呸”了一声，金经魁恶狠狠的道：

“不识香臭，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原是看在早昔的情份上，又晓得你的近况不强，这才向严渡推荐了你，容你出点小力，捞笔外外补贴补贴，谁知你漫着锅台上上了炕，我好心赏你饭吃，你却反宾为主，居然和我争抗起来，那谷朝旭谷老鬼与你有什么渊源，给过你什么好处，容得你这样维护他、偏袒他？好，你硬要抢那孝帽子进灵堂，愣扮人家的孝子贤孙，正是叛态已萌，不可久留，我说不得成全于你，让你先走一步，前站上等着同谷氏父子会合吧！”

四肢痉挛着，玄三冬又在呻吟：

“我……错了……我悔……悔了……老金……老金……你就高抬贵……手，饶过我……吧！”

金经魁阴阴冷笑着：

“闯道混世，讲究的乃是‘起手无回大丈夫’，尤其干我们这一行，更没有出尔反尔的道理，既然下手做了你，你若未死，就必须再接再厉，贯彻到底，岂有反过来放生的说法？简直笑话！”

玄三冬恨得错牙，仍不能不继续装模做样，扮那副奄奄一息的窝囊：

“老金……老金……我向你……发誓……向你赌咒……只要你……救我
这……这一次……但凡有生之……年……我为你做牛……做马……永无怨
言！”

金经魁凛烈的道：

“我不吃这一套，玄三冬，而你事前事后亦必然不会转的是同一念头，像你这种头生反骨、里外不分的角儿，我也使唤不起，一劳永逸之道，就是更进一步，送你回姥姥家纳福吧！”

玄三冬颤着声哀求：

“我……不敢了……老金……我再也不敢冒……冒犯你了……请你饶了我……救救我……”

重重一哼，金经魁形容酷厉：

“当然，我会救你，这一救，包管叫你一了百了，永无痛苦！”

石屋门内，这时又走出来一个黑瘦人物，这人阴森森的寒着一张驴脸，颌下一撮山羊胡子随风飘动，他以一种不耐的腔调发了话：

“金老大，姓玄的也算嚎够了，你若嫌他的污血染刀，咱们便一事不烦二主，再由我补他两掌，这一遭，绝对叫他还不过魂来！”

金经魁淡淡的道：

“也好，老池，记得多加把劲道，慈悲点，让他少受罪！”

不错，此人正是池通，“太阳掌”池通，亦是今日上午差一步便将玄三冬超渡彼界的池通！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然而这一会儿玄三冬却眼红不起来，反倒用力挤出几滴酸泪，他气喘吁吁的挣扎着道：

“池兄……池兄……大人不记……小人过……你伤了……我……我不怨你，我是咎由……自取……但请你放我……放我一马……就算是我……不世的恩人……池兄啊池通一张驴脸上毫无表情，光景是猪八戒吃秤砣——早他娘铁了心啦；金经魁双手背负着走到一边，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

“外头风大，老池，不作兴挺着挨刮，早完事早歇着，还是屋里舒坦。”

池通走前几走，双掌骤起！

地下的玄三冬一声干嚎，仿佛是竭力往池通脚下滚动，就在他滚动的瞬息，斜刺里一条人影暴闪，流光也似穿射入石屋之内！

眼角的炫花猝现，金经魁已立时惊觉，他迅速抛肩回身，口中大喝：

“什么人？！”

就在这里，看似仓皇躲避、却又心余力拙的玄三冬，猛的身子上起，一头撞向池通怀里——骤变之下，池通双掌贴着玄三冬的背脊落空，自己更狂嚎一声，仰天便倒，在他倒地的一刹，那只晶莹灿亮、长有尺半的三角锋锥正好脱出他的胸膛！

须臾的震悸之后，金经魁不由眶毗欲裂，怒火攻心，他指着玄三冬厮吼：

“姓玄的畜牲，你你你……原来你竟是使诈！”

玄三冬嘿嘿一笑，扬脸向天：

“兵不厌诈嘛，使诈又怎么样？我叫你们心黑手辣，赶尽杀绝；他娘的皮，你们列位做得出那个狠，老子就办得到这等毒，对姓池的，我也一样够慈悲了，不是么，加把劲，让他少受罪，只一下就送他上了西天啦！”

金经魁面容扭曲，话从齿缝中迸出：

“玄三冬，就凭你如此阴损残暴的心性，便不能宽容于你，我会一刀一刀的将你凌迟碎剐，我会一片一片切割你的身上人肉，玄三冬，你必须死，而且要辗转哀号，受尽痛苦的死！”玄三冬皮笑肉不动的道：“这是你的说法，办不办得到还要看我甘愿与否，老子不是块木头，岂会呆站在这里任你切割？娘的，尚凌迟碎剐呢，我看你恐怕连我的鸟头都咬不上一口！”金经魁深深呼吸，缓缓拔刀——那柄又粗又短、刀刃泛着暗蓝光华在方头上，刀在手中，他人已变得异常冷静：

“玄三冬，崆峒派已经没落了，而你，即是崆峒没落下的牺牲品，你将会发觉，你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依恃，一个残旧腐败的帮派，一身稀松寻常的武功，凭这些，不能予你以任何保护，只会加速你的毁灭罢了！”套于整个手腕上的三角形锋锥轻轻晃过玄三冬的鼻端，芒影映炫里，他闲闲散散的道：

“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充其量是个谋财害命的凶手而已，比杀人，可能你较我多杀了几个，比真才实学，却未必让你拔了头筹，姓金的，崆峒一脉是否没落，崆峒武术有无独步，你可以动手试试，你瞧我是个孙，我看你还是个卵呢！”

金经魁阴森的道：

“玄三冬，我当然要试，而且不试出生死来决不甘休！”

玄三冬夷然不惧的道：

“我候着了，新仇旧恨，正好一齐结清！”金经魁的方头刀斜举向天，眼神已硬，可是，他的刀竟没有接续下一个动作，全力戒备中的玄三冬忽然发觉金经魁唇角抽搐，额头青筋凸现，人像在犯癫痫之前那等强行克制的模样！玄三冬目光轻瞄，立时明白了姓金的何以有此反应的原因；石屋里，两个人正面对面的走了出来，一个是正着走，一个是背着走，正着走的是谷喉魂，背着走的人是陶云峰，那又干又瘦又矮，活脱风干鸭子般的陶云峰！

他们面对面的出现，决不是表示热络，而是相互对峙，彼此防范，双方剑拔弩张，颇有一触即发的架势！

金经魁没有料到此时此地，在来了一个该死不死的玄三冬之后，又缀上一个想找找不到，节骨眼里却偏偏不请自来的头号目标谷喉魂！他们费尽心机要对付的人就是谷喉魂，然则可不是在这等光景、这等形势之下卯上，眼前谷喉魂这一现身，金经魁直觉感到大事不妙，惊震的心态回映在脸上，神色自然就不算正常了。

玄三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幸灾乐祸的咧嘴笑道：

“你怎么一下子僵啦？姓金的，你不是要与我分生死、决存亡么？倒是快点动手呀，我这边业已等得不耐烦了！”

两侧的“太阳穴”突突跳动着，金经魁斜举的方头刀慢慢垂落下来，他不答玄三冬的话，却冲着谷喉魂开了口，腔调又冷又涩：“难为你找到这里，谷喉魂，但却迟了一步，你救不成想要救的人！”

谷喉魂的表情十分阴晦、十分寒凛，他面朝陶云峰，话却是在回金经魁：

“你们是一群孬种、是一批狼心兔子胆的三流混子，你们不配在道上闯，不配在江湖上亮字号，但凡一个稍具天良、略有道义感的人，都不会做出像你们做的这种事，卑鄙无耻，行同禽兽，金经魁，我把你们看成半文不值！”

面孔又在暗影中歪曲，金经魁狞厉的道：

“为达目的，便只有不择手段，这本是个弱肉强食、钩心斗角的世界，没那么些仁义道德可讲，谷喉魂，你同样双手染血，半生刁钻凶蛮，和我们

比，你也绝对清高不到哪里去！”

谷喉魂冷漠的道：

“至少，我不会去迫害一个老人，去挟持人家无辜无罪的尊亲，便凭这一桩，即乃人兽之分！”

面对着谷喉魂的陶云峰，首次声音低沉，却不徐不缓的发了话：

“谷首座，令尊在我们手里，不管你有些什么冠冕堂皇的说词，多少尖酸刻薄的评语，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你是明白人，应该知道面对现实，徒托情绪上的发泄，只怕与事无补！”

第十章 夜袭

目光冷锐的注视着陶云峰，谷喉魂沉重的道：

“我们也算旧识，陶云峰，固然如今是各为其主，立场互异，但人的品格和节操却不应该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有所污染，降格纡尊以求名利的事，似乎不是你陶云峰向来标榜的境界！”

陶云峰一张枯干的面孔上不显七情六欲，他静静的道：

“严渡与我交情不错，他有困难找我帮忙，我在衡情度势之后，认为没有袖手的道理，此事的始末就是这样，我既不失格，亦不曾读节，谷首座，你不能以我为友助拳的行为就妄指我的操守有亏，纵然我的朋友是和你对立！”

谷喉魂严峻的道：

“这么说来，各位用此卑鄙手段，强行掳劫家父之举，你亦不以为过了？”

陶云峰略一沉默，才缓缓的道：

“两军对阵，图存求胜方是至高原则，尤其像这种取江山、争基业的千秋大事，更不能局限于一般道义观之内，为妇人之仁，大势成败，关系无数生命、牵连多少身家，此中或有一二损德逾份之举，也只能认作遗憾，谷首座，朝代替换，庙堂易柱，乃浩荡震天的盛事，滔滔巨流之下，淹没若干辛酸，亦就说不得了……”

谷喉魂叹了口气，道：

“讲得好听，陶云峰，一则不是你的老父遭难，二则名利权势蒙蔽了你的心，现在的陶云峰，已经不是以前的陶云峰了，我终于明白，人性的蜕变，多么易受环境的操纵引诱，而千言万语，综归仅有两句话——但见功禄，何关仁义？！”

陶云峰生硬的道：

“严渡说得不差，你是块永不点头的顽石；谷首座，我们彼此的观念南辕北辙，再怎么对你解释，亦难以沟通，我看，我们之间恐怕委实凑不到一处去了。”

谷喉魂道：

“如果凑得到一处，此刻我便不会在这里见到你，而老父也仍然悠闲自在的享受他那逍遥辰光；因为你们的贪婪恶毒，造成了如今的可悲形势，陶云峰，一切不幸的后果，都要由你们承担！”

冷凄凄的一笑，陶云峰道：

“而一切完美的报偿，亦将由我们分享。”

那一边，玄三冬齜着牙道：

“谷老兄，所谓对牛弹琴，就是眼下这一码事了，瞧瞧吧，咱们面对的这些角儿，哪一个不是利欲薰心，又哪一个不是财迷心窍？满脑子的争权夺势外加满肚皮的男盗女娼，个个匪性贼情，人人张牙舞爪，你便磨破了嘴皮子，亦感化不了他们分毫，不如早早省下唾沫星子润喉消气，准备着开杀取命才是正经！”

不待谷喉魂答话，陶云峰已伸出右手食指点了点玄三冬，阴着一张瘦脸道：

“玄三冬，就是为了你多嘴多舌，出言不逊，人家才起意要你的命，险

死还生之后，不想你仍然本性难改，姓玄的，你要吊劲，包准就吊在你这张碎嘴上！”

哼了一声，玄三冬也斜着双眼：

“把话说穿了吧，陶云峰，你表面上看似道貌岸然，言词间听来中规中矩，其实全乃口是心非，枉披着一张人皮专扮那下三滥，有的人坏在相外，你却歹在骨子里，比起你的一干同伙，你他娘犹要恶上三分，真正不是东西！”

陶云峰面上微微变色，语声凛烈：

“玄三冬，你胆敢如此辱骂于我，便想饶你也难，任你侥幸逃得一遭，今晚上却断断不能放过，我必定要你为你的污言秽语付出代价！”

玄三冬强悍的道：

“老子不是吃人唬大的，陶老杂碎，你再怎么会飞，充其量也不过是只燕子，变不成一头老鹰，有本事尽管施展，看你能摆平了我，还是我能将你生拆了！”

好久不曾开口的金经魁，这时阴沉沉的发了话：

“地下躺着的池通，就是被姓玄的送了终，姓玄的装死扮蒜，猝下毒手，可怜他通一世英雄，却栽得这么不明不白、不甘不服；他这口怨气，陶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代为宣泄，也好叫他九泉之下，得以瞑目！”

陶云峰形色凝重的道：

“这原是朋友之间该尽的本份，金兄释念，我一定全力施为也就是了！”

嘿嘿冷笑着，玄三冬道：

“一搭一档，唱合得妙，便让你们敲那如意算盘去吧，待要称心偿愿，只怕尚隔着十万八千里，差远去啰！”

注视着玄三冬手上的三角形锋锥，金经魁的瞳孔中闪耀着一片火赤：

“玄三冬，你是用你的‘旋地锥’杀害了池通，我亦必然要以你的‘旋地锥’来剝取你的心肝五脏生祭池通，你做下什么孽，就要得什么报应，谁也帮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

突然，谷喉魂喝了声彩：

“说得好，金经魁，做下什么孽，就要得什么报应，这个说法，摆在你们身上一样适用，我却也要看看，有谁帮得了你们、救得了你们！”

玄三冬一抹脸，道：

“我他娘横竖是豁出去了，人遭了暗算，到末了居然还落个王八蛋，这股子窝囊若是甩不去，不用人来帮我救我，便我自己就能恨得一头撞死；奶奶个熊，真当把姓玄的吃定啦？”

金经魁看了陶云峰一眼，斜走两步，以他的方头刀虚指玄三冬：“你的唇舌尖利，姓玄的，如果你不抽冷子打暗算，希望你的手上家伙也和你的唇舌一样刁钻泼辣才好！”玄三冬“呸”了一声：“你谋财害命的勾当做多了，却需明白眼前的场面决不同于谋财害命——有备而行与无备临阵纯然是两回事，老子们不是肥羊，金经魁，肥羊乃是你们，这一遭，风水业已倒转过来了！”谷喉魂接口道：“姓金的没有什么大不了，至少名实并不相符，前些日，他们亦曾有备而行，埋伏好了算计我，那时节，我还中毒在身，但结果如何？我仍是我，反倒赚了他们一双人命，‘天地猴’，可不是？”玄三冬望着面若寒铁般的金经魁，哧哧而笑：“看来这一行追魂夺魄的阴损营生也不好干，一个搞不巧就赔上夫人又折兵，金八刀变做了翻壳乌龟，两头不着地之外，一刀也不刀啦！”于是，那一刀就飞了过来，像一抹极西的蛇电，

只是一闪，已到了玄三冬头顶，锐气破空，扑面先至的是一阵令人窒息的凛烈寒风，玄三冬却不躲不让，“旋地锥”倏扬猛翻，“当”的一声金铁撞响，火星四溅中，金经魁凌空回转，锋刃挥洒如满天花雨，光炫芒织，映入眸瞳里的，尽是那流掣穿舞的森森冷焰！玄三冬开始贴着地面蹿走、蹿走于嵯峨的山岩间，游动在横竖的叠石中，他的“旋地锥”亦有着极快极密的动作，忽而上敲斜打，忽而点石推隙，但见溜溜火花进现，他那五短身材便形成了一个移滚无常、难以捉摸的圆球，然而圆球有刺，锥尖不断伸缩，任是金经魁来势凌厉，玄三冬依旧维持了一副有打有还的局面！崆峒所传，果然不同凡响！陶云峰不在意的瞧了两眼，冲着谷喉魂道：“眼前的场合，谷首座，只怕不适宜于我们光看热闹……”谷喉魂笑了笑：“你好像十分急着动手？陶去峰，我知道你的修为不弱，提纵术尤称独步，但若借此依恃，你就认定胜券在握，这种想法未免稍嫌危险！”

陶云峰微微摇头，表情严肃的道：“谷首座，我深悉你的能耐，更明白你的胆识机智俱皆超人一等，从与你初次见面开始，我就没有小觑过你，你是一个极度难惹难缠的对手，我曾一再暗自期盼，希望我们之间不至有敌对之日，然而人愿不及天算，形势演变，果然到了此步田地，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

谷喉魂静静的道：

“如果你确实有此感触，现在退出是非圈为时未晚，陶云峰，你是个明白人，何苦助纣为虐，愣要来趟这湾浑水？”

目光投注在拚杀中的两人身上，陶云峰形色冷晦，嗓调微显暗哑：“此时此地，已不可言退，谷首座，我向来是个有始有终的人，这一生不做虎头蛇尾之事，既有承诺，且已卷入，便只有贯彻到底！”

谷喉魂道：

“更不分黑白、不问屈直、不论正邪？”

陶云峰生硬的道：

“因为立场的互异，对道理的说法各据其词，各有所见，谷首座，你认为严渡他们大逆不道，他们犹指控你偏执顽冥，到底孰是孰非，大概就必须以成败论英雄了！”

谷喉魂沉缓的道：

“成败或许能以论英雄，但成败却难以论断天理、抹煞是非，陶云峰，成败只是一个事实，决非谛造真理，事实极其残酷，但真理却永垂不朽！”

干瘦的面孔上起了一丝细微得不易察觉的痉挛，陶云峰不愿意再对这个话题深入谈论下去，他当然知道，真义是越辩越明的，辩到最后，怕只怕自家词穷以对，那就大大的尴尬了，情形利害正如他所言，大势所趋，纵有一二损德逾份之举，也权当遗憾，改朝换代的大事么，良知天理，亦就提不得啦！

那边厢，金经魁已循环了三式刀法，任是刀刀连绵，招招凶狠，看光景仍然摆不平玄三冬，金经魁的功力强在强悍犀利，玄三冬却妙在闪躲灵活，但见光焰流闪撞霍中，人影蹦弹翻滚，险是险，惊是惊，但一时半刻之内，似乎还不可能有什么决定性的变化。

陶云峰双目凝聚，神色果决刚毅，是一副豁将出去，不计一切后果的模样：

“谷首座，辰光不早，我想，该是我们两人做一决断的时候了……”

谷喉魂在这片刻前后，对于陶云峰的观感起了极大的转变，他不只是失望、是惋叹，更有着无可名状的憎恶；不错，陶云峰算是个有思想、明道理的人，唯其有思想、明道理，却仍趋炎附势、昧于心术，才越加不可原谅，姓陶的言词狡辩，徒托堂皇，实际上是在和稀泥，说穿了不值一文——无非是想帮着行情看好的一批牛鬼蛇神夺取江山基业，求那事成之后分一杯羹罢了。

但是，那批表面上行情不错的牛鬼蛇神，是否果真具有如此的实力与潜能？不到结局揭晓之前，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双刃斧从谷喉魂的腰间抽出，两片弯月形左右对称的斧刃，映着石屋内溢出的灯光，闪烁着森冷的蓝芒，仿佛是眨动的魔眼，无声的诅咒，谷喉魂双手握斧，正举胸前，清癯又满布风尘的面庞，冷硬如这白石岗上的山岩。

陶云峰飘身而起，宛似一片棉絮飘向空中，随风浮动的一刹又暴扑急泻，他手上的一对转轮刀便带起两团雪亮的光环，有如月落大地，锐劲充斥下直罩谷喉魂。

这样的身法，这样的攻势，谷喉魂并不陌生，仅是久违了而已——双刃斧突然上扬，在同一点的位置倏忽左右分挥，“呛啷”两声合为一响，陶云峰形体骤升，却一个斤斗翻到谷喉魂背后，单轮斜飞，横切谷喉魂脖颈，轮光初现，他人已贴地抢进，另一把转轮刀猛斩敌人双足！

双刃斧便蓦而倒插向后，当转轮刀的锋口砍在斧杆上，当四溅的火星迸扬，谷喉魂的躯体以斧柄为中心，霍然凌空回旋，于是，一溜鲜血自他的肩头抖起，而偏了准头的转轮刀锋刃几乎还未及旋离他的肌肉，飞起的双脚已兜面蹴上陶云峰的左肋，将这位“飞燕子”“砰”的一声踢出七步，但见姓陶的身形腾翻，双臂连续挥振，居然在几次摇摆间平稳落地，至多，也只是打了个踉跄罢了。

金经魁立时脱离战圈，倒旋身，“呼”的掠至陶云峰左侧，惊悸之情溢于言表：

“陶兄，陶兄，你，你没有事吧？”

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玄三冬，业已累得不成样子了，却仍然抹了一把汗水横甩地下，不忘记幸灾乐祸，给对方刺上几句：

“哦呸！就别他娘掩耳盗铃，自己诓骗自己啦，瞧瞧姓陶的那副熊样吧，脸色透青，青中翻白，比那死人只多了一口气，这还能叫没有事？金经魁，好叫你得知，姓陶的不但有事，而且事情大啦，大得去了半条老命啰！”

金经魁暴吼如雷，双目凸瞪，模样活脱待要吃人般火毒的盯着玄三冬：

“住口，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混帐畜牲！”

玄三冬又透了一口气，恶狠狠的顶了回去：

“姓金的，你不过是兔死狐悲，同类伤情，更不带几分人性人味！”

脸色灰槁的陶云峰唇角滴血，呼吸浊重，身子也在不住抽搐着，他轻轻向金经魁摆了摆手，噎着声道：

“金兄……且莫与那玄三冬徒争口舌，当务之急，首需求取制敌保命之道……”

金经魁压低嗓门，忧惶的道：

“你的伤，陶兄，似乎不轻！”

陶云峰吸了口气，努力支撑着；

“今晚的形势异常凶险……金兄，谷喉魂出手用招，全是拚命的架式，

他的心意我明白，乃是打谱拚掉一个算一个，他先将他自己置于不败之地，再豁死向我们反扑，金兄，你我能否生出，端看眼前的演变了……”

暗里起了一阵冷颤，金经魁说话却硬：

“姓谷的没有什么大不了，陶兄，他与你这场拚斗，其实也不曾占到便宜，你固然受了伤，他亦非完整，大伙发狠朝上卯，鹿死谁手，犹未敢言！”

陶云峰凑近金经魁耳边，一开口就是满嘴的血腥气：

“我……金兄……不瞒你说，我业已是强弩之末了，谷喉魂那一脚，踹折了我的三根肋骨，而且，断裂的骨叉，可能已伤及内腑，如今一口气提不住人就得起下，是否还能运动劲施功，一点把握也没有……”

金经魁不禁心虚气浮，口干舌燥，喉管里像是掖进一把沙子：

“是不是还能撑一下？陶兄，假设果如你的判断，姓谷的乃是横了心不留活口，我们好歹却得和他周旋到底，总不能任其宰割；对方现在是两个人，陶兄你如能与我配合，以二敌二，或有胜算，若是你难以支持，单叫我独自应付，恐怕情形就不乐观了，势孤力薄之下，十有八九是罩不住！”这位素有“金八刀”之称的职业杀手，身背多少人命，刀系若干冤魂？向来流血夺魄就不当回事，然而在他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其紧张忧惶之情，却聚于中并形于外，要别人的命和别人要自家的命，感受竟如此大不相同，谁说生死容易看透？即使戾气蔽天的魔星、视人如草芥的恶煞，看得透的也只是别人的生死罢了。

陶云峰喉头咯咯作响，似是一口痰卡在气管中上下不得，金经魁赶忙拍着他的背心，这冷的夜晚，脑门子上业已沁出汗水：

“陶兄，你务必要振作，务必得挺住，咱们哥俩可是一根丝线拴着两只蚂蚱，但要跳不动，就全瘫做一堆去了，这不是玩笑之事！”

挣扎着好不容易喘出一声粗气，陶云峰的面色浮现出一抹奇异的紫红，他沙哑的道：

“形势险恶……我何尝不清楚？金兄，我虽年纪不小，却也还想朝下活，人哪有嫌命长的道理？然则今晚上情况不妙，我们打谱朝下活，就免不得大费周章了……”

金经魁的脸颊微微痉挛，咬着牙道：

“只要你还能助我一臂，陶兄，我至少能捞回他们一个垫底！”

陶云峰艰辛的道：

“我说过……我一定尽力而为就是……还有一层，金兄，你早早在心里记牢，谷喉魂的老父固然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且足以对他形成牵制，但如果他权当尚不知情，这牵制便无从发挥，我的意思……你明白？”

怔了怔，金经魁愕然道：

“此话怎说？”

望了一眼对面神态平静得几近悠闲的谷喉魂，陶云峰的呼吸不禁又急促起来，他口鼻之间呼呼的宛似拉着风箱：

“前去掳劫他老父的人，一共有四个……你、我、池通之外，就是玄三冬，眼下池通送了命，玄三冬窝里反，万一我们两人也横尸于此，则严渡根本不知道谷喉魂已知此事，在他及时通告谷喉魂而造成其忌惮之前，谷喉魂大可放手先干几场，这几场之差，说不定就是整个大局胜负之分了……”

猛的打了个寒噤，金经魁绝望的道：

“这样说来，姓谷的是断断不会留我们活口的了，因为只要我们有一个

活着出去，他就不能不承认他老父遭到劫持的事，由而便形同自缚手脚、桎梏加身，否则，即为大不孝——他不能做大不孝，却可先为刽子手！”

陶云峰惨然一笑：

“不错，我们就是他眼中的死囚了！”

金经魁双目赤红，形容狞厉，有如一头凭河的凶虎：

“决不能容他得逞，就算我们扯不了他，也要叫他背上一个千秋万世的骂名！”

陶云峰沮丧的道：

“没有活口，如何张扬？若有活口，谷喉魂便三头六臂，也不敢悖逆亲恩！”

故意留出时间让陶云峰与金经魁打商议的谷喉魂，其实早就有他自己的算盘，人心总是隔着肚皮，既不是人家肚里的蛔虫，再怎么推敲斟酌，亦难得将另一个人的心思揣摸得和当事人一样清楚，现在，陶云峰与金经魁正是如此——他们自认老于经验，长于世故，因形导势的顺理判断，应该不会离谱，而且更是越想越惊悸、越算越悲观，他们却未料到，形势是一回事，形势掌握在人家手上，人家怎么定规，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玄三冬业已歇过气来，人一有了精神，便不耐烦像这么干耗啦；他靠近谷喉魂，“旋地锥”扬天指地，虎虎有感的道：

“谷老兄，这一阵我已缓过劲来了，你老兄也够慈悲的，竟然同样留出余暇给那两个王八蛋喘气，好，大家算扯平了，谁都不欠谁的，该再卯上啦！”

谷喉魂侧走一步，极轻极轻的道：

“玄兄，你记住，我们要留活口，至少要留住一个活口。”

玄三冬不解的望着谷喉魂，也极轻极轻的道：

“你没有搞错吧？谷老兄，这活口留不得，一留，你就等于拿着枷锁往自己头上套啦！”

笑了笑，谷喉魂道：

“对方也正是这么想，但我有我的计较，斗力斗智要在门道，三加三是六，五加一也是六，他们有他们的算盘，我却有我的手段！”

玄三冬满头雾水的道：

“反正我是听你的，你怎么说，我怎么办，谷老兄，只要不搬石头砸自家的脚背就行，是你的老爹捏在这干凶神手里，可当不得耍……”

谷喉魂胸有成竹的道：

“放心，不会出差错，正像你说的，当前行事法则，与我老父安危有关，岂能莽撞？”

“旋地锥”一紧，玄三冬低声道：

“谷老兄，我向你讨一个便宜，还请你包涵则个！”

谷喉魂道：

“你说。”

眼珠子向气息委顿的陶云峰一转，玄三冬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那只飞燕子交给我来打发，如今姓陶的不但飞不起来，连爬都难了，活该让我扬眉吐气一遭，姓金的却囫囵周整，他奶奶刀上功夫又来得个犀利，老实说，我有点吃他不住，谷老兄，咱哥俩便换个对象玩玩吧。”

谷喉魂颌首道：

“当然；但玄兄，困兽反噬，其势犹猛，却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玄三冬咧开嘴道：

“飞燕子落了个跛脚鸦，看着不过一身霉气，两翅衰萎，两根手指头就能捏断他的脖颈，再到哪里发威去？不过我总防着就是，这老小子说不定有三分装样！”

眼神一硬，谷喉魂的双刃斧铮然板转，声调也与他的斧锋同样森冷：

“金经魁，陶云峰，时辰到了，这一阵便是生死论断！”

金经魁暴笑一声，却是连自己也觉得这一声笑有些中气不足、意态低迷：

“姓谷的，看你这份嚣张跋扈的劲道，似乎认为已经胜券在握了？我便老实告诉你，陶兄与我早就拚着豁出命去，捞得一个是一个，你们打谱拣现成，只怕没有那么称心如意！”

谷喉魂阴沉的道：

“你是色厉内荏，金经魁，我知道你已胆寒神栗，斗志消沉，摆出这一副欲待搏命的架式，不过做给人看罢了，你难道不想跑、不想逃？你难道不清楚你是如何力孤势单？陶云峰帮不上你什么忙，金经魁，他要不替你添累赘，你就算烧了高香！”

心腔子在急速收缩，金经魁瞠目叱喝：

“好个狗眼看人低的匹夫，一朝稍见得志，竟敢这般气焰高涨、目无余子？姓金的与姓陶的不是刚出道的夹生稚儿，更非那等挺不起脊梁骨的下三滥，是好是歹，我们包管接着，含糊的便不算是条汉子！”

陶云峰也十分激动的嘶叫：

“真是落虎平阳了么？谷喉魂，我能拿我几根肋骨换你肩上那两刀，便不用我性命同你相易——且容我与汝偕亡！”

怪笑一声，玄三冬冲着陶云峰扑到，口里一边吆喝：

“你就看开点，自家上路吧，没有人和你偕亡，只我送你一程，好去勿回！”

转轮刀迎着旋地锥，一溜星火暴溅中，陶云峰脚下踉跄，却绕了一个优美的半弧抢到玄三冬左后侧角，刀芒猝映，逼得玄三冬贴地连蹿，锥起锥翻，算是挡过了敌人的这一招，那张圆脸上刹时透了青！

谷喉魂淡淡一笑，淡淡的道：

“困兽之斗，不可忽视，玄兄，陶云峰想拉人垫背，你可犯不上去充数！”

旋地锥泼风打雨般穿刺飞舞，玄三冬的身形也同样疾走快掠，不稍停滞，而陶云峰临危不乱，闪挪回转间虽然幅度极小，却是准捷无比，刀随身动，宛如流月叠环，密集凌厉之至，看情形，这只飞燕子在受创之后，仍旧余勇不减，豪气可嘉，是有玉石俱焚、不求并存的决心！

轻轻活动了一下左臂，谷喉魂肩头上的伤口起着痠掣，有股子火炙般的抽痛，鲜血早已浸透了他背肩前后的衣衫，在寒瑟的气温下，如今已形成半凝结的痂糊状，似粘不软的贴着肌肤，相当难受，但这点难受于谷喉魂目前面对的情况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不仅算不得什么，他更要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模样来表示根元未损——他明处轻视金经魁的斗志，暗地却丝毫不敢怠忽大意，姓金的就如同一头受了惊的悍狮，虽说锐势不足，胆气消磨，可是却依然是头狮子，是一头依然具有极大威胁力的狮子，一朝情况反转，局面变异，则这头狮子凶焰立盛，吃人咽肉，怕是半点折扣亦不打！金经魁目光凝聚，牙关紧咬，徐徐由鼻孔中呼吸一应付谷喉魂，他已有过一次经验，一次绝对不愉快而令人沮丧的经验，下意识里，他对谷喉魂有一种忌惮，那

种忌惮好像总在无形间束缚着他的自信和尊严，他当然不可能公开承认心底的感受，他甚至连自己也否定这样的意念，然则事实终是事实，再次和谷喉魂对阵，这等挥不去、宛如蛆虫附骨般的窝囊反应又在萌生勃发，恨得他几乎把满口钢牙全错碎了！

于是，双刃斧弹指向天，石屋里的灯火，反映出那一溜森蓝的寒芒倏然幻化成两抹弦月的朦胧，而朦胧的弦月刹时扩展覆盖，变为大蓬的光雨泻落！

金经魁半声不响，手上的方头刀猝而挥现出一条匹练，一条浑厚晶莹，紫电迸溅的匹练；匹练围绕着他的身躯，人在匹练之中，空气撕裂的声音顿时有若冤魂齐号，厉魄悲鸣，而匹练舒卷，长龙也似长射敌人。

月弧般的双刃散化为漫空的冷芒光矢，执斧的主子却骤然不见，明明看到斧身在旋舞，光影在变幻，明明看到瞬息前那模糊的形体、以及与斧柄相连的挥动臂膊，却只在这一眨眼的须臾里，权剩下一柄兀自纵横翻飞，竟无人操纵的单杆空斧——这俄顷间的怪异景像，不免令人毛发悚然，仿佛精灵在隐冥中挥展斧刃，又像煞恶魔的诅咒应验，最可怕的，却是金经魁聚其全功，施以“屠龙八刀”之华粹“天瀑伏龙”一式，这一式在倾力运展之后，却骇然发觉攻击的对象只是一柄空斧、一片虚幻的光影！而强矢已出，再也难以回收了。

时空的运用，仅为一刹，高手搏命，往往一刹即乃永恒；谷喉魂的身形在其双刃斧弹飞的同时，业已利用对方全神贯注于斧刃熠闪的瞬间穿过匹练边缘，抢入敌人的盲点——也就是金经魁后肩当中的死角位置，由于金经魁视觉上的错误心象辨解的连贯差异，使他的攻击角度有了偏失，而将密集的锋刃向上扬起卷袭空中，忽略了执斧的正主儿只是借用内力抛斧运转，造成假象，本身已经抢入宜于制敌的盲点；而谷喉魂虽说利用力道的潜回与光影的幻觉炫惑了敌人，他这冒险搏击，亦非毫无代价，金经魁的刀刃凝成匹练，便是锋口与锋口融接无间的显示，刀刃在极快的转动流掠，看上去就仿似一道白虹，谷喉魂固然侧斜缩弓着身躯，以最小最窄的触面穿越，却仍然难保完整，当金经魁惊恐的觉察情态有异时，谷喉魂的背脊上已是豁开两条半尺长的血槽，皮开肉绽，深几见骨。

搏鏖的过程迅捷短促，成败的分野亦仅如曳星一闪，谷喉魂抓住这一刹的空间，右手食中二指并拢如戟，猛力戳点在金经魁腰眼部位的聚气穴上，但闻这位金八刀猛一声凄厉嘶吼，刀落人仆，竟是四肢拳屈成了一团！

正与玄三冬拼斗中的陶云峰，睹状之下狂吼如啸，人在三丈之外，双臂抖翻，影子已到了谷喉魂头顶，转轮刀挥霍双切，形体却又倏而凌空横旋，眼看切向谷喉魂的轮刀脱手暴飞，直如两团陨月，斜斩随后跟至的玄三冬！

谷喉魂大叫一声，不及示警，由下往上标蹿，掌挥似电，劈向那两柄后飞斜斩的转轮刀，劲力涌回中，两柄环状利刃只是激偏寸许，仍然挟着强锐的来势扑向玄三冬！

听得谷喉魂那一声急叫，玄三冬已经起了警惕，眼中光环骤闪，串连成追魂夺魄的一对弧刃早到了近前，千钧一发间，他不朝上跃，不往侧翻，更不用兵器去磕击飞至的轮刀，一副五短身材猛缩骤团，在不及人们眨眼的一瞬里螺陀似的兜地旋转，只闻得一阵蓦起的刺耳钻响，寒月般的两圈光弧已击中山岩，在一片碎石迸溅中倒弹而起，嗡嗡吟颤着坠入黑暗——另一边，陶云峰居然盘膝稳坐在金经魁身侧，模样倒似老僧入定，浑然于物外了。

在须臾的怔室之后，谷喉魂不由一头冷汗，他费力的移步向前，忐忑着

低呼：

“玄兄，玄兄，你听得到我的声音么？如果你尚有知觉，请回答我一声……”

沉寂了片刻，一团黑影开始在那里蠕动，又传来一阵伊唔不清的音调：

“我的亲娘……竟是插在两块石根当中了……谷老兄，麻烦你来拖我一把……”

谷喉魂心灵一宽，赶忙拖着两条腿凑了过去，目光瞥处，差点笑出声来——玄三冬的腿脚全露在地面之上，半片屁股也蹶翘着，只是前半个身子已没入土石之中，那光景，好像个活埋了半截的人，又像是挣扎着待从地府爬回阳世的还魂者，模样怪异，更透着滑稽。玄三冬的声音又闷闷的从地下响起，一面不停扭动下肢：“谷老兄，谷老兄，你来了么？烦你拉住我两只脚，使力朝外扯，我也在下头向后顶，两下一凑合，很快就能出来啦……”伸手抓牢玄三冬那两只粗肥的足踝，谷喉魂不留意碰到了对方翘起的屁股，只听玄三冬痛叫一声，在下头吁吁喘着气：“轻点，我的爹，你千万放轻点，姓陶的飞抛过来的两把转轮刀，其中一把约莫片了我腓上四两肉去，火辣的痛得慌，一碰就像扯着心哪……”谷喉魂谨慎的配合着玄三冬用力，经过好一阵近腾，才算把个玄三冬灰头土脸的从土石里拉了出来；这位“土儿遁”出土的德性却真够瞧，不但满头面的灰沙，血糊淋漓的擦破了好几处脸皮，半个脑壳还罩在他手上“旋地锥”的特大号护手内——人一站起来，不稳的摇晃着，却如释重负般长吁一声：“总算是重见天日了……谷老兄，这一场恶斗，咱们似乎是赢啦？”谷喉魂笑了笑，显得颇为疲乏的道：

“却是赢来不易，连你都差一点困于九地之下，回不了头……”

打了个哈哈，玄三冬抹了把脸：

“这座鬼山岗，遍地岩石，本来就不适宜用我的遁地术，我是他娘情急之下，才三不管硬钻一通，哪知钻是钻进去了，却只进去一半就被下面两块石根卡牢啦，要不是老兄你帮我一把，待要出来还真不容易哩！”

谷喉魂审视了一下玄三冬钻入的地方，又伸手摸了摸，不禁咋舌：

“乖乖，足有两寸厚的石面，你竟然仍能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一钻而入，这份功力，实在非同小可！”

玄三冬嘿嘿笑道：

“也叫逼急了，谷老兄，若是再慢一步，姓陶的那两轮破刀，大概就要将我横切四段啰，他娘个皮，这老王八蛋可真狠着哪！”

说着，他恶狠狠的瞪了过去，却又猛的睁大双眼，又迷惑又恼怒的道：

“咦？姓陶的莫不成还有闲情逸趣空下来运气调息？瞧他那副悠闲自在的德性，好像吃了瘪的是我们一样！”

谷喉魂眼神黯淡，微微叹息：

“他已经死了，玄兄。”

呆了呆，玄三冬定定望着盘膝不动的陶云峰，有些愕然道：

“死了？怎么死的？刚才还他娘活神活现，张牙舞爪的待要取人性命，怎的这一转眼就断了气？人若要死，该横着躺下才对，姓陶的偏学那老僧入定，盘膝打坐，其中会不会有花巧？这老小子说不定在唬弄我们……”

摇摇头，谷喉魂道：

“死人活人，一眼就能分明，错不了，生死之间，不独差那一口气，

有形态上的区别，而且韵息间也总有那么一点不同；陶云峰的死并不足奇，先前他与我拚斗之际，业已肋骨折断，内腑受创，可能在经过剧烈动作后逆血回涌、断骨反插于心肺，才造成了他的猝死……玄兄，人要挑哪一种姿势去死，亦由各人所好，正如穿衣戴帽，偏爱自有差异，他愿意坐着升天，是他的喜好，总之人死了没错，你就犯不上嫌他躺着还是坐着了……”

尴尬的干笑着，玄三冬一指拳屈在地下的金经魁，放低了声调：

“那姓金的，可也升了天？”

谷唳魂道：

“不，金经魁还活着，只不过，呃，活得有点痛苦罢了。”

玄三冬又望向那和死人差不多的金经魁，不解的道：

“你的意思是说……？”

第十一章 攻心

谷喉魂静静的道：

“我破了他的气穴，玄兄，你知道一个习武的人在无法行功聚气之后会是怎么一个情况，那种情况是不是有点痛苦？”

玄三冬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天——这不正是‘有一点’痛苦，简直就是莫大的折磨；如此说来，姓金的岂不是同个废人一样了？却不知他承受得了承受不了这个事实……”

缓步向前走去，谷喉魂淡然道：

“相信他承受得了，玄兄。”

一拐一瘸的跟了上来，玄三冬摇头道：

“话可不是这样说，谷老兄，像我们练功的人，最怕就是被破掉气穴或损伤筋脉，一朝不能运劲使力，便成了个看似囫囵、实则虚脱的废物，想想当年的活蹦乱跳，英雄盖世，再看着眼前的残颓孱弱，外强中干，那股子窝囊，最叫人难以平顺……”

谷喉魂一笑道：

“没有错，但这种难以平顺的怨恚，总比死了强。”玄三冬默然咀嚼着谷喉魂的话意，若有所悟的咧了咧嘴：“这倒是一语中的，性命保住才是正理，若然一口气接不上来，再有什么高强的本事也算白搭，哪有死人称尊武林的？不错，活着要比死了强，纵然活看只是个废人！”谷喉魂又低沉的道：“你会这么思量，我会这么思量，绝大多数的人也都会这么思量，其中自然亦包括了金经魁；休看他以杀人为业，溅血夺命视同等闲，却只是在他对付别人的时候才有此等狠辣劲道，事情临罩在他自己头上，就完全不是那种滋味了，玄兄，你信不信，越习惯糟塌人家性命的人，越对自己的性命珍惜留恋？”

玄三冬笑道：

“这还用说？剜肉挑筋，是痛在王八蛋身上，轮到自己朝刀口上凑的辰光，感受就全然两码子事了，凡是人，岂有不替自家打算的？”

来在金经魁身边，谷喉魂先端详着盘膝僵坐的陶云峰；陶云峰双目紧闭，脸色青灰，鼻孔与唇角间流沾着赤褐色的浓血，人盘在那里，任是风拂发飘，衣袂掀扬，却毫无动静；死人与活人，差的就是这么一抹灵气、一点生韵，只缺了如此小小的半截儿，光景便全变了，没有错，陶云峰果然是升了天，而看情形，他在临终前还挺熬得住，面容上不显太多的痛苦之色。

咽了口唾沫，玄三冬呐呐的道：

“姓陶的真是翘啦，想想也叫不值，替那些狗杂碎卖命，上算么？”

谷喉魂没有回答玄三冬，他只轻轻蹲下，目光炯亮的盯视着拳屈地下的金经魁。

过了好一阵，金经魁才算有了动静，先是身躯微微蠕颤，低弱的透出一口气，这口气像叹息，又像呻吟，带着股子万念俱灰的苍凉意味。

谷喉魂的脸容上毫无表情，声音也是同样的僵漠冷硬：

“该缓过劲来了，金经魁，外头冷，咱们屋里谈。”

挣扎着仰起那张惨白的面孔，金经魁吃力的喘了几声，嗓调苍哑，语气执拗：

“要怎么办悉随尊便……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谷喉魂冷冷的道：

“你是老江湖，姓金的，少给我玩这一套充英雄扮好汉的把戏，免得自讨苦吃，一旦正经事谈完，你想怎么上路我都成全你！”

旁边，玄三冬不怀好意的笑道：

“姓金的，如今你这金八刀可不同以前的金八刀了，别他奶奶人五人六装得和真的一样，你要不信，我若不在半炷香的时光里整得你喊天，就算你是我的老祖宗；娘的皮，人到了屋檐下，还容得你不低头？”

金经魁哼唧了一声：

“你是个典型的卑鄙小人，玄三冬……”玄三冬阴阴一笑：“待一会你就将发觉，老子不但要扮小人，尚懂得学件作——挖坑埋你个杂碎的活爹便是我！”一口气蓦然往上顶，金经魁急促的喘息起来，惨白的脸盘上泛染着病态的赭赤，五官也扭曲成了一堆，呼呼的喘声里，还夹杂着干哑的呛咳，看模样，他可是真正伤了本元啦！双臂环胸，玄三冬元动于衷的翻转着两只眼珠子：“要是果然一口气喘不上来憋死了你，姓金的，那你才叫占了便宜，怕就怕你舍不下这个人世间，好歹犹赖着不肯开路哩！”谷喉魂暗中扯了扯玄三冬衣角，摇摇头，伸手架在金经魁腋下，三不管的把这位败军之将愣搀起来，大步行向石屋之内。

石屋的格局是一明一暗，明间灯火烨烨，桌上那根儿臂粗细的牛脂烛正冒着缕缕黑烟，青红色的火苗子哔剥有声的跳动着，一股刺鼻的腥味在屋中迷漫，光度是够了，只是却呛得人难受，把金经魁扶坐在墙角的那张竹椅上，谷喉魂自己拉了一只硬木圆凳面对着金经魁坐下，光景是要讯问个水落石出的味道。

玄三冬望着间隔内室的这扇粗糙木门，木门是虚掩着的，他朝里面努了努嘴：

“那里头，你先前可已查看过了？”

谷喉魂沉重的道：

“我一冲进来就进了里面，没有人。”

玄三冬仍不死心的探头进去看了一遍，待缩回脑袋，已忍不住咒骂起来：

“好一群奸滑刁狡的东西，他们居然这么快就把人移了地方！”

谷喉魂镇定的道：

“会不会——他们根本就未将家父掳来此处？”

玄三冬大声道：

“我们不用猜测，谷老兄，事实如何，问姓金的就能一清二楚，他要守得住口，我便陪他消磨到底，看看最后是谁撑持不下！”

谷喉魂转回身去，平淡的道：

“叫人说实话，有很多种有效的方法——纵然那人曾经煊赫一时或不可一世！”

烛火映着谷喉魂的半身血红，特别刺眼惊心，玄三冬直到现在，才发觉谷喉魂伤得不轻，他低叫一声，快步趋前审视：

“天老爷，我的谷兄，你敢情是铁打的金刚、铸浇的罗汉？伤成这样连哼一声也没有，你就不怕流血瘫了你？快把上衣褪下来，让我给你瞧瞧。”

谷喉魂道：

“还好，一半时应该挺得住，眼下先把正事问明了要紧。”

玄三冬忙道：

“这样吧，你问话，我替你止血治伤，咱们搭配着进行；精血这玩意最是虚耗不得，流失多了，重则要命，轻则伤本，断断不可等闲视之……”

谷喉魂无可无不可的道：

“多谢玄兄，就麻烦你费心了。”

玄三冬从靴筒子里拔出一柄小巧锋利的匕首，开始将谷喉魂伤处的血衣割裂，他的动作十分谨慎仔细，一看就知道是行家的手法：

“你宽念，谷老兄，你这身伤，我包能给你妙手回春，早早还你个活蹦乱跳……”

双目逼视着对坐的金经魁，谷喉魂的腔调极冷极锐：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我爹人在哪里？”

金经魁委顿的坐在倚上，神色憔悴又晦涩，听到谷喉魂的问话，他的面颊不由自主的抽搐了一下，却垂下头，半声不吭。

谷喉魂缓缓的道：

“我一直不希望动刑逼你，金经魁，但愿你也不要逼我做这种选择，事实非常明显的摆在面前，如果你不肯与我合作，我一定会用尽方法逼你吐实，因为我要救助的人是我的父亲，血缘亲情所在，其中将没有妥协，没有圆转，你无妨稍做考虑——遭罪受苦的结局和开诚布公的结局并非一样，硬要去承担那等折磨，是否尚有价值？”

金经魁抬起视线，眸瞳中竟是充满了怨毒，流闪着恁般仇恨的血芒：

“不必威吓我……谷喉魂，我不是由人唬出万儿来的……你废了我的武功，破了我的气脉，如今我是生不如死，你送我的终等于成全了我，要想在我嘴里套出一星半点的内情，尽早不用做梦！”

谷喉魂形容萧索，说话却不带丝毫激动：

“你要想死，隔着那条断气的路还遥远得很，金经魁，你擅长整治人，便该知道人在精神及肉体上的弱点相当不少，不论哪一方面的压迫，都有其忍受的极限，超过负荷，便力不从心了，假若你非要尝试走这一条路，我敢保证你在最后仍将屈服低头——不需拿自己做试验，天下没有几个真正的超人！”

唇角又在痉挛，金经魁痛苦的嘶叫：

“谷喉魂，你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永不会向你屈从！”

正在替谷喉魂拭擦血迹的玄三冬不由重重一哼，恶狠狠的骂：

“瞧瞧这王八羔子，还没说他胖，他倒先喘起来了；我说谷老兄，用不着你动手，光是我，二下子如逼不出他的屁来，我便不姓玄，也跟着他姓金！”

谷喉魂冷凛的道：

“金经魁，血肉江湖这些年，奇怪竟未曾将你的感性消磨，反而脱离现实而诉诸于情绪，是一桩十分幼稚可笑的事，你在道上也算有头有脸，是台盘上打转的角色，遇到状况却不能理智的分析利害，更妄断生死，这份名堂，你真叫白挣了！”

金经魁大口大口的喘息，额门上暴起青筋：

“大势已去，此身成残，姓谷的，你犹要我如何理智？！”

谷喉魂道：

“比如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即使活得痛苦，到底要比死了强！”

全身一颤，金经魁呻吟着道：

“你会让我活下去？姓谷的，凭你向来的狠酷心性、残毒作风，这岂不是欺人之谈？”

谷喉魂神态严肃的道：

“凡事总有例外的时候，何况我亦并非你所说的那等不堪，只要你使我觉得有理由留你活命，我很可能就会留你活命，而人间美丽，绮丽无限，得以把握当该把握，犯不上作践自己。”

正在为谷喉魂小心敷药的玄三冬，也不甘寂寞的适时插进嘴来：

“尤其是为了别人作践自己，那就更叫呆了，姓金的，你并不呆，否则如何还能掳来金八刀的名气，又把这碗血腥饭吃了许多年？”

金经魁像要努力和内心的矛盾辩论，他直着嗓调，嘶哑的低喊：

“朋友有义，江湖有道，我不会为了个人的生死而愧对严渡，我不能背叛他们……”

谷喉魂用一种平静得近乎森寒的声音道：

“我想，也到了大家都要面对现实，摊牌亮底的时候了，冠冕堂皇的场面话不用再提，挂在嘴上、扣在头顶，只是毫无意义的累赘；不错，朋友有义、江湖有道，打谱闯万混世，此乃首要的立身原则，但是，症结在于对哪一类朋友要守义，江湖中的哪一种事情需遵道，严渡一伙人及其幕后的指使者，无非是要夺权篡位，以不当手段攫取份属之外的基业，正是狼子野心、败德无行的典范，这种朋友，仅乃互为利用罢了，于情于理，俱不能假守义之名而做自我束缚；金经魁，你再想想，他们的阴诡毒谋，合于江湖上哪条规矩，哪项道统？彻头彻尾就是龌龊卑劣的勾当，你又以什么说词去信服天下同源？”

金经魁沉默了，在相当一阵的僵寂后，他才沮丧又低弱的开口道：

“但是……他们许过我条件，给得我报酬……”

谷喉魂笑得颇为鄙夷：

“这不算什么，更不值以为精神负担——金经魁，你已用你的血肉偿还了他们！”

玄三冬又加上几句：

“说得一点也不错，里面犹缀上你半世英名，终生的苦恨，这，已偿还得有剩了。”

谷喉魂接着道：

“从今以后，你武功俱失，尚有什么为他们利用的价值？他们若是自此将你一脚踢开，犹算你祖上积德，万一他们以这次事件的失利为借口，加你一项疏失无能、贻误战机的帽子而趁势把你剪除，亦决非意外，金经魁，那一些人是什么样的狼心狗肺，冷血寡情，相信你不会不明白！”

玄三冬叹着气道：

“这一听，连我都觉得毛发悚然了，我说姓金的，你便好歹自求多福吧。”

金经魁目光呆滞，容颜黯淡，是一副苦海茫茫，无边无岸的怆然悲凄之状；他半歪着脑袋，喃喃的道：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谷喉魂正色道：

“一走了之；金经魁，江湖啖食，刀头舐血，难道你还有留恋？还不曾受够？”

玄三冬亦颇为同情的道：

“江湖险，江湖人人嫌，瓦罐不离井边破，哪，姓金的，莫不成你一定要做那破瓦罐？”

喉咙间起着浊响，金经魁颓然道：

“也罢，我认了就是……”

玄三冬一拍手，嘻开那张嘴：

“识时务者为俊杰，老金，只你堪堪就是俊杰一个；我说呢，你从来不呆，怎么今晚上倒似变呆了；现在一看，你果然还是不呆啊！”

没理会玄三冬这番谗而不虐的奉承，金经魁望着谷喉魂，有气无力的道：

“你说吧，你想知道些什么？”谷喉魂轻轻的道：“我爹现在何处？”闭闭眼，金经魁艰涩的道：“原来决定将你老父押拘于此是没有错，事实上，人人的确带到了这里，后来严渡觉得这个地方太过冷僻荒寒，呼应起来不大方便，这才临时决定改换场所，你父亲在这里只待了一会，就被严渡他们解走了……”谷喉魂道：“又解到什么地方？”金经魁暗哑的道：“距此约莫五十里地的‘黄讶集’，集子北郊有个叫‘风飘雪’的芦花荡，那芦花荡里有一幢相当宽敞的砖瓦房，房子很古老了，却很容易找，不需费什么功夫就能寻到……”

谷喉魂道：

“监守我爹的都有些什么人？严渡自己会不会也在现场？”

沉吟了片歇，金经魁道：

“据我所知，看守你父亲的有几名严渡旗下的好手，另外亦有几个严渡外头请来的硬把子，但是何方神圣则不清楚，你知道严渡一向的行事作风，从不与不相干的人提不相干的话，牵扯得到的他才说，他只要认为其中没有牵扯，便绝口不露。”

顿了顿，他又主动的接下去：“不过我愿意提醒你，你老父的这一步棋，是严渡手里的一着杀手锏，如何加以运用，他可是非常重视，非常谨慎，轻易不会让这步棋走失了，因此在左右看守你父亲的人必然个个了得，都是些棘手的货；严渡也心里有数，如果这一招还钳制不住你，在你抵达‘妙香山’之前，除了硬截，就再没有其他法子阻止你了……”谷喉魂盘算了一下，道：“这样说来，他们就算已经到了‘风飘雪’，大概也只是刚落脚，我们连夜赶过去，正可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问题只在于动手时技巧的运用了。”玄三冬道：“这技巧方面可得多加琢磨，草率不得，事关令尊老大人的性命安危，若是有个闪失，后果就不堪设想啦……”谷喉魂道：“事前的筹划自不可缺，然则形势演变并非在我等掌握之中，再是怎么考虑周详，也难免有出乎预料的情况发生，这就只有赖于临时的反应了。”像忽然想起了什么，玄三冬眼珠翻动，瞅着金经魁，道：“有句话，若是问得冒失，要请千万包涵则个，我这人，向来就是心里憋不得事，大伙把言语摆明了，也省得暗地犯嘀咕。”金经魁软塔塔的道：“你说吧，又是什么事情犯了你的疑惑？”玄三冬道：

“既然姓严的已经把谷老爷子接到别处，列位却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正如你方才说的，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一片冷僻荒寒，孤零得出鬼，你们不跟着姓严的换到‘风飘雪’去凑热闹，兀自守在此地又有什么意图？”

金经魁沙沙的道：

“老实明说了吧，严渡早已另外派了差事给我们，叫我们三个兼程赶到

百里外的‘闸刀隘口’去打埋伏，端等候谷喉魂经过时加以截杀；‘闸刀隘口’和‘黄讶集’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我们又不是吃撑了没地方耗力气，巴巴跑到‘黄讶集’去凑什么热闹？这一来一回，便凭白多出百十里地，不如留着精神在这里窝上一宿，假若没有出纰漏，明天大早我们三个业已上路了……”

玄三冬“哦”了一声：

“原来还有这样一套计较，可怜生的，眼下你们三位却有两个永远走不出‘白石岗’啦；我说老金，算起来还是你运气好哪！”

金经魁有些哭笑不得，他龇着牙咧着嘴，表情又是尴尬、又是懊恼：

“我运气是好，好得尚留下半条命，玄三冬，你瞧我的运气有多好啊……”

明知对方是在说反话，玄三冬依然笑吟吟的道：

“留着半条命，总比送了整条命要好，老金，犹能观赏风花雪月，体验人生百态，到底胜似无知无觉的躺进那冰冷黑暗的墓穴之内，你说可是？”

哼了哼，金经魁半侧过脸去不愿再搭理玄三冬，神色阴冷得紧。

谷喉魂这时若有所思，他站起身来踱了几步，一旁轻轻活动着上了绷带的胳膊，过了一会，才又回来坐下，平平静静的道：

“‘闸刀隘口’是进入‘妙香山’的必经之地，也是极为险恶的一处关卡，过了‘闸刀隘口’，直达‘妙香山’就只一片坦途了；金经魁，严渡派去伏击于我的人手，恐怕不单你们三位而已吧？”

金经魁沉默的点点头，没有说话，模样似乎是余怒未熄。

谷喉魂和悦的道：

“知道还有些什么人么？”

金经魁咽了口唾沫，僵木的道：

“另外还有‘大力刀王’范子豪、‘红头鹰’卜天敌、‘六手哪咤’莫连才……以及，呃，‘夺目’麻无相，连我们一共是七个人……”

唇角微微抽搐，谷喉魂喃喃的道：

“谁说严渡没有神通？这些南北各地的邪魔厉崇，居然叫他邀来了这么多，而且都是顶尖儿的角色……老严对我，真叫豁上了！”

金经魁无精打采的道：

“除了我们这七员之外，严渡是否另有其他安排尚不敢说，他喜欢布下连环套，一环接一环，他亦明白，‘闸刀隘口’如果截不住你，再要找同样的下手机会，就难乎其难了。”

谷喉魂形态凝重，又离开圆凳，开始来回踱步，显得心事重重。

忽然，玄三冬道：

“不用烦，谷老兄，我有法子应付！”

望了望玄三冬，谷喉魂不大有信心的问：

“你有法子应付？却是愿闻其详。”

玄三冬瞅了金经魁一眼，正好金经魁也面带讥诮之色的瞧向他，光景摆明了，是根本不相信他有这等能耐的神气；于是，这位“土儿遁”冷笑一声，大马金刀的道：

“谷老兄，是什么法子，现在还不能说，换个地方我再仔细告诉你，娘的个皮，这叫法不传六耳，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谷喉魂晓得玄三冬这几句话是冲着金经魁而发，姓金的虽说是身败输

诚，但半世成残，心里难免有些不甘不愿的怨恚，加以玄三冬在嘻笑怒骂之间，对于金经魁的个人尊严可能不甚顾虑，引起对方反感之处自所不免，凡是人，一朝想不开，到头来玩出什么花样谁也预料不到，是以玄三冬此际故留一手，倒非弄玄虚，怕只怕金经魁在“法传六耳”之后，到节骨眼下摆上一道，那就真叫吃不了，兜着走啦。

这时，金经魁有些犯呕的自鼻孔中嗤了一声，是在回应玄三冬的话，却不看着玄三冬：

“但愿你们一路平安，履险如夷，不过我仍得警告二位，切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闯关的法子固然要有，却需切实管用才行！”

玄三冬也在答复金经魁，同样却不向对方多看一眼：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你布你的八卦阵，我有我的两仪谱，横竖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若是法子不灵，还拿出来献哪门子宝？谁都有谁的一套，否则混世尚混得到今朝？”

谷喉魂笑了笑，道：

“待一会倒是要听听玄兄这两仪谱是怎么个谱法？然而金经魁的忠告亦非渲染夸大，他刚才说的那几号人王，玄兄不知有个耳闻没有？”

玄三冬道：

“这几个熊人里，我只知道那‘红头鹰’卜天敌，姓卜的乃是‘武当’充徒，因为当年玷污了他同门一个孀寡的师姐，触犯门规，被‘武当’逐出门墙，听说受此刺激之后，他便一心习武，借‘武当’的根底融汇他自己的钻研所得，衍生出另一套极其怪异却凶狠的实战技艺来，由而独创“天敌门”，自己封了掌门人的道号，领着一帮虾兵蟹将坐地称尊，说穿了，只是个愤世疾俗，走火入魔的武痴而已！”

叹了口气，谷喉魂道：

“你说的都对，只错了一项——卜天敌并非玷污了他的师姐，而是他的师姐自愿委身给他；问题发生在武当规律不准许门下有这种未婚苟合的情形，何况他那师姐犹是个守节中的孀妇；世事人情，拘泥于习俗传统，往往造成了某些原可避免的不幸，也难怪卜天敌自此而后心存偏颇，易走极端，更将自己的大好人生，投注于专擅搏杀之技和暴戾凶残中……”

看着谷喉魂，玄三冬不禁迷惑的道：

“谷老兄，姓卜的往年这段公案，我也是听得崆峒同门提起，你却怎么知道得这等详尽？莫不成你和姓卜的还有什么特殊渊源？”

谷喉魂淡淡的道：

“让我也卖个关子，以后再告诉你；总之是仇非友，是友非仇，如何选择，不是看我却要看他了，玄兄，人间世上，原来便没有绝对的事！”

点点头，玄三冬道：

“这倒不假，因果循环，有时也要等上三辈子才看得到报应。”

谷喉魂深沉的道：

“现在我只能提醒你，这几个人当中，最要注意的是‘夺目’麻无相，若论冷酷绝情，心狠手辣，姓麻的就称得起是个现世的魔煞、再生的厉鬼，卜天敌偏激怪癖，那麻无相便人性泯灭，玄兄，好在如今还不到对仗的辰光，咱们尚有余暇再加琢磨……”

牛脂烛的光焰忽然跳动，发出“哗剥”一声巨响，有蕊花迸弹，石屋中的三张人脸，由烛火映照下的一片赤红顿时暗绿了刹那，不知怎的，大伙的

情绪便由充地变得低落了.....

第十二章 斗杀

三个人一匹马，坐在鞍上的是金经魁，牵缰的是玄三冬，谷喉魂则跟在玄三冬身边，他们的行动不快也不慢，估计着两个时辰之内就该赶到“黄讶集”了。

现在还不到初更，如果沿途顺利，到达“黄讶集”的辰光，正好合适。

金经魁的气色不怎么好看，虽让他独自高踞马背，稍微颠上一颠便连咳加喘，颇有点风烛残年，老弱颓唐的味道。

天黑如墨，四周也是一片沉暗，只有穹苍的边缘反射着一抹淡淡的光弧，偶而远处有孤零的灯火闪浮，亦仅能指引一下行路的方向，这趟夜行，的确辛苦。

野地的风，吹在人身上别有一股无遮拦的寒瑟，马儿忽然颠簸了一下，鞍上的金经魁忍不住呻吟出声，像是这一颠簸，果真摧肝断肠。

脖子缩在袍襟中的玄三冬回头瞪了一眼，没好气的咕哝着：

“你就咬紧牙关忍他一忍吧，老金，好歹你还骑在马上，有东西驼着你，我们却愣用自己两条腿在赶路……人生得这般娇贵法，早些年便不该出来闯江湖。”

金经魁吁吁喘着：

“我是伐伤太重，根元受伤……要是挺得住，谁愿扮这等的窝囊？”

玄三冬冷冷的道：

“你可要搞清楚你如今的身份，骑马的主儿应是我们，不该是你，天下哪有败军之将、阶下之囚骑在马上，而得胜者牵马踏步的？我们是心好，要不然管你死活，就算爬你也得跟我们爬到‘黄讶集’！”

金经魁孱弱却恼恨的道：

“这是你们逼着我来，不是我愿意跟着来……也不知是个什么想法，非要我遭这趟罪不行……”

一直没有开口的谷喉魂不带丁点笑意的笑了一声，语调透着生硬：

“金经魁，原因很简单，我们要印证明白你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带你随行，可以立辨虚实，万一你是诳骗我们，就不用再费功夫转回去惩治你了。”

金经魁声音粗浊的道：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没有欺瞒你们……”

谷喉魂道：

“那要在事情证实之后才算数，金经魁，我很抱歉，对你的信心还不够。”

半伏在马背上，金经魁窒闷的喘息着：

“你多少也得替我想想……如果我与严渡他们朝上面，那情景又是如何窘迫？你说过放我一条生路，叫我一走了之的……”

谷喉魂沉缓的道：

“没有错，而且我也不会食言——假若你告诉我的一干内情完全符合，我自然有法了放你人走，更保证你走得轻松惬意，碰不上那些窘迫！”

玄三冬重重的道：

“老金，你甭在那里挑肥拣瘦了，眼下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怎么样你便怎么样，没这多的道理好讲，生死只他娘一线之隔，还在顾着脸面哩，我操！”

金经魁没有吭声，却听到他在把满口牙咬得咯咯响，若是可能，怕不啃下玄三冬身上一块肉来！

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沫，玄三冬毫不忍让，也恶声恶气的回敬过去：

“犯不着这么咬牙切齿，老金，假如我是你，我早他娘闷不哼声，缩着脑袋像王八一样了，大概你还搞不清楚，凭你对待谷老爷子的恶劣行径，该咬牙齿的应是谷老兄才是！”

金经魁猛自马背上挺起身来，夜暗中也能看到他双目赤芒闪动：

“我对谷喉魂的父亲又怎样了？玄三冬，你休要背后造谣生事，乱烧野火！”

玄三冬阴着声道：

“却不是我在丑表功，更犯不上烧你的野火，老金，若非我在当中硬拦着，谷老爷子恐怕早被你虐得体无完肤，不成人形了，而我，不就为了难顺你的心意，险险乎被你算计掉这条命么？”

金经魁愤怒中带着心虚的忌怯，他在嚷叫，却越发像在掩饰什么：

“你这黑心黑肝，信口开河的东西，你还打算胡言乱语，编排我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几时沾过谷老儿一根汗毛，又几时冒犯过他分毫？玄三冬，如今我已是个残废人，你竟仍然不依不饶，企图公报私仇，故意拿些虚妄不实的言词，想将谷喉魂激怒，进而把我除去，这才遂了你的心愿，完成你的毒谋，姓玄的，你好狠好卑鄙！”

玄三冬扬着脸道：

“人家谷老兄气量大，胸襟宽，早早便知道了这档子事，却仍留着你一条命，若要宰你，犯不着我来挑唆，两个金八刀，也拆成他娘的十六截了；姓金的，你亦不用狡赖推诿，是真是假，大家心里有数，谷老兄答允不杀你，是他的仁厚，却断断不会相信你一番说词。”

金经魁气吁吁的道：

“根本就是你存心不良，执意诬陷于我，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我，我自问决没有迫害谷老儿的地方，对一个老人家，我怎可能如此凶暴无礼？”

谷喉魂淡漠的道：

“金经魁，其实你无须为此事多加争辩，你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也放过了你，只要你先前透露的消息确实，我便一定由你走人，再扯下去，就未免无聊了！”

干咳一声，金经魁呐呐的道：

“我知道你是守信的人……姓玄的在中间挑拨嚼舌，我怕你不明内情，平生误会，所以不得不略作解释……谷喉魂，你能谅解，乃是最好不过……”

玄三冬暗里骂着：

“真正贪生怕死，睁着眼说瞎话的杂碎一个，金八刀？我操，简直就是金鼻涕……”

忽然，谷喉魂问了一句：

“庞标死了没有？”

不知他是在对谁问话，金经魁与玄三冬都怔了怔，玄三冬忙道：

“谷老兄，你在说谁？庞标又是什么人？”

谷喉魂形色冷峻的道：

“我是说庞标，护卫在我爹身边的那个人，也是我最忠耿得力的手下之一，玄兄，你只知道他被撂倒，却不清楚生死如何，现在我请教金经魁一下，

或者他比你明白。”

提起这件事，玄三冬未免有愧，虽说不知者无罪，但怎么讲他也是当场下手的角儿，要待回答，却难以措词，好在夜黑光暗，多少掩住他那份尴尬，而金经魁便不能不开口了，谷喉魂乃是指名道姓的向他“请教”，若不“指点”一番，成么？

润了润嘴唇，金经魁谨慎的道：

“那时好像还没有断气，至少，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尚活着，不过伤势沉重，如今是个什么情况，就不敢确言了……”

谷喉魂的面颊痉动了一下，他深深吸气，把语调尽量放得平缓：

“你们原就不准备让他活命，是么？”

金经魁悻悻的道：

“在那种形势下，谷喉魂，你该原谅我们的立场困难，不得不有这种打算……”

玄三冬也充满歉意的道：

“谷老兄，我要是知道日后与你尚有这么一段恩重情深的遇合，那庞标我若动他一指头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甚至连这桩该死的勾当我亦不会沾边；谷老兄，我很难过，我对不起你……”

摆摆手，谷喉魂怆然一笑：

“江湖中事，原就错综复杂，血泪无限，有多少冤魂屈鬼无以瞑目于九泉，亦有多少恩仇缠连敌我互易而莫明所以，命中注定罢了，要能抗得过命，便活是下去，抗不过，只有认了！”

玄三冬嗫嚅着道：

“还要求你宽恕，谷老兄，我这份悔，悔得椎心刺骨，神魂难安……”

谷喉魂低喟一声，道：

“我不怪你，玄兄。”

马背上的金经魁，深恐自己独个儿背了这口黑锅，不得不急忙表示态度：

“谷喉魂，我也是迫不得已，实难自主，事情到了那等节骨眼，要想收手都收不住，严渡盯得紧，谁不出力谁就倒霉，这层苦处，你务必要包涵……”

谷喉魂道：

“没什么可包涵的，金经魁，我们本来便处于对立，彼此下狠手、施杀着，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你无需抱歉，就如同我对付你们的人，也从不感到抱歉一样！”

吭哧了好一会，金经魁才期期艾艾的道：

“拿了人家钱财，便不得不替人消灾……你那位手下的事，我，我实在遗憾……”

谷喉魂似乎不愿再在这问题上谈论下去，他微微加快步子，像是漫不经心的问：

“我爹的隐居之所，金经魁，是什么人泄的底？”

心腔子一紧，金经魁讲起来就不免有些颠三倒四：

“不是我，谷喉魂，事先我可一点不知道令尊的隐居所在，这次行动更不是由我策划，你要了解，我和你并没有这么些深仇大恨……”

谷喉魂耐着性子道：

“我没有说是你泄的底，你欠缺这方面的线索，又如何着手探求查寻？当然掳劫我老父的行动亦非你的策划，只有严渡他们才有这个需要，而你，

仅是执行者罢了，你执行这桩暗无天日的事，业已收到回报，所以我不会再借题发挥，你大可释怀，现在，金经魁，告诉我谁向严渡那一干人泄的底？”金经魁也许是自责太甚，许是惶悚不安，这一答话竟显得恁般幼稚：“谷喉魂，我要说了，你可千万不能提起是我告诉你的谷喉魂干脆的道：

“绝对。”

僵默片晌，金经魁以低微得只有马头前的两个人才能勉强听清的声音道：

“是严渡说的，他由一个叫毛宇的人那里得到密报，听说这毛宇跟你一向亲近，是你的心腹之属……”

谷喉魂突然觉得背脊升起一阵冰寒，内腑收缩，连头皮顶都是一片辣麻：

“是毛宇？会是毛宇？金经魁，你没有听错吧？”

金经魁赶忙道：

“决不会错，是那姓毛的漏的底，严渡为了酬谢他，不但当时就送了一千两银子，还许他事成之后给他一份肥差干！”

谷喉魂深深吸了口气，双手用力搓揉着自己的面颊，边喃喃的道：

“可怕，太可怕了，人心人性，竟然如此诡异难测玄三冬轻声问：

“这毛宇，是什么人？”

谷喉魂表情有些痛苦的道：

“是我的直属手下，也是一直跟在我身边的人，他跟了我已有十余年的辰光，在这十余年中，我两次救过他的命，而且对他向来照顾有加……他竟拿这种行为回报于我，将我老爹的安危换取那区区代价，这个畜牲！”

干咳一声，玄三冬道：

“事情既已发生，谷老兄，生气也是白搭，你看开点，一朝遇上那姓毛的，好歹整他个死去活来就是，犯不上自己先找难过！”

夜暗中，谷喉魂的双眸冷森而酷厉，闪射着利剑般的光芒：

“人到了成年之后，就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毛宇也不能例外，而因果总是相连的，如说人间世没有了是非，湮灭了报应，我第一个就不信！”

玄三冬道：

“我也不信。”

谷喉魂低下头，沉重的道：

“自己的心腹卖了自己的爹，提起来实在是个笑话，天大的笑话。”

玄三冬不安的道：

“我却觉得一点也不好笑，谷老兄，这是一种杀千刀的卑鄙罪行！”

脚步更快了，谷喉魂似乎更急着赶到“黄讶集”——他父亲的吉凶祸福，也只有在抵达那里之后才能找到答案，答案的内容，还必须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方可确定。

夜风尖峭，风里的寒意加浓，忽然间，谷喉魂兴起一股前途茫茫的悲哀，艰辛的日子过得太久长，他真觉得累了……

好一片芦花荡；白头的芦苇雪茫茫的在料峭的风中晃动起伏，纵然是在夜晚，也展露着那絮飞云舞的空灵韵致，看到芦苇，便予人一种旷怡远阔的感受，或者感受里带点索落，但滋味却相当美好。

只是，谷喉魂此时没有这样的心境，他凝视着眼前芦花的拂动、絮丝的飘扬，想到的是他老父那张苍老的面孔，以及，恐怕难以避免的连番血雨腥风！

那幢古老的砖瓦屋就隐蔽在芦花荡的中央，芦花荡成波如浪的涌回间，可以约略看清老屋的檐角墙廓，不错，是幢相当陈旧的屋宇了，但占地宽广，还存留着昔年初建时的几分气派，却不知屋主人当初选择这个地方起造居室，是基于一种什么理由。

老屋里有几处透出灯光，但光度微弱，越发衬托得其他部份沉黯幽深，在那等浓稠的静寂里，隐隐然蕴藏着杀机无尽！

金经魁已被点了“晕穴”，人像死了一样蜷屈在芦苇绵密的茎杆下：谷喉魂却只望着那幢老屋，良久没有动静，玄三冬倒有些沉不住气了：

“我说，谷老兄，时辰不早，转眼就要天亮啦！咱们还等什么？”

谷喉魂沉缓的道：

“我在想，用什么法子摸进去救人，最要紧的，是不能伤及我爹……”

玄三冬压着嗓门道：

“不是说随机应变么？里面是个什么阵势，我们全不知道，情况便不易把握，这一层你也早有顾虑，怎么眼下又磨蹭起来？”

谷喉魂沙沙的道：

“因为里面遭受挟持的人是我的父亲，玄兄！人只有一个爹，牵累不起。”

窘迫的打了个哈哈，玄三冬道：

“你可别误会，谷老兄，我是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咬咬牙，谷喉魂道：

“也罢，我们且先潜进去再说，不过务必小心行事，万万不能叫他们拿着我爹来挟制我们，否则救人不成，反叫我爹遭罪，这就是大不孝了！”

玄三冬颌首道：

“一定，你爹就是我爹，怎会再使他老人家雪上加霜？”

进入老屋并不困难，两个人刚刚翻过那齐头高的围墙，脚还未及沾地，屋角阴暗处已突然起了一阵低沉的犬吠声，声音虽然隐闷在喉管未发，却已令人体会得到那种凶悍的架势！

目光急忙闪动，玄三冬倒吸一口凉气：

“我的天，是大丹犬！”

是的，墙角下伏着一条体型奇伟的大狗，狗身毛色光润，布满黑褐斑点，看上去威猛无比，要不是玄三冬眼尖，认出是条大丹犬，贸然一见，只当是头牯牛哩！

谷喉魂镇定的道：

“不要妄动，一动它就会扑叫，等这头畜牲自己过来，我们就在这里收拾它！”

于是，两个人紧贴墙壁，屏息不动，那头大丹犬已经站立起来，喉间的吠声逐渐变成嗷嗷之声，随时有冲跃而至的可能！

一条人影便在此际由黑暗中出现，一边东张西望，边低叱道：

“大花，别乱嚷嚷，大伙这才刚合眼，可别吵醒人家！”

叫“大花”的这条巨型畜牲却不听叱喝，慢慢逼近这边，昂首露齿，目透凶光，更摆出一副前撑后翘的姿态，光景是待择肥而噬了！

那人迟疑着走了过来，眼珠四转，像对“大花”说话，又似自言自语：

“你这头瘟狗，可是发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呀，除了一片黑、剩下黑一片……娘的，八成是风吹芦花荡，这头瘟狗当做千军万马了！”

谷喉魂暗里指了指那头大丹犬，又点了点自己胸口，接着，迎住玄三冬

的眼色又朝走近的仁兄努努嘴——玄三冬会意的眨眨眼，身子已弓了起来。

等大丹犬往前凑近了几步，谷喉魂猝然暴闪向侧，狗的一声嚎叫尚未出口，双刃斧寒芒如电，“嗖”的一记已将偌大一只狗头斩飞，热血四溅中，玄三冬凌空横跃，双脚弹蹴，对方那人只觉面前一花，身子业已腾翻三尺，重重撞向屋墙，又重重俯跌落地！

谷喉魂低促的招呼一声，与玄三冬双双掠上屋顶，立时趴在瓦檐边伏身不动。

反应是非常迅速的，这边声息才起，屋里已有了动作，但见窗掀门启，七八条人影以各种不同的身法却全以最快的来势抵达现场，而一片怒叱惊呼声也随着火把灯笼的纷纷亮起乱做一团！

屋里，一个身形粗横的中年人缓步行出，先是十分威严的干咳一声，然后，才从容不迫的道：

“什么事鸡毛子喊叫的？天塌下来由我顶着，看你们这种兵荒马乱的德性，哪一天方能成气候？上台盘？”

喧嚷声随即静止下来，一个秃顶削腮的角色快步奔上，微微躬身道：

“回禀二堂主，属下等先时听得院中传来异响，赶紧出来探视，就这一转眼的功夫，业已不见敌踪，仅只留得大花狗的尸骸，柯九断了气的皮囊！”

这位“二堂主”冷冷哼了一声，面颊紧绷起来：

“这还用等我出来发落？你们马上给我四处搜呀，弹弹指的辰光，人能跑到哪里去？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吃了狼心豹胆的东西，敢来此处撒野行凶！”

七八名大汉击喏一声，举着火把，扬起灯笼，开始四处打转搜查，瓦檐边，玄三冬靠近谷喉魂的耳朵，悄细的道：

“下头这个鸟操的‘二堂主’，谷老兄，你识不认得是号什么人物？”

谷喉魂低声道：

“不但识得，而且极熟，他就是严渡‘紫旗堂’的副手‘飞枪’卓鼎！”

玄三冬圆圆的鼻头一皱，语带揶揄：

“狗大个身份，架子却是不小，你看他那架势，活脱二皇上现世，比你们老当家的还要来得踢，叫人看了心里犯呕！”

谷喉魂一脸端肃，若有所思：

“玄兄，情况只怕不妙，我觉得这里的气氛十分不对。”

玄三冬怔怔的道：

“此话怎说？”

扯了玄三冬一把，谷喉魂抢先由瓦檐翻起，顺着屋脊来到另一边，此时的他，似乎对于掩遮身形已经不很在意，就那么笔直飞落，对着一扇半敞的窗户跃掠进去。

这是一间好像膳堂般的房子，大圆桌，十几只木凳之外再无陈设，却有一股食物的馊闷气味浮漾，外面闹翻了天，饭桌上却有个人双臂枕头，趴在那里呼呼大睡，呼吸里，隐隐有着一股子酒臭。

谷喉魂一步抢上，劈手拎着那人后领将他扯起，三不管就是又急又重的，几记耳光，在连串的巴掌击肉声中，打得那人鼻口喷血，脑袋歪扬，却好歹把他的酒意打掉了。

睁着那双满布红丝的眼睛，眼里是迷惘之外更加一层惊怒，这位仁兄一边挣扎，边含混不清的叫嚷着：

“你你是谁？干什么……打我？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

谷喉魂将面孔逼近了对方，差一点就鼻尖顶上了鼻尖；他恶狠狠的咒骂着：

“你这该死的畜牲给我好好听着，老实回话，谷朝旭谷老爷子如今人在哪里？”

这一下，挨耳光的朋友才算真个醒了酒，他全身震颤，满脸恐惧之色的瞪着谷喉魂——千防万防，整日价待要对付的那号煞星，居然就在眼前，就在这呼吸相闻的半寸距离之间，我的皇天，人家可是怎么来的？

谷喉魂咬着牙道：

“我在问你的话，谷老爷子人在何处？”

随后而来，早已侍候于旁的玄三冬募出左肘，重重捣在此人腰眼上，“嗷”的一声闷噪外，可怜这位仁兄弯腰弓背，痛得眼泪都掉了出来！

谷喉魂猛然一紧提着对方后领的五指，襟口绷扯之下，不但把那人的脑袋提仰起来，更险险乎就闷过气去，这人呻吟着，满脸是血的告饶：

“堂主……谷堂主……你老……高抬贵手……谷老爷子……谷老爷子压根没来……这里……打离开‘白石岗’起……就直送‘闸刀隘口’去了……”

偏偏头顶响起一声早雷，谷喉魂虽然早已感觉情形不对，在确知真像之后，亦不禁神色大变，五内如焚，他双目暴睁，声似虎啸：

“谁同我爹去的？他们把我爹带到‘闸刀隘口’又有什么目的？”

就在膳堂的门边，一个冷硬的声音忽然传了进来：

“吴家富只是本堂所属的一名小头目，首座，只怕他答复不了你的问题！”

谷喉魂顺手翻带，这姓吴的小头目怪嚎一声，人已掠过桌面，一头栽倒屋角！

说话的人不是别个，正是严渡的副手，“紫旗堂”二堂主“飞枪”卓鼎！

玄三冬一闪三步，手上的“旋地锥”精芒盈盈，遥指着卓鼎；谷喉魂形容阴森可怖的注视着对方那张横肉累累的脸，语声迸自唇缝：

“卓鼎，你们施得好一手金蝉脱壳，但事情不曾过去，我爹受的辱、遭的罪，你们必须偿付代价，我要给你们十倍百倍的报应！”

卓鼎面无表情的道：

“首座，如果你够聪明，还是赶到‘闸刀隘口’去与严堂主面对面的谈斤两，这样令尊尚有生机，光在这里同我们搅合，只怕与事无补！”

谷喉魂暴烈的道：

“全是一群无耻叛徒、衣冠禽兽——卓鼎，我会去‘闸刀隘口’，我当然会去，但却要在肃清门户，替天行道之后才去！”

微微昂头，卓鼎傲然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找来这里，首座，我也不得不佩服你门道广，手法高，然而我们既然有了行动，自亦早做了万全的准备，并非俎上鱼肉，可由你任意宰割，你要虚耗辰光，是你的事，随你怎么办，我们一准接着就是！”

谷喉魂双目血红，狂叱如雷：

“卓鼎，今天你就是第一个！”

卓鼎大马金刀的道：

“我看不见得——”

“得”字出口，膳堂的边门猝见人影一闪，一条链子锤已到了谷喉魂眼

前，他身形半旋，便在锤头掠过面颊的一刹双刃斧翻起猛磕，于是，锤头流星般回弹，“当”声金铁撞响的余音犹在，门后那突起的惨号，业已杀猪似的传扬！

玄三冬闷不吭声的倏掠向前，“旋地锥”抖动挥洒，在交织纵横的冷芒炫烁中，兜头盖脸直取卓鼎——不知怎的，他对此人来得个火大！

窗口外，三条人影虎扑而入，一杆红缨枪、一柄朴刀，一对短蛇矛冲着谷喉魂招呼过来，他募弹两尺，身子打横切进，红缨枪贴着他的颈前刺空，他的双刃斧骤压朴刀刀锋，左掌抖起，硬是把那对戳向自己腰肋部位的短蛇矛“哗啷”震脱，而斧回刃掣，仿佛石火倏映，执刀的朋友已狂吼半声，带着暴洒的鲜血仰出窗口，那使红缨枪的一位正待缩手收枪，双刃斧的锋口扬起一溜血滴，“呱”的一声便削去了他整个天灵：失去双矛的伙计见状之下，不由心胆俱裂，嘶嚎着带爬带滚的就想逃命，谷喉魂却眼皮子都不撩的腾移五步，回斧竖刃，这人的脑袋已滴溜溜的抛跌而出，比他身子跑得还快！

正与卓鼎对拼的玄三冬，突兀凌空一个斤斗，喝了声彩，并朝着谷喉魂伸了伸他的大拇指。

第十三章 魔影

这时，卓鼎双脚猛撑，人已倒射出去，嘴里发出一阵令人听了极不舒服的怪笑：

“来来来，二位，屋里玩不开，外头地方大，彼此兜起来方便。”

玄三冬“呸”了一声，冲着门外咆哮“姓卓的龟孙，你不用扮那人五人六，眼下叫你吆喝，稍停且看是谁要呼天抢地！”

谷喉魂倒提双刃斧，斧刃上的鲜血正在滴滴流淌；他阴着脸走到门边站住：

“玄兄，果然不出我所料，家父不在这里，严渡此人，委实奸刁！”

凑近一边，玄三冬道：

“何以见得令尊不在此地？一个小头目的话，未必作得了准；谷老兄，你没见姓卓的那副有恃无恐的德性？我看必然尚有高手潜隐左近，如果不是有极重要的原因，严渡正在需人之际，不会把他得力的人留下！”

想了想，谷喉魂道：

“可能他们是另有所图，留下人为的是安排其他用场……玄兄，姓吴的小头目不像是说假话，在刚才那种情况之下，他来不及编谎——”

玄三冬低声道：

“去他娘，且出去活捉那卓鼎，不怕从他口里逼不出实情来！”

谷喉魂点点头：

“小心了。”

仍然倒提着双刃斧，他昂然走出门外，门外是相当宽敞平坦的一方侧院，但见人影幢幢，火把通明，照耀得恍若白昼，卓鼎挺胸突肚的站在那里，横肉累累的面孔映着四周闪动的青红火苗，特别有一股狞邪的意味。

站定下来，谷喉魂目注卓鼎，尽量把语声放得缓和：

“你知道不知道，卓鼎，你像是什么？”

明知不会是好话，卓鼎却扬着脸道：

“首座，你认为我是什么？”

谷喉魂清清楚楚的道：

“说得好听一点，你像是小人得志，说得难听一点，你宛如叫花子拾金——邪发了，而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卓鼎，你只是生活在幻想中。”

卓鼎嘿嘿冷笑：

“不是我生活在幻想中，首座，恐怕是你生活在幻想中吧？独臂难撑倾厦，只手难挽狂澜，那是神话，你相信神话而罔顾现实，首座，就离着癫悖不远了！”

谷喉魂的唇角微微抽搐：

“卓鼎，你千万要记住，凡事要自己抗得住，不能指望别人壮你的狗胆；你原不是这么块横眉竖眼的料，但如今你却趾高气扬起来，显见你自以为有了靠山，靠山不一定可靠，正如同你们自认江山在手，实际上却决没在手一样！”

两眼一瞪，卓鼎火辣的道：

“我不同你讲这些歪理，我是朝着顺风扯帆，就算你说个大天下来，注定要覆灭败亡的还是你；凭着两片嘴皮子买人心，不是那个时候啦！”

跟在谷喉魂身侧的玄三冬忍不住双眉吊起，恶狠狠的叫骂起来：

“真正不是人揍的东西，瞧瞧那副德性，人还窝在茅坑里，就当坐上金銮殿啦？”

卓鼎不理玄三冬，冲着谷喉魂道：

“首座，目前有两条路给你走，一是我们放你离开，以便尽早赶到‘闸刀隘口’，面对面的与严堂主商量问题，二是就在这里豁上，死活各自担当；不过呢，我是劝首座加紧一步，赶去‘闸刀隘口’比较好，令尊生命倒悬，安危堪虑，能不能救他，端看你的态度而定，首座该不愿做个不孝之人吧？”

谷喉魂道：

“你要放我离去？卓鼎，你手下这几条命，算是白白送予我了？”

卓鼎面不改色的道：

“大局为重，众利在先；首座和严堂主的交涉，事关整个形势演变，自应以此为当务之急，几条人命，算不了什么！”

哧哧笑了，但谷喉魂的笑声却不带一点笑的意味：

“那是别人的性命，可以随意糟塌，嗯？”

卓鼎十分沉得住气：

“不要给了鼻子长了脸，首座。”

这哪里像是下属对上司讲话的态度？而江湖帮会，向来规矩极严，尊卑分明，尤其“大虎头会”这个组合，更是纪律端肃，一丝不苟，如果在平日，只怕剥下卓鼎一层皮来，他也不敢这么向谷喉魂说话，然则此时何时、此地何地？连他娘叛祖背宗的忤逆大罪都犯了，岂还在乎言谈间的分寸？谷喉魂当然明白这种心态上的迥异，他半点都不恼恨，只是语声冷硬的道：

“卓鼎，你给的两条路，我看还是挑拣第二条走较合宜——等打发各位上了道，我自会跟着上路，当然，我们去的将不会是同一个地方。”

卓鼎粗声道：

“你一向都是如此，你永远改变不了赶尽杀绝的作风，但这一次你将难以如愿，我们这里摆平你，‘闸刀隘口’那边吊起你老爹，叫你们父子俩一道归阴入土；可叹的是，怕你还要加背上一条大不孝的千秋骂名！”

谷喉魂镇定的道：

“说不定时间还来得及，卓鼎，只要我的脚程比你们这边传递消息的驿马快，我仍有机会在将你们一一诛绝之后再去救我父亲！”

卓鼎大吼：

“你是在做梦！”

玄三冬手上的“旋地锥”遥点着卓鼎，脸上的表情透着十分的憎恶：

“你个数典忘祖，见利忘义的混帐王八蛋，我是怎么看你怎么不对劲，怎么瞧你怎么不顺心，你甭在直着脖颈吆喝你他娘的，有种就滚过来，让我玄某人掂量掂量！”

卓鼎斜睨着玄三冬，不屑的道：

“姓玄的，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个出卖朋友、吃里扒外的叛逆！”

暴笑一声，玄三冬道：

“不错，我说是，你们这群披着人皮不带人味的畜牲可以背叛你们的宗门，篡夺故主的基业，老子就可以扯你们后腿，挖你们墙脚，要造反，大家造，待要不要脸，老子奉陪一个，九十九笑一百步？免了我个舅子的吧！”

卓鼎面色铁青，徐徐朝外吐气：

“你死定了，姓玄的，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会用一把一

把的泥土合上你一滩一滩的人血，通通由你嘴里给你塞回去！”

“旋地锥”高举，玄三冬大声道：

“我这边候着了，我的儿，你倒是过来准备挺尸呀！”

忽然间，围持四周的人影闪动，火把的光芒也在晃移，三个牛高马大、宛如人熊一般的魁梧汉子走了进来——领头的一个，生了了张青森森的面孔，左眼中一块灰褐瘰疬的疤痕封住，剩下的一只右眼却又突又大，仿佛一颗牛蛋子般凸瞪着，他后头的那一位，长了一对倒八眉，眼皮垂搭，像是不曾睡醒的模样，那只顾大通红的酒糟鼻子便益发增加了他迷里马唬的味道，最后的那个仁兄长相最是凶恶，招风耳，铜铃眼，翻唇獠牙，活脱一头想要变做人形、却又法术不够圆熟的野猪精，把他变得七分像个人，三分却透着山畜性；这三个不速之客，除了面貌俱都不堪恭维之外，块头是一样的厚实粗伟，三个人往那儿一站，就宛若三座肉山！

卓鼎一见到这三位仁兄，便有如前娘的儿子见了后娘，那等的萎缩又巴结法，他胁肩弓背，趋前几步，陪起一脸叫人看了直起鸡皮疙瘩的谄笑：

“三位大兄，本来是不敢惊动三位法驾的，我们严老大行前再三交待过了，要好好侍候三位，吃饱睡足了明朝才有精神赶回我们老窑办事，却是万万想不到姓谷的竟会摸来这里，打谱是想抄我们的底，杀我们一个鸡犬不留；我一看姓谷的来势汹汹，又素知他那个狠毒心性，生怕万一抗他不过，真叫他砸了窝，不得已之下，才着人前请三位法驾，寅夜惊扰，务乞宽宥……”

这三位“大兄”没有什么表示，只拿五只怪眼不怀好意的打量着谷喉魂与玄三冬；卓鼎干笑一声，不肯轻饶的指了指玄三冬，道：

“那个五短身材，手执尖锥的人，和姓谷的一样可恶，他原是我们这边用厚礼重金聘请的帮手，但不知怎的竟然翻了边，倒了戈，拿着我们的银子反而站到姓谷的一线，调转枪尖对付我们，这种无信无义的匹夫，最是不能放过！”于是，五只怪眼又转到玄三冬身上，玄三冬冲着他们微微一躬，虽有意扮得轻松潇洒，但连他自己也觉得未免稍嫌牵强。谷喉魂沉着脸，放低声音道：“难怪卓鼎这厮敢于如此跋扈无状，果然是背后有人给他撑腰，只不知这三个不人不鬼的东西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货？”玄三冬无声叹了口气，道：“谷老兄不晓得这三个人是何方神圣？”摇摇头，谷喉魂反问：“莫非你知道？”目光盯着对方三人，玄三冬的嗓门有些暗哑：“这三个人，我见是没有见过，但却有个耳闻，谷老兄，‘须弥沙城’的‘九幽三魔’，你看像不像这三块料？”心头斗然一震，谷喉魂脱口道：“没有错，就是他们——”那三位仁兄耳朵极尖，都已听到谷喉魂与玄三冬的对话，青脸独目的一位嘴角微撇——似乎是在表示笑意，但看上去却丝毫不能予人笑的感觉；他用右手大拇指朝自己胸膛上一点：你们说对了，我是熊百君——”又以大拇指往他旁边那个好像半醉不醒的酒糟鼻子遥戳：“他是巴老淦。”接着，他再指了指掀唇獠牙，状同野猪蜕化为人的那位：“这是卜奇；我们来自西边的‘须弥沙城’，知道我们的人，称呼我们是‘九幽三魔’，显然你们也听说过‘九幽三魔’的万儿，而如果你们确知我兄弟几个的底细，便会明白你们今晚的希望不大。”卓鼎得意洋洋的在旁帮腔：“何止希望不大？简直毫无希望；在三位大兄的虎威之下，谁能求得侥幸？”熊百君独眼闪烁，瞪着谷喉魂：“现在，你怎么说？”微微一怔之后，谷喉魂不禁略带迷惑的道：

“什么‘怎么说’？”熊百君冷厉的道：“你是故意装迷糊？谷喉魂！”

舐舐嘴唇，谷喉魂阴沉的笑笑：“打开天窗说亮话，熊百君，我没有这份闲

情逸致与你打哑谜，你他娘没头没脑的问我一句‘怎么说’，我不知你问的是什么意思，又能‘怎么说’？”卓鼎突然一声叱喝：“谷喉魂，你死到临头，犹敢猖狂？对熊大兄说话，给我放规矩些！”

谷喉魂睨了卓鼎一眼，叹喟的道：

“你真是个奴才的奴才，卓鼎，我要早知你的天性如此卑贱，别说你今天爬不到‘紫旗堂’二堂主的地位，连想在‘大虎头会’清理茅坑都不要你，十年前我就把你撵到门外讨饭去了……”

卓鼎脸上变色，张牙舞爪的咆哮：

“姓谷的，不用在我面前卖弄你的身份，你这首席堂主只是个空壳子，而就算空壳子，你也干不长久了，立时三刻，自有人将你从位子上拉将下来！”

冷冷一哼，谷喉魂道：

“谁？你么？”

卓鼎难堪的窒了窒，正不知该怎么回答才不失颜面，熊百君已替他顶了下来：

“假如你不识相，谷喉魂，我们兄弟便能包办了您！”

谷喉魂缓缓的道：

“到现在为止，熊百君，你还不曾告诉我，要我如何个‘识相’法？”

熊百君独眼凝瞪不动，凶光闪闪：

“只要你交出‘血云符令’，自废武功，并且发誓退出‘大虎头会’的这场内争，我们就放你走路，往后，有你的逍遥日子过！”

静默了一会，谷喉魂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很古怪、很奇特。

这决不是应该笑的时候，可是谷喉魂却笑了，熊百君不由变下脸来：

“你笑什么？谷喉魂，如何你觉得我的提议可笑，恐怕你就笑错了！”

吸了口气，谷喉魂道：

“熊百君，你的提议，是我有生以来，所听到最荒谬、最幼稚、也最异想天开的提议，你问我怎么说，我只能说你滑稽得可笑，再问我识不认这个相，我的答复是去你娘的，去你亲娘的！”

卓鼎一看熊百君的脸色，立刻抢着踏前一步，又横又狂的叫：

“大胆该死的谷喉魂，你竟敢这样冲着熊大兄撒野？你死定了，你绝对死定了！”

谷喉魂冷冷的道：

“设若照熊百君的话做，活着远不如死了好！”

伸手一拦卓鼎，熊百君慢吞吞的道：

“这可是你的回答，谷喉魂？”

谷喉魂生硬的道：

“不错，这就是我的回答。”

熊百君点点头，道：

“很好，这个人间世上，原就有些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泪不落的，你，谷喉魂，正是这类人的一个实例！”

旁边，玄三冬暗里一咬牙，摆出“横竖一身刮、皇上拉下马”的架势：

“姓熊的，还得加上我一个——不到那一刻，我也偏偏咽不下这一口鸟气！”卓鼎大叫：“叛徒贼子，你更是报应难逃，说什么你也得和姓谷的一遭缀上！”双臂环胸，熊百君头也不回的道：“巴老淦，眼前两人，你打算挑拣哪一个？”打了个哈欠，巴老淦的一双眼睛半睁不开的瞅了瞅谷喉魂，呼拉着痰音：“凑

合着，就这一位去你亲娘的伙计吧！”熊百君狠狠的道：“卜奇，那个造反倒戈的东西，便交给你收拾了。”铜铃眼中闪动着血赤的光芒，卜奇的形状真似一头攫扑猎物之前的凶兽；他龇着伸出唇外的两个獠牙，呵呵怪笑：“就凭这家伙的一副熊样，我能生生将他掐死，老大，你闲着看光景就行！”卓鼎讨好的道：“卜大兄，我助你一臂——”斜睨了卓鼎一眼，卜奇粗暴的道：“一边闪着，对付这种不入流的角色我还要找帮手？你未免把我低看了！”赶紧躬身后退，卓鼎宛如一头夹着尾巴的土狗：“是，是，全凭卜大兄作主，全凭卜大兄作主……”

站在谷喉魂右侧的玄三冬，只觉心腔子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收缩，喉咙干得出奇，一伸手，更是湿嗒嗒的一手冷汗；他低哑的道：

“谷老兄，在动手之前，我有个建议，不知是说得说不得——”

谷喉魂目注对方的举动，嘴唇轻轻翕动：

“请说。”

咽了口唾沫，玄三冬又低又急的道：

“要是老兄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只当我放屁就行——谷老兄，今晚的场面异常凶险，这‘须弥沙城’的‘九幽三魔’武功之诡异狠毒，罕有其匹，眼前的形势，比起‘白石岗’来犹要艰困三分，我他娘死活倒不足惜，老兄你却万万不能把性命搁在此地，休说令尊的存亡系于你身，便‘大虎头会’的绝续也全靠老兄的担待，重任在肩，老兄你务必要设法突围……”

谷喉魂颌首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意你的意见，就这么办，情况若是不对，我们就跑！”

玄三冬颇为安慰的道：

“这才叫能屈能伸，谷老兄，你不会怪我意起畏缩吧？”

谷喉魂道：

“当然不，豁死相拚，也要看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情、我还不至于愚到这等地步。”

玄三冬压着嗓门道：

“光景一不对头，咱们兵分两路逃命，谷老兄，你从天上，我打地下，便到拴马的所在会合路，行动之前，我有暗号给你……”

“逃命”两字，谷喉魂不觉听来刺耳，真他娘的时乖命蹇不是？曾几何时，他“血手无情”居然也逃起命来，但刺耳是刺耳，却也怪不得玄三冬疏于修词，只有闷闷的道：

“知道了。”

那边厢，巴老涂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伸出左手小指，向着谷喉魂微微勾动：

“谷喉魂，严渡把你千堵万截，总是圈不住你，还连番闹得折将损兵，今晚上算是我走运，这件大功就要立在我的手里，来来来，辰光不早，尽快拎下你的脑袋好完事！”

谷喉魂笑了笑，道：

“你手下留情，巴者涂。”

眼皮垂搭着，巴老涂嘿嘿一笑：

“现时求饶，业已晚了——”

“了”字还在这位魔星唇际回绕，谷喉魂的双刃斧已暴起临头，冷芒闪

处，在一个骤起的半弧下弹斩向巴老淦的小腹！

巴老淦的双脚钉立如桩，不移不动，临头的一斧他恍同不见，右手微翻，已“当”的一声将斩向小腹的斧刃磕震出去——天爷，不知什么时候，他的两手上已戴好一双满嵌钢锥的老牛皮手套。

谷喉魂听说过巴老淦的这双老牛皮手套，它有个名称，叫做“死巴掌”。意思很明显，谁叫这玩意拍上一下，大概要想活着就难了；他的双刃斧甫一回荡，身形已随着回荡的力道飞旋，而斧刃倒扬，眨眼间又是十三爷从十三个不同的角度反抛而上，蓝焰晶电，宛若流虹。

巴老淦突然迎进，在迎进的短距离里，他高大的身躯快不可言的晃动游走着，双掌倏伸倏缩，忽穿忽收，竟是精准得无可比拟的式式封杀谷喉魂的攻击！

于是，卜奇似乎也上来瘾头了，他大马金刀的冲着玄三冬走来，一边走，一边从腰间抽出一付三节棍来，三节棍原不是稀奇的兵器，然而卜奇的这付三节棍却与众不同——它是纯钢的，而且，粗若儿臂，要比同样的玩意尺寸大上一倍有余！

玄三冬润了润嘴唇，暗暗咒骂道：

“个狗娘养的，真当乡下人买柿子，挑着软的捏啦？看我还你个铁刺猥，好歹叫你扎扎手！”

卜奇狼嚎似的怪笑着，沉重的三节棍在他掌心里掂上掂下：

“不是你也咽不下那口鸟气么？好极了，我们俩便捉对儿来发泄发泄……”

玄三冬努力提高声音，却自觉有些中气不足：

“姓卜的，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吆三喝四的，你待吓唬你哪个爹？”

脸突变，卜奇狞厉的道：

“好一张碎嘴子，看我先敲破你这张狗嘴！”

回答卜奇的是玄三冬那柄旋地锥，锥出人起，却在尚未够上位置的尺度，便被那声“哗唧唧”猝射的三节棍逼得连连打着斤斗倒翻回去！

卜奇口中蓦然发出一长串不似人声的啸叫，随着这种又像狮吼、又若虎啸股的叫声，他的巨型三节棍纵横如风，挥扫若浪排涛涌，以那等裂山开碑的凌厉气势反攻玄三冬，而只一接触，玄三冬便招架无方，蹦得像个猴子！

谷喉魂力拼巴老淦，亦是少有的艰苦，虽不致落败，但取胜却也毫无把握；巴老淦那双“死巴掌”，活脱两张收魂网，开盖紧缩，不但强猛快速，更且准狠之极，漫天砸地，尽是锥刺炫滚，劲气翻回，谷喉魂咬牙硬抗，相当吃力，对于玄三冬的险况，已是无能兼顾了。

观战的熊百君意态悠闲，神色轻松，他仍然双臂环胸，不急不慢的扬声道：

“巴老淦，最好抓活的，只要姓谷的留着一口气在，我们就能和‘大虎头会’另提价钱！”

旋飞扑击中的巴老淦大声回应：

“这家伙不好对付，死活可不敢保准，我总尽力就是了！”

熊百君回头望着卓鼎，道：

“如果抓活的，你们主子那边应该另有报偿吧？”

卓鼎哈了哈腰，干笑着道：

“照说是该另有酬谢才是，但如何决断，在下却不敢妄加臆测……”

独目一瞪，熊百君不悦的道：

“你是严渡的副手，怎么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我们流血流汗，拼着性命出力，超额立功，为何不该多收酬劳？”

卓鼎的腰身弯得更厉害了，他努力在脸上堆笑，诚惶诚恐的道：

“大兄万勿误会，在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在下位卑职轻，难以替上头做主，如果说了不能算数，到时岂非又引起大兄雷霆？但大兄的道理没有错，我们上头不是糊涂人，多少都会加点心意的……”

冷冷一哼，熊百君道：

“你这个二堂主，好像是摆样子的，哪有严渡一半的威风？你两个职位只差一级，权限却差了十万八千里去，岂不是怪？”

卓鼎抹着汗道：

“严堂主是上头面前的红人，更是在外行事的总提调，我们两个职位虽然只差一级，份量却有天壤之别，在下的难处，尚乞大兄务必包涵……”

熊百君沉着脸道：

“算了，我自会向严渡去提！”

卓鼎忙道：

“在下会先做引申，先做引申……”

就在二位几句对话的当口，玄三冬已一声闷吭，胖胖的身子在地下打了一溜滚，人再跳起来，半边脸上全是血——这仅是卜奇的三节棍擦过他面颊的成绩，若是一棍打实，恐怕整只脑袋都不见了！

沉重的三节棍猝带倒翻，又巨蛇一般扫卷玄三冬，卜奇呵呵笑着：

“老大，这个造反的我包管能给你活捉，不过得先敲碎他的狗嘴！”

目光灼灼的看着玄三冬在蹿避躲闪，熊百君十分不带劲的道：

“这一个死活全不关紧，卜奇，你别尽在逗乐子，早做解决早了事，巴老淦那边还要你去帮他一把哩！”

三节棍飞舞绕回，棍身呼啸奔腾，直如长江大河，玄三冬算是吃足苦头，除了竭力躲让，连还击的余地都没有了！

谷喉魂挥斧如电，身形旋闪中仍然与巴老淦豁死硬抗，但他知道眼前缠斗的情形已经难以为继，不是他顶不住，而是玄三冬要糟，再要往下撑，不需多久，玄三冬约模就将吃不完、兜着走了！

突兀间，玄三冬扑向地面，在前扑的瞬息间，手上一个黑忽忽的东西照面掷向这位“土儿遁”一边发声嘶叫道：

“看我的‘焰光雷’，我拼走了哇……”

一听“焰光雷”这个名称，卜奇第一个反应必是火器炸药一类的玩意，这类玩意可是招惹不得，任你铜筋铁骨，也经不起那火药一炸，眼见黑忽忽的这团东西飞来，他不敢硬挡，脚步倒挫，人已大鸟般斜掠出去，口中更出声警告：

“小心起爆——”

谷喉魂却单注意玄三冬后面那一句“拼走了”，卜奇的身形才起，他已明白玄三冬的意思，就在巴老淦也急忙抢移位置中，他骤然腾空而起，以他所能发挥的最大潜力，拼了命也似向黑晴里狂奔而去！

这边谷喉魂的势子往外走，玄三冬的去路却是朝下钻，他扑地的一刹，人随他的旋地锥急速翻回打转，居然真像只土拨鼠一样，俄顷间已没了踪影！

两个人突脱的时间不但快，而且方法奇特，正在走避中的“九幽三魔”

与卓鼎等一干人虽然立刻发觉了情形不对，上天入地的二位仁兄业已鸿飞冥冥，早隐了身啦！

半山腰上有块横凸的岩石，正可遮蔽形迹，亦差堪避风挡寒。

玄三冬替谷喉魂换过药，因为没有新的布带，只好把原先用过的布带再为谷喉魂缚上，尽管原先的布带血浸透湿，也说不得了。

谷喉魂倚靠在石脚上，瞅着玄三冬一头一身的血污沙土，不由叹了口气。

打着哈哈，玄三冬哑着嗓门道：

“我们算是死里逃生，再世为人了，原该高兴才对，你却叹什么气？”

谷喉魂沉沉的道：

“玄兄，你并没有义务要冒这种险，担这种难，可是你毫不退缩的陪着我同进同出，向虎嘴捋须，往阴阳界打转，看你狼狈至此，实在令我又是感激、又是愧疚……”玄三冬笑道：“交朋友是干什么的？就是急难相扶，福祸与共哪，谷老兄，你快别这样说了，你能救我的命，我就不该替你分担忧劳么？反正这一路去，我是帮定了你，几时稳了局面几时算完。”谷喉魂挚诚的道：“老实说，玄兄，我是需要你这么一位帮手，但目前形势险恶，我又生怕你受累太重，若是有个万一，叫我如何心安？”摆摆手，玄三冬正色道：“谷老兄，我们且不提什么救命之恩、功同再造这些陈词儿，只凭你这一股忠义之气，你这一条铁铮铮的硬汉，我就交定了你，人活着，总得有个知心的朋友，有个值得钦服的表率，否则一辈子昏昏噩噩，莫名其妙的过下去，又有什么意思？打结识你以后，我受益良多，也明白了人间世上某些应该执着的原则；风云际会，亦是转眼成空，能保有你这一份友情，将来便足够回味了——如果我们还有将来的话！”

谷喉魂不禁笑了起来：

“你倒把人生看得洒脱，只不过把我高抬了。”

玄三冬拍拍身上的灰沙，有些乏倦的道：

“谷老兄，我说的是真话，你也用不着客气，我们哥俩业已共过生死，情份越见不同，往后，彼此要直来直去，才显心迹！”打了个哈欠，谷喉魂道：“你累啦？”玄三冬看了看天色，道：“可不是累了？这会才只天光，我们正可补上一觉，夜来那一番折腾，就算铁打的金刚，怕也缩短三寸，谷老兄，我看你也乏得慌吧？”谷喉魂扬脸眯眼，低缓的道：“谁说不乏？‘九幽三魔’那三个天杀的东西，委实缠人不轻！”玄三冬回想起来，不免余悸犹存：“我操他个六舅，才一见到那三个邪王八，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怎么偏偏在不该遇到鬼的地方硬是遇了？你还不晓得呢，我和卜奇一交手，便像碰到了疯魔神，简直叫他逼得手忙脚乱，连口气都喘不过来，这会想想，怎么挺下那一阵子都不明白；娘的，说起来我也不算是次等人物，却愣是抗他不过，打出道迄今，还真是头一遭被人打得这般灰头土脸……”脸上流露着无奈，谷喉魂道：“不错，像‘九幽三魔’这几号人物，我亦少见，他们的确功力沉浑，艺业精湛，以巴老淦来说，如果一直拼战下去，我实在没有赢他的把握，弄不好，便是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而你已经险象环生，旁边还有个虎视眈眈的熊百君，再打下去，只怕想求个两败俱伤都难……”

玄三冬喃喃的道：

“却不知严渡用什么方法请来这三尊瘟神，这老小子真叫有本事……”

谷喉魂淡然道：

“没什么好奇怪的，玄兄，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此而已。”

玄三冬苦笑道：

“谷老兄，我看迟早还会碰上这三个煞星，我们得想个法子，预做防范才好！”

移动了一下坐姿，谷喉魂懒洋洋的道：

“我得想想看，现在脑袋里木钝钝的像是挤着一堆石头，越是思量越是僵硬，平日里那些主意好似一下子跑光了……”

玄三冬笑道：

“人乏了都是这样，好在不急这一时，谷老兄，睡起来才动脑筋吧。”

微闭上眼，谷喉魂道：

“我们只能歇息一个时辰，玄兄，一个时辰之后便得上路。”

玄三冬点头道：

“我明白，我们要赶在卓鼎前头抵达‘闸刀隘口’，那里还有压轴好戏等着上场哩。”

谷喉魂似乎想起了什么事，他依然闭着眼道：

“玄兄，你那钻地之术确够神奇，这一次，你在地底下钻出多远？”

斜躺下来，玄三冬望着天空的一抹鱼白：

“大概有两丈多吧，深约三尺，幸好那地方土质松软，不似‘白石岗’尽是山岩，我一钻进地下，便全力旋动，左右弯曲打洞，他们在上头又吼又跳，却找不到我，人往前钻，泥土自会往后合拢，估量对了方位，自可随时破土而出，一旦让我钻入地里，要想拎我出来，可就难啰！”

第十四章 劫数

四周是险峻陡峭的峰峦，是挺拔峥嵘的群山，灰沉的暮云压在岭端峰颠，透着那样苍茫滞重韵色，一直延展到烟霭无尽的天边；秋风萧索，木枯草黄，只有一条宽窄不过五尺的小路，蜿蜒在两则高耸的峭壁之间，迤迤向不知终处的山阴里。

谷喉魂望着眼前那条山间窄道，神态端肃，一语不发，玄三冬也不自觉的感到心头沉重，隐隐然就像系上一块铅，吊坠得令人发慌。

快天黑了，这里的黄昏时分，不但景调悲凉，更且一片森寒之气，仿佛万物凝栗，杀机四伏，有一种极端酷厉的感应侵心入魂……

轻咳一声，玄三冬声音低哑的开口道：

“‘ 闸刀隘口 ’！”

谷喉魂点点头，嗓门也是同样的暗哑：

“ 是的，‘ 闸刀隘口 ’，又窄又曲，只要往两头一堵，则宛如闸刀封道，有进无出。 ”

玄三冬觉得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他用力搓揉了几下，想轻松却轻松不起来：

“ 看样子像是这么个凶险法，瞅着这地方的形貌，就叫人不怎么舒坦…… ”

谷喉魂也笑得艰涩：

“ 心头沉甸甸的，嗯！ ”

玄三冬道：

“ 谷老兄，以你的看法，认为那干子毛人会埋伏在哪个角落？ ”

谷喉魂道：

“ 很难说，这些人不但个个机伶，而且也都是打杀搏战的好手，经验方面不比我们差，加以此地形势复杂险要，几乎处处皆可设伏，玄兄，只要我们一旦接近路口，对方的人马从哪里钻出来都不足奇！ ”

摘了根草梗咬在嘴里，玄三冬向四周极目眺望着，边无精打采的道：

“ 我说谷老兄，这一带的地形你比我要熟，莫非除了这一条短命的隘道之外，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过关啦？ ”

谷喉魂摇头道：

“ 没有，除非我们舍开这条路去攀山越岭。 ”

玄三冬眼睛一亮：

“ 攀山越岭也好哇，辛苦固是辛苦点，总比冒着性命的危险强行闯关要轻快！ ”

谷喉魂低声道：

“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玄兄，附近的层山峻岭，险岭深幽，重叠高耸，不仅难以攀爬，而且若无识途老马引导，极易迷途，外加费日耗时，还得兜绕极远的一个大圈子才能转入正路，这一耽搁，说不定十天半月犹抵达不了目的地，现下的情形十分急迫，我们耽搁不起！ ” 怔忡半晌，玄三冬道：“ 说得也是，最怕的迷失了方位，那就不是玩笑的了…… ” 谷喉魂凝眸向远处的迷茫烟岚，而群峰便在烟岚中浮沉隐现，飘漾着的仿佛不只是雾气，更有那难以言喻的怆楚与无奈；他沉缓的道：“ 今晚，我们过关。 ” 玄三冬哑声回应：“ 是，今晚我们就闯。 ” 顿了顿，玄三冬接着道：“ 你的伤，谷

老兄，碍事么？”谷喉魂平静的道：“当然多少碍事，但一到了拼命的辰光，便不得事了。”望了玄三冬一眼，他反问：“你呢？能否挺得住？”伸手在屁股上摸了摸，玄三冬笑笑：“我和你一样，没事的时候伤处总觉得不带劲，一朝遇上那干杀千刀，生死交关之下，早就忘了身上还带伤啦……”谷喉魂道：“要不是我们两个先前挂了彩，在对付‘九幽三魔’的当口，约莫还不致于那等捉襟见肘，叫人家逼得险险乎下不得台！”玄三冬坦然道：“你也别帮我掩遮了，谷老兄，下不得台的是我，不是你，对付那巴老淦，你是有打有还，尽抗得住，到未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我呢？我如何有你这样的本事？差一点就叫人家剥了一层皮去，不论早先身上有伤无伤，横竖都讨不了好……”谷喉魂笑道：

“也不全是这样说，人囫囵着，胳膊腿是要来得灵便些。”

玄三冬忽道：

“对了，谷老兄，你琢磨琢磨看，姓熊的那三个人王，会不会赶来这里帮着他们原有的一些人堵截我们？”

谷喉魂道：

“我着不大可能，因为他们另有事办，原来的安排便不曾指派他们，否则，他三个早就窝在‘闸刀隘口’上打我们的埋伏了，又何必远远绕到‘黄讶集’‘风飘雪’那个鬼地方去干耗？”

双手合十，玄三冬抬头望天：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千万别叫那三个魔头缀来此地才好，要不然，我们哥俩可是雪上加霜，笑不动了哇……”

谷喉魂淡然道：

“亦无须紧张过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当然最好别遇上，遇上了就只有一拼，玄兄，你放开点，现在犯愁，岂不是自己折腾自己？”

玄三冬苦笑道：

“真叫那三个王八羔子唬弄得不得轻，过了今朝，得想个什么法子报这一箭之仇才是！”

谷喉魂道：

“会碰上的，而且，很快就会再碰上，你心里先打个底，玄兄，‘九幽三魔’与我们狭路相逢的时间，绝对比你预料中要早！”

吸了口气，玄三冬瑟缩的道：

“怎么忽然感到一阵冷？”

谷喉魂忍不住笑道：

“身上冷还是心里寒？玄兄，你可别真叫他们给震慑住了，越难斗的敌人，斗起来才越够劲，如果每一个对头都似秋风扫落叶，快刀切瓜菜那般稀松易与，应付起来还有什么意思？人要经过艰苦，脊梁骨方挺得硬直，不是么？”

玄三冬干笑一声：

“道理是不错，想到现实上却不由头皮发麻，谷老兄，直话直说，你不会笑我孬吧？”

谷喉魂轻声道：

“玄兄言重了，这才是真情至性的流露，凡是人，有哪个不怕死，不畏难的？尽管嘴巴硬，腿肚子暗里打转的角色我看多了，他们明处不说，私下早吓破了胆，这种东西最叫败阵误事，玄兄直点隐忧，明表顾虑，比那干色

厉内荏的货，不知要强上多少！”

玄三冬老老实实的道：

“这倒没有错，有一桩，谷老兄大可放心，那就是无论我心里有多么个嘀咕法，临到节骨眼上却决不会拿码子开溜，忌惮他们是你我兄弟间才能说的话，表面上仍得撑，而且非撑到底不行！”

谷喉魂道：

“这就是了，玄兄，我们或者与一般硬充壳子的朋友不同，差别就在于能否撑持到底，即使明知抗不过，也得咬牙争抗，打破头，亦得自己拿扇子扇！”

咧咧嘴，玄三冬道：

“没错，再是不济，这点能耐还有，除非是抹下脸来不要这张脸啦。”

谷喉魂盘膝坐下，取过身边的一只油布包裹来，边招呼着玄三冬：

“先吃点东西吧，这一顿吃完，下一顿还不知几时才能上嘴……”

一听吃，玄三冬就来了精神，他赶忙凑近，侧着半片屁股坐下，搓着双手笑道：

“对，人是铁，饭是钢，不管怎样，且饱餐战饭再说；谷老兄，上次经过那个鸟村子，是你去买的干粮，我还不知道你都买了些啥吃的。”

谷喉魂摊开油布包裹，一样一样摆出来：“半只脆皮烧鸡，一斤卤驴肉，十枚茶叶蛋，外加大块锅饼，三头大蒜，只是没有沽酒，拼命之前，我怕喝多了误事，好歹忍一忍，只要这关过去，我们再谋一醉。”玄三冬解下腰间的羊皮水囊，轻轻拍了拍：“权且拿水当酒饮吧，你想着它是酒，喝起来就带着酒味了。”撕下半只烧鸡上仅得的一条鸡腿来，谷喉魂递给了玄三冬，玄三冬也不客气，接过来便大口啃嚼，一面伊唔有声的赞美着：“好，又香又嫩，就是稍嫌冷了点，谷老兄，你也吃呀，可别和我讲虚套……”谷喉魂剥去蒜皮，就着锅饼往嘴里送，神色有些怔忡的道：“不知他们把我老爹挟持在什么地方？要先将我爹救出来，行动才不致受他们钳制……”连连点头，玄三冬又喝了口水，看他咂嘴润唇、津津有味的模样，倒真似在喝着老酒一般：“我也是这么想，所以，第一个前提就得我们先发现对方，不能让对方先发现我们，如果叫他们占了先，一朝解出令尊老爷子来，我们就难以动弹了。”谷喉魂的眉宇间是一片阴霾，他食不知味的塞了一粒蒜瓣进嘴里，沉重的道：

“只这救我父亲一关，便困难重重，更遑论对方的伏兵如何精锐了……玄兄，我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事这站，胜算的希望不大！”

玄三冬停止了咀嚼的动作，深为同情的看着谷喉魂，语气婉约的道：

“有件事，谷老兄，不知你仔细考虑过了没有？当然最好是不要碰上那种场面，但我认为你在心理上必须先做做准备……”

谷喉魂接过水囊来喝了一口，抹去唇角的水渍，他顺手将黑喉紧了紧：

“什么事？”

咬了块鸡肉在嘴里，玄三冬一面细嚼，边谨慎的道：

“假如闯关与救援令尊的事串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假如他们拿着令尊胁迫你就范，谷老兄，到时候你是照闯呢，还是为了令尊而俯首？”

双颊的肌肉一紧，谷喉魂的额头上凸起了青筋，他异常吃力的道：

“这就牵涉到忠与孝的问题了，自古以来，忠孝便难以两全，然而……说起来容易，真要叫人做选择，实在是摧肝断肠，定不得取舍……”

玄三冬伤感的道：

“但是，你很可能将会面临这个问题，谷老兄，与其仓促之间不知所措，还不如事先有个斟酌的好，我放胆直陈，你可别怪我说话有欠思量。”

把手中小半块锅饼丢掉，谷喉魂笑得颇为悲凉：

“一边是生我养我的老父，一边是维我顾我的组合，哪一边都不能轻忽，哪一边也不能舍弃，玄兄，无论怎么斟酌，往后皆是终生遗憾！”

玄三冬的食欲也消失了，胸口处就似胀着一口气，他放下啃了大部份的鸡腿，似无所觉的拿两只油手揩在自己衣袍上，愁眉苦脸的道：

“说真的，谷老兄，这档子事假设落在我头上，我也是一样没辙，唉，怪来怪去，全得怪那干昧着天良造反的东西，都是他们害人……”

天已经全黑了，暗影中，谷喉魂冷幽幽的道：

“怨天尤人没有用，能否扭转逆势，还要靠我们自己，玄兄，我刚才业已说过，明知希望不大，我们亦要不可为而为之，尽其在我，且看造化吧。”

玄三冬道：

“反正我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待怎么着，全听你的就是！”

目光投向远远晦迷的云山深处，谷喉魂的语气中有一抹无可掩隐的怅然：

“‘妙香山’已在近前，却是咫尺天涯，感觉上仍是那么遥不可及，如果能够乘风而去，掠月飞抵，那该多么美妙惬意……”

轻叹一声，玄三冬道：

“谷老兄，你从来不是个喜好幻想的人，目下却有了这种玄异的想法，可见横在面前的这道关口，真正是难为你了！”

谷喉魂闭闭眼，形色索落，说起话来也显得有些飘飘忽忽了：

“我这一生，命运乖蹇，时道坎坷，日子大多在颠沛流离或血影刀光中消磨，马不停蹄的奔波，刀不回鞘的斩杀，不但是肉体，连精神都麻木了，在我来说，这些就是生活的全部，存续的意义，现在想想，实在空虚贫乏，人间世上走这一遭，该不是只为了杀人与被杀吧？我也知道某个地方、某个层面，有些人惯于享受安谧的辰光，过的是平静祥和的生活，然而，那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隔着我太远太远了……”

玄三冬怔怔的瞧着谷喉魂，好一会之后，才声音里充满了解与叹喟的道：

“等办完这桩大事，不论结果是成是败，谷老兄，你都该好生休息一阵子，你太累了，不只是形体上的，也是心境上的……”

谷喉魂缓缓的道：

“我会的，玄兄，如果事完之后，还能留命下来的话，否则，也是一样休息，只不过差别在一个短暂、一个漫长罢了。”

咽着唾沫，玄三冬低声道：

“快别说这些话，谷老兄，害命之前，咱们得讨个吉利才好。”

无声的笑了，谷喉魂闷闷的道：

“横竖拼上就是，若说吉利，以眼前的形势分断，实在吉利不起来，我们不必自我安慰，玄兄，拿命去赌生活才叫硬扎！”

是的，拿命去赌生死才叫硬扎，玄三冬默默体会着这句话，眼前的迷蒙郁暗里，他仿若看到了血光、看到了寒刃，也看到了无数古怪变形的身影在呐喊、在厮嚎……

马儿临时抛置在那个高坡上，只有人往下走，每当接近隘口一步，谷喉

魂与玄三冬便不禁心跳加快一分，多少年了，他们不曾这么紧张过。

风打着呼哨从头顶掠过，两边山壁垂夹着的这条谷涧的窄道便像是风洞，回响着尖锐奔腾的声音，人往里走，暗沉沉的有如步向地狱。

他们等于是俯贴着地面在前进，连背腰都不敢稍有耸起，行动之间，非常艰苦，而树影草丛在夜风中摇摆伏扬，颇有几分张牙舞爪的嚣狂之态，景况如此阴森迷离，不但把人的心肠扣紧，甚至反应和思维都不免过敏起来！

转过一个弯角，又是一个弯角，爬完一段曲线，又是一道曲线，谷喉魂屏息闭嘴，脸色青白，玄三冬却气喘吁吁，几乎就吃不住劲了。

翻越一堆砂石之后，玄三冬不由靠着山壁的壁脚趴倒下来，他伸手扯了扯谷喉魂的髦摆，抑压着嗓门，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噜着：

“歇会吧……我们的谷老兄……再朝前挺，我是非瘫不可……”谷喉魂静静停了下来，单膝跪地，侧耳聆听，半晌后，他才细若蚊呐般道：“借这个机会，你且把呼吸调匀，力气补足，再往前去，恐怕就没有此等余暇了。”拼命吞着口水，玄三冬感到胸腹之中，宛似烧着一把火：“谷第兄……这条短命的隘道，到底有他娘的多么长啊？”谷喉魂悄声道：“两里多路，三里不到，说起来并不算长，只是我们用这种姿势前进，再加上心理负担极重，自然感到吃力，现在，约莫已通过一半距离……”用衣袖拭着脑门上的汗水，玄三冬急一口慢一口的轻喘着：“老天爷，才只通过了一半？我还道快抵出口了哩……这一半路，业已耗掉了半条命，赶到出口，保不准站都站不直了……”黑暗中，谷喉魂双目闪映着冷利的光芒，他极低极缓的道：“如果能这么样便抵达出口，犹算是我们祖上积德、福星高照；玄兄，你不想想，他们会容得我们全身而出？”深深吸了口气，玄三冬哑着声音道：“奇怪，怎么还不见对方有所动静？”谷喉魂身子靠着冷硬又干燥的山壁，阴沉的道：

“他们是在等候我们自投罗网，玄兄，但我们决不能坠入陷阱，正如你早时所说，谁先发现谁，乃是第一个回合的胜败关键！”

玄三冬忙道：

“你放心，我沉得住气，经过这一阵歇息，自觉好多了。”

谷喉魂轻轻的道：

“玄兄，我判断对方的埋伏一定设置在后半段隘道中，也就是说，这后半段路程才是真正的生死之争，我们要益加审慎！”

点点头，玄三冬道：

“我明白，他们若不在后半段隘道里设伏，莫不成还会把堵截的法儿安排到外面一片旷野平畴之中？由这一点，亦足可见这批混帐是多么个心狠手辣——他们要我两人先累个半死，再骤起围杀！”

冷冷一笑，谷喉魂道：

“不错，但我们断不会称他们的心意！”

玄三冬呆呆的趴在那里，没有出声；谷喉魂本来有件事一直隐忍着不想发问，一见玄三冬这副熊样，却终于耐不住问了出来：

“玄兄，在我们押着金经魁前往‘黄笏集’‘风飘雪’的路上，你不是说过有法子应付这一关么？沿途下来，因为你没提，我也不便问，如果你确然另有良策，我们就不必冒如此艰险、遭这等活罪了，不知你的袖里乾坤、两仪之谱，现下还灵不灵光？”无声的咧嘴苦笑着，玄三冬凑近耳语：“我这法子早就用过啦，不灵。”谷喉魂疑惑的道：“什么时候用的？怎么又叫不灵？玄兄，你把我搞迷糊了！”

玄三冬有些尴尬的道：

“入黑以前，在那片高坡上，我不是问过你，有没有另外的途径避过这‘闸刀隘口’么？你业已表明了除此之外，别路不通，既无捷径可辟，我这法子也就失效啦。”

谷喉魂恍然大悟，却不禁啼笑皆非的道：

“你的意思是说，早先提过的所谓‘锦囊妙计’，法不传六耳，就是这么一计？”

玄三冬讪讪的憋着嗓音道：

“另抄密道，避敌正锋，自亦算是一计，只是误在并无他途可循这一疏失上，谷老兄，事前我怎么晓得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无可奈何的耸耸肩膀，谷喉魂的脸上表情，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出来透着失望：

“如果有其他的路径可走，我还硬着头皮朝这里闯作甚？天堂有路，何踏地狱？”

玄三冬呐呐的道：

“我很抱歉，谷老兄，但愿不会因此误事——”

谷喉魂谅解的在玄三冬肩上拍了一下，低声道：

“没关系，反正原是要闯，玄兄，若是歇息够了，我们这就走吧？”

于是，两个人又以匍匐的姿势继续前进，也才刚刚移动了十来步远，谷喉魂已突然伏下不动，同时以手式向跟在后面的玄三冬传递信号。

玄三冬立时屏息静止下来，嘴皮子微微翕动：

“有情况？”

谷喉魂没有作声，在一刹的沉寂之后，蓦地像一头黑豹般跃空而起，快不可言的扑向丈许外的一丛杂草之后！

几乎是回应着他的动作，那丛杂草后面也猝然掠起一条身影，以决不稍慢的来势迎向谷喉魂，两条人影凌空飞擦，交叉而过，见到的只是蛇电般炫掣的冷芒，触及的仅有那温热带着铁锈腥味的一片血雨！

石火似的一击过去，两条身影全无半点声息的重又隐没黑暗之中，看不清谷喉魂在那里，也看不清对方那个杀手在何处。

玄三冬僵窒着极目搜视面前的景象，他的脸额上沾着血，血正顺额流淌，他却不知是谁的血，嘴角处，已可约略品味到那一丝咸涩。

隘道内黑沉沉的一团黯翳，用尽了目力，也看不出几尺远近，玄三冬满心焦急，想出声招呼，又怕受到暗算，这须臾之间，他已是一身汗湿！

没有喘息声，没有呻吟声，没有叱叫，没有呼喊，甚至连刃器的光闪都不见，刚才发生的凌空搏击，好像只是一种幻影，一场噩梦！一阵死样的僵寂之后，玄三冬再也憋不住了，他极其小心的向前移动了一下身体——那片突起的狂飚便在他身体稍做移动的同时卷自右侧，来得如此快速、如此突兀，就宛如从九幽之下冒起的阴风，以恁般致命的来势罩向了他！窒鼻的劲气中，炫掠着一抹光焰，光焰映入人眼，也到了它预定要到达的地方。拼命翻腾的玄三冬骤觉大腿上遭到撞击，跟着的反应是遭到撞击的部位一片麻木，他的“旋地锥”奋力挥刺，狙击者却带着一溜冷芒，像是流星的曳尾般急速飞出——

于是，双刃斧的森蓝光华猝现，似是来自天外、来自虚无，闪动的一刹已打横冲上那掠飞中的狙击者——仍然没有呼嚎，仍然只是血雨纷洒，两条

影子扭曲成一团，沉重的坠落于地！

一颗心猛烈的跳动着，玄三冬一手捂着大腿处的伤口，一手紧握他的兵器，但觉血气涌升，口干舌燥，连眼睛也花黑起来，他想张口出声，嘴唇翕动间，却似被塞了一只桃核在喉管里，噎塞着发不出声……

其实，这中间的沉寂只是片刻，玄三冬心系谷喉魂的生死，片刻的功夫，对他而言，几乎似等白了头发那般漫长——现在，他总算真正尝试到了什么才叫拼杀、什么才是搏命！

终于，一个声音响起，微弱又低沉的响起，虽是那样飘若游丝，在玄三冬听到这个声音的俄顷，却比听到什么喜讯都来得振奋欣悦，活了大半辈子，他竟然不知道世上尚有这么一种声息能如此刺激他——不错，是谷喉魂的召唤，千真万确是谷喉魂的召唤：

“玄兄，你，你听得到我么？”

挣扎着，玄三冬爬向声音传来的位置，他一边激动得抖着嗓调回应：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天可怜见，天可怜见啊，谷老兄，瞧瞧你的命有多大！”

人影蠕动着，也朝玄三冬这边接近，显然，那是谷喉魂。

两个人终于凑近了，黑暗里，他们摸索着伸出手来互相紧握，彼此聆听着对方的呼吸，感受着阵阵喷自口鼻间的热气，而握着的两只手，尽是鲜血粘湿！

这是一项特异的经验，两个大男人近乎拥偎的在一起，感觉到心灵相通，魂魄相应，无论在形或是质上，都有如此密切的契合，像是一体的手足，像是血浓于水——是的，共过生死以后，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不能交融？

他们都没有说话，谁也不曾开口——此时此情，说什么也是多余。

第十五章 恩义

时间在静默中过去，激荡的情绪亦逐渐平缓下来，玄三冬小心的控制着自己的音量，以只有谷喉魂才能听到的声音问道：

“谷老兄，你可是又挂了彩？”

谷喉魂的双眼里闪动着一抹冷幽幽的光芒，说起话来却透着虚乏：

“一共伤了两处，在胸上开了条口子，后腰眼也吃他戳进一家伙，好在是斜着捅进肉里，似乎还没有伤到内府玄三冬低声道：

“那个杂种真叫厉害，武林中居然还有这等剽悍勇猛的角色，老实说，这几回合拼斗下来，我连他使的是什么兵器都来不及看清……”

谷喉魂像在叹息，沉沉的道：

“是一把刀，一把极快极薄的刀；这人使刀的手法非常特别，不但变化诡异，而且动作神速，能在同一个时间中施展好几种不同的招式，看着像攻，其实在守，刀出明明指着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刀落的一刹却又换了地方干干的吞着唾沫，玄三冬不安的道：“你认为，这人是谁？”默然片刻，谷喉魂语出艰涩：“我想，此人极可能是‘六手哪咤’莫连才，出手方式像，甚至连那种死拼不退的扑杀法则也像，姓莫的早就以不要命的凶猛闻名于世！”玄三冬道：“现在呢？他还留着性命没有？”谷喉魂叹了口气：“他死了，方才在我横起狙杀的当口，他刺向我后腰上的一刀为我换得有利的出手空隙……我用斧刃斩入了他的胸腔。”脸上的肌肉不由紧了紧、玄三冬轻声道：“在你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有人见了彩，谷老兄，那漫空飘洒的血雨不知是谁的？”谷喉魂的身子忽然抽搐了一下，他赶忙意在掩饰的笑了笑：“是我同对方的……只一招，彼此就都沾了血光。”玄三冬打了个寒噤，道：“怎么会？我是说，以你的功力而言，怎会在一招之下就见彩？”摇摇头，谷喉魂道：“当双方都在拼命的时候，便没有余暇给你试招或游斗了，一击决生死是很寻常的事，刚才的情形，是谁也不想让对方生还，下手出式，自然全向绝处招呼……”

玄三冬道：

“混了这些年的江湖，原当是见多识广，阵仗经足了，岂知大谬不然，谷老兄，先时那一场狠杀，才叫我明白了什么方配称为搏战，乖乖，那简直就是，呃，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展示残酷嘛！”

谷喉魂道：

“闯道混世，本来就这么回事，谁叫我们生不逢时，入错了行？”

目光向四周流转，玄三冬心存悸惧的道：

“只这头一关，也已险恶到这步田地，往后去，还不知有多么个艰困法，谷老兄，他们可是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毒啊！我们如果照现在的样子一味闷着头硬挺，实在不是上策！”

谷喉魂悒郁的道：

“话是这么说，敌众我寡，他们折损得起，我们折损不起，即使对方拿十条命换我们一条，我们在比例上都难以奉陪……但是，除了硬挺，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子可想？”

怔忡了好一会，玄三冬沮丧的道：

“谷老兄，你的伤势不轻，你虽嘴里不说，我也感觉得出来，不止你，我亦叫那杂种在大腿上戳了一刀，如今我们两个人伤了一对，正是残兵败将

的格局，以这种情形，愣着上恐怕讨不了人家便宜……”

谷喉魂道：

“然则亦决不能向后退，玄兄，去此一步，更无死所！”

沉重的叹一口气，玄三冬道：

“那就只有求祖宗积德，神明保佑了，谷老兄，我们算是钻进了死胡同——”

谷喉魂斩钉截铁道：

“就算死胡同，也要钻到底，胡同尽头好歹只是一堵墙，拿头硬撞，说不定尚能撞开，离开这条胡同，四面皆山，突破的希望便更为渺茫了！”

玄三冬咬着牙道：

“我全听你的，我们拿头去撞就是，但谷老兄，你还撑得住么？”

谷喉魂挺身而出，黑暗中展露着一抹看不清晰的笑颜：

“你看，我不是很好吗？你放心，彩是挂了，这点彩却扳不倒我！”

玄三冬无可奈何的道：

“好吧，我们挺上去。”

隘道中仍是一片黑，一片混沌浓稠的黑，不但黑，而且静，人在里头移动，仿佛是没在水底，没在一片乌黝深沉的水底。

两个人是分开左右朝前摸索，不过谷喉魂超前了几步，此刻不是讲客气的辰光，谁的功夫高，谁就免不了要多担特点。

静寂中，偶而有水滴着地的细微音响传出，当然隘道里不会滴水，滴的是谷喉魂与玄三冬身上的血，打他们伤口处流淌的血。

就在跨越一条浅沟之前，谷喉魂蓦然停止了动作，同时向后面的玄三冬传递了一个暗号，玄三冬迅速展身贴地，眼珠子乱转，却啥也不曾发现。

谷喉魂的视线紧集向六七尺外一块巨大的坍方落磐后面，他双手握斧，背脊弓起，两腿微弯，是一副随时都可以腾空扑击的姿势。

于是，非常非常和悦、也非常非常低缓的，一个声音飘了过来：

“是喉魂么？”

谷喉魂身子一僵，随即靠向石壁，他在片歇的静默后，才小心翼翼的回声：

“卜天敌？”

那声音中立刻渗入了感情，还有一丝令人体会得到的兴奋与叹喟：

“是我，喉魂，好久不见了，快十年了吧？这一阵子，过得还算顺心？”

双斧斜竖胸前，谷喉魂毫不松懈他的戒备，但是语气却十分感慨：

“你在这里碰上我，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天敌，人处于如此情况之下，怎能顺得起心来？我的日子实在很苦，现在遇着你，就更苦了！”

卜天敌也沉默了一会，再出声，依旧是那么平静，没有丁点杀伐气息：

“喉魂，在这附近三十丈距离之内，没有别人，除了二位，就只有我一个。”

这时，玄三冬不但是迷惑，迷惑中还有几分说不出的惊喜与震愕：

“谷老兄，对面发话的人，莫非就是‘天敌门’的掌门人‘红头鹰’卜天敌？”

谷喉魂细声道：

“是他。”

玄三冬的一颗心不禁怦怦跳，好像在巨浪浮沉中捞着了一块足以攀命的

浮木：

“我的天，老兄，原来你真和他有旧？听你们之间的口气，交情似乎还不浅哩！”

谷喉魂谨慎的道：

“十年不见，又在这种境况下碰头，我实在不知道故谊是否仍在？玄兄，你且莫高兴得太早，人心叵测，谁也不能轻信——”

那方落磐之后，卜天敌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喉魂，隘道里过于黑暗，相见浑如不见，咱们就这么说话，你介意么？”

谷喉魂情绪趋向沉郁，强笑着道：

“当然，这对彼此都方便。”

卜天敌发出一声轻咳，道：“前面那一关，喉魂，恭喜你过了，你可知道把关的人是谁？”谷喉魂故作淡然道：“‘六手哪咤’莫连才，对不对？”“啧”了一声，卜天敌带着笑意道：“真是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就如同十年之前我遭到的那次艰困，任我再是咬牙隐忍，亦同样被你看出底蕴来一样。”

谷喉魂道：

“过去好久的事了，难为你还记得……”

卜天敌微喟一声，道：

“我怎会忘怀？在我最为落魄、最是苦闷的时候，只有你向我伸出援手，于精神上、钱财上帮助我，而且毫不考虑我的回报能力……喉魂，我这一生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你便是其中之一。”

谷喉魂笑得未免辛酸：

“现在告诉我这些话，天敌，我不知道你的意思何在？”

卜天敌的声音由阴晦里飘来，有着伤感：

“我了解你的感受疑问，喉魂，如果换做我是你，恐怕还更要猜忌，我承认此时此地同你相见，选择的时机不很恰当，但是，原谅我没有挑拣的余地，而且，我也全是为了你——”

谷喉魂慎重的道：

“那么，天敌，你依旧是我的朋友，是和慧嫂在一起时的天敌？”

卜天敌略显激动的回应：

“没有错，我仍旧是你的朋友，仍旧是和怡慧嫂在一起时的无效——否则，喉魂，你以为我凭什么会出现此地？”

谷喉魂竭力平静着内心的波潮，缓慢的道：

“我想，我应该可以相信你。”

卜天敌叹了口气：

“这些日子来，怕是把你折磨够了，竟我的诚意你都不能接受——”

谷喉魂道：

“不要怪我，天敌，因为这些日子来，我越加发现人性诡诈、人心难测，连平素里表现得最忠贞的弟兄都起了异念，最值得信赖的肱股都变节倒戈，你叫我如何不生戒惕？”

卜天敌坚定的道：

“但是我不会，喉魂，你千万记得，我是卜天敌，我不是别人！”

不自觉的点点头，谷喉魂道：

“我也是在这么告诉我自己，你不是别人，你是卜天敌。”

稍稍静默了一下，卜天敌道：

“ 喉魂，你与你那位贵友，请略微向我的位置接近一点，我有话要说。”

玄三冬拖着一条伤腿便待往前凑，但谷喉魂却抢先一步，将他扯住，比了个手式，然后，独自摸前，隔着那方落磐三尺左右，他发声，声音一出，人已侧移原位：

“ 我来了。”

卜天敌立时有了回话，依然在先前隐匿的位置，并没有移动：

“ 不用多心，喉魂，你记住我的嘱咐，相互配合进行，千万不能出错，要知道，一旦出了错，就是三条命，你与贵友的命之外，犹得加上我的一条！”

谷喉魂极快的接着道：

“ 我明白。”

当然，这句话之后，他又不在原来出声的地点了，不过距离并未拉远。

卜天敌低促的道：

“ 在这条隘道之内，一共安置了三处关卡，第一关你已经知道是由‘六手哪咤’莫连才把守，第二关是我，隘道出口的一关有两个负责，‘大力刀王’范子豪、‘夺目’麻无相，他们的算盘，是敲定了不让你二位生出这‘闸刀隘口’，而由他们的严密布置与强有力的人选来看，也确有极大奏功的比算，同时，我们全都受到重托，只要一旦同二位接触，便倾力以赴，生死在所不计，自然，他们所以敢如此要求，亦经提出了相对的优厚条件；喉魂，我们都算幸运，因为我被他们安排在第二道关口，而非第三道，我原希望能守着第一关，这样对你我而言，要方便得多，但你知道那些人一向多疑，行动的策划与决定，我不能置喙，否则，容易引起他的猜忌，好在我们的运气还不太差，如果弄到第三个关卡去，两个人彼此监视，欲待先通消息，取得默契就难了……”

谷喉魂这一次不再移转位置，他深受感动，却不形于言词：

“ 我在听着，天敌。”

卜天敌又继续说道：

“ 由于要求行动上的绝对隐密，避免打草惊蛇，伏击的原则是各自为战，豁死残杀，相互间不准以任何信号连络，你们二位什么时候进入隘口，除非被经过的关卡伏守者发觉，其余的暗桩并不知道，喉魂，这个规定原是为了在毫无征兆的突兀中袭击你们，倒给了我不少便利——我可以事先察发二位的形迹，却不必有任何示警的反应，另外，他们也不会和我联系，当然就不清楚这边的情况演变，因此，这一阵时间里，我们都是安全的。”

谷喉魂笑道：

“ 天敌，难道你不担心我们连第一关都过不来，就叫姓莫的收拾了？”

卜天敌的声音在阴暗泛着若干无奈：

“ 坦白说，我担心，可是除了默祈老天保佑你们能够化险为夷，实在没有其他的法子好想，你们与莫连才的拼斗，胜负存亡犹是个未知数，你的修为我了解，好歹总有个指望，而万一我沉不住气先行露了痕迹，被他们发现破绽，则就一点指望都没有了，群起而攻之下，喉魂，我刚才已经说过，这可是三条命！”

谷喉魂道：

“ 我同意你未曾低估他们的力量，这些人，没有一个好对付！”

卜天敌忽然问道：

“ 你把莫连才如何摆置了？”

谷喉魂慢吞吞的道：

“你应该可以想像，天敌，假若姓莫的活着，还能让我们竖着走来这里？”

“嗯”了一声，卜天敌道：

“不错，我料想也是这么个局面；莫连才为人并不坏，就是拗执了些，是副宁临折不弯的性子，喉魂，但他的确是把好手！”

谷喉魂由衷的道：

“他是一把好手，而且是我少遇的好手之一，不怕你见笑，我现在也不囿囿，身上犹滴着血，全是莫连才对我的回报！”

卜天敌沉声道：

“上阵交兵，白刃相接，乃是性命攸关之事，碰到这一项上，谁也让不得谁，喉魂，希望你的伤势不会太重才好。”

谷喉魂忙道：

“你莫念，我还挺得住。”

卜天敌又道：

“你要注意，除了隘道中埋伏的三拨人手之外，严渡手里还握着另一着狠棋——你的老父，‘妙香山’下，姓严的正等着你们。”

脸上的肌肉痉挛着，谷喉魂心似刀绞，却尽量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天敌，家父受执之事，我已经知道，但‘妙香山’阔幅极大，上山的途径又多，不比这‘闸刀隘口’的独门窄径，严渡怎能确定在何处等我？”

卜天敌道：

“他在‘妙香山’下扎了营盘，竖立大旗，人在好几里远就能看见，旗上朱红的大字‘谷朝旭在此’，迎风招展，好不惹眼，晚上则挂起几十盏大红灯笼，灯笼同样韦写着这五个黑字，他早已估量好，只要你能突破‘闸刀隘口’这三道关卡，一近‘妙香山’便会发现他所布下的这座阵势！”

谷喉魂磨牙如挫，丝丝吸气：

“严渡这个畜牲，我会叫他付出代价、我会叫他转生九世都不敢忘记他所受的报应！”

卜天敌稳重的道：

“这是无须多说的，但眼前处在劣势的人却是你，是以千万莽撞不得，要切实合计妥贴，才能展开行动，喉魂，你父若我父，我们都不愿意他老人家遭致任何伤害；假设我们配合成功，未露痕迹，以我和他们的关系来说，仍可加以利用，而且救出令尊的机会还相当之大……”

谷喉魂强持镇定的道：

“全靠你大力维护了，天敌。”

卜天敌道：

“份内之事，自当义不容辞，喉魂，你此刻用心听着我的歼敌之计，过关斩将，就看这一下子能否打在七寸之上了……”

卜天敌的唔声越说越轻、越说越细，谷喉魂与玄三冬全神贯注，倾耳聆听，两个人只是不住点头，连连低应，显然双方已经取得了进退配搭的契合。

于是，杀气又在凝形，几乎看得见，也触得着了……

暗影中，可以约略看出卜天敌是副瘦长的身材，头上扎着头巾，他的面貌长像，却就瞧不清楚了，现在，他微微佝偻着腰身，步履踉跄，高一脚低一脚的行向前面一棵枝干挺虬的大树——这里，已是“闸刀隘口”的外面。

距离树前丈许近，卜天敌停了下来，双手用力拍了一记，稍顿，又拍了一记。

巴掌交击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特别脆亮，当第二响拍掌声甫落，树顶阴暗处已“呼”的飞起一条人影，快似惊鸿般落在卜天敌跟前。

那是个形体高大的人物，虽然同样看不真切他的貌相，但举手投足之间却自然流露着一股凌厉的威猛，他站在卜天敌之前，差不多高出卜天敌半个头，而由他飘展在右肩上的刀柄绸布推断，此人必是“大力刀王”范子豪无疑。

一见来人，卜天敌好似力竭不支的模样颓然坐倒，嘴里还吁吁不停的喘着气，看上去颇像经过一场恶战后的形态。

范子豪踏前一步，语声中透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卜兄，你得手了？”

卜天敌仰起脸来，有气无力的道：

“侥幸之致，却是好一番纠缠——那姓谷的，确然十分棘棘手！”

似乎根本听不进这些话去，范子豪只注意一件事：

“人头呢？卜兄，那谷喉魂与玄三冬的人头呢？尤其是姓谷的一颗脑袋最为重要，这可是证物，你该不会忘了砍下来吧？”

用手朝隘口一点，卜天敌的嗓音里充满了疲惫：

“两具尸体全摆在那里，要人头你自己去砍，范哥子，我累得要死，还带了伤，别说砍人头，这一阵连爬都爬不动了……”

范子豪凝目细瞧，隘口左近，是有两团黑黝黝的事物，一时也分不清是人体或是别的东西，他嘿嘿一笑，义气飞扬的道：

“好，你没有余力砍，我就替你代劳，这玩意可缺不得，老严只要和人头照过面，我们后半辈子吃喝穿住全不愁啦！”

伸展着腰身，卜天敌懒倦的道：

“不稀罕，这可是我们拿命去换的，他们坐享其成，付这点酬劳算得什么！”

范子豪笑道：

“凑合点吧，早知道能有这么顺手，怕他们还不肯出如此高价哩，卜兄，我和老麻可是沾了二位的光，托二位的福啦——”

说到“二位”，范子豪这才忽然发觉没有看到莫连才，纵然在夜色深浓中，亦能感应及他那张大脸上的惊震表情：

“对了，莫连才莫兄呢？”

卜天敌沉沉一叹，道：

“这还用问？天下岂有白手捞鱼的事？不付出代价，何来收获？莫兄不幸，已经把性命顶出去了，多少也算是替我们垫了底……唉。”

怔了一会，范子豪道：

“如此说来，那谷喉魂还真叫不简单，莫兄是何等样的人物，竟也抗他不过，斗到末了，终究仍将一条性命搁上卜天敌索兴将身子歪侧地下，光景是像就地睡上一觉的架势，他无睛打采的道：

“谷喉魂岂是盏省油的灯？要不是经过莫连才消耗了他一部份体力，再加上我出其不意的发动狙击，事情会这么顺当？赚人家几文银子也真叫不容易，你说吧，范兄，我们窝在这个不见天日，风惨云愁的鬼地方已是多少天了？提起来，我们哥几个亦算是场面上有头有脸的角色，这遭干的却是为人

充打手，抱脚的勾当，窝守着那一亩三分地，挨冷受饿不谈，连小个便都得竖起耳朵，悬着心胆。亏得姓谷的他们是在严渡的预期内来了，要不然，还不知待熬到几时……”

范子豪点头道：

“可不是，隘口上守了这五天，感觉上就比五年还要长，吃不好，睡不稳，日子简直不像人过的，别说你，再拖下去任是谁也挺不住啦，好在严渡的判断还算准，他说至多七天，最少三日，姓谷的他们一定到，果然不出他的预料，今三总算把人盼来了！”

哼了哼，卜天敌道：

“不是姓严的算得准，是他们飞鸽传书的消息快！”

搓搓手，范子豪打了个哈哈：

“你暂且歇会儿，我先去把人头切下来再说，辰光不早了。”

卜天敌忽然从地下坐起，口中道：

“且慢。”

刚待跨步的范子豪不由一怔，转脸问道：

“有什么不对么？”

卜天敌伸手入怀，摸出一把铜鞘连柄的尺宽刃砍刀，遥遥丢给了范子豪：

“用这把家伙去砍人头。”

范子豪扬手接住这柄沉甸甸的宽刃短砍刀，却有些迷惑的道：

“何必这么费事？砍人头我自有趁手的兵刃，莫非我的这把‘金背劈山刀’还比不上你这把短货？”

卜天敌正视范子豪，以一种严肃中隐含着恳切的语气说道：

“范兄，你素有‘大力刀王’的美誉，多年以来，你的‘金背劈山刀’会尽武林俊颜、斩绝江湖妖丑，交的是豪胆、饮的是热血，要砍便砍活人头，如今若用来锯死人脑袋，也不怕沾辱了你的宝刀，染一身晦气？”

哈哈大笑，范子豪道：

“说得是，说得是，难为卜兄你考虑得如此周详，哪一层都顾到了，原来竟有这些忌讳，莫怪你会另外准备家伙呢，好，我就用这把短砍刀动手！”

闭上眼，卜天敌道：

“快去吧，范兄，刀子很利，包管手起头落！”

答应一声，范子豪兴冲冲的大步走向隘口之前，看他那模样，不像是去取人首级，倒有些登科拜赏的味道，恁般兴奋中掺合着喜气洋洋！

第十六章 反戈

从微闭的眼睑隙中注视着范子豪前行的背影，卜天敌拿捏着时间，不紧不慢的冲着树顶上开口道：“麻兄，事情了结啦，你攀在那枝顶上也不嫌冻得慌？”一条白晃晃的人影从枝桠间飘然而下，连声音亦都白惨惨的透着那样的淡漠无味：“看你和范子豪谈得高兴，我就用不着在这一刻来凑热闹了。”

卜天敌显得有些吃力的坐直身子，往隘口那边瞥一眼，只望着暗影中的麻无相：“好不容易交了这趟差，麻兄，大伙都该轻松轻松才是，你也可以宽心啰。”树底下的麻无相没有回答，深郁的夜色笼罩着他的面容，也看不出他的表情，但他却缓缓走近卜天敌这边——虽是如此寻常的移动，竟然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慑窒气息，仿佛他人哪里，一片肃煞便扩张在哪里了。范子豪来到隘口近侧，果然看到两个人一仰一俯的横在地下，他没见过谷喉魂，当然更不认得玄三冬，可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割下两颗人头回去交差，自有认得的主儿加以分辨。

不自觉的露出狞笑，范子豪凑上几步，首先选择个子较大的身躯下手——正是屏息装死的谷喉魂——他腰背微弓，伸手拔刀出鞘。

“铮”的一声脆响起处，铜鞘内的宽刃短砍刀固然蓝光闪泛的拔了出来，但就在暗簧响动的同时，范子豪骤觉握着刀柄的手心一麻，好像被什么尖细的针芒刺了一下，不很痛，然而感觉上却有些古怪！

初起的反应是讶异，继之而来的就是惊疑了，他迅速以左手两指拈捏刀尖，接近眼前，打算仔细瞧瞧到底是什么东西扎了他这一下——

仰卧于地的谷喉魂便在此时暴腾而起，压在背后的双刃斧瞬间凝成九道光带，九条光带又合为一束，狂猛至极的单劈范子豪！

一边俯趴着的玄三冬更不犹豫，他贴地旋卷，手上的锥锋居中疾推，锥尖破空，甚至引发出“哧”“哧”裂帛之声。

一刹那，范子豪什么都明白了，他出力大吼一声，却骤然发觉音带沙哑，喉咙里宛似被稀泥糊住了一样，他慌乱之下奋劲回转，谁知腰腿间一片僵木，滞重得像拖住一付千斤担，不仅如此，他手上捏住的砍刀也因为突兀的失力而坠落，他想伸手拔取肩后的“金背劈山刀”，任他在须臾里挣得冷汗满头，亦只能把手臂抬到耳边。

仿佛是受到什么恶毒的禁咒，仿佛是遭到哪一个冤魂厉鬼缠住身子，范子豪斗然惊悟他竟无能为力了，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了。

血肉在斧刃的挥掠中横飞，在尖锥的刺戳下翻回，没有嘶嚎、没有悲喊，有的，端是刃器切肉时的悸心闷响。

麻无相凝目注视着隘口忽起的一抹寒光，他两眼中的神色也立刻变得与那抹寒光同样的森冷凌厉。

卜天敌的身形快不可言的逼近——似是他原来便在这么接近麻无相的位置一般，一对乌黑透青的大鹰爪无声无息的于眨眼下挑扣麻无相身上十二处要害，出手之精绝狠辣，纯系一些要命的杀着！

魁梧的躯体猛然缩成一团——宛如一个突兀戳破的猪泡胆，那么大的一个身子，竟在顷刻间便蜷窝到恁般窄小的面积，抛弹空中，闪腾丈外。

蒙蒙细细的像是一阵带着水份的雾气飘拂在头脸上，卜天敌知道这不是雾气，这是血丝，因为雾气不会泛着温热、不会有着铁锈般的味道。

这是说，麻无相已经负伤了，卜天敌的猝起发难虽然未竟全功，到底也

收致部份效果，好歹总算是伤了对方。

但是，卜天敌却没有一丁一点沾沾自喜的感觉，相反的，他现在的心情非常沉重、非常戒惕——他十分清楚麻无相的武功造诣，更十分清楚麻无相的残酷凶狠，一击不中之后，恐怕再求得手，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了。

现在，麻无相站在十步开外，一声不响的望着卜天敌，夜暗中，除了他双目里偶而闪映的光芒，看不出他另外的形色。

谷喉魂与玄三冬已经从隘口那边急匆匆的奔了过来，两个人才一靠近，便扬起一股扑鼻的血腥味——却不晓得是人家身上的血，还是他们自己身上的血。

知道两个人赶到了，卜天敌却决不顾视一眼，他毫不稍瞬的盯着对面的麻无相，并尽量使自己的呼吸保持平稳顺畅。

用力抹了把脸，谷喉魂站到一边，喘吁吁的低着嗓调道：

“姓范的也已摆平了，天敌，你这里似乎不怎么顺手？”

几乎不易察觉的点了点头，卜天敌嘴皮微动，声音轻细：

“原在意料之中，麻无相果然难缠，喉魂，只怕尚须一番周折！”

打量着站在那边的麻无相，谷喉魂谨慎的道：

“这家伙莫不成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和我们熬到底不可！”

卜天敌艰涩的一笑：

“看样子不会错，这原非能以妥协的事，再瞧他的反应，怕是更不可能妥协了。”

谷喉魂错着牙道：

“那就豁起来看吧，我敢断言，姓麻的今晚上侥幸的机会不大！”

站在谷喉魂旁边的玄三冬，不由伸出舌头润了润嘴唇，嗓门沙哑的道。

“如今是要命的关头，谁也信不过谁，就算姓麻的屈意输诚，我们亦不能放人，高低干倒了算完！”

卜天敌以眼角飘了玄三冬一下，虽不是责备，却淡淡缓缓的道：

“你不明了麻无相这个人，他决不会与我们化解言和，你现在想的，也正是他所想的——决不能放人，高低干倒了算完，你这一位，约莫就是玄三冬吧？”

玄三冬微窘的哈哈腰，低声道：

“正是在下，对卜大兄，在下却是久仰了。”

卜天敌没有答腔，因为麻无相开口了：

“为什么？卜天敌，你告诉我，为什么？”

声音仍是冷冷清清的，没有气愤、没有激动，也没有亢烈的韵味，像是一捧雪、一片霜，寒凛而幽淡，不带丝毫七情六欲。

卜天敌提高声音道：

“你必须知道么？”

麻无相的语调宛如深谷井中的回响，透着几分飘忽悠远：

“我想我应该知道——卜天敌，当我要杀这个人，或者被这个人所杀之前，至少我有权明白，其中到底为了什么因由？”

静默了一会，卜天敌似是在理顺他的思维，斟酌着他的措辞：

“人活着，总有几个交心交命的朋友，或是情感上的联系，或是道义上的负托，不管为了什么原因，这种朋友都是值得以生死相共的；有些人有几个像这样的好朋友，是公开的、尽人皆知的，但有些人有几个这样的好朋友，

外面却不一定都清楚，算是隐密的了，麻无相，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麻无相平静的道：

“你是说，谷喉魂或玄三冬便是你这样的朋友？足以共生死，却极少有人知晓你们之间的渊源！”

卜天敌道：

“不错，和我有这层关系的人是谷喉魂。”

忽然叹喂了一声，麻无相道：

“卜天敌，你向来是个极聪明、也极有见地的人，这一遭，竟然做出这种傻事，非但不值，也实在过于愚昧了卜天敌淡然道：

“怎么说？”

麻无相低缓的道：

“人间世上没有真情，亦没有挚意，有的只是现实与利害，摸得到抓得住的才叫有价值，关连到本身好歹的事方为重要；天底下从没有恒久不变的契谊，哪见永生不渝的情操？山会移动，流水亦能改流，人活着，短短一生，除了该替自己盘算如何活得更美好之外，谈道义情感，皆是荒诞无稽！”摇摇头，卜天敌道：“你无法说服我改变心念；麻无相，你是个自我主观十分强烈的人，很不幸，我也是，我们彼此的想法迥异，便难得合拢了。”

麻无相阴沉的道：

“没有人值得去替另一个人做如此牺牲——除非在有条件的情形下；卜天敌，可怜你大半生江湖混世，居然傻到这步田地……”

卜天敌以少有的、极富情感的音调道：

“说到别人，或者是如此，但涉及谷喉魂，就完全不同了，谷喉魂绝对值得我替他卖命牺牲，因为早在十余年之前，他已经替我做太多……麻无相，你们知道我是武当的弃徒，是被武当逐出门墙的孤子，你们也知道武当是为了我和师姐陈怡慧的事才这样惩罚我，然而，你们不知道的却是最后一段，麻无相，你愿意听下去么？”

发出来的声音好像是笑，但却决无笑的意思，麻无相冷森的道：

“横竖时间还早，你我谁都不愿急着上道，你说吧。”

卜天敌的语气柔和而恳切，仿佛在与一位知心的老友叙述一段温馨的往事：

“在我被武当逐出门墙之后的前几年，日子过得非常潦倒，我所谓的潦倒，不仅是生活上的穷困，精神和情绪也陷入极度的苦闷低落，当然，师姐仍和我住在一起，她一个女人，更没有法子舒解生活同心境上的双重压力，那时节，真叫流泪眼望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没有多久，我们之间开始有了争吵，有了怨愤，在这种郁闷难熬的煎迫下，我又突然病倒，病得晕天黑地，全身瘫软，整整有五天五夜涓滴未进，怡慧没有钱去请郎中，除了终日跪在床前哭泣，她只有祷告能有奇迹出现——”

麻无相生硬的道：

“看来似乎是奇迹出现了？”

卜天敌继续朝下说：

“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光景里，谷喉魂竟像被神佛带引着一样事前毫无征兆的突兀出现在我居处的门口——在此之前，我与他只见过三次面，尚在应酬场合中经由一位泛泛之交的引介才相识，当时，他在总坛座落于临埠的‘大虎头会’中，已经颇具份量，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了，那一天，他并不是专

程来看我，仅为顺道路过，听说我住在附近，带便探访而已，令他吃惊的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外表一向光鲜的卜某人，竟穷困潦倒至此地步……”

麻无相七情不动的道：

“从此，你们就搭上了过命的交情？”

卜天敌道：

“他立即替我延医治病，又留下了为数可观的一笔银子，更雇请了两名佣仆来侍候我及怡慧，在这期间他亦亲来探望了我许多次，而每次金钱的馈赠都令我感愧不已，我推拒过、退还过，我还骗他我仍有积蓄，眼前的窘况，只是一时不便罢了，但他除了扬眉一笑，仍然不停的帮助我、周济我，直到离开当地独自出去闯道，直到我闯出了名堂回来接走怡慧，他从来不曾间断过对我的关怀济助，而他并不求我什么，不指望我回报什么，打开头起，他就一直比我混得强……麻无相，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朋友，你会反过来加害他么？”

麻无相冷冷的道：

“我当然不会，问题在于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而且我也从不相信世间会有这种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呆人，你所说的一切，应该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卜天敌忽然笑了：

“这就是你我之间不同的地方，麻无相，你心中除了现实、除了自我，已经容纳不下其他的东西，你没有情感、不讲道义，更欠缺那一份爱，所以你仅相信利害的关连、时势的强弱，忽略了人性深处还蕴藏着恁般的悲悯情怀，你不是我，所以，今晚上你就陷入一个必然莫名其妙的窘境里了。”

麻无相无动于衷的道：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卜天敌，情况的发展仍然未知，是你对了抑或我对了，现在还不敢说，你该明白，最后笑的人才是真笑。”

卜天敌安详的道：

“我们的机会比你大。”

麻无相的语声从齿缝间进出，透着那种亡命的狠厉：

“拼杀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没有什么惯例可循，卜天敌，这个道理你理应知道。”

卜天敌道：

“你伤得重么，麻无相？”

夜暗里，麻无相的两眼光芒如蛇，他略微沉默，才缓慢的道：

“恐怕会叫你失望，卜天敌，我伤得不重，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

卜天敌又道：

“你对我的暗袭不表愤怒、不感怨恨？你为什么不用咒骂、不用咆哮？”

麻无相道：

“为什么我要愤怒、要怨恨？更为什么要咒骂、要咆哮？你所做的是你认为应该做的，你有权利选择任何你自己认可的行动，我不能限制你，同样的，我要做的任何事，只要我认为应该做，别人亦难以对我限制；卜天敌，症结乃在于你我之间，如何以个人的手段抵消对方的企图——我不斗气，因为生死不是斗气的勾当。”

卜天敌感叹的道：

“你真是炉火纯青了，麻无相，难怪你做得成这么有名的杀手！”

麻无相道：

“我不是杀手，我只是凭借所学谋生糊口而已，有点技艺在身，便有许多种赚钱的方法，不单是依恃杀戮一桩，卜天敌，比起那一般杀手，我要高明、更尊贵得多！”

好久不曾开口的谷喉魂，这时靠向卜天敌身边，悄然相语：

“这家伙的冷静镇定，实在令人吃惊，好像除了达到目的的念头之外，连七情六欲都没有了，天敌，我们得加倍小心……”

卜天敌冷沉的道：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个念头，就是如何抗拮求胜，如何逐个摆平我们；我感受得到姓麻的内心里那种强烈的意志，但是，我也决不会让他得逞！”

谷喉魂苦笑道：

“天下果然没有十捏八攥的事，终究还得费一番辛苦，天敌，多有偏劳了！”

踏出一步，卜天敌目注麻无相，双手间的大鹰爪垂挂腰际两侧，轻轻晃荡：

“我想你会明白，麻无相，一旦动手，将没有规矩可言，没有传统法则可遵！”

第一次，麻无相“哧”声笑了出来，语气中透着一份揶揄：

“此时此景，谈规矩、论传统，岂不是可笑？用不着特别强调，卜天敌，我还没有天真到那等程度，好歹我总接着就是。”

卜天敌淡淡的道：“很好，难得你这么看得开——”那一双不知用什么质料打造，却绝对坚硬锐利的大鹰爪，便在卜天敌的语韵袅绕间合击麻无相的腹肋，动作之快，似已将时空化为一线！麻无相只是挪出半步，往后挪出半步，他的右手微微翻动，一只长只尺余、拇指粗细，前端分裂为丫字形的“燕尾叉”已猝然戳出，两点星芒闪烁，准疾无伦的直取卜天敌两眼！

不错，麻无相号称“夺目”，果然名不虚传，一出手就待他娘的夺目了！

卜天敌微侧首，左手大鹰爪斜起，右手鹰爪横截，攻中带守，顺便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招现式展，却是同时完成。

白衣飘扬中，麻无相身形暴伏，“燕尾叉”由下向上，活蛇似的穿越，叉尖所指，仍然没有离开卜天敌的两只招子！

双刃斧就在这须臾里斩落，斧落如电，如来自九天的鸿翼，凌厉中带着难以比拟的奇突，麻无相贴地旋出一个圆弧，“燕尾叉”倏然抖闪，于刹时里分攻两个对手，叉尖溜炫着冷芒，要的是四只眼睛！

谷喉魂蓦地扬起左臂，直迎刺向面额的叉尖，更错步挺身，手中斧抡转飞挥，狠劈敌人腰际——居然也是豁上性命的打法！

麻无相半声不吭，凌空三个斤斗倒翻，却在避过大鹰爪的连续追击之后，顺着荡移的斧刃翻滚回来，快不可言的一叉挑弹，当光焰流灿，谷喉魂踉跄倒退，前胸一抹血水也随之抛洒！

于是，卜天敌横身切入，肢体腾飞间一对大鹰爪上下交挥，锐气呼啸里，仿佛千鹰振翼，万爪齐张，那尖利如钩的趾爪立时布成了一张严密又宽广的死亡之网，像是笼罩着天地，形成那样一团浓郁的阴影卷裹下来。

这是一着狠招，卜天敌的精萃绝活之一“群鹰投林”，然而也是一着险招，因为鹰扑林梢，必然势猛力疾，如果攫取不获，待要振翼再起，便须一

点缓冲的旋回时间，而高手搏命，只这一点旋回之时，已足可令敌乘隙反击，制机于后了！

麻无相的反应相当奇特，他没有企图躲避，他甚至不曾移动，在钩爪纵横而来的扫卷下，他突然长吟若啸，“燕尾叉”挥映起无数的星点，星点在飘闪、在进跳、在环转，都是两点成双，夜色黝暗中，彷彿一对对映炫的蛇眸、一对对阴冷的狼眼；星点以急快的速度在绵密的形势里撞击向钩爪的实体或光影，却是准确到极！

漫天的火花溅现明灭，清越又激烈的金铁碰响声如正月连串的彩炮，人影穿舞似幻似真，像雾里的幽魅、水底的虚魂，人影正在浮沉回旋，又一抹寒电不可预料的猝射暴弹——两点成双，取的是人的二只招子！

贴着地，玄三冬的“旋地锥”也向上标起，人在锥后，模样像脑袋顶着一只牛角！

锋刃的光华怪异的炫折变幻，锐风在撕绞冲突，人的呼吸声转换成抑压的豪叫挤出自肺喉，影像交叠穿插，肌肉的碎裂声便那么敏感的播传，血也就益发热得发烫的四溅纷飞了……

一切的景象，发生在刹那，也结束在刹那，当所有的声与光与实质的冲激静止之后，大地仍旧一片黑沉，一片僵寂，仿佛墓底般的黑沉和僵寂。

凝视着夜空的深邃幽渺，谷喉魂有着极短促的忘我感受，这俄顷间，他像是同穹苍融合，似乎与风云齐舞，浑然飘然的神游大千去了——一阵骤起的抽搐，将他由虚幻中扯回，他晃晃头，试图爬起身来，这才发觉身上竟多了一样原不属于他的配件：一只“燕尾叉”，一只比麻无相先前使用的更为小朽的“燕尾叉”，便插在他的后腰上，叉尖斜斜的扎进去，他稍为动弹，整只“燕尾叉”就颤巍巍的晃摇不停。

挣扎了一会，他总算坐直了上半身，顾不得喉干如火，血气翻涌，他一面急忙向四周寻视，一面嘶哑的拉开嗓门叫唤：“天敌、天敌，玄兄、玄兄……你们在哪里？你们都还好么？”

声音来自他背后，有气无力的，却好歹证明有人活着，是玄三冬的腔调：

“好是不怎么好，但比起姓麻的，大概多少要好一点，凑合着保住性命就是了……”

谷喉魂赶紧扭头回视，边急切地问：

“天敌呢？天敌的情况如何？”

在谷喉魂后面右侧约丈许处，传未卜天敌平静中却透着疲惫的声音：

“我还活着，喉魂，老天保佑，神佛有灵，我们三个都还活着。”

这时，谷喉魂已经察觉在十多少步外，一堆杂草的旁边，蜷伏着一团白晃晃的影子，不必再多看一眼，他便断定那是一个人的躯体，而且，恐怕还是一个死人的躯体——麻无相正是穿着白衣的，除了姓麻的，约莫不会有别人了。

卜天敌知道喉魂在想什么，他低沉的道：

“麻无相死了，主要是你那一斧头斩进他的左胸腔，我的大鹰爪只扣断了他的右锁骨与三根肋骨，玄三冬一锥子差了点准头没刺着他，但这已足够，你那一斧下去已经夺命有余……”谷喉魂咽着唾沫，涩涩的道：

“你伤了没有，天敌？”

卜天敌缓步走了过来，待他来到近处，谷喉魂才赫然发现他这位老友竟满脸是血，卜天敌一直用条汗巾在擦，但鲜血仍在不停流淌，谷喉魂惊得挺

身站起，吸着气指着老友的面孔：

“天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倒还沉得住气，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快，得赶快止血治伤要紧——”

用汗巾拭着血渍，卜天敌镇定的道：

“不要紧，只是双颊颧骨的部位挨了姓麻的一叉，流点血罢了；姓麻的打算要取我两只眼，不但没取成，倒又多送了我两只……”

微微一怔，谷喉魂愕然道：

“倒又多送了你两只？”

卜天敌故作轻松的一笑：

“将来伤好结疤，正在两眼之下，可不变成四只招子啦？”

此时此情，谷喉魂没料到卜天敌还有闲心说笑，他咧咧嘴，吃力的道：

“希望将来不要破相才好，天敌，都是我拖累了你……”

摆摆手，卜天敌豁达的道：

“不要这样说，喉魂，我们有这个交情，为你流这点血，值得上。”

谷喉魂咬咬牙，转头低呼：

“玄兄，麻烦你替天敌看看伤口，至少先把流血止住才是道理……”

玄三冬答应一声，步履蹒跚的凑了过来，谷喉魂照面之下，不由又是一愣，我的天，怎么玄三冬也和卜天敌一样，亦是一头脸的血糊淋漓？

卜天敌拿汗巾捂着伤口，说话却带着笑意：

“玄三冬和我伤在同一个部位，往后恐怕也是上下四只眼睛了。”

谷喉魂呐呐的道：

“姓麻的同手狠毒，居心阴诈，他原是拿定主意不让我们活命的……”

卜天敌道：

“不错，麻无相使的‘燕尾叉’有明暗两只，明的硬展、暗的阴出，左右是亮式夺命，不留丝毫余；他那暗的一只家伙，连我都从未听说过，否则，倒可事先预防……”

玄三冬已经取出棉布与金创药，开始为卜天敌止血疗伤，一边摇头叹气：

“今天晚上，总算见识过了，这几号人熊，真他娘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毒，杀人豁命，眼皮子都不眨一下，更叫人胆寒的是，好像连他们自己的命也一样毫无留恋！”

谷喉魂道：

“到了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不豁开也不行，生命固是人人眷恋，一朝非得拿命赌命了，就不容你稍有犹豫，拿得起放得下，才有希望绝处求存，姓麻的是这种想法，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盘算？”

丢下沾满血迹的大块棉布，玄三冬手法熟练利落的在卜天敌双颊伤处抹药，他微微耸肩，悠悠忽忽的道：

“话是这样说，谷老兄，但论天下若干英雄好汉，平素里表面上是一回事，真要到了必须卖命的关头，又有几个拿得起放得下？就以我来说吧，也是鼓了好多劲才鼓足勇气，咬牙拼上那一招……唉。”

卜天敌笑得抽搐了一下：

“难怪失了准头，玄三冬，你要不紧张，说不定那一招就穿了姓麻的肚皮！”

玄三冬老老实实的道：

“自己人不打诳语，我他娘行道也有半辈子的辰光了，真还少见今晚上

的情景，动手就是拼命，出招便分存亡，谁也不留半步余地，谁都不存丁点慈悲，每个人俱是横了心背着棺材板往上卯，这等阵仗，想想不免头皮发麻……”

卜天敌淡然道：

“你是不习惯，长久经历过，亦就不以为奇了。”

玄三冬道：

“只怕习惯不了，我说卜老兄，世间有些事，是永远也难以习惯的。”

卜天敌接过玄三冬手上的棉布及药物，反过来替玄三冬治伤，同样也手法熟练：

“我一向很少高评于人，但对麻无相，我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把好手，不论胆识武功，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尤其他那种豁达坚忍、舍身挣命的气势，更是令人折服，江湖俊彦看多了，没几个比得上他……玄三冬，大概你明白，我们要不是以三对一，结果不一定会像现在这么完满。”

玄三冬仰着面孔，身子在药物的刺激下有些轻颤：

“我知道，要不是三个打一个，我看难保不有人得陪着姓麻的挺尸！”

谷喉魂在旁接口道：

“这也没有什么，为争千秋之义而固山门磐基，手段的运用上就没那多讲究了，他们对付我们，又几时照规矩传统来过？”玄三冬干笑着道：

“所以我并不感到愧疚，只是心有余悸罢了，谷老兄，像这种不要命的拼杀，朝后怕还有得多，我能否罩得住，且先表明了，万一有不如你意的地方，尚且包涵则个！”

谷喉魂似笑非笑的道：

“不要泄你自己的气，玄兄，你比你自己的估量的要强得多，至少，到目前为止，你的表现令人满意，崆峒出身的朋友，果然名不虚传！”

打了个哈哈，玄三冬有些发窘的道：

“你是在吃我豆腐了，谷老兄。”

谷喉魂正色道：

“我绝对没有调侃你的意思，玄兄，你要知道一点——这些险难，这些痛苦，都不是你份内该受的，要不是为了我，你原可躲出三千里外逍遥自在，如今你却陪着我在这里出生入死，流血流汗，玄兄，如此隆情高谊，举世滔滔，却得觅几许？是而不论你能为我做到若干，皆是无上厚赐，我再要挑剔，岂非不知进退了？”

玄三冬忙道：

“别这样说，谷老兄，我可承受不起哪……”

于是，卜天敌笑了：

“都不用客气，即是过命的交情，就该有过命的担当，谁叫我们在这么多滚滚人头中独独搭缀在一起？我说玄三冬，你也别磨蹭了，喉魂身上亦在滴血，姓麻的那杆小叉子，还得你费心替他从肉里清理出来。”

第十七章 卧底

“妙香山”就在眼前，屹立的山势透着深沉的苍郁及静默的庄严，秀奇的峰岭层叠间，别有一股幽密空灵的气韵，淡淡的云霭飘浮于丘壑涧坳，云深不知处，然而，人就在此山中了。

一座八角形的大营盘便直立在山脚下，这座大营盘是用原木搭就，上覆黑色油布，占地之广，怕没有十丈方圆，营盘两侧，各竖大旗一只，像臂粗细的旗杆高逾三丈，白底红字的迎风招展宛如卷龙，旗幡上五个朱红大字飞耀扎眼，可不正是“谷朝旭在此”的五字真言？

营盘四周，插着几十根木杆，木杆顶端挂着串串的红油纸灯笼，灯笼其大如斗，成串的顺着杆顶挂下来，倒像挂着成串血糊糊的人头！

卜天敌凝视着眼前的光景，伸手指了指，神情冷肃的道：

“就是那里了，喉魂。”

用舌尖润了润干裂起皮的嘴唇，谷喉魂找了一块平滑的石头坐下来，低缓的问：

“我爹一定会在营盘之内么？我怕严渡还有什么花招待使，这家伙从未干干脆脆、踏踏实实的处置过一桩事卜天敌的相貌，给人每一个感觉便是严酷与狠厉，最后一个感觉，亦同样的是严酷与狠厉；他双目如鹰，锐利的眼神不带丝毫情绪上的反应，一直都是那么冷漠、那么阴鸷，更那么具有透彻力，令人本能的不愿去面对它，好像他看你一眼，那饱蕴世故、洞悉人性的视线便能将你里外看个通明一样；他鼻挺唇薄、身材瘦削，但却没有丁点孱弱虚颓的形态，眉宇间显露着精悍，体魄上充满了强劲，就以此时来说吧，任他两颊部位涂抹着黄白斑驳的药物，不仅不影响他那原有的剽猛自威之慨，更越发增添了几分肃煞之气，他是像一只鹰、一只振翼九天、凌云驭风的巨鹰！

轻轻拂动着大红头巾的下角，他来到谷喉魂身边，也挑了块石头坐下，静静的道：

“据我所知道的情形，老爷子是被他们监禁在营盘之中，但经过这几日的辰光是否另有变化，就不敢确言了；严渡并不晓得我们之间的交往，当然更不可能获悉我们两人还有一段如此深切的情谊存在，因此我最先所得到的消息，必定可靠；问题在于严渡日前起了疑心没有？是否警觉到出了漏子？如果他尚在等待观望，事情进行起来便较容易，反之，就只有硬闯蛮干了！”

谷喉魂愁肠百结的道：

“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断定严渡的因应之策、以及他欲待施展的手段为何？”

卜天敌道。

“这不能单恁臆测，喉魂，要确实探明了对方虚实才能做数，因为老爷子在姓严的手中，我们折损不起。”

脸色在苍白中显着无以掩隐的憔悴，谷喉魂喃喃的道：

“约莫也真是累了，多少年来，严渡的什么鬼名堂瞒得过我？如今居然摸他不透啦，眼皮下的二混子，有朝一日竟能形成气候，倒是始末料及……”

两边腮帮上也抹得黄黄白白，模样却透着三分滑稽的玄三冬，忍不住接口道：

“你亦用不着怨叹，我说谷老兄，现下也已是到了要紧关头，总得想个

什么法子出来搞清楚对方的打算与意向才是正经，卜大兄是一着现成的妙棋，症结在于这着棋走得走不得，此中关系非轻，大伙该切实斟酌定当，方可行事！”

卜天敌看了玄三冬一眼，微微点头：

“振作点，喉魂，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但我们却必须面对现实，嗟叹怨恚与事无补，拿出决心、付诸行动，好歹且恁天命了！”

谷喉魂深深吸了口气，道：

“天敌，大概是因为牵涉到我老父的安危关系，越近敌前，方寸之间竟难平衡，你看我们应如何着手才叫允当？”

卜天敌道：

“我去会见严渡，然后视情况的演变再和你们暗通消息，从而决定着手的方式。”

谷喉魂忧虑的道：

“假如——严渡对你的立场起了疑心，你又如何掩饰解说？”

淡淡的一笑，卜天敌道：

“当然我会先编好一套说词，在我的看法，这套说词应可瞒过严渡，然则人算不如天算，或者有什么突发的变故与细微的破绽引起严渡的怀疑，因此泄底穿帮亦未敢断言，总之我会随机应变，到了时候，该怎么做我自有主张。”

玄三冬插进来道：

“照眼前的形势判断，一时还找不出什么足以引起对方疑问的痕迹，但仍以小心谨慎为上，正如卜大兄方才所言，人算不如天算，智者千虑，亦恐有一失，只这一失，就大大不妙了！”

卜天敌似乎对玄三冬有了进一层的了解，而这层了解，显然是朝着好感的方面延伸，他和颜悦色的道：

“你宽念，一旦光景不对，我可不会傻到窝在他们当中挨刮，不敢夸说有多大本事，至少突围逃命的能耐自己还有几分信心！”

玄三冬咧嘴笑道：

“这才是好汉作风，卜大兄，好汉向来就是不吃眼前亏的，只要一见情形有异，三十六招、走为上着，过了今夜还有明朝，他娘换个场面卯上，谁敢说包准吃得定谁？”

卜天敌道：

“就是这话！再说严渡若想抖搂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姓卜的岂会叫他这般大马金刀的称心如意？”

谷喉魂一指卜天敌双颊间的伤痕，低声道：

“天敌，你脸上的伤，只要仔细留意，便可看出是尖锥类利器遗下的伤口，严渡精刁无比，别让他察觉这个破绽。”

卜天敌颌首道：

“我已经有准备了，等一会我再把金创药抹厚些，齐颊绑上一条布带掩遮住，就讲是你们伤了我，说不定更增添三成逼真性。”

谷喉魂眉心深锁，悒郁的道：

“千万不要低估了严渡，这个杂种几年来无论心机智谋，随着他本性的贪婪恶毒，竟是精进了不少，连我都觉得他越来越难对付了……”

卜天敌笑道：

“你知道我，喉魂，我有个长处，便是从来不轻敌，否则怎能到如今？”

于是，三个人迅速决定了连络的方法与信号，卜天敌不再迟疑，冲着脚下的八角营盘飞奔而去，红巾飞扬，形势疾劲中，果如鹰隼旋掠！

默默注视着卜天敌的身影消失在岗脊下面的旗幡招舞间，谷喉魂心事重重的抿唇无语——不知怎的，他总觉得心头如罩霾，窒闷得拨不散、化不开……

外表看来极为庞大的这座八角形营盘，实际的结构却很粗糙，大小横竖不一的原木枝干，交叉撑持着营盘的架势，其中只另用木板条在一隅分隔出三个较为隐密的单间，剩下的，便是如此空旷的一大片空地了。

就在这片空荡荡的营盘中央，严渡非常仔细的聆听着卜天敌叙述应敌的经过，虽然卜天敌的叙述过程十分简单，他却用了加倍的精神与时间去体会消化。

然后，这位“大虎头会”紫旗堂的堂主举起一旁矮几上的盖碗杯，笑容可掬的道：

“辛苦辛苦，卜兄，请，请用茶。”

卜天敌微微欠身，拿起杯来轻用杯盖拂动着杯面上飘浮的茶梗，以唇相就杯口，却仅是虚虚一凑，点滴未沾。

严渡浅啜了一口茶水，把杯子置回几上，态度又是诚恳、又是和蔼：

“卜兄，听你刚才所说，莫连才莫兄在隘口第一关上未能狙杀谷喉魂与玄三冬，到了你把守的第二关，仍然没有截住，反被他们突出了隘口？”

卜天敌平静的道：

“不错。”

严渡笑吟吟的接着道：

“因此你随后追赶，并且发声求援，守在第三关的麻无相麻兄及范子豪范兄闻得你的示警，立即现身来助，同你会合围杀敌人？”

点点头，卜天敌面无表情的道：

“就是这回事。”

严渡缓缓的道：

“在经过一场恶斗之后，麻兄和范兄当场战死，你也受了伤，而谷喉魂、玄三冬两个亦负创甚重，却终因你拦阻不及，还是被他们趁夜遁脱了？”

卜天敌道：

“很惭愧，未能办到严兄的嘱托，有辱使命，尚请严兄宽谅。”

严渡连忙笑咪咪的道：

“言重言重，好说好说，那谷喉魂，本来就是凶悍疯狂的杀胚、又是个奸狡刁滑的妄孽，我们以前连番失手，何尝未被他整过多次冤枉？各位也已尽力，留血卖命之下，我们若再要苛求，岂非太不上道？”

卜天敌道：

“这是严兄包涵，在我们的立场，却实在汗颜。”

垂枣似的面孔上浮现的是七分关怀、三分亲切，严渡上身微倾：

“卜兄脸上的伤势，看似不轻，稍停我会叫他们为卜兄加意治理，待到此间事了，再另行替卜兄设宴压惊……”

拱拱手，卜天敌道：

“这档子事，如能完满解决，‘大虎头会’江山一统，基业千秋，正是我该向严兄及尊上等拜贺才是，如何又敢叨扰？”

哈哈一笑之后，严渡随即又放低了嗓音：

“卜兄，以你的判断，谷喉魂与那玄三冬伤势轻重如何？”

略一沉吟，卜天敌道：

“他们伤得必然不轻，尤其是谷喉魂，身上至少有五六个地方挂彩，血流得像泉涌，设若未能立时医治，我看他此刻是否活着都成问题！”

长长“嗯”了一声，严渡的手指轻敲几面，若有所思的道：

“他们可是朝着‘妙香山’的方向逃来？”

卜天敌颌首道：

“正是朝着‘妙香山’的方向突脱，冲扑的势子虽猛，却极其狼狈。”

严渡慢慢的道：

“如此说来，他们一定会发现我们布下的阵势，夜间可见灯笼，白昼可见旗幡，除非谷喉魂横了心不管他老子死活，否则迟早他会摸了来！”

卜天敌道：

“万一姓谷的伤重之下流血过多而一命呜呼，可就有得等了！”

摆摆手，严渡道：

“到底你与谷喉魂不曾有过交往，难以了解他的个性为人；卜兄，姓谷的是个意志力极为坚强、精神心魄能以承受重大压抑的死硬角色，加以他禀赋不凡，体格结实，因此也有优于常人的韧劲，绝处求生是他一贯表演的本事，而且还能常常成功，卜兄，要他的命，不是这么容易！”

卜天敌提高了声音：

“严兄的意思是说，谷喉魂不会死？”

297

严渡慎重的道：

“我不是说他不会死，凡是人，哪有不死的？我是说他不会这么容易就死；至少，我不相信他现在已经死亡的说法，我肯定他会再做挣扎，肯定他会摸来这里救他的父亲，卜兄，因此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往椅背上一靠，卜天敌的语气中带着些微调侃的意味：

“人伤得那么重，便是能留着一口气在，也不过苟延残喘罢了，如何再生龙活虎般腾跃搏击？严兄，我看你未免将谷喉魂神化了！”

嘿嘿一笑，严渡不愠不火的道：

“这不是争论的时候，亦非争论之事，卜兄，好在不用多久，即见分晓，是你说得对，还是我的推测正确，到时自有答案，但在答案揭晓之前，尚盼卜兄加倍小心，切勿轻忽才是！”

卜天敌冷冷的道：

“很好，我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与姓谷的再拼一场、重决生死！”

严渡一伸大拇指：

“好气魄！卜兄，你放心，你一定有这个机会，谷喉魂必来无疑！”

沉默了片刻，卜天敌道：

“姓谷的父亲还囚在这里么？”

严渡哈哈笑道：

“这就要谷喉魂自己来找了，卜兄，让他去折腾，我们犯不着伤这个脑筋！”

好一头又奸又滑的老狐狸——卜天敌心里咒骂着——姓严的真叫八面玲珑，修炼成精了，这个问题原是他不肯答复的，却如此严丝合缝、不透痕迹

的推了出去，反现出一股热络味道，令人感受熨贴却无法再行追问，此等老辣精到法，难怪他能承命远征，造这种冤孽了！

卜天敌双目半合，若无其事的道：

“如果姓谷的找上门来，我是怕我们的抵御力量或有不足，严兄，须知一夫拼命，万夫莫敌，可不能叫他得了手去，否则大伙往后便难以抬头啦……”

严渡神态安详的道：

“有卜兄在此，正是一大臂助，何况卜兄早立心愿，待与谷喉魂一分强弱存亡，姓谷的就算一夫拼命，卜兄亦乃豁死相博，他想拿气势占便宜，光卜兄这一关便不易通过，更休说我们还另有好手四处埋伏；怕只怕谷喉魂不来，他要来了，包管是插翅难飞！”

这顶帽子扣得卜天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表面上却一派淡然的道：

“这样说来，严兄已经有万全的准备了？”

严渡道：

“所谓万全不敢说，准备当然是有，而且我自信准备得相当充分，这一遭，我是下了决心非把谷喉魂抓住不可，如若再要失手，前面就是‘妙香山’，他一跨步，人进了山里，我们的乐子可叫大了！”

卜天敌道：

“大概严兄又调集了不少硬把子前来守关？”

严渡一笑道：

“必要的措施是不能缺的，老实说，我原本希望各位在‘闸刀隘口’摆平谷喉魂，各位虽然功亏一篑，总算也重创了他，我在此地布下这座阵势，即为预防万一未能成事的替补手段，姓谷的目下也已是强弩之末，对付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困难……”

卜天敌道：

“严兄行事，真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如此稳扎稳打，焉有不胜之理？”

严渡手摸下颌，故作矜持：

“卜兄谬誉了，还得有劳各位大力赐助，方有奏功致果之望。”

卜天敌紧接着问：

“调集在这边的人手中，可有我熟悉的？”

严渡犹豫了一下，干笑着道：

“这个么，等到发生情况，大家一见面，有没有卜兄的熟人，不就知道啦？”

问了等于白问，答了也等于白答，卜天敌越加审慎，不使内心的反应有丝毫流露到形色上；他闲闲散散的道：

“不知严兄还有什么教示没有？假如没有事交待，我想先找个地方歇息一会。”

严渡忙道：“应该应该，尚得找人替卜兄诊治伤处——”说着话，他连连击掌三响，从营盘左侧的一道暗门里，应声闪出一条精壮汉子，这汉子趋近跟前，垂手哈腰：“回堂主，后面的草房，已经收拾出来了！”严渡表情歉然的对着卜天敌道：“荒山野地，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不比城镇中那么好讲究，营盘后面，我叫他们临时搭盖了几间草房，大伙凑合着住几天，等过了这一阵，再重重补偿各位的委屈与辛劳……”

卜天敌站了起来，道：“此时此地，何能贪图享受？有间草房挡风遮寒，

算是很不错了，比起露天打铺，已不知要强上多少，难得严兄考虑周到，我这里先向严兄谢过。”严渡跟着起身，吩咐手下：“勇杰，还不快快侍候着卜掌门去后头歇息？”

卜天敌心头不大落实，却没有再说什么，那勇杰侧身让路，他只好举步先行，一边朝左侧的暗门走去，一边犹在思量着怎样才能套出一点对方的虚实来。一排六间草房，便倚着这座八角形的大营盘后墙搭建，草房搭得固然简陋，却也有门有窗，足可遮风挡雨，是比露宿荒地要舒服得多；前几日，当卜天敌尚未出发的时候，这几间草房还不见影子，只这几天，居然就增盖了出来，严渡他们的手脚，亦不可谓不快了。

六间草房当中，那头上的一间留给了卜天敌，其他五间，没看见有人住，也没听到有响动，似乎是空置在那里，但是，卜天敌不相信余下的草房是空的。

进了门，他往角落处的竹床边一坐，叫勇杰的汉子立时拿起木桌上的茶壶为他斟了杯茶，双手捧着，恭恭敬敬的举到面前。

接过茶杯，卜天敌谢了一声，笑道：

“这几天我不在，此地约莫十分热闹吧？”

勇杰那张扁平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能以显示某种意念的神情，他双目下垂，平平板板的道：

“回卜掌门的话，小的整日待在营盘里，外面的事不大清楚，堂主的规矩严，小的们不敢多看，亦不敢多问。”

真他娘的名师出高徒，简直就和严渡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称得上“守口如瓶”了；卜天敌不由皱了皱眉，仍然笑得和和气气：

“那么，其他五间草房里，你可知道都住些什么人？”

勇杰摇头道：

“堂主交待，未闻传唤，不准进房，小的们各有司职，那五间草房不在小的侍奉范围之内，自是无人相传，无人相传，小的当然不敢擅入，因此里头住的是谁，小的便不大清楚了。”

一问三不知，偏偏还脉络连贯的有一番道理可讲，卜天敌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他挥挥手，未免略带不悦的道：

“好了，你下去吧，我有事再招呼你。”

勇杰躬身道：

“堂主吩咐，要请人来为掌门诊治伤处——”

卜天敌不耐烦的道：

“不用了，我自己已经上过金创药，皮肉之伤，算不得什么。”

勇杰迟疑了一下，颇为勉强的挤出一丝笑容，再次塌肩哈腰：

“是，小的就在门外不远，掌门有什么需要，且请传唤小的前来侍候。”

卜天敌从床沿上站起，将茶杯摆回桌面，头也不回的道：

“知道了。”

当关门的声音传来，他才长长吁了口气，背着手在房里来回踱步，一面仔细推敲此问的情况——严渡不消说就是早有安排，在这里布了天罗地网，端等谷喉魂闯跌进来，但他安排的都是些什么角色却不清楚，更重要的，是谷喉魂的老父如今到底身在何处？如果人不在此地，则谷喉魂的冒险闯关就毫无意义，如果人在这里，则必须探出确实位置，以求一索而中，假使要等双方接刃之后再去救人，恐怕机会就不大了。

问题很明显，该如何才能获得确切的消息、要怎么做才能不落痕迹的达成目的？

卜天敌的脸色阴沉，心情焦虑，他明白他没有多少时间，与谷喉魂连络的辰光是越来越近了，换句话说，最后关头即将来临，而横在面前的困境，却该怎生突破？

第十八章 全义

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那八角形营盘的侧面，以及高耸的旗幡、林立的灯笼杆；这里，是一道生满杂草的突起麦地，严格算起来，已经是“妙香山”的范围了。

谷喉魂伏身在杂草中，手托着下巴凝望了一阵，又吃力的翻仰过来，在姿势的转换间，他尽量小心不碰触到身上的伤口。

神色有些委顿的玄三冬半张着眼皮，无精打采的问道：

“怎么样？可看到什么动静？”

谷喉魂怔怔的仰望天空，而天空是一片亮丽的湛蓝，几缕云絮那么洒逸的舒展在高空，显示着恁般无忧的爽朗，但他的心情却刚好与此时的天候成反比，竟是如此阴霾密布，沉晦滞重，秋高气爽的景观，在他眼中，已完全失去景观本身的意义了。

爬近了一点，玄三冬以为谷喉魂不曾听到他的问话，嗓门略略提高：

“我说，可看到什么动静没有？”

谷喉魂摇摇头：

“没有。”玄三冬沙着声道：“辰光也已不早了，谷老兄，也不知道卜大兄那边到底应付过去没有？表面上又半点征候不现，这不叫急死人么？”

谷喉魂低沉的道：

“对卜天敌，我极有信心，照目前的平静情况看来，他似乎已经瞒过了严渡——”

玄三冬却忧心忡忡的道：

“姓严的老奸巨滑，手段狠毒无比，就算他发现了破绽，亦必定会阴着下手，不见得露出什么端倪，你别看眼前平静，说不准姓严的已将卜大兄制住了亦未可言！”

半坐起身子，谷喉魂缓缓的道：

“你还不了解卜天敌的为人个性，他不但机敏果敢，反应尖锐，更是个有始有终的人，当他答应了你一件事，便绝对会有交待，玄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玄三冬不以为然的道：

“万一他吃姓严的做翻了，便想对我们有所交待，却又如何交待法？”

谷喉魂严肃的道：

“症结就在这里，玄兄，万一卜天敌失算失败，他也会给我们一个警兆，无论以任何方式，他都将竭力表达出他想告诉我们的某些意念——”

玄三冬道：

“如果，我是说如果，姓严的已经要了他的命呢？”

谷喉魂阴凄凄的笑了：

“即使如此，卜天敌也会显灵给我们看，至少，他在精神上会给我们若干感应，用一切超乎自然的法子来点化我们、提示我们……”

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噤，玄三冬觉得背脊上一股凉气沿升：

“子不语，怪力乱神，我说谷老兄，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些鬼魂显灵的传说，人他娘一朝死了就是死了，哪来的精魄可言？这种子虚乌有的事，你要当了真，未免就透着笑话啦！”

谷喉魂叹息一声，道：

“我并不迷信怪刀乱神之说，但我却相信心灵上的感应，直觉上的沟通，玄兄，那是情到深处的契合，爱到极致的回响，是一种灵魄间超越时空的呼唤……”

玄三冬脸色发青，愣愣的瞪大眼睛望着谷喉魂：

“谷老兄，你、你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谷喉魂苦笑道：

“你以为我有些失常？不，玄兄，我比任何正常的人都正常，比每一个清醒的人都清醒，更不是因为在形势横逆之下而有所幻想，我只是要向你说明，人，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构体，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往往会有难以思议的实质表现，那也是意志的发挥、信念的延伸，你看不见，但它的确在那里……”

摸摸自己的额头，玄三冬打着哈哈：

“我真被你弄迷糊了，好在卜大兄不一定就出了事，咱们可不能在这里老替他朝坏处盘算，搞不好，他还当在咒他哩！”

谷喉魂静静的道：

“我心中十分坦荡，我不认为卜天敌会出事，起码，他现在还没有出事。”

玄三冬道：

“谷老兄，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你身上的伤，碍不碍事？”

谷喉魂道：

“你要听实话？”

玄三冬道：

“当然。”

低头瞧了一眼自己身上斑斑的血渍，而血渍早已干涸，凝结成紫褐色的痂块，谷喉魂的唇角痉挛了一下，沉重的道：

“要是再有像‘闸刀隘口’那样的拼杀，恐怕我就搪不过了，这身伤牵筋动骨，最少影响到我平时所能发挥的四成功力！”

玄三冬呆了一阵，道：

“这不比我预料中的更要糟？”

谷喉魂道：

“到了关口上，或者由一股气撑着，能表现得强一点也不一定。”

玄三冬悠悠一叹：

“谷老兄，你太苦了，‘大虎头会’只要多一个似你这般赤胆忠肝之士，事情便不会闹到这步田地，老天的眼，可要善恶分明啊……”

谷喉魂笑了笑：

“天助自助之人，玄兄，眼下还得靠我们自己挣口气才行！”

玄三冬脸色晦暗的道：

“你放心，谷老兄，我一条命，横竖是交给你了，咱们一起豁吧！”

谷喉魂深沉的注视着玄三冬好一会，才又翻伏回去，探望着下面营盘的动静——营盘附近，仍旧是那么安静、那么僵寂，甚至连一条人影都看不见，但谷喉魂知道，营盘里正匿藏着他两个最亲近的人，他的父亲、他的挚友；营盘像是一座八角形的巨墓，却不知将他最亲近的这两个人安置在什么角落。

时光总是留不住的，它总是在悄悄的消逝，终于——

玄三冬的声音响起。

“谷老兄，和卜大兄约定连络的时间，就快到了！”

是的，秋日苦短，先前还那么亮丽的蓝天，此时已自西方浮现出层层霞霭，而白絮般的云缕，不知何时也扩展成一抹抹的灰翳；又起风了，秋风不但寒峭，尤其萧索，驰马挥刀、饮血搏命的情景，不是大多发生在这个时令中么？

极西的霞彩辉映着枯树萎草，染上那种若真似幻的血红，荒烟迷漫里，酷厉的氤氲笼罩着人心，不须有瑟缩的秋风唱合，境况已泛着惨烈悲凉；每到黄昏，象征着一日的结束，而每在黄昏，又何尝不表示着许多事物的终了？回头眺处，故人何在，如今，卜天敌正有着这样落寞忧伤的情怀。

时间已经越来越迫近了，但他依然一筹莫展，在严渡的严密防范之下，他仍不知谷喉魂的老父身在何处、仍不知对方的虚实深浅，更甚者，他连对方将他以什么身份看待都不能确定，他只是独自待在这里，形同软禁。

事情到了这等地步，时机逼到目前的光景，他实在想不出要用什么法子不露痕迹的去达成目的，多少年来，他是头一次困惑了。

再三考量又再三筹思，终于，他咬了咬牙——除了硬豁出去，别无良策，虽然，他比谁都清楚硬豁出去的后果可能代表什么，但舍此之外，决无希望，他不能老是呆在茅屋里，他回来的任务不是只叫他缩处一隅的。

深深吸了口气，他大步走到门边，刚刚伸手推门，斜刺里一条人影窜了上来，冲着他微微躬身，口词十分尊敬的道：

“掌门有事？请吩咐小的侍候就行。”

来人是勇杰，卜天敌内心冷笑，这不真成软禁啦？姓勇的不是在监视又是什么？他表面上却声色不露，和颜悦色的道：

“你倒殷勤，老弟。”

勇杰哈着腰道：

“堂主有交待，要小的好生侍候着掌门，小的不敢怠慢。”

招招手，卜天敌笑道：

“有点小事想问问你，勇杰，你进屋里一下。”

勇杰脸上木然的道：

“恐怕小的所知不多，会引得掌门生气。”

卜天敌故作豁达的道：

“我不是那么没有涵养的人，而且，我只是闷得慌，想找个人聊聊天罢了，你知道的便说，不知的莫讲，我怎会怪你？”

当勇杰跟着卜天敌进了屋里，神态上却是一派谨慎戒惕的凝结，卜天敌看在眼里，不觉好笑，他敢打赌，这姓勇的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待干的是什么勾当。

往竹床上一坐，他闲闲的道：

“把门关了。”

勇杰略一迟疑，还是过去将门掩上，然后，垂着双手站在床边，模样似在静候发问，骨子里却早已揣摸停当了回答的内容——他两眼望着地面，好一副笑里藏刀的奴才相！

卜天敌神色安详的道：

“勇杰，你一向来都跟着严堂主的么？”

没料到人家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勇杰迅速的考虑了一下，认为无妨直言：

“是，小的一向是追随在堂主左右。”

卜天敌道：

“有好些年了吧？”

点点头，勇杰道：

“算起来，再有两个月就满七年了。”

“哦”了一声，卜天敌笑吟吟的道：

“如此说来，你算是严堂主的心腹啰？”

眉宇间极快的掠过一抹得色，但这勇杰却赶紧端整面容，小心翼翼的道：

“回掌门的话，小的不过是堂主身边的一个跟班，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侍卫而已，说到心腹二字，小的如何够得上格？”

卜天敌两手交叠腹前，慢吞吞的道：

“心腹就是可以共机密、委私隐的人，倒不在乎地位高低、职务大小，而越是对外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他的隐密才只有他身边的人能以知晓，比如说，皇帝身侧的太监、小姐使唤的丫鬟，或者是替账房先生端洗脚水的童厮，这些人，出身极低，但份量却重，往往与他们的身份成反比……”

一番话听在耳中，勇杰有些不大是滋味，然而却不敢形诸于外，仅有唯唯喏喏的回应：

“是，是，掌门的说法，自有道理……”

卜天敌道：

“所以说，我把你视为严堂主的心腹，并不为过，其实，你若不是严堂主的心腹，他也不会把这件大事，一力交付你办了！”

微微一怔，勇杰警觉的道：

“掌门高抬小的了，小的尚不知堂主曾将何桩大事交付小的去做？”

卜天敌笑得十分和蔼的道：

“就是这件事呀——叫你好生监视着我，你说说看，这还不算件大事么？”

猛的退后一步，勇杰脸色已变，却仍强持镇定，吸着气道：

“掌门误会了，也言重了；掌门乃是堂主礼聘来此、相助一臂的高人上宾，堂主一心巴结奉承都恐不及，如何敢于如此冒犯？这是大忌讳，堂主决无此意，小的亦不敢苟同——”

卜天敌淡淡的道：

“果真如此么？”

勇杰额头见汗，他赶忙道：

“堂主对掌门倚重甚深，礼遇逾常，掌门通达人情，洞烛世故，应能体察，小的敢说，堂主断无丝毫不敬之意……”

卜天敌道：

“假如这样，何不开诚布公？”

勇杰不免迷惑的问：

“小的不知堂主对掌门何时何事有过避讳？”

卜天敌单刀直入的道：

“比如说——为什么不告诉我谷喉魂的老父如今囚禁何处？不公开说明我方实力布置的情形？这种种般般，显然严堂主是有意隐瞒不提，也就是对我不够信任，大家同属一个团体，一个阵营，却如此疑神疑鬼，处处设防，更且派人假侍奉之名行监视之实，这还叫什么待如上宾、礼遇逾常？勇杰，你亦是个老大不小的人了，岂不觉得这等说法形同笑话？”

抹了一把汗水，勇杰连连后退：

“掌门果是误会了，堂主如此施为，缘因顾及全盘行动的保密，里外计划的周全，不独是对掌门，任何人亦无以窥悉整个大局详情，掌门宽谅，小的已经说得太多，尚容告退——”

卜天敌人坐床沿，神清气闲的道：

“你要走了？别这么急，再聊一会才去向严堂主密报我们谈话的内容也不叫迟，我保证，没有人会去抢你这件功劳！”

勇杰脚步不停，形态仓皇：

“小的不敢，堂主亦不曾有此交待，掌门包涵，小的还有事要办——”

卜天敌微微一笑，目注将到门边的勇杰，不紧不慢的道：

“我没有叫你退下，你就不准退下，勇老弟，在我同意以前，你以为你真出得了门？恐怕连你们严堂主也不敢打这种包票！”

蓦地打了个冷战，勇杰宛如全身触电般顿时僵立当地，他面容扭曲，双目鼓瞪，像是自己在和自己挣扎着，连舌头都打了直：

“你……掌门，卜掌门……你想干什么？”

卜天纹丝不动的坐在原处，正眼也不看向勇杰，只冷冷的一句话抛出：

“回来！”

就如同受了魔制，勇杰心里是一千个不甘、一万个不愿，却是身不由主，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一般，一步一步磨蹭着走向卜天敌面前。

卜天敌的目光已变得冷锐与阴寒，视线投在人身上，活脱就像两把利刃，足以穿心透骨，他瞅着勇杰，腔调僵硬得令人头皮发麻：

“勇杰，我们也不必兜着圈子打哑谜了，大家实话实说，我问完了我该问的，随你怎么办都行，但只要你说一句谎话，我就会叫你死得尸骨不存，我的意思你明白不？”

勇杰暗里错着牙，表情却是诚惶诚恐：

“掌门，你有话尽管问，小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实掌门无须如此声严厉色，以掌门与堂主的关系，小的又何敢稍有隐讳？”

卜天敌冷冷的道：

“不用给我来这套片儿汤，是怎么回事你自家心里有数，我话已经说在前面，勇杰，到时候你想玩花样，可别怪我言之不预！”

勇杰还待打马虎眼拖延时间：

“掌门，但凭我们堂主同你的交情，小的也知道掌门不会过于难为小的——”

哼了哼，卜天敌道：

“我和你们堂主，除了钱上没有交情，现在连金子银子我都不要，就更无交情可言了，你要搞清楚这一点，眼前便能少吃许多苦头，勇杰，犯不着自己替自己找罪受！”

勇杰脸孔泛青，结结巴巴的道：

“掌……掌门，这算什么……怎么回事？你怎的，呃，忽然就变了？”

卜天敌重重的道：

“小废话，如今是我来问你，轮不到你来发问；头一桩，谷喉魂的老父现下人在何处？”

惊恐的看着卜天敌，勇杰大张着嘴巴，一边面颊不住的抽搐：

“你，你问这些作甚？莫非……莫非……你，你和姓谷的同一条路，是

来此卧底的？”

卜天敌阴森的道：

“只管回答我的问题，勇老弟，谷喉魂的老父如今人在何处？我决不再问第三遍了！”

拼命吞咽着口水，勇杰的身体难以自制的簌簌颤抖着，他的一双眼珠子却连连打转，神色也在迅速变化，显然，他是另有打算！

卜天敌当然不容他另有打算，但见卜天敌坐在床沿的身子往上一起，勇杰才待跃闪，疾风拂处，不知怎的一条左臂已到了人家手里，姓勇的闷哼半声，右膝一弓，暴顶对方下裆，而卜天敌双手倏撑猛扭，“喀嚓”一声便生生拧折了勇杰的左臂——勇杰那只弓顶的膝盖，也只是才起便又瘫垂下来！

那种锥心断肠般的痛苦，使得勇杰张口就待呼嚎，关节却拿捏得这么准，一团撕裂的床褥迎口塞进他的嘴里，塞入的势子是如此急速踏实，褥布深入喉腔，不但将呼嚎窒逼成了呻吟，差一点更将勇杰憋过气去！

十二记耳光融为一响，打得勇杰口鼻喷血，碎糜纷溅，卜天敌随手扯出勇杰嘴里的褥布，抬脚把人踹翻，然后，他坐回床沿，轻拂衣袖：

“骨折的痛楚，仅在于折断的那一刹，过了那一刹，便较容易忍受，勇老弟，此刻你应该觉得舒坦些了，也不会有叫喊的欲念，嗯？”

勇杰跌坐地下，头发披散，满脸是血，他的左臂形状怪异的扭曲着，软搭搭的吊悬摇晃，面孔五官歪斜，一边拉风箱似的在喘着粗气，鼻涕口涎更不停的往下流淌……

这副模样，乖乖，算他还是个活人吧，看上去亦只是个半死的活人了！

卜天敌恍若不见，目光平视向草墙上的某一点：

“早警告过你，别想玩花样，莫动歪脑筋，你打谱试上一试，这就是结果了；假设你自认有种，愣要装好汉撑到底，也行，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少牵扯肝肠的零碎玩意可以拆卸，你不怕受罪，我还有什么好在乎的？”

勇杰偏过头去，拿一脸的血污涕泗擦在自己肩头，喉咙间呼拉着一口痰，光景是随时都可咽气的德行，端的扮出那份奄奄一息！

卜天敌冷峻的道：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否则，便是你另一条手膀子！”

抖索了一下，勇杰的痛苦不止写在脸上，也流露在眼中，他颤着声道：

“卜掌门，有话，你为什么不去直接去问我们堂主？光是作践……作践我们这些小角色，称得起哪门子……英雄？”

卜天敌道：

“我没有时间和你扯闲淡，姓勇的，你既不说，我也决不多求，你就带着你对严渡的赤胆忠心，到阿鼻地狱去表二十四孝吧！”

说着话，他霍然站起，伸手就按上了勇杰的右肩，这俄顷间，勇杰像是一下子泄了气，整个人显而易见的委顿下来，嘴唇翕动着，有如一条涸辙之鱼：

“好，好……我说，你不要再折磨我……我说就是！”

卜天敌生硬的道：

“你已经耽误了我不少辰光，勇杰，我没有耐心让你再玩任何花巧，你千万记住，实话实说，要不然，连老天爷都不知道你会落个什么下场！”

勇杰打了个哆嗦，吸着气道：

“那谷老头……人还在这里……”

卜天敌紧张着问：

“什么地方？”

吞了口唾液，勇杰艰辛的道：

“就在营幕内左手第三个间隔里……”

眼神倏冷，卜天敌的语声迸自齿缝：

“勇杰，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相信你的话——第一，我和严渡曾在营盘内交谈很久，正好面对那三处间隔，但从头到尾，就不曾闻及其中有任何声息动静传出；第二，三处间隔位置既不隐密，亦不坚固，以谷老爷子的重要性，严渡断断不敢如此粗心大意，漠然处置，你拿着这等粗编滥造的谎言来欺骗我，未免把我看得太肤浅，也将你自己估得过于高明了——”

骇然摇头，勇杰急忙分辩：

“掌门，卜掌门，小的所说，句句是实、字字不虚，小的可以赌咒起誓，以性命担保，小的绝对没有欺瞒于你，卜掌门，你若不信，可以亲往察看……”

那抹笑像渗着血，卜天敌道：

“我会去察看，勇老弟，在宰了你之后，我当然会去察看！”

勇杰的面孔似是变了形，他匍匐在地，嘶声低噪：

“我说的是真话……卜掌门，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啊……”

卜天敌的两眼中闪动着赤漓漓的光芒，他俯视勇杰，缓缓的道：

“真话要有合理的支持，你无法解释其中疑点，就是谎言了！”

猛然仰起头来，勇杰似在悲嚎：

“是你逼我说的，卜掌门，那谷老头，已经死了！”

宛如当顶响起一记焦雷，卜天敌不由全身震晃，眼前发黑，他僵窒了片刻，才勉强控制住情绪上的激荡，声音空洞的问：

“你是说，谷老爷子他……死了？”

勇杰抖索索的道：

“死了，是前晚上死的，嚼舌自尽，一口浓血呛进咽喉，连救都来不及就咽了气……”

卜天敌双手冰凉，脸庞苍白，一时间，他竟觉得如此虚脱，如此飘浮：

“也好……死了也好，对他老人家，对谷喉魂，都算有了解脱……”

勇杰没有细听卜天敌的呢喃，只顾着怎么证实自己的话不假，借而保住性命：

“卜掌门，这总该可以解开你的疑窦了吧？一个死人当然不会发出声响，对一个死人亦无须加意防范——刚才我不敢明说，是怕你迁怒于我，拿我泄恨出气啊……”

卜天敌沉沉的道：

“那严渡，真是深沉阴险得可怕，这一桩血腥惨事，他竟仍能泰然自若，丝毫不显于神色……”

勇杰半跪地下，仰着脸呐呐的道：“我们堂主一向如此，天大的事，他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定了定心神，卜天敌道：

“这‘妙香山’前的一关，严渡都邀了些什么角色在此？”

勇杰好像在思索着脑海里存记的那些个人头人名，他身体微一蠕动，正待开口，茅屋草门已无风自启，迎门而立的，赫然是严渡那魁伟的身躯与垂

枣般的笑脸——丝毫不见恶意、宛似春阳融雪的笑脸。

于是，勇杰的四肢突兀拳曲，全身抽筋也似缩成一团，人不止在颤抖，更在痉挛，一张面孔白中透灰，鼻口间“吁”“吁”出气，那情景，非仅像个半死的人，简直就和个死人差不多了。

畏惧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对某项或某些事物，因人各不同而产生迥异的畏惧心态，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个人怕一个人怕到这般地步，却未免过份了，也因为如此，越见严渡的控制手段与统御伎俩是如何狠毒残暴，天底下，除了以生命要挟、用酷役驱策，还有什么更能将人操纵到这等程度？

卜天敌两眼毫不稍瞬的凝视着当门而立的严渡，形态并不激动，更不惊恐，流露在他脸上的，只是憎恶，只是痛恨，由衷的憎恶、至极的痛恨。

两人对视了一会，严渡忽然叹了口气，背着手走进屋里，他看也不看蜷曲地下，吓得半死的勇杰一眼，管自十分惋惜的冲着卜天敌摇头：

“想不透，卜兄，真叫人想不透，像你这样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又是我们重金礼聘而来的帮手，怎么会和谷喉魂扯上牵连？这简直是做梦都没法梦上的事，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谁向我提我都绝对不会相信！”

卜天敌平静得超乎异常的道：

“你太谦了，我并不认为你对我有这么完美的信任，我也并不认为个人的行止底蕴掩饰得如此天衣无缝，严渡，你说是么？”

严渡以一种充满恳切的形色道：

“老实说，卜兄，不只对你，对任何人我们都无法完全加以信任，人心易变，人性无常，有太多的因由来改变或引诱人的意志与信念，所以不论对谁，我们必须预留退步，避免肘腋生变，应付不及，在此之前，你是过于敏感了些……”

卜天敌淡淡的道：

“难道说，你对我从‘阉刀隘口’回来之后的说词，毫不生疑？”

严渡双手互握，和缓的道：

“当然不会全盘相信，但也只是怀疑你老兄在拼斗的细节或临场的功过上有所饰言，却不曾联想到你根本的企图与身份；我已经派人前往隘口附近寻找麻无相他们几个的尸体，由他们身上的伤口来查证卜兄你的说词正确与否，如今派出去的人尚未回转，你这里——唉，却已给了我们答案……”

卜天敌幽冷的道：

“大概是我逼问勇杰的时候泄了底？”

点点头，严渡道：

“不错，这里是荒山僻野，声浪容易远传，况且地方不大，你隔壁的茅屋又住得有人，像老兄你如此肆无忌惮的严刑逼供，除非我们又聋又哑，岂会毫无所觉？再说，勇杰照规定该守在你门外七步左近，离开的时间不准超过炷香辰光，他人逾时不在位上，你房里又一片鸡毛子喊叫，我能不来看看？没有料到的是，我这一来看，竟看到这么一个令人伤感的结果……”

略略一顿，他又接着道：

“形势有这样的演变，卜兄，只怕亦是你未曾料及的吧？”

卜天敌不带丁点笑意的一笑：

“我如此施为，你当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不，我当然知道。”

严渡看着卜天敌，道：

“照你所说，你是有意暴露你的身份及目的了？”

卜天敌轻啣着道：

“虽非有意，却无从选择；用这种方式探索我想获知的消息，固然稍嫌粗鲁急切，而且不可避免的带着泄底的危险，但毋庸置疑，这却是最快速又直截了当的法子，严渡，我想知道的事，至少已知道了一半！”

阴鸷的笑笑，严渡道：

“那另一半——我方实力深浅及布署情形，你不打算知道了？”

卜天敌道：

“你会告诉我。”

严渡眉梢微扬：

“我会告诉你？卜兄，我明白你此刻的心情必然紧张，却不该紧张得想入非非，有关这等机密，我怎会自己泄漏给你？”

卜天敌沉着的道：

“来这茅屋之前，严渡，你可能自个挂单而至么？你一定早已调兵遣将、有所准备，因为你也料到事情有变，不会是个好收场，而要对付的目标是我，你更不敢掉以轻心，由是在你认为有把握、有份量的角色，就顺理成章的摆直出来了，这不等于你亲自告诉我你的实力内涵了么？”

怔了半晌，严渡才惋叹的道：

“卜兄，你委实不简单，也的确是个人物，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上钻这种牛角尖，走向这条绝路！谷喉魂与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亦不相信他有能力许你比我们更高的好处，我们合作得一向愉快融洽，这不是挺完满的么？你老兄半截腰上却玩了这一招，不但令人遗憾、尤其为你不值……”

卜天敌肃穆的道：

“人世间有许多事不能用有形的价值去衡量，人世间也有许多人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报酬基准；严渡，财富是好东西、是好条件，但人与人之间的回馈内容还有别的，譬如说，情感、道义，以及惺惺相惜的敬爱等等，我和谷喉魂，便有着这种精神上的契合。”

严渡摇头道：

“说这些，你不嫌过于空洞？财富可以给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享受，财富可以为你重建人生，而情感、道义、同什么惺惺相惜的敬爱，又值几个钱一斤？”

卜天敌道：

“这就是我们互不相容的地方，严渡，我们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吁了口气，严渡道：

“有件事我想弄明白，卜兄，你与谷喉魂，看来还真有几分交情？”

卜天敌道：

“情谊至深。”

拍拍自己脑门，严渡喃喃的道：

“我却被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道，这不是请鬼上门是什么？”

卜天敌道：

“智者千虑，亦有一失，严渡，你很聪明，但却并非你想像中那样顾虑周全！”

沉默片歇，严渡苦笑道：

“你要做的，已经做了，卜兄，我却不知道经过这番辛苦，你又能有什

么收获。”

卜天敌道：

“至少我已获悉谷老爷子的死讯，以及大概明白了你这边有些什么人手。”

严渡道：

“卜兄，恐怕你知悉了也是白搭，因为你不可能有机会把消息传送出去。”

从床沿上站起来，卜天敌形色凛然的道：

“或者不能把消息全部送出，然而只要能表达一个信号，足以令谷喉魂趋吉避凶，不致坠入你布下的陷阱，我的心愿就算完成了。”

严度凝注着卜天敌，久久无语，脸上的阴霾却越来越浓重了。

第十九章 舍生

卜天敌轻拂头巾，沉缓的道：“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么？”严渡努力挤出一抹笑容，艰涩的道：“卜兄，我都不急，你有什么可急的？须知一出此门，你我怕就幽明路隔了……”唇角抽搐了一下，卜天敌语气十分冷漠：“我承认有此可能，不过，人总要死的，端看是怎么个死法，为何而死，只要值得上，我还没有那么看不开、舍不下！”严渡迷惘的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卜兄，你对自己的生命，似乎不大介意？”卜天敌怦然笑了：“人活着，有些事是无法由自己作主的，介意不介意，好歹都得面对现实，我一向有个长处——任何情形之下，绝对不存侈念与幻想！”干咳一声，严渡道：“这倒是种正确见解，老实说，卜兄，我也包庇不了你卜天敌道：“你包庇我？我连梦也不曾朝那上面梦，在你的一生里，严渡，遇到利害攸关的时节，你会包庇谁？我怀疑连你的父母都不在你的曲谅范围之内！”脸色有些发青，严渡却七情不动的道：“现在不是污蔑我的时候，卜兄，你还是为你个人自求多福吧！”卜天敌静静的道：“我早等着了，严渡。”稍做犹豫，严渡又道：“虽然我早已知道答案，但仍忍不住要请你明白交待，卜兄，麻无相、范子豪，及莫连才他们几个，是否全被你暗里摆平的？”卜天敌道：“莫连才不是，其他两个的这笔勾魂债，你可以算在我头上！”严渡迅速的道：“谷喉魂大概就在附近？”卜天敌面无表情的道：“你套不出我的话来，严渡。”两侧的太阳穴“突”“突”跳动着，严渡自己也感觉得出他那一笑是如何狰狞：“辰光到了，卜兄。”二话不说，卜天敌推门而出，外面，早已散散落落落站立着五个人，这五个人，卜天敌是一个都不认识，但从对方那种蕴含的锐势及潜隐不露的深沉上，他已体会得到压力的窒重和处境的险恶……五个人是五种毫不相似的形貌，而且个个卖像奇突，令人触目难忘；约莫三旬上下的那一个，全身黑衣，体格修伟，却偏生长了一双细短如侏儒般的畸形手臂，另一位大概也有四十好几了，五官倒挺端正，只是单手独脚，腋下还撑着一支黑黝黝的镔铁拐，隔着他六七步外，是个白发苍苍，驼背佝偻的小老头，小老头看上去又干又瘦，一袭锦袍挂在他身上竟然迎风招展，金缕银绣，灿丽生辉，第四位，是个虎头虎脸，寒气逼人的粗横壮汉，剩下的一个，却是个娘们，浓眉环眼、宽面盘、高颧骨的娘们，那一层厚厚的脂粉涂抹得她一张脸孔红白花绿，一时还真叫人猜不出这位姑奶奶是个什么年岁来。

夕阳黄昏，残霞的那抹凄艳，血似的泼洒在山巅岭脚，泼洒在林木烟霏以及人们的头脸上，这一切便渲染成赤漓漓的肃煞又冷又酷厉的肃煞，不用言传，人们也知道一场生死之斗，也已迫在眉睫了。

卜天敌逐一望过散立四周的这五张面孔，他的神色僵寒，和对方一样，也是七情不动，半点看不出他内心里有着什么盘算。

严渡站到一边，与卜天敌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然后，才微微一笑，故作从容的道：

“卜兄，这五位朋友，都是我们请来助拳的高人，俱为当今道上一等一的奇士俊彦，卜兄或许大多相识，也可能有所见闻？”

卜天敌冷冷的道：

“我一个也不认得。”

严渡不由窒了窒，形态尴尬下正待开口，那身着华服的小老头已沙哑的笑了起来，声若锈刀刮锅底，刺得人心耳发炸：

“乖乖，向来听说‘天敌门’的卜天敌掌门心高心傲，眼睛长在头顶上，我还不相信，只道大家都是江湖同源，全在一把伞下混饭吃，谁又能真个看扁了谁？今日一见，未料传言竟然不虚，卜大掌门确实有那么几分狂劲，光景透着的堪堪就是目无余子啦！”

卜天敌上下打量着小老头，语调中显示着毫不掩饰的鄙夷与厌倦：

“你是谁？”

小老头呵呵笑道：

“卜大掌门是贵人，贵人自然不会认得我们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挽缰提鞋之辈，但你虽不认得我们，我们却不合妄自菲薄，总要向你报报万儿，就算拿热脸盘贴你的冷屁股吧，亦是礼数一桩——卜大掌门，‘绝灵斩’甘远恨便是我老不死！”

甘远恨是辽西一地的武林大豪，脚踏黑白两道，身在正邪之间，说不出他是归属于哪一条路，好事他沾过边，坏事也干得不少，不算个有原则的人物，然而，他拥有一身泼辣又扎实的本领却错不了，卜天敌早听说过这么一号主儿，没想到的乃是名号与其本人相印证，那副尊范未免不太配合。

身材魁伟，双臂细短有如婴童的这位朋友，跟着尖声窄嗓的开了口，那等个头，竟发出此般令人肌肤起栗的细锐腔调，听在耳里，着实不算愉快：

“卜天敌，我是陶子都，‘倒转阴阳’陶子都，对你，我是久仰了，却未曾料到会在这么一个场面下与你相见，很遗憾，委实很遗憾。”

又是一个满嘴抹血的职业杀手！卜天敌望着陶子都，内心有着无限的感叹，江湖路上的是凶险，确然难测，像这样一个四肢不全、五音失调的角色，谁会想到竟也是尊端靠追魂夺魄来糊口的瘟神？瞧他外貌上的残缺，往往叫人油然而生怜悯之念，一朝当你怜悯他了，你大喜的日子亦就临头啦，“倒转阴阳”便会将你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叫你二十年后再做一条好汉！

陶子都狭窄的长脸上浮现着五分恳切、五分挚诚，神态像是真的很遗憾：

“你实在看不开，卜天敌，这本来是一桩多么惬意的差事，我们彼此间又是多么欢愉的一次把晤，你却在突兀里将一切全搅砸了，我不知你为什么会的如此，但我替你不值，卜天敌，我们原可成为朋友的，我相信我们会做很好的朋友……”

卜天敌淡淡的道：

“我们不会做朋友，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我不要交你这种朋友！”

陶子都脸色大变，却努力抑制着那一股谁都看得出来的羞怒之气，强扮洒脱：

“不要以为我是在高攀，卜天敌，恐怕你还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吧？”

卜天敌道：

“正好相反，我不但知道你是谁，对你的出身来历，我比你预料中的更要清楚；陶子都，你是淮阴人，今年三十三岁，以杀人索酬为营生，干这一行大约已有十年历史，这十年来，譬如长安骡马市广源记南货行的大东家赵润之、宛平尚武镖局的总镖头胡辉、曹河裕昌粮栈的老板方其昌等几大命案，俱是由你暗里操刀下手，你虽然四肢不全、且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却贪淫好色，性喜狎乐，十足的一头豺狼虎豹……”

怔了片刻，陶子都迷惘的道：

“奇怪！果然你对我的了解比我想像中要多，甚至连我那点小小的嗜好

都知晓——”

卜天敌道：

“所以说，像你这种拿血腥钱、行邪恶事的人，我怎能与你做朋友？”

陶子都哼了哼，道：

“用不着往你自己脸上贴金，姓卜的，便是你有心巴结我，也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

卜天敌唇角一撇：

“老天明鉴，我宁肯豁命，也不要这样的机会，人活着犯呕，不如眼不见为净！”

“咯登”一咬牙，陶子都两只三角眼里宛似喷着火焰，赤毒毒的好不吓人：

“卜天敌，你胆敢如此侮辱我，今天你的下场，就决不止于一死而已！”

摆摆手，卜天敌道：

“不要冲动，不要浮躁，陶子都，休忘了你们这一行的忌讳；看来你还不如金八刀，两相比，他可是较你稳重多了！”

陶子都大吼一声：

“金八刀是个鸟！”

一直没有开过口，腋下架着镔铁拐的那一位，忽然用他仅存的左手举起铁拐，虚虚朝卜天敌指了指，白白净净的端正面孔上现出的乃是一副蔼然之色：

“提起金八刀，我倒要请教，他们几个人的失踪，是不是也与尊驾有着关连？”

卜天敌生硬的道：

“没有关连，腿长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打算叫人找不着，并非难事，你有没有想到一种可能，他们和我一样，早已厌倦这桩勾当了？”

那人微微一笑，道：

“我不是金八刀，怎知他的想法？至少，我霍伯南就绝对不会干这等半途而废的把戏！”

卜天敌面容不动的道：

“霍伯南？‘长山孤鹤’霍伯南？”

对方又笑了：

“看来你的见闻还真叫广博，不错，我是‘长山孤鹤’，但是，我却并没有意思和你做朋友，以前、现在、将来，都不想和你做朋友！”

卜天敌道：

“这才是实话，霍伯南。”

虎头虎脸，悍气横溢的那个粗壮汉子此时眯起眼来看了看天色，老大不耐烦的嚷嚷着道：

“各位，大伙是动手还是不动手？我们拿人钱财，就该予人消灾，眼前可不是荐引叙旧的辰光，再扯下去，不怕中间出岔，蛋打鸡飞？”

满搽着厚粉胭脂的婆娘咧开她的血盆大嘴——我的天，居然还加上两排参差不齐的黄板大牙——却是嗲声嗲气，活脱小娇娇一样在说话：

“雷同风讲得对，这可不是叙过往、表功德的时候，要怎么办，早点办了早完事，姓卜的不知安着什么鬼心眼，净和咱们耗着摆龙门，大家都别忘了，他并不是正主儿，说不定是有意拿他自己拖着咱们，好让他的伴当潜逃

过关哩……”

那雷同风一拍大腿，急切的道：

“真正一言惊醒梦中人，要不是包二姑这一提，我还不曾想到这一层上，我说严堂主，还不赶紧下手做了姓卜的，再回头去收拾他的伙计？”

严渡气定神闲的道：

“不用急，谷喉魂他们跑不了，姓谷的一向是个孝顺儿子，怎会抛弃他的老父，独个儿去逃命？我们一个一个来，包管通通给他网尽宰绝。”

雷同风愣了愣，脱口道：

“不是说谷老头已经——”

目光倏寒，严渡冷厉又迅速的接口：

“谷喉魂并不知道，雷兄，尚请三慎其言！”

雷同风不自觉的捂住嘴巴，窘迫的干笑一声：

“我就是藏不住话，严堂主，失周之处，还请海涵则个……”

严渡果然不愧八面玲珑，十足的老滑头一个，说风是风，说雨是雨，但见他立时展颜而笑，徐徐缓缓又和和悦悦的道：

“雷兄客气了，这正是直人直性的表征，否则又如何称做‘飞龙卷’？”

那婆娘又开口道：

“严堂主，不是我多唇舌，谷老头的事，姓谷的本人固然还不知道，但这位卜大掌门却清清楚楚，摆他个活人在这里，难免不出差错，为了避免横生枝节，我看我们仍以速战速决为要！”

严渡道：

“卜天敌今天是必死无疑，重围之下，他自身犹且难保又如何将消息传递出去？各位务请镇定心神，沉着出手，千万不要急切贪功，给了对方可乘之机！”

卜天敌早就听说过这包二姑的来历，她姓包是不错，有个绰号叫“盘肠二姑”，乃是形容她的刁泼凶悍，惯于缠赖，是个极其难惹的人物，她本名不叫二姑，单字一个敏，别瞧是个妇道，关外白山黑水之间，她可是一条声名煊赫的母大虫，独来独往的女响马，提起“盘肠二姑”，不啻响起一声焦雷——严渡本事可大，天南地北的恶鬼煞神，竟然被他搜罗俱尽了！

“飞龙卷”雷同风是何方神圣，卜天敌倒不大清楚，但看他那种跋扈气焰，猛辣架势，显见亦不是易与之辈；露面的这五个人，再加上严渡，合起来的份量极重，重到卜天敌自知难以抗衡，把谷老爷子业已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

当然，他已经有了腹案，这个腹案，他也明白将要用什么代价去施行。

严渡不知道是否猜中了卜天敌的心意，他似乎并不急着要卜天敌的性命，他好像在等待什么，或者是，在延宕着什么……

卜天敌目注严渡那张阴沉僵木的面孔，有着悚然惊悟的悸震，他警惕到不能冒险和姓严的赌下去，因为不管对方消耗时光的目的是什么，他都是必然的输家！

于是，他深深吸气，双手微翻，那对钩趾锐利的大鹰爪已经斜斜举起！

严渡看在眼里，不由叹喟一声，十分平静又十分惋惜的道：

“你的确有着过人的机智与反应，卜兄，你是个少见的人才！”

卜天敌的视线专注的看着他斜举的鹰爪尖端，瞳孔在逐渐收缩：

“现在谈这些，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人总免不了一死，好人免不了，坏

人免不了，有才无才亦然，严渡，争的只是个值与不值罢了。”

“长山孤鹤”霍伯南忽然唏嘘一声，竟带着无意掩饰的伤感：

“卜天敌，我杀过很多人，但是眼前，我却头一次发觉我在犹豫，我怀疑我对严堂主的允诺，是不是从开头就错了？”

严渡闻言之下，额上顿时青筋暴突，他凝视着霍伯南，谨慎的道：

“希望你不是当真，霍兄，但愿你这番话，只是情绪上的宣泄而已。”

霍伯南闭嘴无语，从他的反应上，看得出他已经有了悔意，已经在自责不能隐讳他心底的感受——是的，他只是情绪上的宣泄而已，实质的利害关连，往往和个人的意愿观念背道而驰，纵然那种意愿观念是较为公正的。

人的转变就有这么快，又一次常情常态的重演——卜天敌在笑，不知是自嘲抑或嘲人。

严渡同他的帮手们仍然没有动手的迹象，仿佛他们在等着看，看卜天敌下一步的反应又是什么。

趾钩尖利的一对大鹰爪，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闪着冰冷的、乌亮的光芒，卜天敌身形猝移，明着是扑向严渡，却在严渡的急速后撤中暴弹而起，凌空九个斤斗连成一串，爪飞趾旋，竟刹时笼罩住散立四周的五个强敌。

五个人据守的位置本来是有着不等间距的，而且参差不一，但那有如千鹰攫掠、万爪挥击的钩影幻刃，已将时空化为方寸，锐镝所在，无处不包，空气也像被割裂一般，发出呻吟似的啸颤之声！

“盘肠二姑”包敏尖叱着贴地回转，形如陀螺，一柄雪亮的马刀随着回转的势子溜掣翻舞，光华绕飞，若匹练、似长河，那柄长刀，又宽又重，到了包二姑的手上，居然只像捻着根灯草梗，就有那么轻快利落法！

“长山孤鹤”霍伯南倒真是人如其号，别看他只是单手独脚，却一飞冲天，不但姿态美妙，行动疾捷，他这腾空而起的高度也在五丈之上，叫人看在眼里，不免替他捏着把冷汗，怕这只鹤收不住势子，就这么随风而去啦。

华服锦裳的“绝灵斩”甘远恨，白发飘扬，衣袍兜风，宛似流鸿飞星，在钩爪的纵横卷荡下闪动腾挪，手上的一把大号弦月铡倏指倏封，集攻守于一身，动作老辣，招式凌厉，果然不愧是个久经阵仗的好手！

别看“倒转阴阳”陶子都，生得肢礼畸形，两手细短有如侏儒，性情却来得个火爆，亦可能是先前受了卜天敌奚落的原因吧，他既不躲，更不让，双足尖点地，人就像鬼火一样飘动起来，而不仅是飘，犹且是旋，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快不可言的试图穿透——天敌的钩爪攻势，反袭回扑。

和陶子都一样硬抗硬打的，还有一个“飞笼卷”雷同风，这雷同风果然就是雷同风，冲着钩芒趾影，愣是连连挺撞不停，他使的两只南瓜般大小的“霹雳锤”，锤滚风涌，力猛招沉，确有几分雷鸣天变的味道！

五个人的因应方法各有千秋，手段自见不同，但无可讳言的，却都是极具威力与巧妙的抗衡行动，防卫中带着反制，守势里夹着攻袭，俄顷间，各种声韵脆浊不一的金铁撞击声混响成一片，人影在穿走、在俯仰、在腾掠，卜天敌斜抢三丈，红巾飘扬中，竟已脱出战围！

严渡横里拦截，口中大叫：

“小心，姓卜的想逃！”

“飞龙卷”雷同风暴射向前，“霹雳锤”互击如雷，火花迸溅中，气势豪猛的叱吼：

“红头鹰，且看老子给你砸个满地爬！”

比雷同风行动更快的，却是“倒转阴阳”陶子都，他纤细的两手上各握着一只尺许长短、小指粗细的钢刺，外行人看，或者认为绝不起眼，而且迹近玩笑，但瞧在行家招子里，就会越加谨慎、不敢掉以轻心了；那两只钢刺，通体闪烁着暗蓝色的沉黯光彩，刺尖如针，更刻划着极细微的四条凹槽，不但是入肉透骨，无可置疑的还经过剧毒泡淬，显然是件极其阴毒的兵器！

陶子都就像和卜天敌有着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也似，恁般倾以全力，咬牙切齿的超越雷同风之前，形同箭矢流飞，又急又准的扑向卜天敌背后！

于是，正在奔掠中的卜天敌，便在此际突兀煞住去势，聚立于刹那，整个身体猛向后仰，后仰的角度几乎同地面平行，扭曲成一个极为怪异的姿态，陶子都如影随形，紧追而至，人带着一阵风，堪堪就从卜天敌的小腹之上三寸掠过。

两只大鹰爪闪电般由下向上，交互挥扬，乌亮的爪趾仿佛在丈许的空间印绘出一片密织的弯曲影像，而这样的弯曲影像却是狠酷又血腥的，在那连串式衔接的勾挂中，洋溢着强烈的死亡气息！

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嚎叫声，便骤然椎心断肠般响了起来，陶子都身形不停，仍往前冲，但胸腹部位竟“哗味”泻涌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瘰疬肚肠，他细小的双手挥舞着，手上的钢刺向四周疯狂戳扎，然而他却什么也刺不中，看样子，他永远也不可能再刺中什么。

雷同风狂吼着飞扑上前，“霹雳锤”合并齐落，锤若滚石，贴地倒卧的卜天敌左手爪趾倏出，点上锤头，借着对方挥砸的力道反弹，一个溜旋，人已翻出九尺，刚好迎上凌空而下，一拐直指他额心的霍伯南！

卜天敌正在运动中的身形蓦地于瞬息间硬生生侧退半尺，双爪反肘暴起，霍伯南一击不中，反应亦是奇快，仅存的左腿兜虚蹴出，只闻一声极轻的空气噗味声，他已掠出五步，雷同风双锤高举，再次追来。似乎不愿意陷入敌人的夹击之中，卜天敌奋力前奔，“盘肠二姑”包敏横截不住，大马刀才自卜天敌身侧雪飘冰散，卜天敌已经来到右首那根挺竖的旗杆之前！另一边，严渡凸目暴睛，发疯似的冲扑过来，一面嘶声的叫喊：“拦住他，姓卜的打算扯落旗幡——”一条人影从斜刺里骤射向空，双足一蹬旗杆，倒泻向下，白发飘拂，彩衣飞扬，一把蓝汪汪的大号弦月铡，就那么搂头盖顶的直劈卜天敌！

不错，是“绝灵斩”甘远恨在显身手了，这老小子挑拣得好时机！

卜天敌没有做任何回避躲让的动作，他笔直往上蹿升，在与甘远恨的距离拉近到攻击位置内的一刹，他的右手大鹰爪掣如流电，一闪而出——血光现处，甘远恨的弦月铡生生斩断了卜天敌的右臂，便连同他那只尖利的大鹰爪，完全送进了甘远恨的胸腔！

那样悲厉的嚎嚎，完全不似从一个人的喉管中发出，甘远恨的身子倒了出去，又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他的彩衣飘舞中摇晃落下。

随同甘远恨一齐落地的，还有那幅巨大的布招，那幅白底红字、上书“谷朝旭在此”的巨大布招！布招“哗”声坠落，严渡的嗓门似在呜咽：“这个坏尽天下事的狗娘养，你们给我杀、给我砍，给我千刀万剐——”“盘肠二姑”包敏娇叱如二八小娘子，大马刀对准浑身是血、甫自杆上掠下的卜天敌砍去，卜天敌卓立如山，双目凝聚，竟是那么幽冷平静的注视着挥刀砍来的包敏。

卜天敌的那种眼神，是一种湛然、解脱的眼神，没有痛苦、不见怨恚，空灵又祥和，也是一种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无为的眼神……大马刀扬起的须臾，包敏的视线与卜天敌相触，不禁宛如电击，机伶伶的一颤之下竟然窒滞了瞬息，于是，卜天敌的左手大鹰爪猝飞，包二姑这一张涂抹得粉红黛绿的脸盘儿，就刹时融做了血糊淋漓的一团！雷同风正好赶到，见状之下，任他久经阵仗，厉赌生死，亦不由差一点呕吐起来，卜天敌微微侧身，在断臂处的鲜血抡洒中，大鹰爪幻映钩趾纵连，有如一面黑亮的罗网，卷罩雷同风。“霹雳锤”适时回翻涌舞，竭力抗拒，霍伯南也迅速加入夹击，拐同身旋，出招变式，竟然有着罕见的凌厉！严渡仍然没有插手围攻，他只是站在寻丈之外，目光阴鸷的注视着这一场必定为最后终结的对决，这位“大虎头会”“紫旗堂”的堂主，整张面孔上凝布的全是愤怒、全是狠毒，隐隐中，像是一尊受尽了抑压捋伐，幸而脱出法道入世来复仇的邪魔！

连日来的劳累，已大量透支了卜天敌的体力，又于重创之下，激战之中，他的血液毫无控制的流失，精气在难以节存的消泄，力搏着雷同风与霍伯南，卜天敌自己也感觉得到后继不续，即将成为强弩之末了。

但是，不论如何疲乏，如何孱弱，他的神智却极其清明，他这一生，大多在坎坷和险难中渡过，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苦痛辛酸，很少他不曾经验过的事，然而，至少有一样事情是他或任何活着的人都没有品味过的，那就是死亡；他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临到大去之前都与他有着同样的反应，有着那般的明白清楚，他非常了解他的处境，也十分知晓接着来的结局是什么，他却并不恐惧、并不慌乱，甚至不感到肉体上应有的巨大痛楚，恍惚间，他觉得自己好像只是个局外观戏的人，这血腥、这悲惨，这尚在进行中的斗杀，宛如皆是身外之事……

雷同风大汗淋漓，喘息如牛，双锤挥动砸扫益见吃重，霍伯南左腿点弹不歇，右手的镔铁拐戮敲挑，亦是使尽了压箱底的功夫，但饶是二位仁兄倾以全功，几番狂扑猛袭，却全都消融在卜天敌那冷锐又快准无比的鹰爪截击之下；卜天敌的瞳孔在逐渐扩散，脸色益见灰白，更血涌似泉，可是他竟能支撑下去，令人不可思议的支撑下去，他是那么镇定、那么僵寒，又那么无动于衷，神韵气质的现露，仿佛就将如此不停不休的拼到永恒！

严渡终于举起了他的右手，在半空中向两侧划了一个半圆。

四周的隐蔽角落里，随着他挥手的动作闪跃出十多名身着劲装、执握利器的彪形大汉，这十几个早已埋伏着的汉子，赫然全是“大虎头会”的制式装扮，直到此时，严渡才算推出了他的嫡系死党！

举在半空中的右手猝落，严渡退后一步，双目间杀气似血。

于是，那十多名彪形大汉开始缓慢的朝上圈近，十几人布成一个概略的圆，卜天敌和他的两名对手，正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夕阳已经隐没于云山之后，残红化为烟霭，暮包含着四起的山岚，大地一片晦暗、一片幽迷，就像遮盖着一层不祥的黑纱。

秋风又起，吹拂得尖锐而寒凛，隐瞋中，宛似带着呜咽……

当那两面旗幡中右首的一面断落坠地，谷喉魂的一颗心也跟着像沉入了万丈深渊，悲痛和绝望啃啮着他，惊窒与震悸包围着他，他觉得全身发冷，满脑袋的空茫混沌，一时之间，他只是簌簌颤抖，大睁着两眼，却什么也看不到……

在好一阵的僵窒以后，玄三冬才蹭挨着来到谷喉魂身边，嗓调暗哑的道：

“谷老兄，这面布招落了下來，恐怕不会表示看好征候……现在不是拿空言安慰你的辰光，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

沉重的点了点头，谷喉魂已经记不起他上一次流泪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如今他又体验到了泪水的滋味，那不仅是酸涩，更是一种椎心泣血般的创痛；他伸手抹去满面的冷湿，语声里带着哽塞：

“布招落下，是天敌向我们传达的信息，玄兄，我爹大概已经不在，天敌他……也可能凶多吉少，否则，他不会用这种明显露骨的法子警告我们。”

玄三冬愁苦着一张脸，仿若半生来的悒郁忧戚全聚在了这一刻：

“连卜大兄这样的人物，都闯不过这一关，除了是命，还有什么解释？”

谷喉魂滞重的道：

“非常的境况之下，必须要有非常的手段来应付，天敌是十分明白这个道理的，要不是形势所逼，他亦不会这么不留余地……无论怎么说，都是我害了他，仅仅是一番知遇，他竟用生命来回报我……”

玄三冬阴晦的道：

“在卜大兄来说，是求仁得仁、守义尽义了，但……唉，这得仁尽义，未免过于惨烈、过于决绝，江湖上有许多舍身报恩的例子，一朝活生生应在眼前，没想到却是如此血腥震荡，叫人头皮发麻……”

咬着牙，谷喉魂的面容在西方的一抹残红回映下，更是一片火赤：

“我爹为了我而遭致横死，这是我的不孝，我友为了我而殒命，亦是我的不仁，不仁不孝皆已占全，正是罪孽深重，无可恕宥，我若不能替爹伸冤、为友复仇，便誓不苟延偷生！”

玄三冬忙道：

“也不急在一时，谷老兄，你大任在身，尚未完成老当家的嘱托，千万不可鲁莽从事，否则就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

谷喉魂仰视幽穹，声似泣血：

“诸天神佛可以为我见证，此仇此恨、此冤此痛，我必将湔雪，豁命舍身，在所不惜……”

玄三冬低沉的道：

“谷老兄，你首先要把情绪平静下来，谋定而后动，才是正道，人在心浮气躁或悲愤激动的光景，绝对不能轻举妄行，要把持得住，进退之间方不至乱了章法……”

垂下头来，谷喉魂沙沙的道：

“我知道，这两桩事实际上只是一桩，正好并起来办，玄兄，此中牵连着多少生灵的续存、帮口的恩怨及江湖上的公义？血海扬波，白骨叠山的因果啊！我如何敢于轻心大意？”

双手相抚，玄三冬强笑道：

“谷老兄，到底你是个经惯大风大浪的人物，就有这等拿得起、放得下的气魄，只要你方寸不乱，我就大大放心了。”

望着灰暗的大地，望着前面渐次隐迷于烟岚暮色中的层峦群峰，谷喉魂无声叹息，腔调中存着凝形的怆然：

“今晚，玄兄，我们进‘妙香山’。”

玄三冬道：

“ 绕过那座挡路的营盘？ ”

谷喉魂道：

“ 不错，绕过那座挡路的营盘，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强闯了…… ”

仍然有着三分疑虑，玄三冬干咳一声，把嗓门放得很细微：

“ 谷老兄，就算姓严的他们也料定我们不会强去闯关，至少却明白我们入山的打算不可能改变，如果他们把人手拉出来分布各处通路要道、密伏桩卡防守，我们若待过去，恐怕也不容易！ ”

谷喉魂平淡的道：

“ 一旦消失了强行闯关的原因，玄兄，对方就拦不住我们了，‘ 妙香山 ’幅员极广，入山的明径暗道又多，我们只须避开正面的那道阻碍，必可潜行过去，这附近的山形地势，我比他们都要熟悉，别说严渡这几个人，就再加上十倍人手，也一样难做阻挡！ ”

玄三冬这一次才算真个笑了起来：

“ 好极了，谷老兄，且待夜色再浓几分，我们便提枪上路！ ”

谷喉魂没有出声，暗影中，他的双瞳却闪漾着一片赤漓漓的血芒！

第二十章 献符

深山幽谷，在这晚秋的季节里，免不了抹上一层苍黄，萧瑟又枯寂的苍黄。

这条流瀑从崔顶上挂下来，水势稀疏，像是用散碎的珠玉编织成的一片垂帘，没有奔马般的汹涌豪情，却有着琤琮细致的雅韵，雾气飘渺中，寒意森凝。

流瀑的旁边，靠近山崔的右侧，有一条狭窄的石隙通到瀑帘之后，石隙窄得只容一人侧肩而过，约莫转上三折，就可抵达里面的石洞，石洞分得有内外两进，却是浑然天成，未加人工凿劈，洞中陈设极为简单，仅有粗糙的石榻石凳而已，连那张木桌，亦是以原木钉凑，扭七歪八，堪堪有个桌形罢了。

石洞面对着流瀑的方位，刚好裂开两个不规则的隙孔，有如两扇窗户，从洞中外望飞泉，溅雪幻烟，缀成落雾，倒是别有一番情趣。

端木子厚便是在这个环境里修心习艺，他的师父“癡痴和尚”同样在这个环境里陪伴着他，算一算，快有八个年头了。

现在，端木子厚正垂手站在一边，癡痴和尚盘膝坐在石榻上，师徒二人静静聆听着谷喉魂的叙述，而玄三冬屏息危坐，两手放置在膝盖头上，连眼珠都不敢随意转动。

话说完了，谷喉魂站起身来，从贴肉的密袋里取出一个小巧的软皮囊，他扯开囊口的丝绳，又自其中拿出一个绣缕着火云图案的锦袋，再启锦袋，赫然现出一块五寸长短，两寸宽窄的白玉牌来，白玉牌质地温润，透着凝乳似的光泽，牌上的凸纹鲜艳如血，自然形成三朵赤云的状貌，看上去，仿佛三朵熊熊燃烧着的火焰！

不错，这就是“大虎头会”至高无上的权威标记、代表龙头把子的信物——“火云符令”，也正是严渡那一干人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圣宝！

谷喉魂双手捧着“火云符令”，上前一步，屈单膝跪下，将符令高举过头：

“大少主，承老爷子吩咐，要本座将符令亲呈大少主，尚请大少主验明妥收，再准备启程回坛，接掌基业，继承大统！”

身材微胖，满脸憨厚之色的端木子厚，此刻不禁有些失措，他涨红着面孔，伸手不是，不伸手又不是，只呐呐的道：

“你起来说话，谷首座，你起来说话嘛……”

脸盘上生满坑疤、双目如铃、狮鼻海口却蓄着一大把白胡子的癡痴和尚，忽然长叹一声，嗓音低沉，但中气十足的道：

“子厚，这是你爹的心意，不可辜负，只这块‘火云符令’非但表示了传统的沿续，香火的接承，尤其关连着多少生死兴衰，符令是用血染出来，拿白骨堆叠成的，你要诚敬恭虔的领受，这一时刻的庄严再无可比！”

端木子厚喏喏连声，赶紧走上前去，躬身曲腰，也以双手将“火云符令”恭恭敬敬的接了过来，又小心翼翼的藏置怀中，然后，他亲自把谷喉魂扶起。

癡痴和尚看着谷喉魂，脸上的神色充满怜爱惜悯：

“这趟前来‘妙香山’，喉魂，可真叫一次死亡旅程，你全是用血肉、以胆识，恁着一股忠烈之气，一尺一寸拼过来的，苦了你了……”

坐在石凳上，谷喉魂沙着声道：

“师父谬誉，不敢承当，这原是在下份内之事。”

癫痴和尚摇着头道：

“你已经尽了太多本份了，喉魂！如果‘大虎头会’多几个像你这般赤胆忠肝之士，今天也不会闹得这么明争暗斗，乌烟瘴气；我与你们老当家相交半世，却不曾料到在他垂暮之年，居然尚有如此一劫！”

谷喉魂艰涩的道：

“人心难测，师父，老爷子英姿风发，叱咤江湖的辰光，于他睥睨群雄之际，只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祸起家门，变自肘腋！”

癫痴和尚喟了一声：

“这都是孽障，都是前生债，轮回一转，该他这辈子要清偿……”

话这样说，自是出家人一种习惯性的因果观念，在谷喉魂的立场，却不好接下去了；癫痴和尚手抚颌下白胡，又沉沉的道：

“在你们堂口之中，除了那二姨太母子及任雪樵的态度已明朗化之外，严渡是替他们当前锋当定了，其他的人还有谁表示过立场？”

谷喉魂道：

“总堂口‘天龙队’的‘天龙十将’，全是老当家一手带起来的子弟兵，他们对老当家的忠诚没有话说，但对大少主或二少主恐怕就欠缺那份情义了，因此一朝老当家万寿，他们的态度可能会受到二当家任雪樵的影响；‘白旗堂’的翁悦三，‘青旗堂’的花昭，据我的消息，都在观望之中，一时还拿不准他们的倾向，‘黄旗堂’的罗向敢自来与严渡交深，两个人平日里就勾勾搭搭，狼狈为奸，他的立场不言而喻，‘蓝旗堂’的玄九倒是一条血性汉子，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边——”

癫痴和尚道：

“刑堂呢？刑堂的态度如何？”

叹了口气，谷喉魂道：

“刑堂的动向不明，大执法车万山以下从来对此事讳莫如深，个个绝口不提，他们并没有帮过严渡来对付我们，但也从未协助我们对抗过严渡，看样子也是在等着观望风色，再做打算；师父，刑堂向来独树一帜，直属老当家调度，事情有了如此变化，想要控制他们，就相当困难了！”

癫痴和尚表情十分凝重的道：

“这样说来，我方的力量竟是颇为单薄，形势可虑，我却不能任由我的徒弟回去跳那火坑，喉魂，我也随你们走上一遭吧！”

谷喉魂微微躬身道：

“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癫痴和尚道：

“理该如此，故人有难，怎可袖手观望？上刀山、下油锅，更不容你独自赴险！”

谷喉魂感激的道：

“师父体谅垂注，徒儿生受了。”

打量着谷喉魂，癫痴和尚又道：

“看你形容枯槁，血色晦暗，混身上下伤痕斑斑，显见受创不轻，喉魂，且在我这里养息几日，由我替你仔细诊治调理，等身子有了起色再上路不迟，否则，拖着这付一息奄奄的臭皮囊，回去也不济事。”

谷喉魂犹豫着道：

“只是怕时间上来不及——”

玄三冬忍不住插进来道：

“大师父说得不错，谷老兄，你这身伤已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你自家心中有数，再不及时医治，好生调养，任你千里奔波的赶了回去，约莫用不着上阵交锋，光是累也能将你累死！”

谷喉魂苦笑道：

“我并不是充英雄扮好汉，出来有一阵日子，总是不放心老当家那边，生恐情况突变，大势逆转，白白糟塌了老当家一世心血……”

摆摆手，癡痴和尚道：

“你此刻犯不着操这种心，在你目前的情况下，身子不先养好，说什么也是白搭，且忧虑足以影响你的伤势复原，想多了有害无益，喉魂，你暂将一切丢开，给我静下来疗伤，留得青山在，才是起炉灶的好本钱！”

玄三冬堆着笑道：

“大师父，对于岐黄之道，小的我亦略通皮毛，大师父多指点，小的或许可以做个下手，替大师父打杂跑腿，抓药煎汤……”

“嗯”了一声，癡痴和尚道：

“你的模样亦不见强，玄施主，好歹要注意调养，伤瘀久积，便成病癆。”

玄三冬哈着腰道：

“是，大就父所言极是，小的还得求大师父赏几贴方子服用。”

伸腿下了石榻，癡痴和尚在洞中来回走了两趟，忽道：

“那严渡，会不会进来搜山？”

谷喉魂道：

“不大可能，‘妙香山’谷幽峰叠，绵亘深广，以严渡目前的人手，难以做有效配置，而在下判断，卜天敌必然已予对方重创，尤其削减了姓严的实力，此外，他们对师父颇生忌惮，等闲也不敢轻犯虎威……”

癡疾和尚叹喟的道：

“我也听说过卜天敌这个人，不料竟是这么一位义薄云天豪壮之士，喉魂，人家这份情，休说你终生难偿，‘大虎头会’更须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对于癡痴和尚与端木子厚，谷喉魂是把什么话都明说了，只瞒着他老父自绝的一桩事，癡痴和尚提到卜天敌，他不由想起老父的惨死，故人至亲，血肉相连，刹那间鼻端泛酸，双目涌泪，几乎咽出声来。

癡痴和尚还当他只是痛悼老友殉身的，赶忙呵慰着道：

“你不要难过，喉魂，卜天敌诚义动天，轮回转世，必入泰极，人活一世，免不了生老病死苦，早走一步，也算早离苦海……唉！”

此时，端木子厚怯生生的接口道：

“谷首座，这位卜壮士，不知有没有留下后人？我们一定重重报答人家，奉他人‘大虎头会’的‘忠魂祠’，给他立牌位，敬香火……”

谷喉魂欠身道：

“多谢大少主关爱垂顾，我这里替卜天敌拜领了。”

癡痴和尚冲着端木子厚吩咐：

“喉魂需要多休息、多静养，这几天里，你得好生照拂着他，子厚，要知道没有他谷喉魂，也就早断了‘大虎头会’的继续与生机！”

端木子厚恭谨的道：

“徒弟知道，徒弟一定会尽心侍奉谷首座。”

谷喉魂慌忙站起，惶恐的道：

“师父言重，在下不敢承当，大少主如此相待，更是折煞在下——”

癡痴和尚沉稳的道：

“恩义重过虚节，况且子厚现在还不算是‘大虎头会’的首领，他如今乃以一个受施者的立场对待他的恩人，而不是以当家的身份反侍属下，等他朝一日坐上那张椅子，你们再另行叙礼不迟！”

端木子厚连连点头：

“师父说得是，谷首座再要推辞，就未免太见生疏矫情了……”

谷喉魂不便再表示什么，他坐回石凳上，额沁汗水，脸色出奇的苍白。

细细端详着谷喉魂的神气，癡痴和尚一言不发，迅速转身走入内进石洞，看样子，他已经准备开始为谷喉魂医治伤势了。

是的，谷喉魂突然觉得疲倦，非常疲倦，一种少有的虚脱侵袭着他，使他感到全身瘫软，甚至连脑子里也是一片空茫，片刻间，他宛如在飘浮，在四周灰沉的云霭中飘浮，他竟兴起一个意念——要是能永远像这样无边无际的浮游，该是多么逍遥自在……

玄三冬早已抢过来拥扶着谷喉魂，他心里明白，在经过连串的艰险危难之后，谷喉魂也已身心俱疲，目前，仅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解脱罢了。水清烟濛，山风自隙口中吹入，不但带着那等湿冷的寒峭，尤其泛着丝丝的幽寂，空谷回岭，气韵萧索，光景是秋暮的凄凉了。谷喉魂穿着一袭干净又柔软的布袍，外罩兔皮翻毛坎肩，静静坐在石凳上，面对隙孔外的流瀑沉思，水声淅沥，恍惚中，似是落着愁人的秋雨。

来到“妙香山”，一转眼，已过去十一天了，在这十一个晨昏中，癡痴和尚悉心医治着他身上的累累创伤，端木子厚不但是亲奉汤药，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甚至还帮他净身沐浴，那样的挚真诚敬法，完全是出自五内，没有些微虚假做作，受的人最能贴切感应到这种由衷的温暖与友爱，那当是无庸置言的契合。

谷喉魂的伤势痊愈得很快，他自己都感觉得到创痛一天比一天减低，身子也一日较一日轻爽，不独行动越发利落，连呼吸吐纳，亦那么顺畅流润了，精神气色的逐渐旺盛，使他知道康复已在不远。

迎着石洞中淡濛的幽冷，端木子厚蹑手蹑足走了进来，见到谷喉魂，他非常自然的咧嘴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轻声轻气的道：

“起来坐着啦？谷首座，今天觉得怎么样？你气色可是大见好转啰。”

谷喉魂站起身来，微微一笑：

“多亏师父同大少主的照顾，我看已好得差不多了，大少主没见我那种胃口？一顿饭能扒上三碗，身子不受的人，有这么能吃的？”

端木子厚笑嘻嘻的道：

“师父说过，还得再调养个三五天才能大致利索，要你多歇息，少伤脑筋，三冬哥怕你吃素不习惯，今天一大早还漫山遍野出去打野味，好不容易打着一只山雉，这会正在外头替你使温火炖着哩。”

谷喉魂低吁一声：

“我这身伤，倒是麻烦了不少人，自己想想，都不觉惭愧。”

按着谷喉魂的双肩坐回原处，端木子厚也在另一张石凳上坐了下来，圆胖的脸孔上浮现着一抹欲言又止的犹豫神色：

“谷首座，有些话，我早想问你，却又不知道该说……”

谷喉魂道：

“大少主但说无妨。”

沉默了一阵，端木子厚才显得有些怔忡的道：

“谷首座，‘大虎头会’的当家位子，非要我来接承不可么？”

有此一问，倒令谷喉魂颇出意外，他先是微微一愣，始谨慎的道：

“大少主，恕我不甚明白，大少主此言的确实意思是什么？”

大大的眼睛里流露着一抹悒郁的神色，端木子厚滞重的道：

“我是说二弟……谷首座，我从心底里就不愿为了争权夺位的事伤害了我们手足间的感情，还有，二娘平日待我也不算薄，如果我们兄弟为了继承基业而发生阅墙之变，二娘一定会难过的……”

谷喉魂深深的注视着这位大少主，这位很有可能成为他新主子的年轻人，不禁心中感触万千，感触的是端木子厚的纯良仁爱，感触的也是他那天真率直的情怀；多么复杂冷酷的一场江山之战、一桩夺权的阴谋，在端木子厚的看法，居然仅仅局限于骨肉渊源的牵扯里，谷喉魂觉得不能不加以点化，要端木子厚明辨利害是非，弄清事情的真像：

“大少主对手足之情的体恤、对亲谊的顾念，现在全表明了大少主是个重道义、惜血缘的人，但是，实际的内容，却决不似大少主想像中那么简单，先照传统来说，大少主是老爷子的嫡亲长子，自然该由大少主接替老爷子的位置，况且尚有老爷子的信符及口谕；原先，二少主本心亦并不十分热衷于争夺权位，坏就坏在另有一批居心叵测、别有所图的虎狼之辈，暗里怂恿二夫人诱逼二少主出头，在这些人的包围下，时日一久，二少主便不免受到蒙蔽，心思活络了，一朝心思活络，即与他身边那干人相似，考虑不到大义、传规、父命，以及手足之情，满脑子只有利欲、只有权势、只有憧憬中的风采，何尝还将人伦公理置于眼中？”

端木子厚呐呐的道：

“但，但子刚以前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每年回家一次，他见到我都是那么亲热，那么兴奋，从早到晚缠着我不松不放、问东问西，到夜来还愣要和我睡一张床……”

谷喉魂叹了口气：

“人总会长大的，人心也会变，大少主，孩提时的无邪，迟早将受到成熟的污染。”

端木子厚道：

“可是，我没有变！”

摇摇头谷喉魂道：

“二少主不是你，大少主，而你身边也没有那些贪婪狠毒的豺狼虎豹！”

默思片刻，端木子厚突兀的道：

“谷首座，如果我不要继承龙头把子的大位，如果我自愿放弃这一片基业，是不是就可以免去兄弟阅墙、免掉这一场即将发生的血战？”

谷喉魂平静的道：

“假设可以，大少主，我也赞成你这样做，问题在于，即使你甘愿如此牺牲，亦一样无补于事，更明确的说，你遵从老爷子的谕示接拿大位，尚有可能保存组合延续香火，使‘大虎头会’得以屹立，反之，‘大虎头’必然四分五裂、转趋邪恶，或是土崩鱼烂，或是落入他人之手！”

端木子厚迷惘的道：

“这话，又是怎么个说法？”

谷喉魂缓缓的道：

“任雪樵与严渡那般人，之所以唆使二少主出头搅局，完全是一种机缘上的利用，场面上的交待，俾免落人篡位夺权，大逆不道的口实，等到江山在手，局势已定，他们必然会另出计谋，铲除二少主，甚至连个傀儡都不让二少主做，到了那等地步，‘大虎头会’势将受到任雪樵、严渡一千人的彻底控制，其后果之一是大权旁落，江山移主，后果之二是暗斗立生，各求其利，‘大虎头会’往昔的忠义仁风，只怕就再不可见了……”

拍了拍自己额头，端木子厚有些恍悟的道：

“原来真正想篡夺基业的一班人，竟是任雪樵和严渡他们？”

谷喉魂道：

“不错，否则他们凭什么甘冒此大不韪，费尽心血力气帮春二夫人母子硬抢江山？目的只等胜券在握，时机成熟之际，自行把持大局，扮他的当家主子，到了那时，二夫人母子不过一双孤儿寡妇，又有何恃？”

端木子厚喃喃的道：

“他们把老二抬出来，居然只是做幌子……他们根本不打算叫我们端木家的人继承端木家的基业，他们……乃是起了狠心，待要横刀夺权、斩尽杀绝啊……”

用力点头，谷喉魂重重的道：“完全正确，因此大少主如仅愿念手足之情，忌憚人命生死，则不但有违父命，愧负担当，越将引发更大争纷血腥，从而不能圆事，反毁全局，大少主英明，该不会单单着眼于妇人之仁，怜百人之泣竟不惜万人之嚎！”端木子厚深深吸了口气，语调艰辛的道：“如此说来，谷首座，我是非要出头肩起这付担子不可了。”

谷喉魂断然道：

“于公于私、于正于反，大少主，你都责无旁贷，难以推托，这不仅是尽人子之孝，维家门之忠，尤须昭大义于天下，为千万兄弟安身立命作打算，大少主，局势的演变，已经不是你个人的进退问题而已！”

咽了口唾沫，端木子厚又道：

“那，对我二弟应该怎么办？”

谷喉魂似是早已胸有成竹，他平淡的道：

“大少主，这不是你该怎么办的的问题，而是二少主自己应知如何设身处地的问题，假若他执迷不悟，一竟逆叛，‘大虎头会’的律例订得分明——不论级位，一视同仁！”

蓦的打了个冷颤，端木子厚的脸色苍白，话也就急了：

“不，谷首座，不能这样做，他好歹总是我的弟弟，这一层上，你务必得体恤我、谅解我，要帮着我盘算盘算……”

谷喉魂低沉的道：

“大少主言重了，既然大少主有以德报怨的心怀，二少主的身份又较特殊，我自将遵循大少主的意思行事，不过，前途艰险，成败未卜，将来鹿死谁手尚难断言，万一我们不幸落了败势，还希望二少主对大少主也有相似的慈悲胸襟才好！”

窒默了一会，端木子厚不免笑得有点苍凉：

“尽其在我，谷首座，至于二弟要怎么对待我，那就是他的事了。”

谷喉魂注视着端木子厚，感触良多：

“有朝一日，大少主能够继承大统，千万记住宽宏仁厚固是上应天和，下维心安，但却须择人择事而定，俾以维持体制，贯彻效率，过于宽纵，有时候恐将留下后患无穷！”

端木子厚连忙拱手：

“谷首座，我受教了。”

甬道，人影一闪，玄三冬适时走了进来，脚步尚未跨入，大嗓门已在嚷嚷：

“那只山雉，炖得滚烂啰，香气扑鼻，好不诱人，我们的首席堂主黄梁梦醒了不曾哇！”

谷喉魂笑道：“便是不醒，叫你这一叱呼也非醒不可端木子厚亦笑道：

“亏得三冬哥这一番辛苦，也叫我沾边打个牙祭……”

往石榻上一屁股坐下，玄三冬咧开大嘴道：

“说老实话，这些天来净是吃些粗米黑馍，山芋野菜，把他娘肚皮里的油水都刮光了，想吃点荤腥想得发疯，再不出去动动脑筋可撑不住啦，我说大少主，只不知是否会犯大师父的忌讳？”端木子厚道：“三冬哥放心，我师父自己不动手杀生沾荤，但别人弄好了他却不嫌，不但跟着吃，还着实吃得不少哩！”一愣之后玄三冬呵呵笑了：“想不到大师还有这么一条规矩，他老人家既是不憎嫌，我这几日有得好吃的孝敬他；大少主，这‘妙香山’里，可做珍馐佳肴的野味实在不少！”端木子厚不期然的舐了舐嘴唇：“可叫有口福了，三冬哥，附近地形我比你熟，下次让我陪你去四处逛逛。”谷喉魂若有所思的道：

“大少主，八年之前，老爷子送你来山上习武，只是目的之一，另外也想借着这个荒僻幽静的环境磨练你的心性，砥砺你的志节，要你吃苦中苦，做人上人；大少主自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老爷子先时还怕你忍受不了此般的折磨，但事实证明，大少主是熬下来了，不仅熬下来，并且修为有成，一朝老爷子见到大少主，还不知有多么个欣慰法呢……”

端木子厚不由涨红了脸，有些忸怩的道：

“你也别夸我，说真的，起初那一两年，我还委实受不了，三天两头闹着要回家，若不是师父管得紧、盯得严，叫我没辙，差点就私下逃之夭夭了……”

玄三冬奉承着道：

“八年苦修，大少主的功力必已超凡人圣，非同小可了，哪一天倒要瞻仰瞻仰……”

连连摇手，端木子厚越发脸红的道：

“提起来惭愧，大概是我天性愚鲁，禀赋不高，跟着师父练了八年武，却没有多大个进境，师父老是骂我笨，说我至少还要在道上经历个三年五载，才能上得了台盘……”

玄三冬笑道：

“这是大少主客气啦……”

端木子厚正待说话，谷喉魂已接上来道：

“大少主，师父的话有道理，你不想想，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弟子，总不好夸口说如何聪明、如何有能耐，而越是嘴里贬，心中越是赞你疼你，癞痢头的儿，也是自家的好呀；至于谈到大少主必须到江湖上历练，才能成气候，这也是抵实之言，师父的意思，是要大少主多经验、多体认，技击这玩意，

光懂得方法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以亲身尝试，拼着打熬，方可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江湖上任是哪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都不可能甫出师门便扬名天下，他们的成就，全是一点一滴，合着白骨血泪挣来的……”

端木子厚讪讪的笑着：

“原来师父的话，还包含有这么一层深意在，我竟然不能体会，这不真叫笨？”

谷喉魂道：

“你还年轻，大少主，而且八年来所处的环境单纯，思虑方面不够圆熟乃是理所当然之事，换我在你的年纪，犹要比大少主差得远哩。”

端木子厚忙道：

“谷首座，你可别这么说，打你十几年前跟随我爹，算算可不正是我在这个岁数？那时候的你，已经才华横溢，能耐非凡，不但艺业精湛，行事果决，尤其具有独霸一方的将帅之风，在我爹面前，你不只被他老人家依为肱股，更是头一号的谋才死士，我若同你比，才是不堪并论呢淡淡一笑，谷喉魂道：

“这是大少主抬举，我可愧不敢当！”

端木子厚非常认真的道：

“不，谷首座，这不是我抬举你，这全是事实，而且，每一句夸你的话，都是我爹亲口所说，你要不信，可以去问他老人家——”

提到老当家端木尚英，不由联想及眼下的飘零处境，前途的凶危艰辛，而这十余年的知遇之恩，却又不知能否回报周全？谷喉魂忍不住内心酸楚，悒郁之情油然滋生，他显得十分索落的道：

“大少主，老爷子向来对我关爱有加，份外体恤，这一场存亡之争，我要不能为老爷子达成心愿，纾解忧结，只怕死也不会瞑目！”

端木子厚又是感动、又觉激昂，他不停搓着一双手，词不达意的道：

“我们都深知你的忠耿，你就和我们兄弟是一个娘胎生出来的——不，和我是一个娘胎生出来的一样，你真是个好人的好人，挑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忠义之士……”

一旁，玄三冬提高了嗓调：

“全是自己人，多余的话就不必提了，倒是大师父去了那里？再不回来，眼看一锅炖山雉就要变成浆糊啦！”

端木子厚喉管里带着隐约的沙音道：

“师父到山背后采药去了，约莫过阵子就会回来，谷首座怕是饿了？”

谷喉魂摇头道：

“我还不饿，大少主，等师父回来再开饭不迟，光景尚早着。”

就在这时，从石缝的窄道那边，突然响起一个娇脆如银铃般的声音：

“光景不早啦，谷壮士，你不觉得饿，我可饿得两条腿都在发软——”

这种场合、这等境况里，根本就不该有另一个声音传进来，尤其不该有一个如此娇脆的女性声音传进来；端木子厚最先的反应是呆若木鸡的愣在那里，仿佛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般如梦如幻的望着语声传来的方向，玄三冬则在微室之后飞快闪身贴到石壁边上，双掌也已提至胸前！

谷喉魂却没有任何动作，他端坐原处，脸庞上那片凝聚的冷肃在逐渐融解，而一抹笑颜，已奇异的扩展上他的双颊。

看到谷喉魂这样的神态，端木子厚或许未能体会其中滋味，玄三冬却大

感惊奇意外，一时有如丈二金刚，真个摸不着头脑了！

那股子淡淡的幽香，便轻悄若水面涟漪的散漾也似，无声无息又柔柔袅袅的飘入洞中，这清逸的芬芳，这雅馨的气息，谷喉魂可是久违了。

于是，像一朵皎洁的云彩，席双慧宛如踏着微风进来，明眸皓齿，笑靥如花，那一袭白裳幻化为一片明丽，透着不沾人间烟火的空灵——多日不见，伊人仍然姿容未改，形韵如昔。

谷喉魂此刻始缓缓起立，迎着席双慧微笑颌首，四目相触，便那么自然的传达了多言语；这一刹间，他们都有着老友重逢般的深切感觉。

玄三冬张口结舌的看着席双慧，又满脸迷惘的瞧向谷喉魂，深山泉洞之中，幽蒙寂静之时，仿佛从天上降下来这么一位美艳少女，这事打何处说起，实在令他心中混沌，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坐在石凳上的端木子厚，好不容易才努力吸了口气，如梦初觉般慌忙站起，他有些失措的不知该如何连续下一个动作，模样好不窘迫。

席双慧清澈的双瞳里漾着笑意，溜过三个男人的脸孔。

“不请我坐下？”

谷喉魂伸手将席双慧让到方才自己所坐的石凳上，始面向端木子厚，微带尴尬的笑了笑：“大少主，这一位是席双慧席姑娘，是我的，呃，朋友端木子厚连忙抱拳，说起话来竟有几分紧张腼腆：“我是端木子厚——”席双慧站起还礼，盈盈笑道：“久仰大少主英名，今天真是幸会了。”不等端木子厚呢喃不清的客套，谷喉魂又指了指玄三冬：“席姑娘，这也是我的患难之交，崆洞‘土儿遁’玄三冬玄兄。”席双慧笑着点头：“‘小七煞’中的第一位，玄壮士，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啦。”玄三冬眯着眼道：“不敢当不敢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过如此，惭愧惭愧……”端木子厚是个直心眼的老实人，他望着席双慧，颇为抱歉的道：“不知席姑娘驾临，谷首座亦未曾事先提醒一句，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招待，只等家师回来，我们立时开饭，好在有三冬哥炖的一只山雉，凑合着替席姑娘接风……席双慧轻巧的坐下，神态安详的道：“我先前是在说笑话，大少主可别当了真，我好不容易找来这儿，已经累得又虚又乏，什么胃口都没有，又有些事情要告诉谷壮士。”

端木子厚不解的道：

“难道说，席姑娘与谷首座不是事先约好在此地晤面的？”

席双慧瞟了谷喉魂一眼，语气里不禁有些怨意：

“他要肯向我明说大少主清修的宝地，我也用不着吃这番辛苦，翻山越岭跑了不知多少冤枉路，整整三天三夜，才算找着这个所在！”

谷喉魂忙道：

“你可不能怪我，席姑娘，师父与大少主习修之处，必须保持绝对机密，不能泄露，休说外人，连堂口里亦仅有老爷子和我知道，若是因为我的口风不稳而走漏消息，后果之严重，我便赔上这颗脑袋都担当不起，此中苦衷，务祈包涵……”

席双慧道：

“端木老当家有你这么一位赤胆忠肝又守口如瓶的死士，足可告慰平生了！”

不管席双慧是真心赞举抑或内含揶揄，谷喉魂不得不陪笑再加解释：

“席姑娘，你是明白人，且深知我此行任务的艰险凶恶，实非步步为营，着着设防不可，我不是不相信你，只因这付担子太重，生恐有所失闪……”

席双慧尚未回话，端木子厚已冲着谷喉魂，大大不以为然的道：

“谷首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席姑娘既是你的朋友，又千辛万苦从老远跑来给你送信传话，你为什么不把确实地点事先告诉人家？保密固然是该保密，却要看对什么人，席姑娘一个弱质女子，翻山越岭四处寻觅，于此荒野峰峦之间，你也忍得下心？交朋友理该坦诚以见，不作尖肚皮里暗藏玄机……”

谷喉魂有些哭笑不得的道：

“大少主说得是，但老爷子有令在先，我实是不便违背。”

席双慧挑着眉梢子，语带促狭：

“谷壮士，端木老当家的谕令固然你不便违背，但我身在曹营，你终规不敢深信于我，大概这才是最大的原因吧？”

谷喉魂苦笑道：

“没这个意思，席姑娘，你待我恩深义重，我怎会这么设想？你别豁了边——”

端木子厚迷惑的道：

“身在曹营，谁身在曹营呐？”

席双慧大大方方的道：

“我；大少主，我是严渡以重酬请来帮场的人，换句话说，也可以算严渡阵营中的一份子，表面上，我和你们是对立的！”

呆了呆，端木子厚呐呐的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简直搞迷糊了……”

他迷糊，玄三冬可半点不迷糊，这时业已惊出一身冷汗，脸都泛了绿：

“我的老天，原来竟是这么一号‘朋友’，如此说来，姓严的他们岂不是随后而至，大军压境啦？”

谷喉魂平静的道：

“假如这样，我就不会说席姑娘是我的朋友了。”

玄三冬哑着嗓门，眼珠子朝外凸：

“谷老兄，席姑娘自己承认是严渡那边的人，她都能找上门来，严渡那一干虎狼还闲得着？只怕眼下已经围伺洞外，列阵以待了！”

端木子厚亦不由惴惴：

“谷首座，可是这话？”

谷喉魂微微一笑，道：

“席姑娘不错是严渡请来的帮手，但她表面上帮着严渡，暗里却倾向于我，要不是她几番相助，今天我能否抵达‘妙香山’尚未敢言；大少主，她的情形和玄三冬玄兄一样，分别只在一个明着对立，一个私下掩护而已。”

端木子厚恍悟的道：

“原来如此，席姑娘担惊受险，煞费苦心，真是可敬可佩。”

席双慧笑道：

“话不点不明，锣不敲不响，大少主的抬举我不敢当，至少能了解我的立场，明白我的心志，我就感激不尽了……”

玄三冬手抚胸口，讪讪的打了个哈哈：

“却是好一场虚惊；我们谷老兄不简单，果然神通广大，处处奇兵，我做梦也梦不到在姓严的那一窝里，竟尚安排着这么一步暗棋！”

谷喉魂叹了口气：

“亏得是席姑娘有心！老实说，在她所处的环境里，我根本不敢奢望她还能帮我什么忙，但求她平安自保，我就意愿已足。”

席双慧目光如丝，柔柔的看着谷喉魂，声音里透着难以掩隐，亦不打算掩隐的情感：

“你的事，我怎能不上心？日也悬着、夜也挂着，恨不能把他们的动态行止拿梦托你，让风传你，又痴想灵犀能通，魂魄交融，早早把我所悉的一切知会给你；谷壮士，我是很苦，任恁五内如焚，却丝毫不能形容于外，每天还得说些违心的话，听些椎心的恶言，费尽脑筋盘算着怎么来寻找你……”

一位美丽清纯的少女，当着三个男人面前，那么自然的在述说着她心间的话，没有做作，不带矫情；只是平铺直叙，侃侃而言，谷喉魂饱经铁血，达练人生，亦不禁暗中热潮翻涌，心绪动荡，红粉知己，这就是了！

“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表达我内心的谢意，席姑娘，你给我的实在太多……”

席双慧幽幽的道：

“不须听你一个谢字，谷壮士，但求你明白我的心意就好……”

谷喉魂脱口道：

“我明白，我当然明白——”

四目相对，又目光低垂，只在这刹那的交会间，彼此便已神韵贯通，形质相合，用不着再说什么，两个人都觉得已是那么深知深明，坦率得再无一缕之饰。

玄三冬自也看得出来谷喉魂席双慧是怎么码事，但他心悬眼前的形势险恶，就顾不得再让这种温馨隽永的气氛继续下去；干咳一声，他十分抱歉的道：

“对不住，我不是有意煞风景，实是有些问题如梗在喉不得不趁早请教——”

席双慧微抚鬓发，脸蛋儿上浮现一抹酡红，如玉染朱，越见娇媚：

“有什么事且请明告，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玄三冬急姥姥的道：

“山脚下，老严前些天布下营盘大阵，不晓得如今撤走了不曾？”

席双慧道：

“早就撤走了。”

神色一宽，玄三冬又道：

“是真撤还是假撤？我的意思是说，姓严的会不会表面上收了兵，暗地里却另外埋伏下人马，好抽冷子打我们突击？”

席双慧道：

“我确定他们是真撤，严渡和他主子的打算，是准备在‘大虎头会’的总堂口与你们决一死战，凭断江山！”

谷喉魂插口道：

“请再说清楚点。”

席双慧先望了一眼在旁默不作声，但满脸忧虑之色的端木子厚，轻声道：

“首先，我要请大少主宽念，老爷子的病情仍在拖着，一时半时还不会有什么变化，老爷子人很清醒，养病的地方也很安静，他老人家的居处关防十分森严，不会受到打搅，这一点，他的近身护卫‘天龙十将’极为尽责，不肯对任雪樵那一班人稍做通融，老爷子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期盼着大少

主与谷壮士早日回去。”

端木子厚眼圈泛红，语带呜咽：

“是，我们一定会尽快赶回去……”

转望着谷喉魂，席双慧接下去道：

“自从你突破了严渡布在‘妙香山’前的天罗地网，以严渡当时所能掌握的人力来说，他已经没有能耐进行搜山或就地等待截堵，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残余的党羽集中撤走，好将实力保存起来，以备在你们的总堂口决战，他这个主意，原也是早就和他背后的主子研议妥当的，他们知道你必然要回去，暗袭既则不成，就只有明着拼战，就算“大虎头会”的分裂公开，亦在所不惜！”

玄三冬忍不住骂了起来：

“简直胆大妄为到了极点，难道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就不怕老当家的虎威，竟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胡闹？”

无奈的一笑，席双慧郁郁的道：

“老爷子病得形销骨立，奄奄一息，明知任雪樵与严渡一干人大逆不道，妄图谋反，还不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人早横了心肠，连江山大业都想篡夺，如何尚把老爷子的恩义置于心中？”

端木子厚父子连心，一时忧急交加，又愤怒、又焦虑的道：

“他们胆敢如此狂妄放肆，刑堂车大叔职司风纪，竟也就这般纵容他们？”

席双慧感慨的道：

“大势所趋呀，任雪樵与严渡的背后有二夫人和二少主撑着腰，招牌明挂着，早已形成气候，深植力量，车执法以一己之能断难抗衡，他为了自保，除开睁只眼闭只眼，还能怎的？我且在怀疑，他端等着见风转舵择主而事亦大有可能！”

一下子气往上冲，端木子厚怒道：

“车大叔素受我爹倚重，日常信任有加，如今事到存亡之秋，他怎可袖手观望，只求保身？这不但是罔顾道义，简直就有亏职守！”

谷喉魂语声艰涩的接上来道：

“有关车万山所持的立场与他的心态，我早就向师父及大少主禀告过了，车执法的盘算并不足奇，人到了利害关头，能够择善固执、坚持到底而无视于威迫利诱的实在不多，他要替自家的将来设想，更图活命苟安，所谓职责道义，怕就顾不得了……”

席双慧点头道：

“谷壮士的话完全正确，贵组合中，抱有这种观风望色、再作依附的人为数不少，他们但看哪一边掌权的可能性大，便会投归哪一边……”

端木子厚挫着满口牙道：

“投机取巧，莫此为甚！”

谷喉魂又冷静的道：

“然而这样一来，对我们也未尝没有好处，至少在决战之前，这些墙头草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倾向对方，换句话说，亦就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待到事平之后，若是我们败阵，自无需再言，反之，我们正可假以时日逐一肃清，永绝此一干余患！”

说到这里，他目注席双慧，十分凝重的问：

“堂口里的情势，我们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目前急需知道的，却是严渡现在拥有的实力如何，据我的看法，他恐怕仍以雇请外来的庸兵为主，不晓得此际还有哪些帮凶供其驱使？”

席双慧敏感的道：

“你可要明白，我已经脱离他们的阵营，所谓‘帮凶’，算不上我这一份了！”

谷喉魂笑笑，道：

“从来我也不曾把你算进去，席姑娘，你千万别想岔了！”

玄三冬跟着道：

“席姑娘不但不是对方的帮凶，根本就是我们这边的益友，大伙正指着姑娘你大力赐助，谁又会生那等是非不明的混帐念头？”

席双慧正视着谷喉魂，缓缓的道：

“谷壮士，你以为我这次是怎么找到机会跑来找你的？我设想过千百种借口，寻思过各样的理由，但没有一项能以天衣无缝，十全十美，而万一让严渡他们察觉我的意图——哪怕只是引起他们一点点猜疑，我就完了！”

谷喉魂忙问：

“既然如此，你却是拿什么借口出来的？严渡为人仔细精明，如果叫他察觉任何蛛丝马迹，你的处境就必定危险！”

淡淡一笑，席双慧从容的道：

“我什么借口也不用要，干脆一走了之，让他们去瞎猜便是！”

两手一拍，谷喉魂大笑：

“好，这是最简单塌实而且不冒风险的法子，席姑娘，恭喜你自此脱离苦海，也叫我少担偌大的一桩心事！”

席双慧道：

“说真的，我也认为我的选择非常允当，那种心口不一，黑白混淆的日子实在受够了，人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说话，不能依自己的观点行事，随波逐流，以非为是，真正痛苦莫名……”

谷喉魂以抚慰的眼光看着席双慧，多少关怀、多少怜惜，尽在不言中。

一抬头，席双慧笑道：

“反正我待在他们那儿的价值也已到了尽头，等下去，只不过仅等着一场混战而已；谷壮士，现在就让我告诉各位想知道的一些事。”

端木子厚与玄三冬两人，都不自禁的往前凑近几步，静等着从席双慧口中吐露出某些消息——纵然那些消息的背面充满了血腥气味。

定神细想了片刻，席双慧端整坐姿，以十分清晰的声音道：

“正如先时谷壮士的判断，目前严渡所拥有的实力，仍以外雇的庸兵为主，在我离开的时候，‘须弥沙城’的‘九幽三魔’早已抵达‘大虎头会’的总堂口，他们到达之后，极少露面，显然肩负其他使命，别有所图，严渡那一路人马，据我所知，也已打了回程，跟在他身边的，有‘长山孤鹤’霍伯南、‘飞龙卷’雷同风，以及他麾下直属的‘四象刀’、‘左弦月’、‘狂虎’、‘癫狼’和‘断首六煞’等一班人，里外里，大概就是这么个阵势了。”

谷喉魂问道：

“我们的老朋友，那些叫什么‘两界行者’的长老们有没有再转回来助阵？”

席双慧笑笑，道：

“那些思想独特，行为怪异的修士们不会再回来，严渡在和他们做过一次买卖之后，发现这些人的能耐并不如他想像中那样可恃，未免颇为失望，而且这干修士不但禁忌多、仪制繁，连平日生活也大异寻常，严渡怕侍候不了，干脆就到此为止，一拍两散。”谷喉魂道：“五十个童男，也只送去了二十五？”席双慧道：“不知严渡到底实践了诺言没有，他自有他一套应付的方法，总之再不见下文，因为这件事不算顶重要，我也没有刻意去问。”

一旁的玄三冬道：

“席姑娘，你在‘大虎头会’的辰光，曾否看到严渡的副手卓鼎？”

席双慧微微撇了一下唇角，语气中流露着鄙夷：

“你是说‘飞枪’卓鼎？怎么没有看到，就是他领着‘九幽三魔’回来的，瞧他那副巴结谄媚的奴才像，真令人心里犯呕！”

玄三冬恨恨的道：

“这个家伙最是可恶，头一眼我就看他不顺贴，遇上了断不能饶！”

有件心事，谷喉魂一直憋在心中不敢发问，固然他已经知道了答案，却仍抱着一线明知并不扎实的希望，巴盼着能有奇迹出现，巴盼着或许有个万一：

“席姑娘，卜天敌的情形是……”

席双慧的眸瞳深处立时浮起一抹忧伤与凄凉，而忧伤与凄凉的韵息是包涵在一片由衷的敬佩和肃然的凛烈中：

“卜天敌去了，谷壮士，他走得好悲壮、好英勇、好骄傲，称得上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他的忠烈行径，铁胆豪情，不但可昭日月，长存千秋，更给了严渡那批人一个深刻难忘的教训，令他们心惊魄散，终于明白天底下也有这种为朋友舍生赴难的壮士。”

心中惊然起了一阵绞痛，谷喉魂不禁热泪盈眶，幽噎无声——何来的奇迹、何来的万一？恍惚里，他宛如看见在卜天敌满身浴血的在冲扑奔杀，迷蒙间，似乎又见卜天敌正乘云而去，冉冉没入虚渺……

席双慧的声音又隐约传来：

“……严渡布置在‘妙香山’前的人手，本来是准备对付谷壮士你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任他严渡计划得多么仔细精密，半截腰上却出了岔子，他连做梦也没梦到给他搅散了局的人竟然就是他重金礼聘、待为股肱的卜天敌；‘闸刀隘口’之前，先消磨了他三员大将，‘妙香山’一战，又把‘绝灵斩’甘远恨、‘盘肠二姑’包敏、‘倒转阴阳’陶子都三个报了废，卜天敌以一己之能，等于消除了严渡大多半的实力，严渡如何不胆寒？他之所以匆匆撤兵回去，主要就是自知难以为继，深恐全军尽没……”

玄三冬喝了声彩：

“好，‘红头鹰’的是有种，确然傲骨丹心，热血满腔，是一条好汉子！”谷喉魂长叹一声，苦涩的道：“‘少香山’前，死的人原该是我才对，天敌却拿他的命换了我的命……”席双慧深深看着谷喉魂，轻柔的道：“谷壮士，卜天敌顾虑到你的壮志未已，责任艰巨，才舍身替你做了担当，有这么一位生死与共的朋友，实在也是你的光彩，你的福气，事情既已发生，你也无需过于自怨自惭，一朝功成底定，就算是对卜天敌最大的安慰了……”

老久不曾开口的端木子厚，亦生恐谷喉魂郁结不解，有伤精元，接口道：

“席姑娘的话有理，谷首座，你千成要看开点，你的成就与健康，方是

对卜壮士牺牲的最佳回报，九天之上，可不兴叫人家牵肠挂肚……”

谷喉魂用力在脸上抹了一把，打起精神扮出一丝看来如此辛酸的笑容：

“别替我担心，我好歹还抗得住这个打击——对了，有件事我在纳闷，席姑娘，这一次，你又是怎样找到我们的？莫非仍是那‘循香狸’的功劳？”

席双慧焉然一笑：“近似这么一回事儿，谷壮士，我除了‘循香狸’之外，还饲养得有另一种“汗雀’，这种‘汗雀’专长是闻嗅得出人类身上的汗气，只要有人所在的地方，它就能循着气息飞到，相当灵验，缺点是它的嗅觉范围不大，约莫仅有里许方圆的功能，为了找到各位，已经活活累死了我三只‘汗雀’，又寻错了好几次主儿，其中两个樵夫，一个采野药的尚算规矩，只冲着我傻看，有个不知干什么活的青皮二流子，大概认为深山无人，竟然想占我便宜，被我一顿好打打跑了……”

端木子厚与玄三冬不由笑了起来，谷喉魂摇摇头，道：

“有些登徒子就是这么色胆包天，真愿意我也在场，帮着你好生教训教训！”

玄三冬霎着一双小眼，似笑非笑的道：

“要是你也在场，谷老兄，恐怕就会出人命了，调戏席姑娘，这还了得？”

谷喉魂和席双慧刹时全红了脸，不待他俩人回声辨说，甬道口人影闪晃，癡痴和尚已大步走了进来，一边往里走，一边口里叱喝道：

“好香的一锅炖山鸡，开饭，开饭啦，我这厢业已饿得前心贴了后墙……”

第二十一章 对决

这是一座废弃多年的矿坑，矿坑的位置在“多摩山”的侧腰上，而“大虎头会”的总堂口“风啸山庄”便矗立于山顶，废矿坑与山庄的距离，由坑口量起，正好是一条不大陡峭的斜线。“风啸山庄”是一片全由大青石为主料砌造成的建筑，远远望去，但见楼阁相连，檐角飞耸，层叠广布中，显得既恢宏、又庄严，此时正当薄暮，庄中灯火业已亮起，点点光焰，明灭闪烁，仿佛是一座不夜之城。谷喉魂站在坑口边上，仰视山庄，形色深沉肃穆，更带着几分朝圣者的卑恭虔诚——这是他的家、他的根、他发迹于斯，亦可能毁灭于斯，总之，他早就把自己的生命、前途、希望，完全投掷在这其中了，胜负荣辱，俱无怨言。席双慧只定定的凝望着谷喉魂，好像她的眼里，她的心中全没有别的，她所思所念、所忆所挂，仅仅就是谷喉魂一个，巍峨的“多摩山”，雄伟的“风啸山庄”，对她来说，竟是不值一顾！站在谷喉魂的下首，是癡痴和尚，他一袭灰黑僧衣，正在夜风中猎猎飘舞，和尚左手持着一支银亮粗实的佛门禅杖，右手扶在端木子厚肩头，那张并不精致的面孔上一片凛烈湛然，宝像肃煞。

抬着脑瓜上观了好一阵的玄三冬，良久才吐出一口气，流露着艳羨钦慕的味道：

“乖乖，素闻‘大虎头会’的总堂口气派不凡，却不曾想到竟有这么个壮丽宏大法，今日得见，算是大开眼界了……”

癡痴和尚淡淡一笑，无动于衷的道：

“老僧与端木尚英半世相交，也只来过他这一‘风啸山庄’三两遭而已，鲜衣怒马、公侯子禄，和高楼巨厦皆是一样，过眼云烟罢了，凡人间世何来恒久不易之事物？要往心中放，则就生魔障了……”

玄三冬不大是味的打了个哈哈：

“大师父，我可不懂得这许多禅机，但是生活一生，能有这么个派场架势，哪怕短短几十年光阴晃眼即过，亦不枉轮回一遭啦！”

宣了一声佛号，癡痴和尚笑道：

“恕我直言无忌，玄施主，你的确是个凡俗之人，欠缺那么一点慧根……”

玄三冬嘿嘿笑道：

“我是得过且过，大师父，能够日啖三餐，腰缠半吊，再有个堪遮风雨的所在横下来困觉我就心满意足了，除开本性还算不恶，慧根么，可是连一丝根苗子都沾不上哪！”

癡痴和尚有些哭笑不得：

“玄施主，其实你不该出身崆峒，应该加入丐帮才对……”

这一下，轮到玄三冬哭笑不得了，他结结巴巴的正不知要怎么回答，谷喉魂已向端木子厚微微躬身，在征求这位大少主的意见了：

“是现在进去，还是再迟片刻？”

端木子厚忙道：

“你看呢，谷首座？你说什么时候进去便当，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去。”

谷喉魂低声道：

“严渡他们一定算计到我们这几天内便可抵达堂口，也必然早有周密防范，然而我们出入的路子完全在他们预料之外，早一点，迟一点，原没有多

大关系，但为了能尽快谒见老当家，我认为此刻进庄，比较合适！”

端木子厚颌首道：

“就照你的意思，谷首座，我们准备行动。”

朝背后黝黑阴暗的矿坑瞅了一眼，玄三冬压低嗓门，有些惴惴的道：

“谷老兄，这座废坑底下，真有条密道直通老当家的住处？”

谷喉魂道：

“不错，在此之前，整个组合上下，只有三个人知道这桩秘密，那就是老当家、大少主和我，如果有可能，希望以后也不要泄露出去！”

玄三冬赶紧道：

“你放一千一万个心，谷老兄，论起守口如瓶，没有人及得上我！”

谷喉魂道：

“我们走！”

嘴里说着话，他已一马当先，入坑引路，席双慧、玄三冬及癫痴和尚师徒随后跟进，五个人步踵相连，顺着坑洞的坡势，竟是越走越往下。

这座废弃多日的矿坑，成漏斗状，入口处大，里头逐渐紧窄，不但空气混浊，而且光线极暗，地面坎坷不平之外，随处都有坍塌现象，偶而可见木桩散置、铲镐横抛，不过坑洞中却十分干燥，不似一般地穴那样潮湿腐霉。

一脚低一脚高的踩着，玄三冬忍不住问道：

“我说谷老兄，山庄的位置在顶上，我们却往地底下走，是不是方向弄错了？”

前行的谷喉魂似乎对这条狭窄的坑道十分熟悉，他走得极快，头也不回的道：

“错不了，等到达前面的暗门之后，我们就该往上攀了端木子厚安慰着玄三冬道：

“你宽念，三冬哥，这条密道，谷首座比谁都熟，他每年都要亲自来查看几次，为的就是保持它的畅通堪用，有时候或因风化坍塌，谷首座全是自己动手修补，说句夸大点的话，他闭着一双眼亦可来去自如！”

“看情形像是不假，你们瞧瞧，他走得这等利落法，活脱在逛家里的后花园……”

前头忽然一亮，谷喉魂已将火摺子抖燃，有了光亮照路，行动方便不少，却也惊走几头野鼠、几只蝙蝠，这些小畜牲奔蹿飞舞之间，映看人影幢幢晃闪，倒颇有点魅异怪诞的味道。

就在快到坑洞尽头之前，谷喉魂停住脚步，向四周略一打量，来到左侧坑壁旁边，这一段坑壁，与坑洞中任何一处坑壁毫无二致，也是一样布满石砂硬土，也是相似的凸凹不平；他伸出双手，仔细在壁上触摸，然后，突然运力一掀一扳，只听到“咔嚓”一声轻响，一块伪装得非常巧妙的壁面已经被他取下——光景宛如他扳落一方坑壁！

这块壁面，长宽各约四尺！其实乃是一边粘着土石削薄铁板，铁板上四角，各有卡榫突出，只要对准暗门两头的横槛暗槽，装卸皆极方便。

密门后头，现出一列窄小的石阶，沿阶直上，宛似垂链，曲折甚少，竟如登攀天梯；谷喉魂放回暗板，领先登阶，大家亦只能鱼贯而行，因为梯宽仅容一人，稍微不慎，肩膀就碰上两侧石壁，人在其间，免不了有种被幽闭的悸惧感。

别看这排石阶又窄又挤，却是步步高升，工程浩大，想当年，不知花了

多少人力时间才能造成，回思那等不见天日，摩肩擦踵的辛苦况，便不累也累坏了……

登着攀着，玄三冬不由喘了起来，他抹着汗水，气吁吁的问：

“谷老兄，快到了吧？”

前行的谷喉魂笑了笑，声音在梯道中回响：

“快了。”

玄三冬拼命咽着唾沫：

“这列阶梯，不知共有多少级？”

在他身后的端木子厚应道：

“六百九十七级，三冬哥。”

喊了一声天，玄三冬呐呐的道：

“可是人工造的？该是神仙用法力辟建出来的才对，乖乖，在山腹里，又在这么狭隘的地方，竟能直上直下开出六百九十七级石阶！”

谷喉魂在前面道：

“有时候，玄兄，人的力量亦是难以思议的，他们能够做出许多不可想像的事迹来，譬如愚公竟敢移山，你说对不对？”

听得出谷喉魂的语气中带有调侃的意味，玄三冬干笑着道：

“结果还是神仙怜其愚鲁，代这糟老头移了……”

谷喉魂道：

“人定胜天，这不是另一种解释的方法？”

玄三冬经过这一阵毫不歇止的攀登，委实累得不轻，累得他连说话的精神都提不起来，人定胜天就人定胜天吧，他哼唧了几声，腰背弯屈得宛如一只活虾。

随行于后的端木子厚，暗中伸手扶在玄三冬腋下，硬是架着他往上拖，力量之大，几乎把玄三冬的脚跟都提离地面。

匆匆回头向端木子厚投注感激的一瞥，玄三冬心中固然充满了谢意，尤其惊异于这位大少主的劲道竟是如此雄浑——从外表看，委实叫人看不出来。

向上延伸的狭窄石阶，终于到了尽头，尽头处，由一块圆形的坚厚铁板卡盖着，谷喉魂熟练的握住铁板下的把手，往右一旋，又朝左三转，“砰”的一声脆响传出，铁盖已顺势掀开，他领着众人依序上去，这密洞的出口处，竟然在一个宽大檀木衣柜之内！

衣柜内挂着成挂的衣衫，谷喉魂拨开衣衫，推门而出，外面是一间宽敞却略嫌阴暗的卧室，孤灯孑然，一张古铜雕花的大床便摆在卧室正中，帐幔低垂，毫无声息，却不知道是否有人躺在床上。

这时，谷喉魂的表情不但是严肃，更在严肃中流露着极度虔诚谨敬的神色，非只他的模样如此，端木子厚亦是相同的反应。

观颜察色之下，玄三冬不由倏然一凛，这间卧室，莫不成就是“大虎头会”的老当家端木尚英的寝居？

谷喉魂蹑着手脚来到床前，先将两边的帐幔掀起钩住，在房中微弱的光线映照下，一位须眉皆白，衰弱憔悴的老人正倚枕而卧，老人的形容非常消瘦，脸上皱纹深刻摺叠，皮肤松弛下垂，完全是一副油枯灯尽的写照，不寻常的却是他那一双眼角斜升的凤目，光芒灼亮，炯炯有神，锐利如两柄足透人心的利剑，现在，这双棱棱有威的眼睛就凝注在谷喉魂的面庞上，毫不稍

瞬！轻轻缓缓的，谷喉魂在床前踏垫跪下，声音里有着难以掩隐的激动与伤感：

“老爷子，我回来了，老爷子的交待都已办妥，大少主与癫痴师父也一同赶回来听候老爷子差遣，共维大局床上的端木尚英眨眨眼睛，向下身看了看，谷喉魂立刻会意，起来将床头的棉枕垫高，扶着老当家斜靠枕上，然后，垂手站到一边。

癫痴和尚趋前两步，双手合十，真情流露：

“阿弥陀佛，老友别来竟是历经劫难，上天慈悲，对老友却何其不仁？”

在癫痴和尚的沉缓低语中，端木子厚扑前跪倒，泪流满面，咽泣着颤声低嚎：

“爹，爹爹啊……”

端木尚英的视线又瞥向谷喉魂，显然含有询问之意，谷喉魂躬身道：

“‘火云符令’已在‘妙香山’呈交大少主。”

目光望在癫痴和尚脸上，端木尚英十分艰难的翁动着口唇，像在和自己僵木的声带挣扎：

“老癫……老癫……”

癫痴和尚赶快趋前，强扮笑颜：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用多说，一切全有谷喉魂和我帮着张罗！”

端木尚英起了一阵痰咳，谷喉魂迅速为老当家背后胸前一阵搓揉，癫痴和尚皱着眉道：

“喉魂，你们当家的说话如此艰困，已有多少日子了？”

谷喉魂一边将端木尚英的姿势调整得更舒服些，边神情阴暗的道：

“是最近大半年来的事，在我离开堂口的时候，老爷子还能勉强用简单的句子表达心意，不想经过这段辰光，竟是每下愈况……”

癫痴和尚轻叹一声，俯下身道：

“老友，眼看着一场江山之争即要爆发，你有什么话待告诉我？”

端木尚英双目倏睁，努力牵扯唇角，把一张干黄的脸孔涨得透了紫赤：

“遵……遵传统……整……整纲纪……”

癫痴和尚肃穆的道：

“你的意思，是要子厚接位，并惩处那些心怀二志，兴风作浪的人？”

端木尚英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缓慢又沉重的点了两下头。

略一迟疑，癫痴和尚接着道：

“对于你那位二夫人与端木子刚，却待如何发落？”

憔悴的老脸上掠过一抹悲凉及痛苦交融的神色，端木尚英的视线却望向肃立一侧的谷喉魂，癫痴和尚心中一动，试探着问：

“你是说，一切由喉魂代你裁夺？”

端木尚英闭着眼睛又睁开，表示不错，谷喉魂连忙形容惶恐的道：

“老爷子，我不能僭越——”

目光中宛似爆出一溜火焰，端木尚英怒瞪着谷喉魂，谷喉魂心头一凛，只好默然退回；癫痴和尚接着道：

“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们当然依照你的意思去做，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的看法，老友，你的见解绝对正确，维道统、正纲纪，就应该这么办！”

端木尚英的表情中展现着慰藉，他逐一注视着床前的几张脸孔，脖颈间突出的喉结急速颤动：

“你……你们……保……保重……”

癡痴和尚和悦的笑道：

“老友，且请宽心养歇，静候佳音，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尽扫妖氛，还你清平世界、明朗乾坤。”

于是，端木尚英枯槁的面孔上浮起一丝苦涩的笑颜，疲倦的合上两眼，谷喉魂与端木子厚双双上前，轻轻把枕头摆平，使端木尚英舒适的仰躺下来。

静立在房间一角的席双慧和玄三冬，这时才敢稍稍吁一口气，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癡痴和尚向谷喉魂点点头，低声道：

“喉魂，可以开始了。”

谷喉魂道：

“我们从前面侧门出去，在正式动手之前，我还有些话要向‘飞龙队’交待。”

癡痴和尚示意谷喉魂先行，谷喉魂昂首阔步，推开卧室房门跨到外间，外间布置成小花厅的格局，一名黑衣黑靴的彪形大汉正笔直站在小花厅的门边，谷喉魂这一跨出，尤其身后头尚跟着另一串人，不由把那黑衣大汉吓了一跳，他在俄顷的惊愕之后，也同时看清楚了各人的面目，那种迷惘诧异的神态，就更像大白天里遇到鬼了：

“首座，这不是谷首座么？你你你……你却是如何进来的？”

谷喉魂瞄一眼对方绣缕于胸前的那条猩赤飞龙图案，淡淡的道：

“久不相见了，尤大钊，你先别管我是怎么进来的，你们头儿在何处？”

那叫尤大钊的“飞龙十将”之一，赶忙又向癡痴和尚与端木子厚见过礼，才惴惴不安的道：

“林头儿到膳堂吃饭去了，外面大厅正由施青松和胡海轮值，首座可吩咐他们两个去叫唤林头儿……首座，你们，呃，可是打后院窗户翻进来的？”

谷喉魂摇头道：

“不是，后院墙高三丈，且绕竖得有铁钩刺丝，加上你们‘飞龙十将’不分日夜的派人巡守，又如何得以轻易进人？”

尤大钊搔着头道：

“原是不错，近几日来更添加了两条凶猛无比的豹犬帮着守卫，但……首座，你们一大票人马草木不惊的都进来了，却也是事实啊！”

谷喉魂沉着脸道：

“我知道你们职责攸关，不过我的困难与立场你们也十分清楚，非常时期只有用非常手段行事，顾不得那般周全了；老爷子已有谕令下来，尤大钊，你马上去传林蔚进见，我在前面大厅等他！”

尤大钊犹豫着道：

“可是，首座……你也晓得我们‘飞龙队’是老爷子的贴身近卫，责任全在于维护老爷子安全，其他的事，我们恐怕不方便插手……”

哼了哼，谷喉魂的腔调冷了：

“我并没有叫‘飞龙队’去跟着卖命，我只是令你去传唤你们头儿，我有话要交代，尤大钊莫非我还指挥不动你、抑或你就能以代表你们头儿林蔚？”

癡痴和尚两眼瞪起，低喝一声：

“还不快去？”

尤大钊不敢再多说什么，赶忙把通往大厅的沉厚栗木门打开，门边上，另两条黑衣汉子早就满脸狐疑的守在那里了，尤大钊凑到他两个伙计身旁，压着嗓门咕哝了一阵，其中一个微微点头，如飞而去。

另一个黑衣汉子似是有些不大甘服的直望着谷喉魂，既不过来行礼，甚至连招呼都不打，颇透着几分敌意，端木子厚不禁有气，他一向不善虚饰，心火上升，便已形于颜色！

谷喉魂当然看得出端木子厚的不快！他抛了个眼色，轻轻的道：

“大少主且请息怒，不必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强敌当前，存亡之秋，先办正事要紧，等江山底定，有的是时间整顿教训！”

咬咬牙，端木子厚恨声道：

“简直目中无人到了极处，嚣张至此，岂可轻饶？”

谷喉魂平静的道：

“至少他们对老爷子还算忠心耿耿，大少主，待我们全军出动之际，老爷子安危堪虑，尚有赖‘飞龙队’的人马出力效命，减我后顾之忧！”

癡痴和尚颌首道：

“喉魂的话不错，子厚不可造次！”

大厅门外人影连闪，先前出去传话的那个黑衣人已经转回，后面还跟着另一个宽脸膛大块头的魁伟汉子，这汉子抢上两步，冲着谷喉魂、癡痴和尚、端木子厚三人唱名行礼，倒底是身份不同，举止也比较周全。

谷喉魂缓缓的道：

“林蔚，外面的情况如何？”

这宽脸膛的大汉，正是“飞龙队”十将中的为首者：“人熊”林蔚，他也不再虚套，直来直去的道：

“回禀首座，二当家他们早已严阵以待，布置就绪，只等着一决雌雄了！”

谷喉魂毫无表情的道：

“我旗下的人马可已在严渡回来之前撤出？”

林蔚道：

“不但‘黑旗堂’的弟兄已经撤走，连‘蓝旗堂’的人马也在玄堂主率领之下不知去向，首座，想都是首座预先做的安排？”

谷喉魂道：

“不错，严渡一朝折返，即表示他们阴谋不曾得逞，回过头来准备孤注一掷，我岂可任由他们将我方实力逐一吞噬、各个击破！”

林蔚搓了搓手，哈下腰道：

“首座，我们‘飞龙队’的立场，相信首座必能了解，老爷子的安危，乃是我们的重心所系，这次内哄，除了维护老爷子的责任，恐怕我们无力顾及及其他——”

谷喉魂冷冷的道：

“把你请来，就是要告诉你这句话，林蔚，老爷子的安全，便重托‘飞龙队’各位了！”

干笑一声，林蔚忙道：

“原是份内之事，敢不尽心尽力？”

谷喉魂转向癡痴和尚及端木子厚，神情凝重：

“时辰到了，师父，大少主，请。”

一行人出了大厅，穿越广阔的前院，在林蔚亲送下经过那道高大坚实的

围墙自侧门跨出，侧门亦是铁铸的，在他们身后铿然闭拢，似乎便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了。

端木子厚停步回头，有些伤感的道：

“第一次，我觉得爹的‘虎庐’距着我竟这么遥远又陌生……”

谷喉魂苦涩的一笑：

“如果大事不成；大少主，你就会越发有这种感触了。”

癡痴和尚大声道：

“不要说这些丧气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大家豁力而上，至不济也要同那些叛逆贼子玉石俱焚，想捡便宜、挑现成，我老和尚头一个就不答应！”

憋了老半天的玄三冬立时接腔：

“大师父说得是，人要全黑了心肝去伤天害理，假若尚能兜转玩耍，世间也就没有公义黑白可讲了，老天有眼，必将报应不爽！”

忽然，席双慧暗里扯了谷喉魂一把，目光流转，神色戒备：

“附近有人——”

癡痴和尚呵呵笑道：

“不错，而且人数不少，这样正好，该来的原该早来。”

夜暗中，像迅速吐放的花蕊，一朵朵赤红的焰苗从四周纷纷闪亮，有灯笼、有火把、也有粗大的牛脂蜡烛，于是，原来的昏暗朦胧已被逐走，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通明，恍若白昼般的通明，成排成队的汉子们，完全是一色一式的黑衣黑巾黑靴——“大虎头会”的制式穿着，而且已经布受了阵形，四四方方的阵形，单只留着面向‘虎庐’的一个缺口。

站在方阵中央的，有那容貌清奇飘逸、颌蓄三络青须的“大虎头会”二当家“剑胆”任雪樵，有那身着灰素衣裙、面如满月、丰腴白皙而气度雍容的端木尚英继室李湘云，也有那生像英俊峥嵘、形态高傲不群的端木子刚，当然，更少不了严渡。

谷喉魂视线流转，低沉的道：

“师父，情况还不算太坏。”

癡痴和尚的面孔，在一片青赤光焰的照耀下狞猛如狮，他镇定的道：

“你看出了什么端倪？”

谷喉魂轻声道：

“他们排出来的阵势只有两旗人马，除了严渡自己的‘紫旗堂’之外，仅得罗向敢的‘黄旗堂’兄弟，由此可见，翁悦三的‘白旗堂’及花昭的‘青旗堂’仍在观望之中，还不敢公然响应谋反，这对我们大有裨益，至少减去了部份压力！”

癡痴和尚颇为兴奋的道：

“好极了，如今算起来应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你不是也有两旗人马在手么？”

点点头，谷喉魂道：

“且看刑堂的动态如何，万一他们站在任雪樵和二少主那边，我们的处境就会十分艰苦了！”

双目瞪起，精芒如电闪射中，癡痴和尚重重的道：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风既起，我们还管它吹的是什么风向？”

这时，端木子厚在低促的道：

“谷首座，任雪樵向这边走过来了，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无论什么场面，在开场之前，大部有段开场白，谷喉魂知道任雪樵也不会例外，问题在于这个场子一旦扯开，他委实不晓得还有什么言语能以济事？

任雪樵潇潇洒洒的走近，又潇潇洒洒的停步，举手投足之间，从容不迫，仿佛不是横在一场生死血战之前，而只是把晤老友那般轻松自在，他先含笑向癫痴和尚见礼，再招呼过端木子厚，然后，才目注谷喉魂——显然他颇为清楚欲对阵营的主角是谁——神态安详的道：

“谷首座，这些日来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也真叫辛苦你了。”

谷喉魂冷漠的道：

“不敢，比乃全拜二当家所赠，侥幸过关，只是上邀苍天见怜，留我残命，能以回来为正义公理做个见证罢了！”

任雪樵不愠不火，仅乃炉火纯青的笑了笑：

“观点不同，立场有异，其实谷首座你未免有些想他不开，当家的与二夫人是夫妻，大少主与二少主又都是当家的嫡亲骨肉，谁来接任都不出当家的端木一系，说起来我们只算外人，争来争去，还是为他们一家子在争，因此你我之间的曲直，也就很难断言了。”

谷喉魂面无表情的道：

“二当家此言，恕我不能苟同，所谓朝廷有法、江湖有道，我们虽然身在绿林，同样该论传规、重纲纪，上下既分，进而才长幼有序；老爷子人尚健在，且神智清明，二当家就逾越本份，公然抗令，以首领之尊破坏体制，分裂组合，却托词为端木一系争权益，这个权益，未免争得有些暧昧离谱了！”

任雪樵缓缓的道：

“我说的句句是实，何来暧昧离谱之处？”

谷喉魂道：

“方才我业已明言，上下既分，进而才长幼有序，二当家违背老爷子逾令，就是不分上下，阻止大少主接位反拥二少主继承，就是长幼无序，如此逆经叛道，如何叫人心服？”

脸色微微起了变化，任雪樵的声音也高了起来：

“谷首座，不论怎么说，我们为的都是端木一家，并不曾吃里扒外，打谱另起炉灶，大任当前，唯有才者据之，子刚二少主才德双修，文武皆全，为什么不能执拿大位？”

谷喉魂冷冷的道：

“因为能够作主决定这件事的人不是你，是老爷子；二当家，你身为龙头佐辅，居然另怀私心，用种种手段方法阻扰正当权位转移，更不惜引发连番血战以图达成你的目的，这等恶劣行为，已不止是离经叛道而已，正确的说，就是谋反！”任雪樵忽然仰天长笑：“就凭你一个堂主，也有资格定我的罪名？”于是，端木子厚踏前一步，大声道：“当然有资格，我爹和我共同授予谷首座肃清叛逆、定帮安堂的权责！”任雪樵傲然道：“大少主，老爷子病入膏肓，一息奄奄，不但瘦骨支离，尤其神智昏迷，他的乱命我们可以不从，至于你，在我眼里你只是少主的身份，还不配冲着我发号施令！”谷喉魂道：“二当家，老子已经亲谕由大少主接掌其位——”一拂衣袖，任雪樵鄙夷的道：“谁看见、谁听见了？”谷喉魂重重的道：“我！”冷笑一声，任雪樵连连摇头：“你的证言不能算数，利害所在，你当然是帮着大少主说话！”简直是在血口喷人了，癫痴和尚愤怒的道：“任雪樵，我也亲见亲闻你们老当家的嘱咐，这该够了？”任雪樵沉下脸道：

“大师父，你的话更不能信，天下岂有做师父不想有个尊贵徒弟的？出家人要把名利看淡，一味的附炎趋势，就没有禅味了！”

癫痴和尚气极反笑：

“好个尖舌利嘴的东西，做贼的竟然喊抓贼，反待倒打我老僧一扒，任雪樵，只怕称不了你的心，如不得你的愿！”

端木子厚朝着站在远处，他那位同父异母的弟弟端木子刚大叫：

“刚弟，你不要被他们蒙骗了，这些居心叵测的虎狼之辈只是把你当成幌子，做个名目，一待夺权成功，他们必然会另施手段坑害你与二娘，把端木家的大好基业侵占入手！”

端木子刚仰着头，背着手，爱搭不理的笑了笑：

“我也不是三岁孩子，大哥，你这番挑拨离间岂不是显得太幼稚了？”

一颗心倏往下沉，端木子厚刹时间似乎不认识他这位弟弟了，这就是端木子刚？是向来与他如此亲近，白天缠着他闹、夜晚抱着他困的弟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一下子就能把骨肉拆散、兄弟分离？又是什么缘由促使亲情激化为仇恨、爱悦蜕变成憎恶？老天，人心人性，竟是这般诡异难测？

谷喉魂看不过去，凛烈的接口道：

“二少主，请你体念亲恩，遵从传统，不要做糊涂事而令亲痛仇快，端木家的兴衰离合，只在你一念之间，请三思！”

端木子刚双目中宛似燃烧着熊熊火焰，他面孔僵扭，略带激动的道：

“谷喉魂，你少给我来这一套，谁不知道你一向就褊袒我哥哥？小的时候你屈护他、长大了你巴结他，你什么居心认为我不明白？你是指望他一朝出了头可以顺势一步登天，可以挟之自重，说不定更想取而代之，要说别具异心，你才是第一个！”

端木子厚嘶哑的叫：

“刚弟，你休要胡言乱语，血口喷人，谷首座忠肝义胆，赤心可昭日月，他若是有你说的这种打算，早就可以成事了，何须耗到今天？”

端木子刚盛气凌人的道：

“你们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以为我好吃好欺，就想独霸江山？叫你们做得美梦，爹的基业不是你一个人能以侵占的，还有娘、还有我，我们母子俩的份量总比你一个人来得重，由我当家有什么不对？你瞎编爹的乱命，就待独吃独吞？哼哼，我让你扫地出门，连边都沾不上！”

噎窒一声，端木子厚又是痛心、又是悲愤，腔调都不由发了抖：

“刚弟，你你……你怎能这样是非不分的说话？你要爹的基业，我可以给你，只待把这些奸佞清除，叛逆论罪，你想怎么办我都依你——”

“呸”的吐了口唾沫在地下，端木子刚不依不饶的道：

“你收收吧，我的好哥哥，谁是奸佞、谁又是叛逆？你打的主意，左右不过是想分化拥戴我母子的力量，借机迫害这些忠心耿耿的血性兄弟，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你就大错特错了！”

于是，癫痴和尚宣了一声佛号，浩然长叹：

“子厚，不必再说了，魔生在心，邪化为灵，他们是彻头彻尾，里里外外都沦于异端，不以霹雳雷火，只怕震不醒那一片沉昧……”

端木子厚哽咽着：

“师父……我……我……”

这时，谷喉魂面向他们老当家的继室夫人李湘云，语声铿锵的道：

“二夫人，一场惨烈的内斗，连番的血雨腥风即将展开，二夫人你就不谋制止之道，待眼睁睁的看着生灵涂炭、手足相残？”

面如满月，丰腴白皙的李湘云，神色之间透着三分痛苦，七分无奈，她沙哑的启口道：

“谷首座，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也不能完全怪我，子刚是打我肚皮生养出来，当然我希望他有出息、有光彩，好处不该叫子厚一个人占了，老爷子不替子刚作主，我这做娘的总不能也不管……”

谷喉魂阴沉的道：

“二少主的名责权益早有定规，二夫人不会不知道，甚至连二夫人将来的地位称呼老爷子亦经安排妥贴，除了大少主当家之外，二夫人母子可谓毫无逊色之处，二夫人若尚不满足，更串缀二少主出面争位夺权，兵戈相见以后，必是元气大损，两败俱伤，恐怕对二夫人母子，亦不是桩好事！”

李湘云唇角痉挛，语声艰涩的道：

“我不知道……我，我只是替我儿子着想……我原也不曾料到会闹成这样……”

这个女人显然是身不由主，难以控制局势了，谷喉魂侧脸望了望端木子厚，端木子厚沉重的摇摇头，十分悲哀的道：

“大概避免不了一场火并……”

癡痴和尚严肃的道：

“天下原有些无奈的事，子厚，我们本来就是为这个而来！”

对面，任雪樵好整以暇的道：

“谷首座，如果你们现在回心转意，还来得及，我答应各位可以全身而退！”

谷喉魂道：

“这是个并不可笑的笑话，二当家。”

任雪樵仍然忍耐着：

“你不曾想想，谷首座，一旦血刃相向，只怕贵方获胜的比算不大？”

谷喉魂平静的道：

“我的看法正好与你相反，二当家，似乎你们没有多少成功的机会。”

一直没有开过口的严渡，此刻趋向前来，在任雪樵耳边细声咕哝了几下，然后冲着谷喉魂皮里阳秋的笑了笑，故做从容的道：

“首座，终于还是逼到这最后一关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这么码事，我知道你决不回头，也决不妥协，所以，便刀口下分强弱吧！”

谷喉魂淡淡的道：

“我们个人之间，尚有许多血债要清算，严渡，无论孰胜孰负，你都逃不过今晚！”

尽管心里发毛，背脊泛凉，严渡表面上却纹丝不露，他啼啼笑道：

“只要你有这个本事与能耐，首座，姓严的皱皱眉头就不算是条汉子！”

谷喉魂不屑的道：

“你从来都不算条汉子，严渡，你只是个道地齷齪、手段阴毒的势利奴才！”

呵呵大笑，癡痴和尚开怀的道：

“好，骂得好，骂得痛快！”

严渡就算再是深沉老辣，脸皮厚韧，当着众人面前受此斥辱，亦未免有些承担不住，他在容颜大变之余，目光瞥处，正好迎住席双慧那股似笑非笑却充满讥诮的眼神！

伸出手去，这位“大虎头会”的“紫旗堂”堂主点指如戟，恨不能戳上席双慧的鼻尖；他咬牙切齿，形色凶恶的咆哮：“贱人，你不要在那里幸灾乐祸、推波助澜，我早就怀疑你是吃里扒外、暗中勾结姓谷的一伙人在此卧底，如今证明果然不错，你这种背信倒戈的行为，我必定要你付出惨痛代价！”席双慧不愠不怒，闲闲淡淡的道：“只要你过得了谷壮士那一关，我便任你处置；严堂主，你最好收收心、平平气，眼前还有比你对付我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办，可不是恼羞成怒、迁恨于人的时候！”目注席双慧，任雪樵静静的道：“是什么原因使你背弃了我们？”席双慧清晰的道：“我看不惯你们的作风，不能忍受你们的居心；强以暴力抑压公义、扭曲传统，却美名饰词于机运的移转、朝代的自然更选，捧一个假象出来做为造反的借口，而其中充满的只是贪婪、私欲和专独，这一套里外迥异的观念我难以认同，就是这么码事！”

任雪樵冷森的道：

“但你收受了我们的报酬，席姑娘，喝纣王的水怎能说纣王无道？”席双慧干脆的道：

“金银财宝仅是一时的贿赂手段，它可以暂且蒙蔽一个人的心智，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却不能永远掩饰这个人的天良，二当家，我这样解释应该很清楚了吧？”

吁了口气，任雪樵摇头道：

“这是一次教训，女人决不可共大事——”

席双慧微微笑道：

“因为女人心思灵巧，禀性善良，她们很容易就倾向于正确的一方——虽然偶而也受到诱惑！”

任雪樵又面对谷喉瑰，生硬的道：

“再没有圆转余地了么？”

谷喉瑰以同样生硬的语调道：

“如果你们放弃顽抗，自愿听候按律处置的话，流血仍可避免。”

笑了笑，任雪樵道：

“这也是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而且，谷首座，你大概搞错了，我们并非‘顽抗’，乃是在攻击，说到顽抗，恐怕是你们各位！”

谷喉瑰刚想说什么，任雪樵已募然后退，左臂立时高举，形容倏变，狰狞如虎：

“紫黄两旗属下二十一名头领出列上阵！”

灯火通明的方阵之中，马上人影闪掠，溜溜寒芒随着身形的奔动做着不规则的炫映，清脆的金铁碰撞声细碎响起，一片杀气，顿时笼罩全场！

谷喉瑰向端木子厚点点头，端木子厚迅速踏前三步，右手高举，瞋目大吼：

“‘大虎头会’镇帮信物‘火云符令’在此，执令堵如同魁首亲临——我是端木子厚，老当家指定的继承人，凡我帮众，谁敢谋反？”

谷喉瑰跟着以一种冷利得仿佛刀锋般的语声道：

“只要现在放下兵器，脱离叛党者，可以免予追究，一概宽赦，否则，

在‘大虎头会’铁律之下，必以聚伙颠覆叛逆之罪，不分首从，俱斩无贷！”

火红的光辉吞吐着青森的焰苗，反映在端木子厚高举的“火云符令”玉牌之上，符令炫闪着滴滴赤芒，宛似鲜血流转，猩云飞迷，加上谷喉魂那等冷酷寡绝的警告，正待出阵的二十一名两旗好手，被这突兀的变化所震慑，倒有一大半开始犹豫起来！

任雪樵一看不是路数，不由提高了嗓门：

“别听他的，还不赶快按计行事——”

“事”字堪堪进出他的齿缝蓝汪汪的冷电已暴斩而至——谷喉魂首先发难，正是擒贼先擒王，冲着任雪樵杀到——任雪樵素有“剑胆”之称，剑上功夫自为一绝，谷喉魂的斧刃翻飞之下，他身旋如风，一对同阔三寸，长只尺半的锋利阴阳剑已然出鞘，锋镝凝气，锐尖洒芒，却是好不潇洒凌厉！

严渡在那边相当沉得住气，他不慌不忙的从怀中取出一只铜哨，凑在唇上连续吹出三声短音，在方阵外面的黑暗中，突起一阵衣袖兜风声响，三条人影已如同大鸟般飞落，玄三冬睁眼一看，几乎就喊了声娘亲——这三个不速之客，赫然竟是“九幽三魔”！

“九幽三魔”为首的熊百君足尖甫一沾地，手上那把活脱可以劈山的巨号“三环大砍刀”已找着对象，他半点不磨蹭，冲着谷喉魂便上！

癫痴和尚更不闲着，只见他微跨一步，人已仿若祭起“缩地术”一样来到丈许之外，又粗又沉的亮银禅杖“哗啦啦”一声抖动，硬是把熊百君截了下来！

跟在熊百君后面的巴老涂与卜奇，只在刹那的怔愕间立刻双双发一声虎吼——巴老涂早已戴上他那双名叫“死巴掌”的老牛皮手套，随着吼喝便扑向了癫痴和尚，卜奇更不噜嗦，粗若儿臂似的纯钢三节棍翻腾有如蛇矫，兜头盖顶就对着大和尚狠狠砸落！

亮银的禅杖像是激流中的漩涡般盘飞起来，由内而外，瞬息已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光环，大环套着小环，劲力挟着罡气在呼啸澎湃，仿佛狂风暴雨，涛涌浪翻，声势几可拔山！

熊百君怒骂一声“老秃驴”，也不管自己的身份尊严，索兴顺水推舟，打蛇随棍上，哥三个居然一个不退，三人一体的围住癫痴和尚拼成一团！

严渡依旧泰山笃定的站在原处，他拿起哨子，又吹出一声刺耳的长音——

于是，夜色中但闻飞腾之声不绝，“长山孤鹤”霍伯南、“飞龙卷”雷同风相继而至，两个人尽管来势汹汹，却不知怎的令人觉得有几分色厉内荏的味道。

玄三冬见状之，先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才恶狠狠的一捋衣袖：

“大少主，这两块不像人样的东西，便由我玄某人去打发便了！”

席双慧轻声道：

“玄壮士，不要急，你最好只对付其中之一，否则，怕你挡不下来。”

端木子厚颌首道：

“不错，但对方却不一定会按规矩上阵……”

玄三冬胸膛挺起，肚皮凸出，一派豪气干云的模样：

“二位宽心，我先上去试试，如若不成，席姑娘再好歹为我打个接应；瞧那两号人物的德性，亦未必然就有三头六臂的法力，说不定我能拔得头筹——”

席双慧道：

“适当的时候我一定出手，玄壮士，你要记住千万不可贪功急进，以免为对方所乘；眼前这两个人，那缺手少腿的一个，是‘长山孤鹤’霍伯南，身子壮实的那个是‘飞龙卷’雷同风，二人都有相当不错的功夫，一旦交手，切忌大意轻敌！”

玄三冬答应一声，旋地锥正指向前，形若一头受激发怒的犀牛，对着方待夹攻谷喉魂的霍伯南与雷同风冲了过去！

霍伯南的镔铁拐刚待挑起，玄三冬的家伙已到了他的肋侧，雷同风大吼一声，“霹雳腿”交击如雷，滚石般抢先卷向了玄三冬！

双方甫始接触，玄三冬已感到对方的压力不轻，应付起来实在毫无制胜把握，但他却豁出去了，锥身横扫斜带，寒光一溜，竟在抵挡雷风同攻势的同时，硬截本待另择对象的霍伯南。

整个的局势变得十分微妙，谷喉魂力拼任雪樵，暂时是个不分高下的情况，癫痴和尚怒斗“九幽三魔”，亦仅显得稍见吃力而已，玄三冬当然很快便落了下风，而其他“紫旗堂”与“黄旗堂”的两路人马，虽然有着隐隐的骚动，却尚没有起事的迹象，严渡表面沉着如故，内心里已生警惕，他明白，自己这边的两支人马，是被端木子厚的“火云符令”镇慑住了，至少，眼前是被镇慑住了！

谷喉魂在斧闪斧旋间，仍然留心头上四周形势的变化，他也肚里有数，像目下这种对持的场面，万万不能长久拖延下去，此刻对方的两旗弟兄固已慑伏于“火云符令”之前，但能够压制到什么时候实难逆料，只要他们带头的人再加煽动或是胁迫，情形可能说变就变，那时再想镇压，怕就有若决堤洪涛，一发不可收拾，而最好的遏阻方法仅有一个——速战速决，擒贼擒王，群龙无首之后，自难兴风作浪！

他是这样的打算，那边癫痴和尚亦是相同的念头，亮银禅杖翻起一片光云上扬，光云乍疏，又似飞奔的流瀑泻落，熊百君与卜奇怒骂着双双避让，巴老淦却凶性大发，贴着纵横的杖影劲波倏然由外向内倒翻，戴着老牛皮套的两只大手，一只硬抓杖杆，另一只则有如巨灵之爪，猛一记拍扣癫痴和尚的脑门！

巴老淦的反应，乃是正中和尚下怀，他之所以这般使力运招，目的就是想逼迫对方冒险进击，巴老淦的掌势拍来，他不退反上，右手暴起，却是仅伸一指，一指如戟指天，“噗”的一声竟然透过敌人的坚韧牛皮手套，对穿出掌背之后！

癫痴和尚的这一指，名叫“洞天指”，是他半生以来苦练有成的几种绝活之一，聚气于指，硬如精钢，休说一付老牛皮手套，就是石板木革，也一样应指洞穿不误！

巴老淦不曾料到对方竟有这么一种功夫，在左手猝起的剧痛下，眼看着鲜血标溅，握住癫痴和尚杖杆的右手亦同时被一股其大无比的反弹力道震脱，他怪号如啸，身形踉跄后退，癫痴和尚大笑一声，半旋步，右膝骤顶杖杆，杆底的锥座倏扬，猛然插入巴老淦的胸膛又飞快脱出，血似泉涌里，巴老淦的号叫声立时就转为哀嚎了！

熊百君和卜奇做梦也没想到他兄弟俩只退了这么一退，与巴老淦已成永诀，见状之下不由四只牛眼全泛了赤，卜奇先是切齿如挫，纯钢三节棍兜向和尚背脊，同时身形打横，像是一轮旋飞的风车死力冲撞上去！

拿人肉换人肉；癫痴和尚更不含糊，他的禅杖贴背滚翻，“当”的一记金铁撞响中火花飞溅，右掌运足“大力千斤掌”劲，仿佛巨杵捣山般奋力劈斩，于是，那一声沉闷的重击声便震人心弦的传出，和尚募退三步，脸色泛白，卜奇却手舞足蹈的抛飞出去，在空中的每一翻滚，都洒下大蓬的血雨！

大砍刀便在这时像煞飞虹经天，在虚实不定的光华闪烁里罩向癫痴和尚，和尚竟弹跃而起，投入那漫空的冷电寒芒之中，佛门禅杖于斗然间映炫出圈圈灵辉异彩，如金顶灯现，若泛月浮沉，密密相连，环环互套，浑厚强劲的罡力则在光圈中呼啸激荡——这一式“佛笑圆穹”，业已将和尚几十年的功力化为一掷！

闪耀变幻的光亮聚而又散，如波如絮，赤漓漓的鲜血也在交织挥洒，熊百君半声不响的横出丈许之外，形状怪异的蜷曲成一团，看上，几乎就像一个巨号的、经过一番搓揉撕扯的布玩偶，他仍旧握着他的大砍刀，但是，砍刀拖在地下，却似黯然无光了。

癫痴和尚也不完整，胸前背后，各翻卷着半尺多长的血口子，皮开肉绽的伤痕颤蠕着赤红的肌脂，瞧着好不怕人，他却恍同不觉，除了脸色不对之外，倒似割开的人肉不在他身上一般。

端木子厚一见心惊，方才抖着嗓门喊了一声“师父”，那边霍伯南的镔铁拐已在十七次石火似的点戳下捣中玄三冬左肋，骨骼断裂的清脆声刺耳的响起，玄三冬的一张脸孔已经刹时走了样！

雷同风瞋目暴叱，“霹雳锤”趁隙砸落，光景是待打落水狗，要乘玄三冬弯腰屈背的当口永绝后患！

那一朵白云就在此际飘了过来，白云却不是柔软的，尤其不是虚无的，白云带刺，刺是一蓬如雨也似的淬毒针芒，是跟在针芒后面的一对“流星胆”！

雷同风怪叫着急速跃开，霍伯南却在退闪的同时重又扑上，拐飞拐舞，怒迎半截腰里插手的席双慧，而玄三冬咬牙忍痛，就地一个翻滚，竟悍不畏死的一把抱住雷同风的双腿！

这位“飞龙卷”顿时又惊又怒，大吼声里，双锤狠砸，玄三冬全力钻进人家的裤裆之下，也不管锤势如雷，足可要命，只是双手握锥，使力捅向姓雷的小腹。

雷同风那一声长嚎，简直就不像是从人嘴里发出来的，玄三冬的“旋地锥”一下子旋进了他的腹腔，他的两只重锤却稍差一线未能击实玄三冬的背脊，因为在隔着那一线之差的时候，雷同风的身子业已腾空而起——当然不是他自己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蹦起，乃是被癫痴和尚横出一杖送上天的！

现在，不止严渡沉不住气，连与谷喉魂苦斗中的任雪樵也变了颜色，双剑挥霍攻拒间，他不由瞋目大叫：

“严渡，还不倾力发动，全军上阵！”

严渡后撤几步，扯开嗓子嘶吼：

“向敢，罗向敢，你的人马上派出，立时冲杀；本堂各头领听着，卓鼎率‘四象刀’围攻谷喉魂、‘左弦月’‘狂虎’‘癫狼’‘断首六煞’合击老秃驴，谁要犹豫不前，阵前立斩！”

在他一叠声昂厉的催促下，“紫旗堂”已有十多条大汉趑趄趑趑的走了出来，“黄旗堂”的阵势中也零零散散出来十几号人物，为首的是一个精瘦枯干的中年角色，那人一张瘦脸本就黄中透灰，这时却更是灰黄搅合，不成颜色了；严渡狠瞪了对方一眼，火爆的道：

“罗向敢，事到如今，你尚有什么可迟疑的？咱们同在一条船上，顺风顺水则共抵彼岸，船破帆落就一齐沉底，想图侥幸，不但没这种便宜，而且谁也饶不了你！”

那人，敢情正是“黄旗堂”的堂主罗向敢，他冲着严渡叹了口气，形容惨淡的道：

“老严，大势的演变，似乎不像你原先估量的那么乐观，连番失算之下，我早就劝你及时转舵收手，你偏偏不听，愣要拖我下水，真是害苦我了……”

严渡脸色大变，怒极反笑：

“此时此地，罗向敢，再放这些浑屁岂不等于白搭？荣华富贵也是你想要的，哪一个又逼着你趟浑水来？如今血刃已接，势成骑虎，由不得你退缩苟免！”

罗向敢吸了口气，沙沙的道：

“你就是不肯罢休，我……我认命也就是了。”

严渡冷然道：

“端木子厚便交你处置，记得务必斩草除根，不留活口！”

这是一着狠棋，一着逼迫罗向敢再无回头机会的狠棋，只要他率同手下侵犯了端木子厚，无论侵犯的程度如何，则逆迹铁铸，事实如山，就一辈子不能翻案了！

咬咬牙，罗向敢不情不愿的转回身去，朝着他所属的一干头领下令：

“兄弟们，跟着我上，半圆阵！”

虽然受伤，却威猛不灭的癫痴和尚，此刻横走一步，佛门禅杖一手擎起，护在端木子厚身前，气势颇似把守南天门，不许妖丑过关的金甲神将！

于是，谷喉魂的双刃斧回旋流飞，人却往左侧暴掠七尺，不等任雪樵追上，他抛臂抖手，一枚制钱大小，厚约寸许，用陶瓷烧成的扁圆形“饼子哨”已兜空飞出；这种“饼子哨”上留得有六个角度斜通的气孔，当它迎空旋走的时候，空气急速灌入，便会发出极为怪异特殊的声响，有如雁唳鹰嘶，持续不绝，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

当任雪樵再次缠上谷喉魂的俄顷，“饼子哨”的信号已有了立即的反应——从山庄两旁的高墙顶端，迅速亮起一片状若繁星似的灯海，光影摇晃里，墙头上排列着只露出上半身的黑巾汉子，或是刀枪并举，或是弓弩瞄指，刃芒簇焰，寒辉交映，显然，这是谷喉魂早已安排下的伏兵——他个人所率的“黑旗堂”弟子与“蓝旗堂”玄刀爷的人马，业已联手上阵了！

严渡当然也曾料到谷喉魂的这一着，因为自恃外援雄厚，本身的基本实力不弱，他一直没有太把对方这两支人马放在心，以为大不了列阵拼杀一场，只要把几个首要人物制服，余下的帮众便可不击而溃，但他却未能预见外援的损失惨重，已遭渐次削薄，而本身的班底又临阵怯场，受慑于历久以来正宗主子的权威之下，变得不堪重用，两相比较，人长我消，眼前的形势，已见不妙。

“黑旗堂”和“蓝旗堂”的伏兵出现，整个情况与气氛马上有了逆转，谷喉魂一边豁战，口里仍不闲着：

“罗向敢，悬崖勒马，时犹未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你现在放下兵器，退出叛帮，我可以担保你将功折罪，从轻发落。”

正在满心惶恐、举棋不定的罗向敢，闻言之下，不由两眼倏亮，但免不了仍有些怀疑！

“首座，你的话可能做数？”

端木子厚适时宏声道：

“自可做数，谷首座的决定，便代表我父子的意见！”

那一头，严渡双目泛赤，狠厉的咆哮：

“罗向敢，你敢违诺背信，临阵变节？”

理也不理严渡的吆喝，罗向敢首先唯唯一声丢下自己手上的武器，大步走回旗下阵营，边双臂伸展，一叠声的叱叫：

“‘黄旗堂’的兄弟们，人不如旧，衣不如新哪，还是老当家待我们情深义重；悔不该受人瞒骗诱惑，险些便做出对不起老爷子与大少主的事来，大伙听着啦，放下家伙，带罪立功，我们这一辈子都是老当家和大小主的忠实部属……”

话还没有说完，金铁坠地的声音已经此起彼落，响成一片，真个兵败如山倒不是？仅这一眨眼的功夫，“黄旗堂”的人马便通通缴械之外又转了风向！严渡几乎要气疯了，他凸突着眼珠，面孔扭曲，嘴巴歪斜，指着罗向敢嘶吼：“你你你……你这贪生怕死、卖友求荣的畜牲，罗向敢，你会不得好死，你要遭报应的啊……”

罗向敢双手背负身后，仰首以一种既缓慢、又冷淡的语气道：“老严，你自己曾说过，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性命交关的事，若眼看求不得功名利禄，谁还愿意拿命去争？你，休了也罢！”

额头暴浮着粗大的筋络，脸上五官扯离了原位，严渡的模样已不像严渡了：

“罗向敢，你等着，我誓必要你受到惩罚——”

惩罚立时就临了头——却不是对罗向敢；只见从四周的屋宇内、弄巷间、幽蔽处，一波又一波的黑衣大汉潮水般涌将出来，兵刃闪动，枪戟如林，很快便布成了一个庞大的圆阵，被围在阵中心的不是端木子厚师徒，却是仍在进退维谷的“紫旗堂”上下。

是的，这都是“大虎头会”“白旗堂”与“青旗堂”的人马，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刑堂大掌法车万山，以及两堂的堂主翁悦三、花昭。

什么都不用说了，这两堂的阵势一摆，予头所指，业已分明。

严渡不由得头皮发麻，一股寒气顺着脊梁往上升，向来的精明与老辣顿时起了翻腾，再也保持不住那份从容，再也摆布不出那种深沉，尊严威仪亦一下子化为乌有，他仓皇前奔，又踉跄后退，竟已不知往何处走去，惊震悻惧之情溢于言表，活脱是一个刚死了亲娘的孤哀子，就有那等六神无主法——整个局面的突变，竟是如此冷酷寡绝，冷酷寡绝到任是他严渡也在精神上难以承受。

谷喉魂知道大势逆顺，已到了决定性的关头，如果此时能够除去任雪樵，或者至多伤及任雪樵，都对已方求胜的进展有着莫大助益，甚且落得玉石俱焚，亦可在所不惜——他的身形猝然高腾，在半空中有如陀螺一样飞旋而下，斧刃围绕着他的躯体流转炫闪，蓝芒森森，如电似焰，接着下来的，便必然是一斧暴出，势逾千钧——这一招“大劈山”的运用法则与其精妙之处，任雪樵深为了解，但了解是了解，能否躲他得过，却是一码事了；谷喉魂的动才起，这位“大虎头会”的二当家已猛然一个斜步，身子外掠中嘴里大喝：

“且慢——”

谷喉魂弓背吸腹，左手摹托右腕，大旋身，硬是一个斤斗之下收住了欲

发未发的势子，他拄斧于地，冷眼注视着任雪樵，不出一言。

短阔的双剑垂搭身下，正如任雪樵现在沮丧灰黯的形色；严渡一个箭步抢到任雪樵身边，几乎是声泪俱下：

“二当家、二当家，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再接再厉，事情仍有可为啊……”

任雪樵早已失去他一贯的雍容潇洒，他惨淡一笑，噎着声道：

“老严，起事迄今，仅止半途，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莫非你还看不出大势已去？”

严渡椎心沥血的嘶嚎着：

“不，决未到此地步，二当家，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还有‘紫旗堂’的本部人马足资一搏，百夫拼命，万夫莫敌，二当家，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任雪樵深深叹了口气，目光悲凉的移向李湘云母子那边，略略提高了嗓音：

“二夫人及二少主，形势至此，再战亦仅为困兽之斗，不知二位的尊见如何？”

李湘云容颜凄怆，垂首无语，端木子刚转首四顾，亦绝望的摇头：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认了；天下事，没有那个福份，便强求不得……任二叔，一切你看着办吧……”

不待任雪樵回答，严渡已两眼血红，发了狂似的吼叫起来：

“你们认了？你们认了我可不认，到底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好说话，却把另外这些卖力效命的兄弟朝哪里摆？你们全是懦夫，全是一批畏首畏尾的窝囊废，你们去跪地求饶、去叩头领罪吧，我决不屈服，‘紫旗堂’的兄弟们，大家跟着我——嗷……”

“我”字的音韵尚在唇边袅绕，严渡已蓦地弯下腰来，两眼圆瞪，歪曲着一张脸孔似乎不敢相信的望着那柄短阔的剑刃正自他的腹部缓缓抽出——任雪樵冷酷的注视着他，终于猛力将短剑拔回。

严渡的身子连续起了几次痉挛，他喉头不住咕噜作响，张开双手，好像要抓攫什么，却只十指弯曲，空无所得的委顿下去……

此时，刑堂的大掌法、身形魁梧的车万山朝后挥了挥手，四名牛高马大的刑堂执事已经五花大绑的押出一个人来，谷喉魂定睛一看，那人不是别个，竟是他那恩将仇报、见利背义的老属下毛宇！

早已停了手的“长山孤鹤”霍伯南，不禁太息浩叹，冲着对面的席双慧耸肩苦笑，席双慧则撇撇唇角，扭过脸去。

于是，又是一阵金铁坠地的声音响起，“紫旗堂”的人马亦开始纷纷丢下兵器……

不知是谁开的头，一阵接一阵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场中的方阵业已解散，其他四旗的弟兄涌了过来，刑堂的车万山当仁不让的负起指挥善后的责任：收械押人，调动人手，指派任务，嗓门吆喝得又亮又响，颇像那么回事。

玄三冬已接受过初步治疗，人躺在担架上固然龇牙咧嘴，但眉宇唇角之间，却隐含笑意……

癡痴和尚与端木子厚师徒，早被大群的会友簇拥着进入“虎庐”——约莫是去向老当家端木尚英贺喜报捷去了吧！

混乱的场面里人来人往，呼喝叫嚷之声不绝，在那一片奇突实做作的喧闹中，只有一个人悄生生的默立着凝视谷喉魂，她站在那儿，白衣赛雪，清

灵出尘，真似来自九穹的云姣。

谷喉魂忍不住心头一阵激动，快步走了过去，远远，他伸出了双手，远远，另一双手向他迎来，当四只手接合的一刹，彼此形神震颤、心犀相通，便都知道再也难舍难分。

于是，身外的嘈杂仿佛已隔入一层幻幕之外，谷喉魂与席双慧脚下似是踏着飘絮，并肩行向幽暗的一隅，两个人同时在想——要能像这样相依相偎一辈子，该有多好！

—全文完—